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四十一回　良言有效医心病 暗箭无功破贼巢

这刹那间杨婉的惊慌登时化作了一团怒火，去救黑石道人已来不及，杨婉身形一起，翩如飞鸟的从前面那人的头顶掠过，立即便向距离较近的窦安平扑去。

黑石道人在地上打了两个大翻，喝道：“ 反正我只有一条性命，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 ”喝声中刀光疾闪，双足尚未能直立，手中的快刀已是向四方乱劈！只听得“ 咔嚓 ”连声，转眼间已是有三条手臂给他的快刀砍断！

可是因为黑石道人受伤太重，他是以肘支地，腾身跃起的，一轮快刀劈过，气力亦已用尽，“ 卜通 ”的又倒下去了。

向他攻击的五个人三人断臂，另外两个人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再去惹他？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连忙远远地躲开！

就在黑石道人以快刀拼命之时，杨婉亦已在半空中一个“ 鹞子翻子 ”，唰的一剑，便向窦安平刺下。

窦安平也委实凶顽无比，右手五指已断，只剩下一柄单钩，看见杨婉长剑刺下，居然还敢迎敌，一招“ 举火燎天 ”，左手的护手钩竟然把杨婉的长剑锁住。

说时迟，那时快，后面的几个人已赶到，月牙刀、齐眉棍、青铜锏、小花枪，四般兵器，一齐向杨婉的身上斫刺！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叫道：“ 孟大侠、李盟主驾到！ ”

这一声叫喊登时把聚义厅中的群盗吓住了，他们本来是准备孟少刚和李思南明天到的，想不到他们却提早了一日，在这紧要的关头，突如其来！

原来窦安平派遣往琅玡山的那个使者陪伴孟、李二人回山，按照原定的计划，本来是应该明天到的。但孟少刚催他早行夜宿，不许他在路上拖延，故而提早了一天到了。

到了飞龙山之时，正是聚义厅中开始恶斗的时候，在寨口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地位较低，自己作不得主的小头目。

这小头目也知不妙，期期艾艾地说道：“ 里、里面有事，孟大侠和李盟主可否稍待片时，容、容小的进去禀报？ ”

孟少刚侧耳细听，隐隐听得似有厮杀之声，故意问道：“ 是鞑子杀来了么？ ”那小头目道：“ 是、是……不，不是。 ”孟少刚道：“ 那又是什么人？ ”小头目道：“ 不，不知道。 ”神色慌张，语无伦次。

孟少刚本来还不敢断定寨中是练式的吆喝还是真正的厮杀的声音的，此时见这小头目张惶失措，已经可以断定是有自己这边的人正在寨中被困了。于是当机立断，出指如电，倏的便点了那小头目的穴道。

那个使者大吃一惊，失声叫道：“ 孟大侠，你、这这是干嘛？ ”话未犹了，已是给李思南扣着虎口。

李思南沉声喝道：“ 窦安平设下陷阱来诱我，你当我不知么？老实告诉你吧，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现在已然来到，我是非进去不可的了！你为虎作伥，本应取你性命，但我缺少一个带路的人，你乖乖地带我进去，我就饶你。 ”

那使者的性命捏在李思南的手里，自是不敢不依。他奉命前往琅玡山诱骗李思南之事，只有窦安平和几个大头目知道，山寨里的喽兵也只是认识他而不认识孟、李二人，见他带了两个陌生人进来，虽然觉得诧异，也是不敢

多问。“ 聚义听 ” 中正在混战，一般喽兵还只道他是请了高手及时赶来助战的。

直至到了“ 聚义厅 ” 前，方始有认得孟、李二人，大声叫了出来。

围攻杨婉那四个人听说江南大侠孟少刚来到，都是不由得大吃一惊。杨婉一招“ 夜叉探海 ”，青钢剑往前一送，摆脱了窦安平的护手钩，立即便是一招“ 扫荡八方 ”，把那四个人的兵器都荡开了。

孟少刚大喝道：“ 住手！ ” 这一声大喝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连白万雄也是不禁心头一凛，不敢不从。

可是就在众人按住兵器相继罢斗之时，却有一个人突然向杨婉扑去，这是阳坚白。

阳坚白的身份不比他人，他知道山寨中的头目或许可邀幸免，李思南和褚云峰等人却是决计不会放过他的。他不甘束手就擒，是以想把杨婉擒为人质。他和杨婉交过手，又知道杨婉是李思南的未婚妻子，自忖可以有几分把握在攻其不备的情形之下把杨婉手到拿来，只要拿着了杨婉，就不怕李思南难为他了。

杨婉看见李思南来到，心里又惊又喜，果然没有提防，待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回过身时，已是来不及了。阳坚白平剑一拍，压着了杨婉手中的青钢剑，迅即就使出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扭着杨婉的手臂。

不料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李思南听得孟明霞的叫声，立即飞身掠去，赶在孟明霞的前面，到了杨婉身边。此时阳坚自刚刚扭着杨婉的手臂，李思南骈指便点他的肩井穴。

饶是阳坚白本领高强，这一指也是躲闪不开，“ 肩井穴 ” 给李思南的指尖戳个正着，气力登时使不出来，杨婉挣脱了他的掌握，唰的一剑便刺过去。阳坚白不敢招架，转身就跑。

李思南喝道：“ 往哪里跑？ ” 正要去追，杨婉恰好在此时转过身来，李思南的目光与她相触，登时呆了。

孟明霞叫道：“ 爹，这小贼是阳天雷的侄子！ ” 孟少刚道：“ 我知道！ ” 话犹未了，一个箭步掠身而前，已是堵住了阳坚白的去路。

阳坚白唰的一剑刺去，孟少刚冷笑道：“ 居然还敢和我动手！ ” 使出“ 弹指神通 ” 的功夫，“ 铮 ” 的一声，刚好弹着无锋的剑脊。阳坚白虎口一震，长剑脱手，飞上半空。

孟少刚哼了一声，冷冷说道：“ 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掌心，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 左掌一圈，右掌一探，使出了“ 龙爪手 ” 的大擒拿招式，正要抓他，忽觉脑后风生，有两个人同时袭到。

孟少刚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焉能受人暗算？可是这两人出手狠辣之极，正是攻敌之所必救，孟少刚的内功虽然差不多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也是不敢让他们打中，只好放松了阳坚白，先行对付这两个人。

两方面动作都是快到极点，孟少刚反手一拿，右边的那个人双掌一合，“ 拍 ” 的一声就夹着了他的手腕。左边的那个人一拳捣出，冲击孟少刚的面门。

孟少刚近十年来身经百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心头一凛，想道：“ 想不到这里居然还有两个一流好手！ ” 当下使出绝顶神功，霍地身形一矮，把那个拿着他手腕的人像皮球般地抛了起来，和一拳打来的那个人撞个正着，那个人也给撞跌了，孟少刚出手如电，一手一个登时抓着了这两个人的

琵琶骨。可是阳坚白却已溜走了。

孟少刚抓起了这两个人，说道：“你们是什么人，看你们身手不凡，何以甘心作金虏的爪牙？”

且说李思南碰着了杨婉的目光，登时呆了。杨婉也是一片茫然，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过了半晌，李思南才好像从梦中惊醒过来，说道：“婉妹，当真是你么？”

杨婉低下了头，说道：“你居然还认得我？”她是女扮男装，而且是改容易貌了的，见李思南认得是她，心头不由得甜丝丝的甚是欢喜。

李思南道：“咱们是拴着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我怎会不认识你呢。婉妹，我见了石璞，才知道你还活在人间，我找得你好苦啊！”

“咱们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这一句话，正是他们在订婚之后，逃亡途中，李思南因为杨婉怀疑他对她不是真情，曾经和杨婉说过的一句话。此际，杨婉重新从他的口中听到了这一句，对他满腔的怨恨都好像冰雪给春风融解了。

孟明霞把褚云峰拉了过来，笑嘻嘻他说道：“南哥、婉姐，恭喜你们今日团圆了。”李思南面上一红，这才醒起了自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自己义军盟主的身份，怎可独自躲在一旁，和杨婉偷说情话？

褚云峰笑道：“我却要向两位道歉了。李盟主，那天我没有参加庆功宴而私自逃下山，你一定会有疑心的了？杨姑娘，那天晚上，我迫不得已和你动手，也请你不要怪责。”

孟明霞跟着笑道：“云峰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大约也用不着解释了吧？”

杨婉看见孟、褚二人如此亲热，心里又是好笑，又是欢喜，想道：“原来他们是一对情侣，我真糊涂，还以为她是和南哥相恋呢。”当下连忙说道：“褚大哥，那天晚上，多亏你暗中帮忙，我才得以免遭屠龙的毒手，我还没有多谢你呢。”

李思南道：“你爹爹擒了两个人，咱们过去看看。”此时孟少刚正在盘问那两个人的来历，那两个人都是装聋作哑，闭口不言。

李思南、褚云峰这两对走过去的时候，严浣早已在他们之前和姨父见了面。孟少刚想不到在这里见着了自己的甥女，心里十分欢喜，还未得有空暇问她，忽见女儿和褚云峰又走了过来，更是喜出望外，笑道：“云峰，我听得霞儿说起你那日在琅玡山上之事，我就猜到是你了，果然不错，你们两人怎么会在一起的？”孟明霞笑道：“说来话长，待会儿我再慢慢告诉爹爹。”

李思南定睛向那个人一望，忽地喝道：“你这两个鞑子好大的胆，居然敢偷到中原，勾结武林败类，兴风作浪！”孟少刚诧道：“思南，你认得他们？”李思南道：“这两个人是蒙古的金帐武士，名字我可记不得了。但他们身上一定藏有成吉思汗生前所赐的金牌的，决不会错！”

孟少刚动手一搜，果然在他们的身上各自搜出了一面金牌，金牌上刻有一只兀鹰，振翅腾空，神态生动。这是“金帐武士”的标记，金牌由成吉思汗所赐，得了金牌的武士引为殊荣，当然是随身携带的了。成吉思汗曾经想封李思南做“金帐武士”，李思南推辞不就，是以知道有这个规矩。

孟少刚搜出了金牌，大怒喝道，“窦安平，你不但勾结金虏，而且私通蒙古，该当何罪，你自己说吧！”

此时飞龙山的大少头目都已跑来，几乎挤满了聚义厅，震于江南大侠孟

少刚的声威，谁都不敢鲁莽动手。

谷涵虚扶起了黑石道人，只见黑石道人面如金纸，已是奄奄一息。

谷涵虚给黑石道人敷上了金创药，悄声说道：“窦安平，我不想杀一个已经受伤的人，你自行了断吧！”窦安平左手的五根指头刚才在激斗中业已给黑石道人的快刀削掉，是以谷涵虚口出此言。“自行了断”就是要他自杀的意思。

窦安平看见孟、李二人来到，自己布下的陷阱完全失效，心中当然是恐惧的。但俗语有云：“困兽犹斗”。他手下还有这许多人，如何肯甘心自尽？当下圆睁双目，冷笑说道：“好个狂妄的小子，胆敢在我的寨中迫我自行了断！众位弟兄，你们说话，凭着我们飞龙山在绿林中闯出来的万儿，岂能受人如此侮辱？窦某纵然受伤，也誓必与你这小子一拼！”

窦安平的这一番说话用意是在激发手下头目与他同仇敌汽，果然有几个糊涂的人给他说得气愤填膺，围拢在他的周围，向谷涵虚怒目而视，准备保卫他们的首领。

严浣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谷涵虚的身旁，准备与他并肩作战。

孟少刚道：“这人是谁？”褚云峰道：“这位谷师兄是我耿师叔的高足。”孟少刚曾经听过女儿说过谷涵虚与严浣之事，说道：“哦，原来他就是谷涵虚。”

谷涵虚低声说道：“浣妹，你给黑石道长包裹伤口，我来替他报仇！”唰地拔出剑来，喝道：“谁要替窦安平作陪葬的，我就成全他吧！”

孟少刚忽地喝道：“且慢！”那几个头目本来已是准备上前一拼的，孟少刚一喝，不觉都止住了脚步。

孟少刚朗声说道：“飞龙山闯出的万儿是给窦安平玷污了的，与你们无关。你们看看，这两个人就是蒙古的金帐武士，刚才跑掉的那个人又是金国国师阳天雷的侄子，窦安平不惜勾结金虏、私通蒙古，难道你们也甘心跟着他做两姓家奴、异族鹰爪？”

飞龙山的头目和窦安平邀来的好手，一来是怯惧于孟少刚的“神剑”威名，二来在窦安平的私通鞑子的秘密已经给揭破之后，也是暗萌悔意，不敢公然助他了。那几个糊涂的头目平日是给窦安平用小恩小惠笼络的，但此时见众人噤若寒蝉，又见窦安平对自己的把兄弟也能下得辣手，仔细一想，也觉得给窦安平陪葬实是不值，于是一个个的在他跟前溜走。

窦安平面如土色，颤声说道：“白老英雄，事已如斯，我也不敢说什么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话了。我死不足惜，但若是任凭他们得逞，只怕江湖上的朋友会笑话白老英雄是怕了孟少刚！”

白万雄明知他是出言挑拨，想利用自己来替他抵挡强敌，可是也不能不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原来白万雄与窦安平乃是一丘之貉，彼此都是走了阳天雷的门路，准备见风使舵，卖国求荣的。窦安平说的那几句话隐隐含有威胁之意，其实就是向白万雄暗示：“我们说好了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若想置身事外，我就只好和盘托出了。”白万雄有把柄捏在窦安平的手里，是以明知他的用意，也只好硬着头皮，挺身而出。

不过白万雄也是老奸巨滑之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即说道：“孟大侠是当今第一剑术高手，白某颇有自知之明，即使白某气力充沛，也决计不是孟大侠的对手。不过窦寨主既然这么说了，我若不向孟大侠请教，懦夫

之俏，更是难堪。好在败在孟大侠手里也是虽败犹荣，孟大侠你就划出道儿来吧。”

这番说话说得十分得体，一面是表示不敢与孟少刚为敌，一面也暗示了自己是已经恶斗了一场，气力不加的。试想以孟少刚的身份，如何还能与他比拼？

不出所料，孟少刚果然说道：“白万雄，我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你竟然还是不分黑白，宁愿给窦安平作陪葬么？”

白万雄道：“江湖上以义气为先，我不管你说的是什么道理，我只知为朋友不借两肋插刀，即使是三刀六洞，决不皱眉。”

孟少刚道：“你既然定要和我比试，我却要赢得你心服口服才行。你今日既然气力不加，我可以许你改期再比。”

孟少刚这话已有放过白万雄之意，可是白万雄在窦安平威胁之下，却不能舍弃了他，独自脱身，只好再冒个险，说道：“我和窦寨主是休戚与共，决不自求幸免的，你要改期再比也行，但今日你们也不能和窦寨主动手了。”

孟少刚疑心顿起，心里想道：“白万雄似乎不是个很重义气的人，为何他却誓死要为窦安平卖命？”不过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却还不敢断定他就是和窦安平一样的卖国求荣，因此一时之间也就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和他动手了。

孟少刚正自踌躇，李思南已是忍不住说道：“割鸡焉用牛刀，孟大侠不愿占你便宜，我来和你比试！”

白万雄道：“我本来不愿和小辈比试，不过你是绿林盟主，和你比试，也不算辱没我的身份。但不知孟大侠之意如何？”

孟少刚深知李思南的本领，心里想道：“白万雄已经斗了一场，思南料不至于败在他的手里，不过只怕也没有把握胜他。”孟少刚沉吟未语，李思南已先说道：“笑话，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以孟大侠的身份，他还会暗算你不成？”孟少刚听李思南的口气，倒似乎是颇有把握。

李思南既然这样说了，孟少刚只好说道：“有李盟主来发落你，我当然是不屑再管你了。”

白万雄正是巴不得孟少刚有这句说话，心里自思：“只要他袖手旁观，难道我还打不过一个后生小子？”当下大喜说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若输了，任凭你们处置。但李盟主，倘若是你输了。那又如何？”李思南冷笑道：“随便你划出道儿，我输了，决不反悔！”

白万雄道：“好，倘若是你输了，这飞龙山的事情，就不许你来插手了。请你们马上离开！”

李思南道：“好，只要你在一百招之内，胜得了我，我立即下山，窦安平我也饶他就是！”

白万雄喜出望外，说道：“你是绿林盟主，说的话可得算数。我但求你们不再干预飞龙山之事，至于胜败的限定，却也无须就是百招！”他一再强调李思南绿林盟主的身份，其实是说给孟少刚、褚云峰等人听的。他自以为是稳操胜券，把话预先说好，就不怕胜负已分之后，孟、褚等人再来难为窦安平了。

孟少刚皱了皱眉，心里想道：“李思南忒也太好胜了。”但为了尊重李思南绿林盟主的身份，也只能说道：“不错，胜败之数，原是不必限定百招！”李思南答应的条件，他却是不便更改了。

李思南道：“ 他是打过了一场的，我岂能占他的便宜，必须这样，才能令他没有闲话好说，孟大侠，就请你作个证人吧。 ”

孟少刚听他说得好像极有把握，心里想道：“ 思南性格厚重，决非狂妄之徒。他若是没有几分把握，料也不敢这样说话。 ”可是仍然不禁有点为李思南担心。

白万雄心花怒放，立即说道：“ 既然如此，请李盟主亮剑进招！ ”

杨婉走上前来，低声说道：“ 南哥，你用我的宝剑。 ”她是见过白万雄的本事，褚云峰和谷涵虚两人联手斗他，也只不过打个平，李思南的本领可能比褚云峰稍胜一筹，但要说单打独斗就可以胜得了白万雄，这是连杨婉也不敢相信的。杨婉现在所用的这一把剑乃是明慧公主所赠的宝物，有断金切玉之能，吹毛立断之利，故而杨婉要借给他用，希望他有了宝剑，或者还有几分机会，可以在百招之内克制强敌。

不料李思南非但不用她的宝剑，而且连自己的佩剑也解了下来，说道：“ 我不能占他半点便宜，他既然不用兵器，我就与他掌底判雌雄吧！ ”

白万难练有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刚柔兼济的掌力足以号称武林一绝，李思南要和他比掌，这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当下乐得哈哈大笑，说道：“ 李少侠当真不愧是少年英雄，只凭这份豪气，就足以令人折服！怪不得绿林同道，推戴你做盟主了。好，这就请盟主赐招吧！ ”

杨婉却是不禁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暗暗吃惊，想道：“ 以褚云峰和谷涵虚两人合使的天雷掌力，尚且胜不了这个老贼。南 哥也未免太过托大了。 ”可是此时双方已是把话说满，如箭在弦，即将交手，杨婉虽然着急，亦是无可如何。

李思南淡淡说道：“ 幼不僭长，你先出招。 ”白万雄更合心意，立即说道：“ 好，李盟主既然如此谦让，老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话声一收，马上跨步进招，呼的一掌，向李思南打去。

李思南喝道：“ 来得好！ ”一偏身左腕虚勾右拳疾吐，避实就虚，反击白万雄的左“ 肩井穴 ”。这一招两式，拳掌兼施，正是攻敌所必救的杀手绝招，白万雄这才不由得骤吃一惊，想道：“ 这小子果然了得，怪不得他年纪轻轻，居然能令群豪慑服，做到了绿林盟主！ ”刚才他虽然口头上恭维了李思南，但却是言不由衷的，如今见了李思南真实的本领，这才是真正的佩服了。

但白万雄挟着数十年功力，虽觉对方本领出乎他意料之外，仍是认为可操胜券，当下立即避招还招，唰地一窜，双臂箕张，向外一展，左掌击李思南的额门，右掌伸出，插向李思南的胸膛。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 双龙出海 ”。

对方攻得猛，李思南也守得妙，眨眼间已是身移步换，伏身揉进，步走连环，双掌虚抱，倏地一分，一记轻描淡写的“ 推窗见月 ”就把对方的攻势化解了。

两人此来彼往，越斗越猛，白万雄手脚起处，全带劲风，周围数丈之内，旁观的人都感到他的掌风刮面，隐隐作痛，不由得步步后退。

但李思南也丝毫不见吃亏，只见他脚踏五行八卦方位，掌随身转，指东击西，忽纵忽横，忽拳忽掌，变化繁复，招数奇妙，果然是与众不同！斗到紧处，只见两条人影忽合忽分，已分不出谁是白万雄谁是李思南了。

孟少刚这才放下心来，想道：“ 少林寺真传的达摩掌法果然是非同凡响！”

原来李思南使的一套伏虎拳、一套罗汉掌，乃是少林寺始祖达摩祖师的衣钵真传，合起来就是全套的达摩掌法。达摩掌法精深博大，若是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足以破解任何一派的拳掌功夫。

李思南虽然尚未练到炉火纯青之境，但在他进来之时，看见白万雄以绵掌抵挡褚、谷二人的“天雷功”，额角已是沁出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知道他的内力定然难以为继，只要在内力上不输给他，在掌法上李思南自是有取胜的把握。因此李思南才敢夸下海口，声言要在百招之内击败他的。

果然过了五十招之后，白万雄猛攻不下，气力渐渐不加，此消彼长，登时就给李思南抢了攻势。

旁人一时间尚未看得出来，白万雄自己已是心中明白，暗自想道：“再战下去，只怕当真要在一百招之内折在这小子的手里了，但我倘若在此时罢手求和，失了面子尚在其次，窦安平如何肯放过我？以他的为人，我有把柄捏在他的手里，他即使是明知跑不掉了，也一定不肯让我独自逃生，非得拉着我陪着他同归于尽不可！”把眼偷瞧，只见窦安平正在紧张万状的给他呐喊助威。

激战中白万雄冒险进招，一记“羚羊挂角”，左拳冲击下巴，右掌斜飞，切削小臂，这一招两式，正是他绵掌掌法中的一招两败俱伤的杀手。

李思南如何能让他达成两败俱伤的目的，当下一个“盘龙绕步”，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免还招，只见人影翻腾，“嗤”的一声响，李思南的上衣给他撕去了一幅，白万雄却给他以借力打力的功夫，一招“乱云飞渡”，轻轻托出了三步开外。

窦安平叫道：“可惜！可惜！”李思南也道：“可惜！可惜！”褚云峰此时已看出李思南稳操胜券，笑道：“李盟主，你又替他可惜什么？”李思南道：“可惜他几十年的修为，得来不易，如今竟因一念之差，替一个通番卖国的奸人陪葬。”

李思南哪里知道白万雄与窦安平乃是一丘之貉，同样是通番卖国的奸人，他还想给他一个当头棒喝，“点醒”他呢。白万雄听了此言，蓦地心头一动，暗自想道：“有了，有了！”

再度交锋，白万雄作出拼命的模样，向前猛扑，李思南以为他是困兽犹斗，亦是不敢轻敌。窦安平大为欢喜，心里想道：“想不到这老头儿居然还够朋友。”不料心念未已，白万雄突然一个转身，倏的就到了窦安平的面前，呼的一掌就向他当头击下！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莫说窦安平是做梦也想不到，李思南亦是大感意外。因为他正在步步为营的防守，白万雄突然间转移攻击的目标，他自是无暇追击的了。

白万雄的绵掌有碎石如粉之能。窦安平给他当头一击，如何还能活命，当然是马上呜呼哀哉的了。

片刻之前，白万雄还是口口声声，说什么“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舍了性命，也要维护窦安平的。但如今他毫发无伤，倒是窦安平的性命给他亲手结束了。褚云峰冷笑道：“白老先生，怎的你忽然又不讲江湖义气了？”

白万雄击毙了窦安平，回过头来，对李思南抱拳一拱，说道：“多谢李盟主金玉良言，白某不胜惭愧！”李思南淡淡说道：“你醒悟得这样快，倒是有点慧根呀！”口气显然是对白万雄有所怀疑，不敢相信。

谷涵虚笑道：“什么慧根，分明他是打不过你，迫得出此下策，望你饶

他。”谷涵虚这样推测，自以为是看穿了白万雄的心肠，却怎知还是失之忠厚，白万雄杀人的动机比他所推测的尚要恶毒得多！不过场中也并非没有明眼之人，老于世故的孟少刚就已隐隐起了猜疑，暗自想道：“即使白万雄真的醒悟，他也用不着亲手去杀窦安平呀。”当下冷眼旁观，看白万雄如何分辩。

白万雄满面通红，说道：“不过白某其实也并非真的想为这厮卖命，这只是假戏真做而已。”李思南道：“何谓假戏真做，请道其详？”

白万雄含笑说道：“说出来盟主请你可别见怪，我是想试试盟主的武功。”李思南诧道：“哦，原来你只是想试试我的武功吗？”心想：“他刚才分明乃是性命相扑，哪像他现在说的这样轻松？”

白万雄装出激昂慷慨之状说道：“白某虽然年老糊涂，尚不至于不明大义。窦安平私通鞑子，甘作爪牙，白某岂能和这样的人讲甚江湖道义？刚才我本想一走了之的，但后来忽然想到趁这个机会，领教领教盟主的武功也好。我知道孟大侠定然不屑亲自下场，多半是盟主赐教于我的。实不相瞒，我见盟主年纪轻轻，就得到了绿林同道的推戴，我委实是有点儿不服气呢。是以我装出为这厮卖命，才能迫出盟主的超卓武功。一试之下，才知盟主果然是名不虚传，白某如今是心服口服了！”

白万雄的话实是难以自圆其说，不过李思南以忠厚待人，心里却是这样想道：“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是为势所迫还是及时悔悟，他既然现在不是为虎作伥，我又何妨网开一面，让他自新。”于是说道：“那么白老英雄是愿意留在这儿助我们同抗鞑子，还是要回去呢？”

白万雄道：“盟主手下人材济济，白某老朽无能，早已金盆洗手，不想重走江湖了。请盟主许我还家养老，归隐林泉。盟主若然需要用人，小儿千胜，倒是可以为盟主执鞭随镫。待白某回家之后，自当叫他前来效力。”

李思南道：“好吧，你要回去便回去吧。令郎之事，待他来了再说。我这里固然需要人，但也绝不勉强别人的。”

黑石道人在敷上金创药之后，流血已止，精神好了一些，此时看见李思南放走白万雄，忍不着叫道：“窦安平固然是罪该万死，但你这老匹夫却不配杀他。李盟主，这老家伙口蜜腹剑，绝不是一个好人，你怎的将他放了？”

白万雄道：“你有何证据说我口蜜腹剑？哼，哼，欲加以罪，何患无辞了？恐怕你是恨我杀你结拜兄弟，这才含血喷人吧？”

黑石道人大怒道：“你这才是含血喷人，窦安平我也要杀他，这是有目共睹的！你倒打一把，是何居心？”但他责骂白万雄，却也说不出他和窦安平是一丘之貉的证据。

李思南劝解道：“只要一个人有向善之心，我们又何妨从轻发落？白老先生，我与你素昧平生，也不知道你的为人，黑石道长说的话，但愿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你去吧。”

李思南是盟主的身份，他既然如此说了，黑石道人虽然余怒未息，也只好让他走了。

孟少刚本来也是不愿意放走白万雄的，但一来为了尊重李思南，二来他也另有打算，暗自思量：“白万雄这次突然杀了窦安平，内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绝不止于只是想保命赎罪这样简单，放他回去也好，让他不加戒备，我们才好侦察他的动静，说不定收获更大。”

白万雄走了之后，李思南朗声说道：“你们的寨主通敌有据，如今已是

罪有应得自取灭亡了。你们或者受他蒙骗，或者是受他威胁，不敢反他，但首恶已死，也就不必一一追究了。现在我只想问问你们，愿不愿意与我们结盟，同抗鞑子？”

飞龙山的大小头目正自提心吊胆，不知李思南如何发落他们，听得李思南这么一说，自是欢声雷动。三寨主江心石站了出来，说道：“飞龙山合寨弟兄，多蒙盟主不弃，愿听盟主号令！”原来二寨主罗俊给谷涵虚摔下石阶，业已伤重死了！故此三寨主江心石顺理成章地做了飞龙山的寨主，代表一众弟兄说话。

大事已定，江心石去筹办庆功宴，谷涵虚、褚云峰、严浣等人这才有空暇来和孟少刚与李思南叙话，各有各的遭遇要说，也就不必一一细表了。正是：

虎穴荡平擒虎子，布新除旧尽欢颜。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慷慨释俘多义重 凄怆历劫倍情坚

此时杨婉已经抹去了脸上的化装，恢复本来面目。孟少刚早已知道她是李思南的未婚妻，又见自己的女儿和褚云峰手拉着手的站在一起，十分亲热，孟少刚不由得暗笑自己的糊涂。要知道他是以为杨婉已死，才属意李思南做他女婿的，如今杨婉还活在人间，他当然是不会再作此想了。

孟少刚暗自想道："李思南固然是不可多得的少年英雄，褚云峰也是后一辈中的俊杰，他又是我老朋友的弟子，霞儿得以配他，我也该心满意足了。"

孟明霞笑道："爹爹，严表姐的事情可还要你给他帮忙呢。"孟少刚见严浣和谷涵虚也是成双成对。更是心花怒放，说道："你们放心，我替你们做媒便是。"严浣的母亲是孟少刚的姐姐，得他答允玉成，婚事自是不愁再有阻碍了。当下满面通红的低了头，轻声说道："多谢舅舅。"

孟少刚哈哈大笑，说道："但愿你们有情人皆成眷属，我也替你们欢喜。如今我们该谈一谈正事了，思南，那两个蒙古武士你还未曾发落呢。"

李思南道："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也该好好待他。"当下请江心石拨出一间静室安置这两个武士，并且拿出了上好的金创药，给他们敷伤。

江心石把两个武士带走之后，杨婉柳眉微蹙，忍不住说道："南哥，你不杀他们犹自罢了，为何如此优待他们？我们在蒙古之时，受的苦受得还未够么？"

李思南笑道："正是因为我吃够了鞑子的苦头，所以才不愿意在他们的身上报复。"杨婉道："为什么？"李思南道："你是读书明理的人，当然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杨婉道："可是他们乃是我们的敌人啊！"

李思南道："放下了武器，就是俘虏而不是敌人了。俘虏和正在拿着刀枪杀我们的敌人是有区别的，是么？何况在蒙古之时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的元凶祸首亦是另有其人，这笔帐不该算在他们身上。"杨婉气平了些，笑道："话是这样说，我的心里总还是有气。"

李思南道："我们以诚待人，说不定还可以化敌为友呢。即使不成，也总是有好处没有坏处。"杨婉道："有什么好处？"李思南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也应该知道一点敌情啊。倘若将他凌辱，他还会和我们说真话么？"

杨婉瞿然一省，说道："不错，从他们的口中或许可以探听我们仇人的消息。"李思南道："不过这可并非使用权术，即使他们什么都不说，我们也还是要这样对待俘虏的。"群豪初时也是像杨婉一样不大心服，待到听李思南说清楚了道理，这才暗自心折，觉得李思南见识过人，不愧作他们的盟主。

庆功宴过后，李思南独自进入静室探望那两个蒙古武士。

那两个武士敷上金创药血已止了，庆功宴的酒菜李思南也特地叫人给他们送了一份，这两个武士体魄本来健壮，吃饱了肚子，精神体力都已渐渐恢复，心里正在纳闷李思南为什么这样待他们？

可是他们从小受的就是一套蒙古武士的严格训练，忠于大汗这一观念对他们来说不啻是天经地义。是以尽管他们心里不无对李思南感激之意，但一见李思南进来，仍然是板起了面孔，作出一副不肯低头的神气。

李思南道：“你们好了些吗，可以走动了吧？”

一个武士冷冷说道：“你问这个干嘛？”心里想道：“我走得动又怎么样，难道你还会将我放了？”

另一个武士更是出言不逊，傲然说道：“李思南你耍什么花招？我们蒙古武士都是铁汉，落在你的手里，你要杀便杀，剥皮拆骨，我们决不皱眉！你要我们向你屈服，却是休想！”

李思南笑道：“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们？我是人，你们也是人，虽然怎样做人你我并不一样，但大家也都是一样平等的人啊，好端端的我为什么又要你们屈辱？”

这两个武士几曾听过这样的道理，心里兀是半信半疑，说道：“可是我们来到飞龙山，正是为了对付你的啊，难道你不知道？”

李思南道：“我当然知道。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可并没有‘对付’我啊。”

那两个武士道：“好，就算你不计仇恨，但却又何必这样款待我们？”心里还在怀疑李思南别有用心，不知要如何折磨他们。

李思南道：“因为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敌人，我是将你们当作朋友款待的。”接着说道：“何况我们还是朋友呢。我们曾经在肯特山一同打过猎的，是么？”那两个武士道：“你的记性倒真不错，但我们可是不敢高攀了。”

李思南道：“不，我的记性很坏，你们两位的名字我就想不出来。”

那两个武士道：“当时你是公主的好朋友，相识的不是王子就是大臣，也没有谁将我们的名字告诉过你，也难怪你不知道。”

李思南和他们闲谈旧事，敌意不知不觉又消了几分，这两个武士也把名字告诉他了，一个叫做粘不罕，一个叫做速不台。

粘不罕就是那个最为傲慢的人，忽地瞿然一省，说道：“闲话少说，李思南你这次来到底是何用意？”

李思南笑道：“你问我的来意，我不是一来就已经和你们说了么？第一是探望老朋友，第二也是想来看看你们是否已能行动如常？”

粘不罕道：“我们能够行动又怎么样？”

李思南道：“请两位大哥别怪我说话坦率。”

粘不罕心想：“来了，来了！”大声说道：“我就是想听你的真心话！”

李思南道：“在我来说，我是希望你们多留几天，住下来不走更好。但我们这里的规矩是要留则留，要去则去，决不勉强。我刚才听两位的口气，大约还是想回去的吧？”

速不台道：“哦，你是想放我们回去？”粘不罕则张大了口，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思南道：“不错，两位若是思家心切，马上就走也行。”

粘不罕道：“你要我替你做什么事情？”

李思南道：“回去之后，请你替我问候往日的一班朋友。”

粘不罕道：“咦，如此说来，你是毫无条件的就肯将我们放走了。为什么？”

李思南道：“谁无父母，谁无妻子。任何人都是盼望和家人团聚的，我岂能拆散你们夫妻父母，令你们死别生离？”

粘不罕道：“可是我、我们对你……”

李思南道：“想必你也知道一点我的家事了。实不相瞒，我的父亲就是

在二十多年前给你们俘虏了去，不许还家，终于埋骨异乡，死不瞑目的。我也正是为了寻找父亲，才跑到你们蒙古去的。将心比心，我们父子受过的苦楚，我又怎忍要你们遭受？”

二人给李思南说得大为感动，刚刚还是神态傲慢的粘不罕亦已禁不住热泪盈眶。

速不台道：“可是我们回去之后，说不定将来还会在沙场与你相见的啊！”

李思南道：“当然我是希望你们不会这样的，但你们是金帐武士，除非你们不干，否则是恐怕很难避免要给大汗重新驱上沙场的。所以倘若是有那一天，我也不会怪你。不过，我也要把话说明，到了沙场相见的时候，彼此厮杀，我是不会留情的。但倘若你又为我所擒，我还是可以放你回去。”

速不台道：“李盟主，你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说句老实话，假如你是给我们所擒，我们想放你也不敢呢。唉，恨只恨我们两国交锋，我们是不能不辜负你的友谊了。”

李思南道：“不，不能只宠统归咎于两国交锋，这是你们的大汗、王公、将军、权贵造成的罪过！我们汉人可没有跑到你们的地方去打仗。”

粘不罕与速不台无言可辩，心里自己也觉得惭愧，不觉都是低下了头。

李思南继续说道：“你们为大汗王公将军权贵卖命，所得的又是什么？不错，你们是受封为金帐武士，比普通的武士是高出一头的了，但你们的性命却是朝夕不保，你们的鲜血只是保住了他们的富贵荣华，这又值得么？你们再仔细想想，你们拼命打仗，替你们的大汗灭了无数国家，看起来你们蒙古的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好处？掠夺来的玉帛决不会分给他们，他们只有出粮出力的份儿，多少人又因为连年征战而弄到家散人亡，挨饥受苦？受你们侵略的国家，又有多少人无辜被害，辗转流离？”

粘、速二人自有生以来，所受的都是“怎样才是一个好武士”的教育，从没有人敢向他们说过这样的一番话，仔细想想，不由得都是内疚神明，觉得李思南的说话说得一点不错。但也只是初步的醒悟而已，若要他们立即反抗大汗，他们还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当然李思南也没有立即便要他们这样。

粘不罕叹了口气，说道：“李公子，多谢你的这番教导，从今之后，我也不想贪图什么富贵了，回去之后，我和家人跑到深山里躲起来，从此打猎为生，但愿平平安安的过个下半世，也就心满意足了。”

李思南心里想道：“只怕你要想躲避也是躲避不了。”不过，其中的道理一时也难以说得他们明白，心想：“他们能够这样也已经是很不错了。”当下说道：“好，但愿我们从今之后不会再是敌人。你们几时回去？”

速不台道：“多蒙盟主放我们回去，我们想现在就走，可以吗？”

李思南道：“当然可以，我送你们下山。”

送到山脚，李思南和他们挥手道别，粘不罕忽道：“李公子，有一件事情我要和你说。”

李思南道：“什么事情？”

粘不罕道：“这是一件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我在大汗面前发过誓，决不能泄漏的。……”

李思南道：“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说了。”

粘不罕道：“不，李公子，我虽然是发过誓，但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不说就对你不住！”

李思南道：“哦，是和我有关的么？”

粘不罕道：“ 正是。唉，李公子，你待人也太厚道了，白万雄这老儿，你实在是不应该放走他的！ ”

李思南道：“ 为什么？ ”

粘不罕道：“ 你的大仇人正在他的家中。 ”

李思南又惊又喜，连忙问道：“ 你说的是余一中吗？ ”

粘不罕道：“ 李公子，令尊遭受余一中这厮的惨害，我们是早已知道的了。明慧公主曾求过四王子和大汗杀他，可惜不能如愿，大汗非但没有杀他，反而更重用他了。老实说，我们也是气他不过。 ”

原来成吉思汗逝世之后，明慧公主又曾先后在拖雷监国和继任的大汗窝阔台之前，公开控告过余一中，粘、速二人身为金帐武士，当时也是在场的。

李思南有点诧异，问道：“ 这么说，余一中这厮和你们一道来的了？他不是在做着镇国王子的副元帅的吗，怎的大汗却派给他这个差事？ ”要知余一中虽然也懂武艺，但却甚是平庸，依理来说，是不该把他当作一般的武士来使用的。

速不台说道：“ 是这样的，大汗希望能够拉拢一些汉人，最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或绿林好汉，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也在被拉拢之列。这样，将来我们进兵中原之时，得到这些人的助力，就可以方便多了。这个任务，当然是余一中最为适合，我们连汉话都说不流利，要做也做不来的。 ”

李思南冷笑道：“ 原来如此，他本来是汉人中的败类，怪不得你们的大汗要利用他来进行这种败类的勾当。但我敢断言，像余一中这种败类，你们在汉人中决不会找到很多的，纵有，也只是一小撮而已。 ”

速不台继续说道：“ 余一中起初想藏在阳天雷家里，但恐怕给金国与阳天雷敌对的一派知道，而且住在金国的京城也不方便，后来才想到了去找白万雄。白万雄和阳天雷是早就有了来往的，余一中和他也是旧相识，他拿了阳天雷的密信去找他，两人见面之后，果然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

粘不罕说道：“ 大汗派我们二人做余一中的帮手，交给我们三个任务，一是侦查明慧公主的下落；二是设法害你，倘能将你擒回蒙古那就更好；三要我们监视余一中。最后一个任务当然不会让余一中知道，但其他两个余一中则是知道的。这人诡计多端，李公子你要多点当心他的暗算才好！ ”

李思南多谢了这两个人，说道：“ 那么现在你们是准备回家呢？还是回到白万雄那儿跟余一中？ ”

粘不罕愤然说道：“ 哼！现在我都不想帮忙大汗打仗了，谁还愿意去跟这个卑鄙小人！ ”

速不台心思比较灵敏，暗自想道：“ 李公子何以有此一问？ ”仔细一想，忽地恍然大悟，笑道：“ 咱们回去，反正也要路经博望，白万雄的家乡，何妨就去找那余一中消遣消遣。 ”粘不罕蹙眉道：“ 我见了这厮就想作呕，有什么好消遣的？咱们又不是闲着没事做！ ”

速不台笑道：“ 大哥你怎么糊涂起来了？我说的消遣，可并不是只为了找他开开心啊。 ”粘不罕道：“ 你的意思是…… ”速不台道：“ 不将他除掉，咱们焉能没事？ ”

粘不罕登时也恍然大悟，说道：“ 不错，咱们在飞龙山事败遭擒的事情，白万雄一定会说给他知道的。假若让他生还蒙古，确实是对咱们不利。 ”

速不台道：“ 是呀，倘若能够将他干掉，大汗不见我们回去，也不见他回去，就会以为咱们和他一样，不知道是给中原哪位英雄杀了。否则咱们纵

然躲进深山，风声难保没有泄漏，一旦泄漏，余一中当然能够想得到，咱们是给汉人放回来的了。那时大汗定然怀疑咱们是回来做奸细的，还能放过咱们吗？”

粘不罕道：“余一中武艺平庸，咱们杀他不难，可是他却是躲在白万雄家中的啊！除非咱们打算用两条性命换他一条，否则杀了他也是逃跑不了。”须知粘不罕虽然憎恨余一中，但究竟没有深仇大恨，若然要用性命相搏，他还是不愿意的。

速不台笑道：“咱们不是白万雄的对手，可是白万雄不是李公子的对手啊。几天之后，咱们或者还会和李公子在白万雄家中见面的，不知我猜得对不对？”

李思南微微一笑，说道：“报仇之事，我不敢劳烦两位。但两位若能在白万雄家中作我内应，我自是感激不尽。”

粘不罕一拍大腿，说道：“着呀，我真是又糊涂了。李公子的血海深仇，当然是要自己来报。他杀了余一中，白万雄谅也逃跑不了，咱们还用得着害怕他么？”

李思南道：“我想请两位先赶回去，稳住余一中，让他仍然留在白万雄的家里，那就是帮了我的忙了。”

粘不罕道：“这点小事，我若不能办到，那还算得什么朋友？”说罢突然拔出刀来，一刀向自己的大腿斫下。

李思南吃了一惊，连忙抢他的刀，叫道：“你干什么？”李思南抢刀虽快，可是粘不罕却已在自己的大腿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了。

粘不罕笑道：“不挂点彩，如何能够使余一中相信我们是杀了看守，逃回来的？”

李思南大为感动，说道，“两位如此重义轻生，请受小可一拜。”

粘、速二人双双跪倒，按照蒙古人的大礼，各自抱着李思南的一条大腿，吻他的脚。粘不罕说道：“盟主大仁大义，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盟主若再多礼，那就更是折煞我了。”速不台说道：“盟主要杀余一中报仇，我们也要将他除掉才能免祸，如今盟主独任艰巨，我们不过徒劳协助而已，盟主为何反而多谢我们？”

李思南将他们二人扶起，说道：“好，咱们是祸福与共，肝胆相照的朋友，那么，客气话大家都不必说了。请两位多多保重，迟则十天，少则五日，咱们在白家庄相见。”

李思南送别了粘、速二人，回转山寨，孟少刚父女和杨婉等人早已在聚义厅等候，孟少刚问道：“可有从这两个人的口中探听到什么消息？”杨婉跟着笑道：“听说这两个鞑子倔强得很，不知你这位先生说法，能不能令他们顽石点头？”

李思南笑道：“不仅是顽石点头，我还得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说出来也好让你高兴。”

杨婉道：“是什么消息？”

李思南道：“咱们的仇人余一中的下落，我已经知道了！”

杨婉又惊又喜，连忙问道：“在哪里？”

李思南道：“在白万雄的家中！”

孟少刚击案说道：“不出我之所料，白万雄这老贼果然是和窦安平一条路的。余一中躲在他的家里，想必是定有阴谋的了。”

李思南说道：“一点不错。”当下将粘、速二人告诉他的那些事情转述给众人知道。

孟少刚怒道：“这厮为虎作伥，还要拉人落水，这样的人决计容他不得！”

李思南道：“当然容他不得。不过，他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想亲自报仇！”

杨婉道：“他也是杀害我兄长的仇人呀！”

李思南道：“你当然是应该和我一同去的，但其他的人，我却不想麻烦了。”

孟明霞道：“白万雄虽然是你手下败将，但到了他的家里，只怕你们就是寡不敌众了。余一中、白万雄不仅是你们的仇人，也是武林公敌，咱们大伙儿去铲平白家庄，不更好么？”

李思南道：“不，大伙儿都去，那反而打草惊蛇了。粘不罕和速不台已经答应了在白家庄做内应，我们出其不意的去夜袭白家庄，料应可以报得了这个大仇。”

孟少刚沉吟半晌，说道：“不错，人一多风声就容易泄漏，给他们知道，逃跑了反而不妙。既然你有把握，那就只是你们两人去吧。”

孟明霞听得父亲这样说，想想也有道理。虽然仍是为李思南担心，也就不便再持异议了。

李思南接着说道：“蒙古那边的情形，我也约略知道了一些。成吉思汗逝世之后，他的儿子争夺大汗之位。如今库里尔泰大会虽然业已召开，选出了窝阔台继承汗位，但根基未固，窝阔台还是未能免除内顾之忧。根据已知道的消息判断，最少在一年半载之内，蒙古大约不会再次出兵侵犯中原。当然咱们的义军还是要戒备的，但我暂时离开，则是不太紧要了。孟大侠，请你先回琅玡山代我主持大局，好么？”

孟少刚笑道：“我这闲云野鹤之身，只怕做不来盟主呢。”

李思南道：“孟大侠若怕麻烦，那么请屠凤暂摄盟主也行。不过仍是请孟大侠帮帮她的忙。褚兄、谷兄，我知道你们有清理师门的大事要办，但若是可以稍缓些时，能够和孟大侠一道去琅玡山帮帮屠凤的忙，等我回来，那就更好。”

褚云峰、谷涵虚齐声答允。孟少刚也道：“好，你放心去吧，我会替你安排妥当的。义军目前没有大仗要打，屠凤暂摄盟主之位，我想她也是可以愉快胜任的。”

李思南谢过了孟少刚，即日便与杨婉下山。

李、杨二人走后，孟明霞道：“爹爹，虽说是人多去恐防打草惊蛇，但也应该去多三两个呀，为什么你只是让他们两个人去？”

孟少刚笑道：“他们是为父兄报仇，咱们明里去助他反而不好。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已决定暗地里去帮忙他了。”

孟明霞喜道：“原来如此，这我可是怪错爹爹了。”

孟少刚道：“我暗地里到白家庄，倘若他们已是足以对付得了白家庄那一班人，我就根本不露面了，事后你也不要和他们说。”

孟明霞笑道：“这个当然，难道还要思南和杨婉领咱们的情么？”

孟明霞性情爽朗，她把李思南当作最好的朋友看待，对好朋友的关心，在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在褚云峰的面前丝毫不加掩饰。褚云峰初时不免有点醋意，但在看出她只是对一位好朋友的真挚关怀之后，却不由得对她更为敬佩了。

杨婉对李思南也是一样，两人劫后相逢，误会都已消除，两颗心是比以前更为接近了。路上杨婉就和李思南谈起了明慧公主来。

杨婉道：“你可思念她么？”李思南怔了一怔，说道：“我的心上只有你，难道你现在还有怀疑？”杨婉噗嗤一笑，说道：“你自己先犯了疑心病，却颠倒过来说我。”

李思南道：“什么？”杨婉道：“怀念朋友，人之常情。你以为我说你什么？”李思南道：“哦，原来你说的是朋友之情。对不住，倒是我误会了。”

杨婉望着李思南的眼睛，缓缓说道：“说老实话，在蒙古的时候，我是对她有点妒忌的，现在我反而觉得她可怜了。可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你，又不能把你分开两半，否则我倒是愿意把你让给她呢。不过，我虽然不能把你让给她，却也希望你能够给她安慰。”

李思南不知其中原委，倒是有点诧异，心里想道：“婉妹经过了这场劫难，倒是变得胸襟广阔了。但却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只怕杨婉是用说话试探他，一时间竟不敢搭话。

杨婉好似猜到了李思南的心意，郑重说道：“我说的是真心话。南哥，明慧公主固然对你好，但和我也是好朋友呢。我曾经做过她的侍女，你想不到吧？”当下把离散之后的经过——如何碰上阿盖；如何混入蒙古军营；如何巧遇明慧公主，得到她的庇护；又如何行刺余一中不成，逃了出来等等事情，一一告诉了李思南。

李思南又是诧异，又是欢喜，说道：“如此说来，明慧公主倒是咱们的恩人了。”当下也把从粘不罕和速不台那儿听来的消息告诉杨婉。

杨婉笑道：“我还没有说完呢。你这个消息我早已知道了。但你可知明慧公主因何逃出蒙古么？”李思南摇了摇头，说道：“粘不罕没有说，我也未曾问他。”其实他已是猜到了几分的。

杨婉笑道：“她是因为不愿下嫁镇国王子，所以才特地逃到中原的。逃到中原，为的却正是找你。”

李思南道：“你又来和我说笑了。”但心里却是明白，杨婉并非说笑。

杨婉说道：“南哥，经过了这场劫难，我已知道你是真心对我了。你也不必怀疑我还是像从前一样的气量狭窄啦。”两人并辔而行，说到此处，不知不觉地伸出手相握，大家都觉得甜丝丝的，两颗心好像合成了一颗了。

杨婉继续说道：“前几天我曾碰上明慧公主，所以我不但知道她要找你，而且我还可以向你担保，只要咱们从白家庄回来，你就可以见着她了。”李思南奇道：“真的吗？她现在哪儿？”杨婉道：“就在屠凤那儿，是我介绍她去的。”李思南听了这个消息，倒是不觉一惊。正是：

但愿良朋欣有托，故人情重近何如？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浪子回头原是假 金枝去国悔情痴

杨婉察觉李思南面色有异，诧道：“南哥，你在想些什么？”李思南道：“你把明慧公主请到屠凤那儿，只怕有些不妙。”杨婉道：“为什么？”李思南道：“你忘记了屠凤的哥哥么？那日他和我比武受了伤，赖在家里不肯走，倘若给他知道明慧公主的来历，只怕又要生出事来。”

杨婉道：“你怕屠龙加害于她？”李思南道：“这厮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实是不可不防！”杨婉道：“说起来我倒要怪你呢，那天你为何不将他一剑杀了？”李思南道：“我这是看在屠凤的份上。”杨婉道：“依你看屠凤这人怎样，若然拿她和明霞相比，又是如何？”

李思南道：“两人都是一般爽直的脾气，但屠凤处事则似乎更有决断，也比孟明霞更不讲情面。不过，我宁可让她自己大义灭亲，却不便当着她的面杀了她的哥哥。”杨婉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倘若不是因为屠夫人溺爱儿子，屠龙焉能还有命在？屠凤即使不会亲手杀他，也决不会容他留在家中养伤的了。”

李思南微微一笑，说道：“婉妹，你从前似乎对屠凤并无好感，现在却是和我的看法相同，甚至比我更多的称赞她了。”

杨婉说道：“我并非对她抱有恶感，不过是我们的性情不大相同罢了。以前我尚未深知其人，只觉她好似对我抱有成见，处处帮助孟明霞。其实我何尝不也是对她抱有成见？直到绿林大会那天，我才发觉她是个深明大义、敢作敢为的女中杰，很是惭愧，为什么以前没有看到她这么多长处。”接着又道：“仔细想来，其实我还不仅是对屠凤如此，对孟姑娘和明慧公主也是一样，都是渐渐才发现她们的好处的。”

李思南笑道：“一般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短处，不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的，你现在懂得留心注意别人的长处，实在是难能可贵！不过，你何以从明慧公主的事情谈到了屠凤的为人，其中是否尚有因由？”

杨婉说道：“你不是担心屠龙加害明慧公主吗？我告诉你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屠龙如今已经不在琅玡山，据我推测，恐怕就是给他妹妹驱逐的。第二件，屠龙早已知道明慧公主的身份，只是不知道她逃婚这个秘密而已。”

李思南大为奇怪，问道：“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杨婉道：“我和明慧公主曾经在一座古庙碰上屠龙，他是和贺九公等人一伙的，我们先碰上他，其后才碰上阳坚白。”

李思南道：“他见着了明慧公主之后怎样？”

杨婉笑道：“一脸孔诚惶诚恐的神气，口口声声向明慧公主请罪，只差没有跪下磕头。”

李思南“呸”了一声，说道：“真不要脸，想不到屠百城一世英雄，生下了这样一个儿子。”

杨婉说道：“可是正因为他要巴结明慧公主，咱们可就用不着担心了。他这次多半是给屠凤赶出来的，琅玡山上的大小头目没有一个不鄙弃他，谅他也不敢再回去。又即使他有那样厚的脸皮胆敢回去，见着了明慧公主，他也只有讨好的份儿。”

李思南道：“但愿如你所料。”显然还是有点不大放心。杨婉笑道：“你放心不下，咱们可以先回到琅玡山，然后才去找余一中算帐。”李思南道：

“一来一回，少说也得十天半月，余一中岂能在白家庄坐待咱们？两事比较，还是报仇要紧。”

杨婉本来是和李思南说笑的，见他这样认真，不便再开他的玩笑，当下也作出一副郑重的神气，说道：“不错，余一中不仅是咱们的仇人，也是汉人的公敌，当然是先去除他要紧，快点儿赶路吧。”

杨婉可没想到屠龙的阴险狠毒尚在她估计之上。她本以为明慧公主投奔了屠凤，就可以安然无事的。却不料事情的结果，竟是大出她意料之外。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李、杨二人前往白家庄报仇之事，暂且搁下不表，先表明慧公主的遭遇。

且说明慧公主带了阿盖、卡洛丝二人前往琅玡山投奔屠凤，他们三人虽然改了汉人装束，但阿盖的相貌却是不像汉人，他们的汉话也说得不很流利，山寨上的头目起了疑心，对他们再三盘问，阿盖当然不肯吐露公主的身份，和山寨的头目几乎冲突起来。

幸好屠凤恰巧出巡，碰上此事。那头目禀告她道：“这三个人说是有一位姓杨的姑娘叫他们来见你的。可是我们从没听过那位姑娘的名字，看他们的样子又不像是汉人，所以我们不敢放他们进去。”

屠凤吃了一惊，连忙问道：“那位杨姑娘叫什么名字？”

那头目道：“叫做杨婉。”

屠凤忙向明慧公主施礼，说道：“对不住，这位杨姑娘正是我想要见的一位朋友，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请你别怪他们失礼。

你是哪里人氏？”

明慧公主道：“我们和杨姑娘是在蒙古相识的。这里有她的一封信，请你过目。”她如此说法，虽然没有明白说出自己是蒙古人，却也等于把籍贯说出来了。

杨婉的信也并没有说明明慧公主的身份，只说来的三人是自己和李思南的好朋友，求屠凤收留。信中顺带提及她不辞而别之事，请屠凤原谅。因此屠凤虽未见过杨婉笔迹，亦知此信是真非假。

屠凤也觉得奇怪，心里想道：“杨婉和这几个人的交情一定非比寻常，否则不会叫他们到这里来。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从蒙古跑出来呢？”当下便将他们请进内堂说话。

屠凤既觉得奇怪，那些头目当然是更觉得奇怪了。要知他们是准备和蒙古“鞑子”打仗的，如今却忽然来了三个蒙古人，其中两个还是绝色女子，他们怎禁得不起猜疑？因此尽管屠凤吩咐他们不可乱讲，屠凤走后，他们仍是忍不住窃窃私议，揣测多端。

内堂坐定，屠凤自是免不了要问明慧公主是什么人，如何与李思南、杨婉结识？明慧公主不愿吐露身份，只好编一套假话，说自己是牧羊姑娘，和阿盖夫妇是同一部落的，为了不想受战争的干扰，故而逃至中原。杨婉在蒙古的时候，住的地方与他们相距不远，故而相识。

明慧公主是成吉思汗宠爱的女儿，自幼给人奉承惯了，自然而然就有一股高贵的气派。此际虽然换了荆钗布裙的汉人贫女服装，仍是掩饰不住。哪里有半点像牧羊姑娘？

屠凤暗暗皱眉，心里想道：“这位姑娘分明是说谎话。”但看在杨婉份上，屠凤也并不说破，仍然以礼相待。

可是屠凤因为是一寨之主，既然起了疑心，自然也不能不稍加防备。见

面说话，也只是保持着表面的客气，却缺乏了朋友间一种彼此互信的热诚。谈话过后，屠凤拨了一栋在后寨的独立房屋给他们三人居住，内外之间有一道经常加锁的大门隔开。

屠凤的这个态度，明慧公主过不了几天也觉察了。她是给人奉承惯了的，当然不大高兴。其实这并不能怪责屠凤。屠凤本来是个热情爽朗的姑娘，只因她身负山寨重责，而又知道明慧公主说了谎话，叫她如何还能与明慧公主推心置腹？

屠凤的母亲因为丈夫是在蒙古给害死的，她不比女儿明理，平日是一提起蒙古人就不觉心里有气的。这次屠凤收留明慧公主等人，事后禀告母亲，母女还因此吵了一场，好不容易屠凤才将她说服。

明慧公主哪里知道这些事情，她来了三天，才见到屠凤的母亲。屠凤的母亲对她极为冷淡，她回去之后，自是不免又有一场气闷。她不知屠凤的母亲对她已是出乎女儿意料之外的好了，她见到明慧公主美貌温柔，完全不是她所想象的“泼辣番婆”，这才对明慧公主有了几分好感的。要不然恐怕她就不仅是冷言冷语，而是要当场发作了。

明慧公主几曾受过人家如此冷淡，不由得心中郁郁不欢，隐隐便有离山之意。一日，明慧公主闷坐房中，卡洛丝进来报道：“屠寨主刚才差遣一个丫头过来，说是想替咱们缝制新衣，问你喜欢什么款式。又说倘若你有空的话，请到屠老太太那里一趟，她收藏有许多上好的绞罗绸缎，请你自己去挑选。”

明慧公主哼了一声，说道：“何必麻烦人家，没惹人讨厌！”

卡洛丝怔了一怔，说道：“我看她们这次倒似颇有诚意的。屠老太太那日虽然对你冷淡，但今日却是她自动提出，要请你过去挑选衣料的呀。”接着又悄声说道：“我看她们好像是察觉了你的身份，即使不知你是公主，也知你是出身高贵的了。那丫头跑来，只是找我传话，也似乎知道了我是你的侍女。”

明慧公主吃了一惊，说道：“她们可有向你打听什么？”卡洛丝道：“这倒没有。”明慧公主道：“那老太太倘若是因为知道我的身份才对我前倨后恭，我更不高兴去了。”

卡洛丝道：“我看屠老太太也不像个势利之人，也许是因为她察觉了你不是如你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寻常的牧羊姑娘，而又对你有了好感，所以才想到要替你缝制适合你身份的衣裳，这也是她们对待客人的礼貌呀。”

明慧公主道：“我不管她们知道了一些什么，反正我是不打算在这儿住下去的了。”

卡洛丝道：“为什么？”

明慧公主道：“你没有感觉到吗，屠寨主对咱们似乎颇有猜疑，处处要提防着咱们的呢。比如说，大门经常加上铁锁，好像是怕咱们出去乱走，就会探听她们山寨的秘密。咱们在后院散步，也常常有丫头跟着，分明是监视咱们。”

卡洛丝笑道：“你不是不想给人家知道身份的吗？现在咱们得以深藏内院，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呀。”

明慧公主说道：“不错，我是不愿跑到外面和那些喽兵厮混，但人家把咱们当作囚徒看待，我却很不喜欢。”

卡洛丝道：“但这也怪不得她们，在她们的眼中，咱们总还是来历不明

的蒙古人。待杨姑娘回来，就好办了。”

明慧公主叹道：“寄人篱下，度日如年。这滋味儿可并不好受呢。”

卡洛丝劝道：“公主你就忍耐些吧。如果咱们现在就走，岂不是更惹人猜疑？说不定还会惹出意外的麻烦呢！”

明慧公主默然不语，心里想道：“不错，杨姑娘未回来，无人能给我担保。我若然不辞而行，是很可能给她们当作奸细的。又焉能走得脱呢。”

卡洛丝道：“咱们还是暂且住下来，等到杨姑娘回来之后再说吧。”

明慧公主叹口气道：“也只好如此了。”

卡洛丝道：“那么屠老太太请你去挑选衣料，你去呢还是不去？”

明慧公主道：“我最讨厌见这个脸上好像刮得下一层霜的老太婆了，不去，不去！”

卡洛丝劝道：“别人给咱们面子，咱们不去，恐怕不好意思吧？”

明慧公主发起公主脾气，说道：“说不去就是不去，我不要她给我面子，我也不想去讨好她。你觉得不好意思，你自己去好了。”

卡洛丝无可奈何，想了一想，说道：“也好。我去把衣料拿回来，就说是不敢麻烦她们，由我们自己缝制好了。”

卡洛丝得到了公主的允许，便即独自一人去找屠凤的母亲。她暗自留心，这次却没有发现有丫头跟踪，心里想道：“不知是公主的多疑，还是她们已经察觉我们不是坏人，因而放松了戒备了？”但她穿过回廊，踏入深院，连一向眼侍屠夫人的那个心腹丫头也没有见着，却也觉得有点奇怪。

卡洛丝踏入了院子，正要通名求见，忽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妹妹，你不要瞒我，那三个人都是从蒙古来的，是么？”

跟着屠凤的声音说道：“是又怎样？”

那男子冷笑道：“你不是责备我不该和蒙古人来往的么？其实我并没有作出那样的事情，都是李思南诬蔑我的。但你宁可相信外人，不相信自己的哥哥，那也算了。你自己为何也与蒙古人私自来往呢？”

屠凤说道：“这几个蒙古人和你所结交的那些蒙古人可不一样。”

那男子道：“是什么来历的蒙古人？怎的你说是不一样呢？”

屠凤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反正我知道就行，不用你管！”

跟着一个苍老的妇人说道：“唉，你们兄妹一见面就吵架，让我清净一点好不好？龙儿，你听我说，那两个蒙古姑娘我是见过的，她们又美丽，又温柔，我也觉得她们很不错呢。”

卡洛丝一听到这男子的声音，就不由得吓了一跳，这声音好熟，分明是在哪儿听见过的，疑心响起，因此就不敢出声，悄悄地绕到后窗偷看。

一看之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个男子就是她们曾经在那座古庙碰见过的那个屠龙。

卡洛丝大惊之下，心里想到：“原来这个人竟是屠寨主的哥哥，怎么好呢？”

原来屠龙去而复回，正是为了要侦查明慧公主的秘密。

那日在绿林大会之中，他给李思南所伤，伤得其实不重。他躲在家里养伤，正如李思南之所料，乃是有所图谋的。

他是想在李思南、孟少刚等人离山之后，夺回寨主的权柄。

可是在家里住了几天，他发觉寨中的大小头目，差不多都是拥护他的妹妹，鄙弃他的。纵然他也有几个心腹头目，也济不了事。要搞“内乱”是不

成的了，他只有借助外力。是以住了几天，就装作创伤已愈，要求下山。屠凤巴不得他早走，当然不加拦阻。倒是她的母亲舍不得儿子，为此还哭了一场，埋怨女儿不该对亲哥哥如此无情。

本来他是去找淳于周父子帮忙的，但淳于周那日败在孟少刚的手上，几乎丧了性命，吓得心胆俱寒，不敢回转自己的山寨，父子二人都逃往金京大都去了。屠龙找不着淳于周父子，想起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白万雄。

屠龙和白万雄并不相识，但却知道他私通蒙古的秘密。想来白万雄也应该知道他是自己人。既然除了淳于周之外，只有一个白万雄可以帮他的忙，他便改变行程，径自投奔白家庄。

途中经过那座古庙，出乎屠龙意料之外，遇上了明慧公主。

屠龙和贺九公这班人给明慧公主斥退之后，贺九公邀屠龙到他家里，等待阳天雷的侄子阳坚白。

屠龙因为阳天雷是自己杀父仇人，虽说他现在是和阳天雷走在一条路上，但他和蒙古人的关系，却是由于淳于周的穿针引线，并非通过阳天雷。他虽然不敢找阳天雷报仇，但为了面子，也不愿公开向仇人屈服。是以也就不愿意去见阳坚白。

不过，他虽然没有跟贺九公等人回去，却也没有马上去白家庄。因为他对明慧公主起了疑心。

要知道屠龙是一个极为精灵的人，当时虽然给明慧公主吓退，过后却是难免起了思疑：“ 以明慧公主金枝玉叶的身份，为何只带一个侍女，一个随从，跑到和蒙古交战的金国统治之地？ ”

屠龙想要探查明慧公主的秘密，在古庙附近躲藏起来。不久贺九公和阳坚白等人去而复来，败在谷涵虚之手。又不久，谷涵虚也独自走了，屠龙始终没有露面。

屠龙没有露面，但已偷听了明慧公主和杨婉所说的话。杨婉给明慧公主写信，叫她交给自己的妹妹，他也都偷偷的看在眼中了。

屠龙偷听了明慧公主的秘密，不禁喜出望外。他是个工于心计的人，暗自想道：“ 我在蒙古之时，听说她嫌弃镇国王子而爱慕过李思南，当时我还不敢相信，现在看来，果然是真的了。镇国王子丑陋不堪，也怪不得她会喜欢上李思南这小白脸。但李思南这小子已经有了杨婉，明慧公主亦已知道，无论如何，她是嫁不成李思南的了。 ”又再想道：“ 一个女子在失意之中，是最容易给男子俘虏的。我的才貌不输给李思南，知情识趣则更在李思南之上。她住在我的家中，我不如回去想法和她接近，近水楼台，凭着我的手段，何愁不获得她的芳心？哈哈，倘若我做了明慧公主的驸马，这可真是天大的富贵了。又即使万一不能成功，我也可以向拖雷出卖这个秘密，总之是有说不完的好处了。 ”

屠龙满肚密圈，于是放弃了去找白万雄的计划，又再回家。他为了不想明慧公主识破他的心，故意迟几天才回山寨。

回到山寨，果然听得心腹的头目说出山寨是来了两个蒙古姑娘和一个蒙古武士，屠龙遂满怀喜悦的去见母亲。

见了母亲，屠龙的嘴就像涂了蜜糖似的，哄得母亲十分欢喜。他装作是浪子回头，说在关外是如何受苦，想来想去，还是回家的好。屠夫人只道儿子当真是痛悔前非，自亦喜之不尽。母子间话家常，说来说去，终于把话题拉到了明慧公主身上。

屠龙佯作不知明慧公主的来历，一开口就先责备妹妹不该收容她们。屠夫人给明慧公主辩护，屠龙这才装作相信母亲的神气，说道：“真的吗？你说这两个蒙古女子又美貌，又温柔，难道她们还赛得过妹妹？我可有点不敢相信呢。”

屠凤嗔道：“我不要你给我戴高帽，我只劝你可别打她们的主意。”

屠夫人却笑道：“说真的，我也想不到蒙古的妞儿竟然比咱们汉人的姑娘还美呢。不是我偏袒外人，凤儿也算长得好看了，比起她们，却好像还差一截呢。论温柔那更是比不上她们了。凤儿你也不必那样说，你已经有了石璞，你的哥哥也该有个嫂子了。如果他欢喜上哪一个蒙古姑娘的话，我倒是不想拦阻他的。”

屠龙故意笑道：“我不过是好奇心起，问问罢了。哪里就谈得到婚嫁之事？”

屠夫人道：“哼，我倒是想起了。你到过蒙古，懂得她们的话，和她们倾谈倾谈，她们一定会倍感亲切的。即使不是谈婚论嫁，你也可以打听打听她们的身世，弄清楚她们的来历呀。我已经叫丫头请她们来挑选衣料了，等会儿你就可以见着她们。”

卡洛丝在后窗偷听，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心里想道：“事不宜迟，可得赶快回去禀告公主。”

她来的时候没有碰见人，出去的时候，走过了回廊，这才碰见服侍屠夫人的那个丫头春兰。春兰见她神色匆匆，有点觉得奇怪，便拦着她问道：“你是从我们老夫人那儿回来的吗？”卡洛丝道：“不错，老夫人叫我去挑选衣料的。”春兰道：“那你何以双手空空？还有你那位朋友呢，为什么她不和你一起来？”

幸亏卡洛丝有点急才，眉头一皱，谎话已经编好，说道：“我来得不巧，原来你们的公子也正是今天回家。我闯了进去，可有点不好意思呢。”

春兰道：“那有什么关系？我们汉人读书人家的小姐才讲究什么男女授受不亲这套礼法。听说你们蒙古，男子女子都是一同打猎的，难道也讲究这一套么？”

卡洛丝道：“不是这个意思。老夫人正在和公子说话，我怎好意思麻烦她开箱启柜，把衣料一匹匹地搬出来让我挑选？你又不在那儿。”

春兰笑道：“原来你是因为这样才匆匆来，匆匆而去的。对不住，我刚才奉了老夫人之命，给公子炖一盅参汤，现在方才炖好，你和我回去好吗，我可以帮你的忙了。”

卡洛丝道：“你们的公子刚刚回来，我看这个时候还是不宜于打扰老夫人吧？慧姐身子有点不大舒服，我也得回去看一看她。”

春兰道：“她得什么病。”

卡洛丝道：“只是一点伤风头痛的小毛病，没什么要紧的，今晚我再和她一同来问候老夫人吧。”

春兰听她说得有凭有据、合情合理，对她已是没有怀疑，便道：“那也好。那么今晚咱们再见了。”

卡洛丝正要举步，春兰忽地又回过头来，将她唤住。卡洛丝只道自己的谎言编得不好，给她听出了破绽，暗暗吃惊，问道：“还有什么事吗？”

春兰说道：“伤风虽是小病，也得好好调理才行。待我见过了老夫人，便去找一位大夫给你那位朋友看看。”

卡洛丝道：“ 用不着麻烦你们山寨的大夫了，我们在草原上牧羊，身子都是熬炼惯的，这点点小病，实在算不得什么。 ”

春兰道：“ 还是找大夫看一看的好。 ”

卡洛丝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说道：“ 姐姐，你待我们这样好，我真不知如何报答呢，你也快去见老夫人和公子吧，恐怕参汤冷了。 ” 谢过了春兰，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赶回住所，春兰捧着那盅参汤，却只能一步一步地走。

卡洛丝回到住所，忙把阿盖叫来，一同去见明慧公主。

明慧公主道：“ 咦，你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衣料呢？ ”

卡洛丝道：“ 我哪有工夫去拿衣料？公主，我本来不赞成你离开此地的，但现在咱们却是非得马上离开不可了。 ”

明慧公主吃惊道：“ 为什么？ ”

卡洛丝道：“ 原来咱们在破庙碰见的那个屠龙，就是赛主的哥哥。 ”

屠龙私通蒙古，这是明慧公主早已知道的了，闻言之下，不由得面色大变，说道：“ 我早说此地不是安身之所，现在你可相信了吧？快走，快走！ ” 她不知屠凤和哥哥完全两样，甚至对屠凤也起了怀疑。

阿盖扭烂外面那道大门的铁锁，三人直奔前山。寨中的头目识得他们是寨主的客人，虽然觉得奇怪，却也不敢拦阻。不过在他们下山的时候，把守寨门的头目职责攸头，却是要向他们盘问了。阿盖无暇多说，猛的使出蒙古武士的摔角绝技，摔了那头目一跤，又打翻了几个喽兵，抢了三匹马骑着就跑。

且说春兰把参汤捧了进去，给了屠龙之后，便与屠夫人说起遇见卡洛丝之事，屠夫人大为惊诧，说道：“ 这真是奇怪了，她并没有来过这儿呀！为何她要骗你？ ”

屠凤正要派人去查，巡山的头目已是跑来禀报：“ 那三位客人都逃走了，打伤了咱们好几个人！ ”

屠凤惊疑不定，心里想道：“ 他们是杨婉介绍来的，照理不该是蒙古的密探，但却何以要逃跑呢？ ”

屠龙一跃而起，说道：“ 待我去把他们拿回来！ ”

屠凤道：“ 不必你多管闲事，我自己去追！ ”

屠龙道：“ 你是山寨之主，不可轻易离山，这点我来办好了！ ” 屠凤拦阻不了，只好让他去追。

屠夫人叹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当真说得不错。 ”

屠凤越想越觉奇怪，说道：“ 不对。 ” 屠夫人道：“ 什么不对？ ” 屠凤说道：“ 她们之走，其中定有因由。我可不能让哥哥难为她们。 ” 屠夫人道：“ 唉，你总是相信不过哥哥，样样都要和他作对。 ”

屠凤一来是不愿母亲生气，二来她虽然相信明慧公主不是坏人，但也不能不提防万一。诚如屠龙所说，她是一寨之主，确是不便轻离。于是便把令箭交给石璞，叫石璞马上带人去追。石璞说道：“ 大师哥已经带领几个头目下山去了。 ”

屠凤说道：“ 我就恐怕哥哥胡作非为，所以要你火速赶去制止他。 ” 石璞道：“ 大师兄怎肯听我的话？ ” 屠凤道：“ 他不服你也该服这支令箭，除非他以后不再回来！ ”

原来屠凤最担心的还只是恐怕屠龙犯了好色的毛病，说不定会侮辱那两个蒙古姑娘，却想不到屠龙另有比这个更卑鄙得多的企图。是以她以寨主的

身份发出令箭，以为屠龙自会权衡轻重，不至于因为两个女子的缘故，自绝家门。

阿盖夫妻和明慧公主虽然精干骑术，可惜他们抢来的马匹不过是普通喽兵的坐骑，屠龙带领几个心腹头目骑了快马去追，不消多久，就追上他们了。

明慧公主怒道：“屠龙，你敢对我无礼！”屠龙笑嘻嘻地道：“不敢，我正是因为未曾尽地主之谊，所以才赶来请你回去的。你放心，你的身份我是决不会泄漏的。”明慧公主斥道：“我不受你的款待，你给我滚回去！”屠龙涎着脸笑道：“我这是一番好意，你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那几个头目不知明慧公主的身份，想要讨好屠龙，说道：“好呀，我们的少寨主给你面子你不要，那就只好让你吃罚酒了。”

明慧公主这边，阿盖亦已勃然大怒，喝道：“放你的屁，哪有这样邀请客人之理！好呀，叫你们滚回去你们不听，那就来吧！”一个头目正自拍马赶来，和明慧公主的距离已是不到三丈，忽听得“呼”的一声，阿盖手中挥出长绳，登时将他套住，小鸡一般地提了起来。

明慧公主说道：“看在杨姑娘份上，不可得罪她的朋友。放了这人！”阿盖振臂一抖长绳，将这人抛出十几丈之外。其他几个头目见了阿盖的绳圈绝技都惊得呆了。

屠龙仍是笑嘻嘻地说道：“明慧公主，不是我敢对你冒犯，无耐你这手下太过无礼，我只好给他一点教训了。”

阿盖喝道：“你这小子最是无耻，我还不屑教训你呢！”只见他长绳一抖，呼呼风响，当作软鞭来使，向屠龙扫去。屠龙识得厉害，不敢与他马上交锋，当下一个“黄鹄冲霄”，飞身跳起，落下地来，避过绳鞭的扫打。

明慧公主道：“这小子虽然可恶，也不必理会他了，走吧！”她只道屠龙已经落马，自是不敢再追。

哪知阿盖刚刚拨转马头，屠龙便冷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尝尝我的暗器滋味！”一抖手，发出了三支毒龙镖。阿盖听得背后风声，反手接镖。正是：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辣手重施欺弱质 大仇未报斗群魔

哪知毒龙镖乃是淬过剧毒的暗器，阿盖接着飞镖，虽然没给刺伤，掌心沾了毒药，登时便有了一股麻痒痒的感觉。阿盖又惊又怒，骂道：“你这小子，敢用毒镖暗算老子！”

说时迟，那时快，第二支第三支毒龙镖已是分头向明慧公主和卡洛丝打去，但却是射马而非射人，毒龙镖见血封喉，她们的坐骑给毒龙镖打中，不消片刻，已是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坐骑倒下，明慧公主和卡洛丝当然也是给摔下来的了。

卡洛丝不会武艺，明慧公主却是精通骑射，很有几分本领的，当下立即拔出宝剑，保护卡洛丝。

屠龙叫道：“你们不可对她无礼，给我先围着她，别让她跑就行了。”那几个头目应声而上，几匹马围绕着明慧公主打转，却不与她交锋。明慧公主若在马上，未必会输给那几个头目，但在马下，却是无法施展所长，而且她还要保护卡洛丝，只好仗剑严防，寄望于阿盖取胜了。

明慧公主与卡洛丝坐骑被杀，人受包围，阿盖自是不能独自骑马逃跑，只好也跳下马来，跑过去援救她们。屠龙哈哈笑道：“你是泥菩萨自身难保，还要救人！嘿，嘿，你不用担心她们，我是不会伤她们一根毫毛的。但对你嘛，我可是不能客气了。你担心她们，不如担心自己吧！”

屠龙的轻功是经过苦练的，阿盖在深山打猎，时常追逐野兽，身手也是矫捷不凡，但却比不过屠龙苦练的轻功。屠龙几个起伏，便已抢在阿盖前头，拦住了他的去路。

阿盖大怒喝道：“好小子，我与你拼了！”

屠龙冷笑道：“你以为我当真打不过你吗，好，且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阿盖掌心中毒，幸而皮肤没有破损，仗着皮粗肉厚，毒气一时间未能入他的身体，还可抵敌。不过交手几招之后，右手已是渐渐使唤不灵。

阿盖换过左手执绳，继续和屠龙恶斗。但他左手挥舞长绳，却是不及右手的灵活。

屠龙见他如此顽强，也是有点吃惊，心里想道：“若不是他接了我的毒龙镖，要降伏他只怕还当真不易呢。”

数十招过后，阿盖那一股麻痒痒的感觉已从右臂向上蔓延，气力又减了几分。他的长绳招数是从捕捉野兽之中自己创出来的，可说是自成一家，但因未经过名师指点，究竟不及屠龙所使的剑法精巧。再加上气力不济，时间一长，当然就不是屠龙的对手了。屠龙一看时机已到，连使几招进手的招数，剑光闪烁之中，阿盖的长绳一段段给他削断，变成了三尺不到的短绳了。

眼看阿盖就要抵敌不住，忽听得马铃声响，原来是石璞赶到了。

石璞叫道：“大师哥住手！”屠龙道：“为什么？”石璞道：“寨主吩咐，不可得罪客人，我是来请她们回去的！”

明慧公主道：“你们硬来也好，软来也好，说什么我也是不回去的了。”

石璞翻身下马，说道：“两位姑娘请别误会，我们决无坏意。两位若是不肯在小寨留下，我们也不会勉强。不过想请两位去对我们的寨主说一声。”

屠龙忽地疾进一招，将阿盖迫到了石璞面前，石璞叫道：“大师哥，这是寨主的吩咐，请住手吧！”

屠龙冷笑道：“好，你叫我住手，这蛮子交给你了！”话犹未了，一个

转身，突然就向明慧公主扑去。

明慧公主打定主意，拼着与他两败俱伤，若是伤他不得，便即回剑自戕。哪知屠龙出手快极，明慧公主的短剑刚刚刺出，只觉虎口一麻，已是给他点着了穴道。屠龙夺了她的短剑，将她挟在胁下。

阿盖大怒道：“好呀，你们都不是好人！”此时他正好与石璞碰上，大怒之下，不分皂白，朝着石璞，劈面便是一拳。

石璞急于拦阻师兄，但给阿盖缠住，无可奈何，只好使出擒拿手的功夫反扣他的手腕。

阿盖本领实是不弱，他若有长绳在手，石璞未必胜得了他。但此际他一来是因为失了惯用的兵器，拳脚功力比不过石璞；二来他和屠龙恶斗了半个时辰，已是斗得筋疲力竭。数招之后，给石璞觑个正着，一把扭着了他的手腕，说声“得罪”顺手也点了他的穴道。

石璞赶忙跑过去叫道：“大师哥，这是寨主的令箭，请你看看！”

屠龙仍然挟着明慧公主，左手一伸，把那令箭拿了过来，折为两段，冷笑说道：“琅玡山本来是我的，凤丫头擅自做了寨主，但看在兄妹份上，才不与她计较，她还敢要我听她命令？”

石璞又惊又怒，说道：“寨主是阖寨上下推选出来的，我只知服从寨主。大师兄你有话说请回去和寨主说。现在我只要你放人。”

屠龙喝道：“给我滚开！你是什么东西，居然也敢在我面前指手划脚！”喝声中唰的便是一剑。

石璞只好拔剑抵挡，他的武功本来不及屠龙，又怕误伤明慧公主，不过数招，便给屠龙杀得连连后退。

屠龙迫退了石璞，立即挟着明慧公主，飞身一跃，抢了一个头目的坐骑。这个头目本来是他的人，见他扑来，先自跳下马去了。

屠龙笑道：“公主你别害怕，我送你回去。”明慧公主斥道：“你这无耻之徒，想要把我怎样？”

屠龙道：“我这是为你的好呀，其实你也真傻，放着富贵荣华不享，却跑来寄人篱下，何苦来由？不过或许你是有什么心事吧？有什么心事也不妨和我说的。你放心，我决不敢对你无礼，而且一定帮你的忙！”

他一面哄骗明慧公主，一面放马疾驰，径奔白家庄而去。原来余一中潜入中原躲在白万雄家里这件事情，他早已知道。他本来就是要去找白万雄帮忙的，如今获得了明慧公主，又知道有个蒙古当过副元帅的余一中在那儿，当然是急着要去谒见余一中，好请余一中代他奏明大汗的了。

石璞解开了阿盖的穴道，再次赔罪说道：“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也是料想不到的。实不相瞒，刚才和你交手的那个人，虽然是我们寨主的哥哥，但寨主也是素来不值他为人的。现在只好请你们先回山寨，寨主定会设法替你们找回朋友的。”

阿盖是个爽直的汉子，他亲眼看见石璞为了要夺回明慧公主，不惜与师兄动手，而且险些给屠龙所伤，当然也就相信他了，后悔刚才自己太鲁莽。

阿盖夫妻跟石璞回转山寨，暂且按下不讲。先讲李思南和杨婉二人，到白家庄报仇的遭遇。

李思南算准日期，在粘不罕、速不台二人回到白家庄的第二天晚上，他和杨婉也到了白家庄。

三更时分，李、杨二人施展轻功，从白家的后园进去。白万雄是一方土

霸，他的家有几十间房子，李思南不知道余一中躲在哪一间房，正自打算去抓一个仆人盘问，又怕打草惊蛇，杨婉说道：“不如你我分头，逐间房窥探。”

李思南道：“恐怕不大妥当，搜得来已是天亮了。而且白万雄的武功非同小可，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当然不怕他，只是你一个人我就有点不大放心了。”杨婉道：“但你又怕打草惊蛇，也总得想个法子才行呀。”

正自踌躇未决，忽见有三条人影从一间屋子出来。李思南躲在假山石后，定睛一看，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打着灯笼的，李思南看清楚了，不禁又惊又喜。原来前面的那个人是白家的仆人，后面那两个正是粘不罕和速不台。

只听得粘不罕说道：“不知贵庄主深夜相召，为了何事？”

那仆人道：“敝上正在和余大人说话，是余大人吩咐下来，请两位过去相会的。”

速不台咕哝道：“奇怪，这么晚了，余一中却有什么事情要咱们商量？”

那仆人道：“这个小人可不知道了。”

速不台颇感惶惑，心里想道：“莫非是有什么破绽给余一中这厮识穿了？”心知不妙，但也只好跟着那仆人过去。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粘、速二人惊惶疑虑，李思南却是大喜过望！心想：“这可真是天赐给我的报仇机会了，难得白万雄和余一中正在一起，省却我分头寻找！”当下便与杨婉借物障形，悄悄跟在后面。园子里有的是假山树木，他们的轻功又极超妙，跟在这三人后面，丝毫也没有露出声迹。白家那老仆本领平庸，如何能够察觉？

走了一会，那老仆带领粘、速二人进入一个院子，李思南在杨婉耳边小声说道：“等会儿我对付白万雄，你出手制伏余一中。”

院子当中的一间房间有灯光透出，李思南一个“黄鹄冲霄”的身法，平地拔起数丈，俨如一叶飘坠，落处无声。那三个人尚未进入房间，他已伏在屋顶上了。杨婉紧跟着他，但却匿在窗下。

李思南双足倒挂屋檐，斜眼偷窥，只见房子里有三个人，除了白万雄和余一中之外，还有一个大约二十多岁的少年。李思南想道：“这人想必是白万雄的儿子白千胜了。”李思南没有会过白千胜，只道老子也打不过他，何况儿子，自不把白千胜放在眼内。却不知白千胜虽然不能强爹胜祖，武功也很不弱，并不在杨婉之下。

余一中道：“白庄主，若不是得你法眼看破，我几乎给这两人骗过了。”

白万雄道：“我只是起疑而已，不敢说他们就是一定奸细。余大人待会儿别露声色，待我先试一试他们。”

余一中点了点头，说道：“不错，他们是金帐武士，咱们自是不敢冒昧从事。”

白万雄“嘘”了一声，说道：“他们来了。”李思南好奇心起，想道：“且看他们如何试粘、速二人？”他本来是和粘、速二人说好，请他们作内应的。当下便暂时忍住，不先出手，等待粘、速二人进来。

粘、速二人进来与余一中见过了礼，问道：“余大人何事召见？”余一中道：“没什么事情，粘不罕，你的伤好了没有？你这次因公受伤，我心里很是不安。”沾不罕道：“多谢大人记挂。”心中却在暗骂：“你记挂我的伤势，为何不过来看我？”

粘不罕心中咒骂，口头却不能不敷衍余一中道：“多谢大人挂心。我的伤势已经好得多了。”余一中道：“真的吗？那就好了。我正愁着不知你能

不能够跟我回去呢。”
粘不罕吃了一惊，说道：“什么，大人，你要回国？”
余一中微笑道：“不错，如果你的伤势不碍事的话，明天我打算和你们回去了。”
粘不罕道：“余大人何必这样匆忙回去，昨日你不是和我说还可以逗留一些时候的吗？”
余一中道：“我本来还有两处地方要去联络的，恰巧今天这两处地方都派有人来，不用我再去了。”
粘不罕道：“请大人还是多留几天吧。”一面说话一面思索要编造什么话方能令得余一中留下。
余一中道：“为什么？”
到底是速不台心思比较灵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我们出来的时候，大汗曾经吩咐过我们，要我们见过了阳天雷，方好回去。”
他以为抬出了大汗作挡箭牌，余一中一定不敢多问，不料此言一出，却正好给余一中听出了破绽。他心中暗暗好笑，脸上装出诧异的神情，说道：“哦，大汗曾经有过这个吩咐么？我却不知道呢！”
速不台道：“我们怎敢欺骗大人。这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大汗吩咐我们的。或许大汗认为已经交代了我们，就无须向大人再说了。”言下之意，不啻是向余一中示威：“你算什么东西，我们金帐武士，比起你来，和大汗可要亲近得多呢！”
若在平时，余一中听了这样的话，定然噤若寒蝉，心里十分惶恐的。但此际他已经明知这两人说的乃是假话，心里想道：“你会说谎，难道我就不会，且待我再试你们一试。”当下又是微微一笑，淡淡说：“可是我今天也接到了命令，要我们立即回国呢。”
粘不罕不知是真是假，他答应过李思南，一定要把余一中“稳”在白家庄的，情急之下，只好仍然藉口伤势未愈，说道：“我的伤虽然好了一些，但只怕还是不能跋涉长途。”
白万雄忽他说道，“我有上好的金创药，请你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我给你敷。”
粘不罕道：“不敢有劳庄主，我已经敷上了自制的金创药，要过几个时辰，方能换药。不过庄主的好意我也不敢推辞。那么就请庄主把金创药给我。待我到了可以换药的时候，自己敷吧。”
白万雄说道：“老朽略懂医术，而且我这金创药和任何一种金创药都是没有忌克的，还是让我看一看吧。”
原来白万雄对粘、速二人能够私逃回来，早已起了疑心，故此特地以赠金创药为名，制造藉口，查看他的伤势。说到“看看”二字，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撕开了他裹伤的绷带。
粘不罕腿上那道伤口有三寸来长，四五分深，伤势骤眼看去倒是不轻。但这是他自己刺伤自己的，和受别人刺伤自己的到底是有不同，自己刺伤的必然避免伤及筋骨，白万雄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岂能瞒得过他的双眼？
粘不罕给他识破，自亦不甘束手受擒，他身为金帐武士，本领虽然不及白万雄，也很不弱，绷带撕开，登时发作，一个“脱袍让位”，双手一扳，反扣白万雄的虎口。这一招是从摔角手法中变化出来的招数，往往能够败中取胜，反制敌人。

白万雄不懂摔角，但却是精通大擒拿手的名家，当下一个时底穿掌，指尖戳向粘不罕的肩井穴。

粘不罕沉肩退步，左脚一勾，双拳齐出，白万雄一抓抓住了他的拳头，但却给他勾着脚踝，脚步一个踉跄，迫得松手。

粘不罕的拳头给他抓破，鲜血淋漓，大怒喝道：“你敢对我无礼！”白万雄冷笑道：“你以前是我的客人，我自然不敢对你无礼，但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客人而是奸细了，我还能放过你么？”

就在白万雄与粘不罕开始动手的时候，速不台也突然发难，向余一中扑去。白千胜早有准备，立即将身体遮住余一中，拔剑截斩速不台的手掌。

速不台喝道：“撒剑！”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强夺白千胜的长剑，白千胜一剑刺空，手腕己给他指锋钳着，火辣辣的作痛，白千胜应变也真了得，左掌横掌如刀，一掌劈下，速不台识得厉害，不敢给他劈中，当下侧身一闪，横肱将他撞开。白千胜的长剑虽然没有给他夺去，但这一招却是大大的吃了他的亏了。

速不台撞开了白千胜，立即又向余一中扑去。他知道粘不罕绝不是白万雄的对手，只有把余一中擒为人质，才有脱身之望。

余一中冷笑道：“原来你真是奸细！哼，你死到临头，还敢动手。”

伏在屋顶上的李思南叫道：“婉妹，动手！”杨婉一把梅花针从窗口打进来，李思南跟着穿窗而进，喝道：“余一中，你还认得我吗？”

就在此时，忽听得咕咚一声，速不台突然倒在地上。杨婉那一把梅花针本来是要打白千胜，也不知怎的还没有一根针沾着他的衣裳，就纷坠如雨了。

这两个突如其来的变化，都是大出李思南的意料之外！要知速不台是蒙古著名的武士，余一中虽懂武艺，却是平庸，如今速不台竟然给他击倒，岂非不可思议之事？

杨婉那一把梅花针连白千胜的衣裳都未沾上，这也是令得李思南大为惊诧的事情！这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内功，李思南是曾经见过白千胜的父亲白万雄的本领的，心里想道：“难道儿子的武功比父亲还更厉害不成？”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哈哈笑道：“你就是李思南吗？哈哈，这回你可是自投罗网了。”笑声铿铿锵锵，宛如金属交击，刺耳异常。

笑声中一股劲风扑面而来，李思南心头大骇：“想不到这里竟有一个武功远胜于白万雄的高手！”

李思南给那人的掌风一震，胸口隐隐作痛，情知对方功力胜过自己不止一筹，当下只好暂避其锋，脚步未曾站稳，立即又从窗口。倒纵出去。就在此时，速不台刚好从地上爬了起来，和那人打了一个照面失声叫道：“阳天雷！”阳天雷冷笑道：“你不是要和我会面吗？如今遂了你的心愿了。”腾的飞起一脚，又踢翻了速不台，跟着就追了出来。

原来阳天雷是来偷会余一中的，当他们对粘、速二人起疑之后，早已准备李思南会来报仇的了。

李思南想不到在这里会碰上阳天雷，明知凶多吉少，却也毫不畏缩，听得背后劲风袭来，立即侧身避开正面，反手便是一剑。

这一剑是少林寺达摩剑法的真传，剑尖刺穴，剑锋削肋，虽在黑夜之中，竟是不差毫厘。阳天雷识得厉害，不敢小觑，当下把天雷掌的功夫化为指劲，对准剑脊一弹，天雷掌是一等一的刚猛掌力，把这股力道从指头上弹出来，比少林寺佛门正宗的“弹指神通”更为霸道，只听道“铮”的一声，李思南

虎口发热，宝剑几乎掌握不牢，身形连晃，退倒了七八步之外。

殊不知李思南固然是大为震惊，阳天雷弹不落他的长剑，也是不能不心头微凛，想道：“ 怪不得坚儿不是他的对手，这小子年纪轻轻，做到了绿林盟主，果然是有几分真实的本领。 ”

杨婉见李思南不敌，连忙上前夹攻。阳天雷纵声笑道：“ 你们有多少党羽，一齐来吧。 ” 双掌左右开弓，把李、杨二人一齐迫退。

此时白万雄早已把粘不罕制服，走了出来。他的儿子白千胜则留在屋子里保护余一中，让余一中好从容的审问粘、速二人。

杨婉的哥哥是峨嵋派裴大侠的弟子，杨婉的剑法得其传授，自也不弱。可惜吃亏在气力不如，和阳天雷刚猛绝伦的掌力比较起来，实在是相差太远。阳天雷双掌连环拍出，只听得呼呼轰轰，就似狂风卷起巨浪一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接着一浪的向他们打来！

杨婉仗着超卓的轻功，腾挪闪展，严如轻舟在波涛汹涌、急流激湍之中起伏回旋，飘摇晃动，虽尚不至于即遭灭顶之祸，亦是有点把持不定了。

李思南咬紧牙根。拼着豁出性命，把达摩剑法使得凌厉无前，冒死猛攻，飒飒连声，浑身上下竟似闪起千百道冷电精芒。饶是阳天雷本领高强，也觉得眼花缭乱，迫得稍稍放松杨婉，用大部分的精神来对付李思南。

不过，他们二人虽然勉强可以支持，阳天雷的功力毕竟是远在他们之上，二三十招数过后，李思南的胸口已是隐隐感到疼痛。杨婉好在得李思南挡住正面，她只是从侧面配合攻击，所受对方的力道较小，因此虽然功力稍差，反而不似李思南这样的感到难受，但亦是香汗淋漓了。

白万雄一来是因为吃过李思南的亏，自是不敢在阳天雷的面前献丑；二来阳天雷己是稳操胜算，也是无需他的帮忙，故此白万雄当然就乐得袖手旁观了。

阳天雷掌力催紧，激战中只听得 “ 铮 ” 的一声，杨婉的宝剑给他弹得脱手飞去。阳天雷哈哈笑道 :“ 你们两人还不束手就擒，当真是不要性命了么？ ”

白万雄也在一旁摇旗呐喊，喝道：“ 阳国师武功盖世，我劝你们还是赶快认输的好！ ”

话犹未了，忽听得暗器破空之声，刺耳异常，阳天雷喝道：“ 是谁偷施暗算，有胆的站出来吧！ ”

不料那枚石子却并非向他打来，而是向杨婉那柄宝剑撞击的。杨婉那柄剑刚刚脱手飞上半空，尚未落下，给那枚石子碰个正着，倒飞回来。这柄倒飞回来的宝剑才是对准了阳天雷的胸口的。

阳天雷大吃一惊，心想：“ 当今之世。是谁竟然有此功力？ ” 饶是他的天雷功早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是这柄剑的来势，亦是不敢空手硬接，只好迅速离开，李思南待那柄剑从阳天雷的头顶飞过之后，使出一招 “ 举火燎天 ”，青钢剑轻轻一拨，此时那柄剑劲道已衰，给他用个 “ 卸 ” 字诀轻轻一拨，便即落了下来，杨婉立即接到手中。

阳天雷稳住身形，抬头一望，只见一个年约五旬的青袍汉子已是站在他的面前，冷冷说道：“ 我的石子可并不是打你的，说得上什么暗算？哼，我现在就站出来了，你待怎样？ ”

白万雄与李思南见了此人，一个是大吃一惊，一个是大喜过望。原来这青衣汉子不是别人，正是江南大侠孟少刚。

李思南叫道：“ 孟大侠，这厮就是金国的国师阳天雷。 ” 孟少刚淡淡说

道：“ 我知道，不是冲着他，我还不会来呢！ ” 转过头来，“ 哼 ” 了一声，又盯着白万雄道：“ 白万雄，你在飞龙山上是怎样对我说的？ ” 白万雄曾经对他说过，说是从今之后，决意“ 息影 ” 家园，金盆洗手，决不敢再出江湖，为非作歹的。

白万雄吓得面色如土，颤声说道：“ 我并没有违背诺言，我回家之后，未曾离过家门一步。 ” 李思南冷笑道：“ 不错，你确是未曾离过家门一步。可是在你的家中却藏有一个汉贼，身为金国副元帅的余一中。 ”

孟少刚喝道：“ 白万雄，你不必花言巧语了，你把余一中乖乖的交出来，或许我还可以减轻你的责罚，否则你休想我放过了你！ ”

阳天雷大怒喝道：“ 白庄主，有我在此，怕什么？哼，原来你就是号称天下第一神剑的孟少刚吗，我倒要见识见识你的本领！ ” 要知阳天雷的天雷功也是号称天下无双的，故此，虽然有点震慑于神剑孟少刚的威名，却也还不肯低头服输。

孟少刚冷笑道：“ 我也正是要见识见识你这一位被白万雄捧为武功盖世的金国国师！ ”

阳天雷道：“ 咱们是一个对一个，可不许别人插手！ ” 孟少刚哈哈笑道：“ 这个还需你说！来吧！ ”

阳天雷道：“ 孟少刚，你还不亮剑，更待何时？ ” 话犹未了，呼的一掌，就向孟少刚打了过来。这一掌已是使出了第九重的天雷功。

本来以阳天雷的身份，他这样说了，就应该等待孟少刚拔剑出鞘之后方能动手的。如今他抢先动手，虽然也算不得是偷袭，但已经是失身份，而且示人以弱了。旁观者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分明有点害怕孟少刚的“ 神剑 ”，所以才要先发制人的。

孟少刚没有拔剑，其实也正是想试一试阳天雷的掌力。双掌相交，只听得“ 蓬 ” 的一声，阳天雷的身形晃了一晃，孟少刚却是接连退了两步。

孟少刚心里想道：“ 这厮的天雷功果然名不虚传，若不用剑，只怕我是未必胜得过他了。 ”

殊不知孟少刚固然是有点吃惊，但阳天雷则更是心头大骇。要知道武功之道，各有擅长，孟少刚乃是剑术著名，并非以掌力称雄的。但他硬接阳天雷的掌力，虽然好似略逊，却是面不改色，在他不擅长的这一方面尚且如此了得，则他所擅长的剑术，更是可想而知了！

李思南叫道：“ 孟大侠，对付好人，何必客气？ ” 杨婉则在骂道：“ 哼，什么金国国师。好不要脸！ ”

阳天雷面上一红，单掌划了一道圆弧，暗藏先手攻势，却不击下，说道：“ 孟少刚，我业已叫你亮剑的了，你敢看不起我？再不亮剑，我可不和你客气了。 ”

孟少刚哈哈一笑，说道：“ 一点不错，我的确是看不起你，看不起你是助纣为虐的好贼！不过我孟少刚三十年未逢敌手，却是难得遇上有你这样一身武功的人，好让我可以试一试我新近练成的剑术了。 ” 言下之意，对他的武功倒是看得起的。

阳天雷是一副厚面皮，给他骂作好贼，并不动怒，反而得意，哈哈笑道，“ 你既然识得我的厉害，还不赶快拔剑出招！ ”

孟少刚“ 呸 ” 了一声，说道：“ 你以为你的天雷功就可以横行天下吗？嘿，嘿，我还没有称赞你呢，你就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哼，你要见识我的

剑术，那就让你见识吧。”

孟少刚倒握剑柄，喝道：“看剑！”呼的一股劲风，便刺过来，阳天雷横掌击出，只听得嗡嗡之声不绝于耳。原来是孟少刚的剑尖给他的掌风震荡发出的声音，一个是“神剑”，一个是铁掌无敌，交手数招，谁也占不了对方的便宜。

李思南道：“婉妹，你去报仇，我来对付这个老贼。”

白万雄见阳天雷敌得住孟少刚，胆子登时又大起来，冷笑说道：“李思南，你以为我当真是怕你不成？”李思南“嚓”的便是一剑刺去，喝道：“管你怕不怕，今日我是决不放过你的了！”

掌风剑影之中，只听得“嗤”的一声，白万雄的衣袖给李思南的宝剑削去了一幅，但李思南却并不乘胜追击，反而倒纵出一丈开外。原来白万雄使的是十分狠辣的分筋错骨手法，分筋错骨手法利于近身缠斗，李思南恐防着他所算，是以一沾即退，引他来追。

可是李思南一退，白万雄也就立即停了脚步，仍然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原来自万雄那日败给李思南之后，回家仔细琢磨，觉得自己输得实在不值。论功力他是胜过李思南的，但吃亏在不懂得如何应付李思南那一套变化莫测的剑法。

白万雄毕竟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武学行家，琢磨了几天，终于给他想出了一种战术，这就是用自己之长，攻敌之短。他的功力胜于李思南，且擅长于大小擒拿手法和分筋错骨的功夫，只要近身搏斗，就决不会吃亏。

李思南见对方不为所动，只好继续采取攻势，白万雄双掌盘旋飞舞，守得十分严密。正是：

千里追凶探虎穴，且看剑掌决雌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宝剑明珠欣有托 金枝玉叶叹飘零

李思南亦是知己知彼。白万雄想诱他近身搏斗，他当然也不会上这个当的。两人一攻一守，备有擅长。李思南纵横刺击，始终保持八尺左右的距离，企图在进攻中找寻对方的破绽。但由于不敢太过迫近，急切之间，倒是攻不破对方的双掌交错的防御。

阳天雷和白万雄自顾不暇，剩下来可以保护余一中的人就只有一个白千胜。杨婉眼看大仇得报，满怀欢喜的向那间屋子杀去，喝道：“姓余的好贼，你跑不了啦！”

余一中吓得面青唇白，颤声说道：“白公子，你救我一救，我保举你做蒙古的大官。”白千胜道：“大人不必担心，我给你把这泼丫头拿来便是。”

杨婉的外貌像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白千胜心里想道：“这丫头纵有几分本事，谅也不是我的对手。”哪知杨婉长得清秀文弱，剑法却是十分凌厉。交手不过数招，白千胜已是感到难以应付。

此时阳天雷和孟少刚这一对也渐渐分出了高下。阳天雷已经把“天雷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只听得呼呼轰轰，沙飞石走，园子里的树木都给震得树枝动摇，树时簌簌而落！但孟少刚却稳如盘石似的，兀立在惊涛骇浪之中，丝毫不为所动。

激战中孟少刚猛地喝道：“原来你的天雷功亦不过如此，领教了！”剑法一变，登时反守为攻，飒飒连声，浑身上下，竟似闪起了千百道冷电精芒，迫得阳天雷眼花缭乱，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

高下渐分，但孟少刚要想取胜，也还不易。

阳天雷毕竟也算是个顶儿尖儿的高手，以功力而论，并不在孟少刚之下。他退了几步，接连拍了几掌、居然还有守有攻。

阳天雷心里想道：“久战下去，只怕我是定要吃亏的了。”百忙中抽眼向白万雄那边望去，只见白万雄也是像他一样，只有招架之功，阳天雷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他是希望白万雄可以胜得李思南，那时只要白万雄与他联手，他就有把握可以打败孟少刚了。

希望断绝，阳天雷战意消沉，孟少刚却是运剑如风，如鹰翔隼刺，越战越显精神！心里想道：“看来是用不到百招开外了。”

阳天雷和白万雄尚有招架之功，白千胜的形势可还要比他们危险得多。杨婉急于报仇，每一剑都是进手的招数。峨嵋派的剑法本来是以奇诡见长，白千胜并非以剑术见长，焉能抵挡得住？杨婉左一剑右一剑，剑光交叉穿插，剑剑指向白千胜的要害。白千胜不由得冷汗直淌，到了最后，竟是挡一招退一步，不知不觉已给杨婉迫上台阶。眼看就要退无可退，只有躲进那间房子了。

房子里的余一中吓得冷汗直流，想冲出去，却又不敢。本来他是在这间房子里审问粘、速二人，此时当然是停止审问了。

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这是杨婉和白千胜斗剑的声音。白千胜每挡一招就退一步，余一中每听得叮　一声就禁不住心头抽搐一下。心跳的声音好像擂鼓一般，似乎比外面斗剑的声音更密！他用颤抖的手关上了房门，虽然他自己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动作。因为杨婉手中拿的乃是明慧公主所赠的宝剑，这柄宝剑有断玉削铁之能，两扇房门如何能够拦得住她！但只盼能把这令人心悸的斗剑声关在外边，关不住，声音小些也是好的。

可是杨婉把他最后的一丝幻想也打破了，双剑交击的叮叮　　之声不但继续在“冲击”着他，而且越来越是清楚、响亮！一片连珠密震响得他的耳鼓都隐隐作疼！杨婉已经把白千胜迫上台阶，迫他退到房门口了。

粘不罕哈哈笑道：“余大人，你也知道害怕了么？”

余一中火红了眼，拔出了佩刀喝道：“你们可别得意，我现在还可以杀了你们！”

速不台喝道：“你敢！”粘不罕却冷笑道：“好，你要杀我么？好，很好！那就斫来呀，朝着我斫来呀！哈，哈，你没有胆量，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吗？”

粘、速二人是给阳天雷用重手法点了膝盖的麻穴，下半身瘫痪，站不起来，但还可以说话，手也还会动，不过气力却是使不出来了。

余一中武功平庸，见他双手会动，心里不能不害怕几分。要知粘、速二人都是蒙古一等一的摔角高手，只怕一刀斫不着他们，就会给他们反夺了去。那时虽然站不起来，有刀在手，亦是可以取自己的性命。

余一中拔刀在手，不敢斫下，更加慌了！他害怕粘、速二人那两双恶狠狠瞪着的眼睛，不由得一步步的后退，退到了屋角，躲在屋角里哆哆嗦嗦！

杨婉把白千胜迫到了房门口，冷笑说道：“你要给余一中卖命，那就成全你吧！”房门已经关上，白千胜退无可退，而且即使能够退入房中又怎么样，余一中是帮不了他的，结果还不是给杨婉瓮中捉鳖，手到拿来！

白千胜叫道：“女侠，饶——”一个“命”字尚未出，杨婉已是唰的一剑刺着他的手腕，白千胜长剑坠地，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伏地一滚，从台阶上直滚下去。

杨婉报仇要紧，无心取他性命，当下便举起宝剑，劈那两扇房门！

那两扇房门虽然是坚厚的木头做的,却怎禁得起宝剑的劈刺？只听得‘咔嚓”一声，裂开了一道缝，“咔嚓”一声，又裂开了一道缝！躲在屋角颤抖的余一中，已经看得见从门缝中插进来的那一把明晃晃的宝剑了！

余一中蓦地想起十多年前把李思南的父亲李希浩活埋的情景。那时李希浩虽然病得很重，但还没有断气，他把泥土铲起来，一铲一铲的泥土盖在李希浩的身上。淹没了他的手，淹没了他的脚，最后淹没了他的头。他现在闭起眼睛，还好像看得见李希浩被活埋的惨状。

当然那个时候他是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悲惨的，恰恰相反，那时候他的心中是充满快意的，“沙”的一铲，“沙”的又是一铲，让李希浩慢慢抵受死神的磨折，他却在一旁欣赏，这是多么痛快啊！

但现在他体会得到李希浩当时的感觉了！“咔嚓”一声，门上裂开了一道缝！“咔嚓”一声，又裂开了一道缝！杨婉宝剑劈刺房门的声响，不正是和他当时铲土活埋李希浩的音响相似么？他的眼睛没瞎，但已感到眼前是一片黑暗了。

“李希浩后来还得以侥幸逃生，我恐怕是没有这个幸运了。唉，活报应！活报应！”

余一中正在死神的阴影之下颤抖，忽听得一个好似熟悉的声音叫道：“白庄主，白庄主！余大人还在这里吗？”随即听得李思南的声音叫道：“咦，这不正是明慧公主？屠龙，你好大胆，快把公主放下！”

房门已经开了一个窟窿，眼看杨婉就可以破门而入，但宝剑劈刺的声音却突然停止了。

原来正是屠龙把明慧公主押到了白家庄。

白家的仆人不是一般寻常的仆役，他们都是知道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威名的，孟少刚一动手，他们就知道主人定然难逃公道，早已逃跑一空。因此屠龙是未经通报、径自进来的。

屠龙本来就觉得奇怪的了，一路进来，一路叫喊“白庄主”，进了后园，蓦然发现孟少刚和李思南正在与阳天雷、白万雄交手，他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

李思南这一惊也是非同小可，他是早已担心明慧公主遭受屠龙的暗算，现在果然是给他不幸而料中！

李思南那么一喊之后，屠龙倒是减少了几分害怕了，心里想道。“对呀，我有这个最好的人质，为何不加利用？”

老奸巨猾的余一中心思转得更快，他吃了一惊之后，登时想到了主意，从窗口伸出头来，叫道：“李思南，咱们来谈一桩交易，怎么样？”

明慧公主叫道：“李公子，别听他的花言巧语！”

余一中笑道：“公主，你莫猜疑，我这次可是为了你的好呢！我知道你不愿意嫁给镇国王子，是不是？说句公道话，他那副尊容，也的确是配不起你！”

李思南喝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耍贫嘴！”

余一中道：“李公子，公主对你有情有义，我看你也舍不得她回和林的吧？”

李思南道：“你有正经话没有？你再胡说八道，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杨婉摇了摇手，说道：“南哥，咱们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好，余一中，你划出道儿来吧，我们是想把公主留下！”

余一中道：“好，那么这桩交易就可以做成功了。公主留给你们，但你们也得让我回和林去！还有，阳国师和白庄主，你们也不许将他们为难！”

孟少刚冷冷说道：“屠龙，阳天雷是你的杀父仇人，你就甘让余一中摆布，反而帮忙你的杀父仇人么？”

余一中叫道：“屠公子，你保我平安回转和林，我也保你终生富贵不尽！”

李思南朗声说道：“屠龙，一误不能再误！只要你把公主留下，从今之后，悔改前非，重回正路，我也担保侠义道会把你当作自己人看待。”

余一中冷笑道：“屠龙，你是聪明人，你可要仔细想想。公主如今是在你的手中，他们当然是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李思南大怒道：“你这反复小人，无耻奸贼，你当别人也是像你一样么？闭上你的乌鸦嘴！”

余一中道：“好，我不说，让屠龙自己说！”

屠龙听了两方的话，心中善恶交战，但毕竟还是余一中的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他暗自思量：“李思南恨我侮辱他的未婚妻子，在琅玡山之时，就曾想杀我了。他难道当真肯饶我么？他肯饶我，杨婉又肯饶我么？我做出了这件事情，又有什么面子再回琅玡山？何况回到山寨，也还不是寄人篱下？”

孟少刚喝道：“屠龙，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怎么说？”

屠龙心意已决，说道：“与蒙古和好，这是朝廷的意旨，小侄谨遵朝廷意旨，愿听余大人的吩咐！”

孟少刚喝道：“杀父之仇你就不报了吗？你还是人吗？”

屠龙老羞成怒，说道：“这是两件事情，不必扯在一起。小侄如今只知

识时务者为俊杰，至于报仇不报仇，那是小侄以后的事情，老伯大可不必多管！”

孟少刚气得七窍生烟，骂道：“屠百城一世英名，想不到竟养了你这样一个不肖之子！看在你爹爹份上，今日我不杀你，但多行不义必自毙，终有一日你会遭到报应的。你回去仔细想我这句话吧。”

余一中道：“闲话少说，如今已是三面言明。这桩交易，你们是做也不做？”

明慧公主叫道：“李公子，你不必顾我，只管杀这奸贼！”

李思南心乱如麻，踌躇未决。他的父亲受尽余一中的折磨，死在异国，这杀父之仇，岂能不报？但他也知道明慧公主若给送回和林，以她的性格，倘若兄长迫她嫁给镇国王子，她非自尽不可，而镇国王子手握兵权，窝阔台和拖雷又是势必要迫她下嫁。李思南暗自思量：“我受过明慧公主的大恩，此恩又岂能不报？”

杨婉也是一样心思，低声说道，“南哥，我不敢劝你应承余一中的条件，我的哥哥也是死在这好贼的手上的。不过我曾受过明慧公主救命之恩，她回去即使不死，这一生也是毫无乐趣的了，只怕不死比死还要难受！我又怎忍见她如此，这怎么好呢？”

李思南咬了咬牙，心里想道：“我今日放了余一中，以后还可以报仇。明慧公主给送回去，以后可是没有机会再出牢笼了。”思念及此，心意立决，大声说道，“好，今日我和你做这桩交易。他日你碰在我的手上，我可就不能饶你了！”

余一中哈哈笑道：“咱们只说现在的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老实说，他日你若是碰在我的手上，我也是同样的不能饶你的。”

李思南喝道：“屠龙，快把公主放下！”

屠龙道：“你让余大人先过来！”

李思南怒道：“岂有此理，我李某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岂像你们这样的奸诈小人？”

屠龙冷冷说道：“你不相信我，又叫我如何相信你？”

余一中道：“你们别吵，我有一个办法，双方到院外换人。如今我暂时留在你们这边做人质，待到屠公子放公主的时候，你们同时放我，这样你们该可以放心了吧！”

李思南道：“好，就这么办！”

阳天雷道：“白庄主，咱们一同走吧，请你备马。”

孟少刚哼了一声，说道：“今日便宜了你们这两个老贼了。”

白万雄笑道：“我这白家庄平白送给你们，说起来这桩交易还是你们占了便宜呢。”当下叫儿子到马厩挑选四匹好马，余一中这才放下了心，从房间走出来。”

李思南扣着他的手腕，喝道：“不许乱动！”余一中笑道：“反正你是要放我的，我又何必忙在一时？”李思南恨得牙痒痒的，却是无奈他何。

当下双方走出庄外，停在路上。一边是白万雄父子和阳天雷、屠龙四人执着公主作为人质，一边是孟少刚、李思南、杨婉三人执着余一中作为人质，两阵对圆，屠龙叫道：“双方各自退后百步！”

李思南道：“干什么？”

屠龙说道：“我怕你们暗算，你们也未必不怕我们暗算。双方各退百步

之后，我数到一个‘三’字，大家同时放人。”

要知腕力再强，暗器也难打到百步开外，屠龙心想明慧公主是个女子，纵然精于骑射，跑起路来，未必快得过余一中。开始放人之时，在百步距离之内，倘有一方暗算，对方也会发暗器的，彼此有所顾忌，当然是不敢的了。待到交换的人质跑过中间的界线，那时已是在百步之外了。

李思南冷笑道：“你这小子真是满腹机心，也罢，依你就是！”

当下双方退后百步。屠龙解开了明慧公主的束缚，李思南也把余一中放松。屠龙笑嘻嘻他说道：“可惜我没福气伺候公主，便宜了李思南这小子了。”跟着缓缓数道：“一、二、三！”

数到一个“三”字，双方同时把人质推出，明慧公主向李思南这边跑去，余一中更是使尽吃奶的气力，拼命飞奔！

双方都在急速的跑，可是却又都在转着心思。

余一中心里想道：“这次出来，我只不过替大汗收买了一个白万雄，却反了粘不罕和速不台，大汗一定怪我办事不力。倘若给他知道我也曾落在敌人手中，是用明慧公主把我换回来的，那时只怕我更是要吃不了兜着走。要想免罪，除非我能够把公主捉了回去。”

想是这样想，可是他一来怕未必打得过明慧公主，二来万一时间稍为拖长，孟少刚、李思南一出，那时可就弄巧反绌了。不过，如果能够迅速擒住公主的话，屠龙那边有现成的马匹，立即上马飞逃，就大有机会可以跑得掉了。

明慧公主也在想道：“李思南费尽心力，方能找到这个报仇的机会，为了我的缘故，放了仇人，他纵然毫无怨言，我却焉得心安？”

双方各抱心思，越跑距离越近，大家的速度都差不多，刚好在中间界线碰头。

余一中在蒙古的时候，每逢见到明慧公主，总是少不免行参拜之礼的，此时虽说各在一边，但习惯已成自然，碰头之际，他见明慧公主的两道锐利的目光盯着他，不知不觉的就拱手请了个安，说道：“公主，你好！”

明慧公主心念一动，低声说了几句蒙古话。两方面的人都在百步开外，明慧公主压低了声音说的这几句话，除了余一中之外，谁都没有听见。但余一中听了，却真是如奉纶音，欢喜非常。

她说的这几句话：“余大人，请你把我拿回去。其实我已经是后悔这次出走，想回和林的了。不过，我不愿意受屠龙这小子挟持。这功劳就送给你吧！”

俗语说利令智昏，余一中本来就想把明慧公主擒回去的，只因顾忌她的武功，方始踌躇未决。此时听得她自愿回去，甘心束手就擒，把这功劳送与他，余一中自是喜出望外，无暇细想了。

机会稍纵即逝，明慧公主此时即将与他擦肩而过，余一中无暇细想，立即一抓向她抓下。

其实像他这样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倘若是有充分的时间让他仔细想想，他是不应该上明慧公主这个当的。

原来明慧公主是要引他先出手，才好将他拿下，帮忙李思南挽回败局的。要知武林中人最重诺言，李思南已经答应了让余一中回去，故此必须引他先行出手，破坏交换的协定，然后将他拿下，这样，理亏的才不是李思南这边，而是余一中咎由自取了。

余一中不知是计，一抓抓下，明慧公主早有准备，立即双臂一分，反扣余一中的手腕，咕咚一声，将余一中摔了一个筋斗！

余一中大惊叫道：“公主你，你不是说——”明慧公主岂能容他辩论，一足便踏下去，踏着他的胸口，喝道：“你这贼子敢欺侮我！”摔角是蒙古人擅长的武技，明慧公主虽然不是个中高手，也曾练过。她出其不意的用来对付余一中，余一中焉能抵御？

可惜明慧公主也粗心一点，她制服余一中太过容易，却忘记了余一中也是懂得武功，并非没有反击之力的：“在这紧要关头，她还好整以暇的指责余一中的罪状，就给了余一中一个反击的机会了。

余一中胸口一挺，忍着疼痛、反拿明慧公主的足踝，明慧公主一脚踢去，余一中着了一脚，但已经是跳起来了。

明慧公主的摔角技术不过相当于第三流的蒙古武士，余一中有了准备，明慧公主就不那么容易制服他了。明慧公主一个“圈手”压他双臂，余一中以穿掌插入，反劈明慧公主的时弯关节。

余一中突然和明慧公主动手，大出双方意料之外。阳天雷和屠龙刚刚拨转马头，想来抢人，这一边孟少刚和李思南已是一同跃出。

孟少刚人未到，暗器先发。他的“暗器”不过是随手从地上拾起的一颗石子，但经他用“弹指神通”的功夫打出，却不亚于一支弯箭，阳天雷连忙使出“天雷功”，呼的一掌拍去，那枚石子转了一个方向，“卜”的一声，正中屠龙的坐骑，那匹骏马登时倒下。

孟少刚喝道：“好呀，阳天雷，你是不是要和我重决雌雄，分个胜负！”

阳天雷见孟少刚已经跃出，哪里还敢恋战，忙再拨转马头，一溜烟地跑了。屠龙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幸而他们早就准备了一匹坐骑，跟着阳天雷逃走。

李思南喝道：“余一中，这是你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唰地拔剑出鞘，便要来取他性命。

余一中还想捉住明慧公主作为人质，可是他见了李思南明晃晃的剑尖，心胆已寒。明慧公主反手一推，扳着他的身子，香肩一耸，使出摔角中的“肩车式”，把余一中摔出一丈开外。

他们是在一条倚山建筑的小路上交手的，余一中摔倒之处正是斜坡，一摔倒骨碌碌的就滚下去了。

恰好前两天下过几场雨，山泥松散，余一中从斜坡上滚下去，立即引起山泥的倒塌！泥土像洪水般倒泻下来，把余一中推倒，转瞬间就淹没了他的全身。

可是余一中又不能即时断气，他还在挣扎，越挣扎越是难受，好不容易伸出头来，眼耳口鼻全都塞满了泥沙，挣扎了几下，又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溺似的，沉下去了。

余一中的眼睛已经睁不开来，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挥动双手，叫道：“李思南，我求求你赶快杀了我吧！”刚才杨婉劈门的时候他还只是“感觉”到被活埋的恐惧，如今则是真正尝到了被活埋的滋味了。

李思南叹道：“自作孽，不可活。好，我就成全你吧！”割下余一中的首级，向天禀告：“爹爹，孩儿今日替你报了仇！”

杨婉把明慧公主扶住，只见明慧公主吹弹得破的脸上给余一中抓伤了几处。杨婉替她敷上了金创药，紧紧抱着她道：“公主，你为我受苦了。”

明慧公主却是露出笑容说道：“ 婉姐，我不是答应过你要帮忙你报仇的吗？我的爹爹不肯杀他，如今总算是完成我的心愿了。 ”

李思南得报大仇，自是免不了也要来向明慧公主道谢，但因怕杨婉见疑，表现出来的态度，反而不如杨婉和她那样的亲热了。

明慧公主看见他们双双来到自己跟前道谢，心中却是一片茫然，十分伤感，暗自想道：“ 我帮忙他们杀了余一中，总算是了却一件心愿。但如今我已是有家难归有国难投之人了，今后我将何去何从？难道就跟他们过一辈子吗？杨婉纵然不讨厌我，我自己也要避嫌啊！何况他们小夫妻恩恩爱爱，我一个外人，插在他们中间，也实在没有意思。 ”

不过明慧公主虽然是这样想，但一来因为无处可以安身，二来阿盖和卡洛丝也还在琅玡山上，她当然只好和李思南、杨婉等人一同回去了。

这日回到琅玡山，上山之时，明慧公主看见丛林中隐隐现出一座庙宇，心中一动，问杨婉道：“ 这是什么寺观？住的是尼姑还是和尚？ ”

杨婉笑道：“ 不是你说，我都没有留意呢，但你问这个干吗？ ”

孟少刚道：“ 你不同我，我倒知道。本来是和尚庙的，现在却变成尼姑庵了。里面住的这位老尼姑，还是一个大有来历的人呢。 ”

杨婉好奇心起，说道：“ 哦，这老尼姑是什么人，何以她占了和尚庙？ ”

孟少刚道：“ 这一座药王庙，本来是一位老和尚主持的，后来这老和尚死了，他没有传下徒弟，屠百城又在这里开辟了山寨，外间的和尚也不敢来这里做佛事，于是这座庙就变成了无人主持的荒庙。大约过了十年，方才来了一个尼姑，这尼姑法名了缘，年轻时本来是江湖上一个颇有名气的侠女，后来不知什么缘故，看破红尘，做了尼姑。她是屠夫人的好朋友，她来之后，屠夫人请她留下来，于是这座本来是和尚主持的药王庙就变成了尼姑庵了。 ”

别人当作是听故事，听过也就算了。只有明慧公主记在心上。

回到山寨，阿盖夫妻得见明慧公主，喜出望外。孟明霞和屠凤看见杨婉和李思南一同回来，也是有说不出的欢喜。这一番热闹也就不必细表了。但明慧公主却似藏有心事，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只有她未露笑脸。

第二天明慧公主忽然削了头发，来见屠夫人，请屠夫人代求了缘师太收她为弟子。

屠夫人大为惊诧，杨婉、屠凤等人更是大感意外，众人劝了又劝，但明慧公主执意要做尼姑，屠夫人也只好成全她的心愿了。卡洛丝与她情如姐妹，虽然没有跟她削发，也搬到药王庙去陪她。至于阿盖则仍留在山寨，等待回国的机会。

孟少刚回来之后，少不了要和众人谈起他在白家庄碰上阳天雷的事情。褚云峰、谷涵虚二人是负有清理师门的责任的，听得特别用心。

孟少刚讲了他和阳天雷交手经过之后，对褚云峰道：“ 云峰，你不是要和你的谷师兄一同去见令师的吗？ ”

褚云峰道：“ 正是想请示盟主，我们可不可以暂时离开山寨？ ”

李思南道：“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确实的消息，蒙古的新大汗忙于整顿内部。今年之内是不会来侵犯中原的了。你们但去无妨。 ”

褚云峰道：“ 既然如此，我们准备明天就动身了。 ”

孟少刚笑道：“ 你们多留一天好吗？ ”

谷涵虚心念一动，说道：“ 孟大侠可是看出了阳天雷武功的破绽？请你老人家不吝指教。 ”

孟少刚道：“ 指教不敢，说老实话，阳天雷的‘ 天雷功 ’的确是厉害得很，我也没有办法破他。不过听说‘ 天雷功 ’中有一招叫做‘ 雷电交轰 ’，两人合使，威力极大，你们会么？ ”

褚云峰道：“ 我和谷师兄会面之后，曾经试过这一招，击败了白万雄，但却不知能否抵敌阳天雷？ ”

孟少刚道：“ 你们试给我看看，不必顾忌，尽管向我打来。 ”

褚、谷二人同时发掌，果然是隐隐带有风雷之声，旁观的李思南等人都觉得有点文足不稳。

但孟少刚只是晃了一晃，褚云峰与谷涵虚却各自退了三步。

李思南是曾经见过孟少刚和阳天雷交手的，不禁暗暗为他们担心。因为阳天雷与孟少刚交手之初，数十招之内，仍是势均力敌的。

孟少刚哈哈笑道：“ 好！我无法破得他的天雷功，你们却是有办法可以破的。 ”

褚云峰半信半疑，说道：“ 这一招雷电交轰虽说是两人合使，威力会大得多，但阳天雷挟数十年的功力，恐怕还是要胜过我们两人吧？ ”

孟少刚道：“ 不错，论功力你们当然是比不上他，但只要善于使用内力，还是有克制他的办法。阳天雷的掌力虽猛，却有一个破绽，刚柔不能兼济，不免难以为继。假如碰上一个懂得他这一门内功心法的人，纵然功力稍差，只要守得住，数十招之后，便有击败他的希望了。 ”

谷涵虚道：“ 就只怕我们的功力和他相差大远。 ”正是：

强弱悬殊何足畏，拼将热血报师门。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密室定谋奸计露 华堂闯席杀机萌

孟少刚道：“ 雷电交轰这一招的秘奥，我如今虽不敢说是已经渗透，也己懂得一些了。两人合使，省力得多。假如你们再懂得刚柔兼济的运功方法，那就更可以持久了。

“ 因为这一招是你们的师祖特地创出来给二人合使的，因此你们二人联手用这一招来应付阳天雷以其他招数发出的天雷功，威力也就不至于相差太远。

“ 我要你们多留一天，就是想要你们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运功的方法。 ”

褚、谷二人大喜过望，当下就跟孟少刚学这一门刚柔兼济的运功方法。这门方法虽然奥妙，口诀却甚简单，他们二人有上乘的内功基础，果然在第二天就学会了。

因为他们是要回去拜见本门尊长，商量如何清理门户的，因此自是不便携带孟明霞和严浣同行。

严浣数载相思，好不容易才见着了谷涵虚，相处不到一月，又要分手，难免有依依惜别之情。但好在这只是小别，后会有期，纵有惜别之情，也不至于像从前那样难过。

师兄弟联袂同行，一个来自江南，一个久居北地，两人交谈南北两地的武林情况，一路上倒是不感寂寞。

这一日到了符离集，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市镇。但他们踏进了这个市集之后，却发现有许多佩戴着武器的粗豪汉子在买东西，这些人一看就知是江湖人物。

本来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已经碰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物了，但却没有像符离集之多得令人注目。他们二人都是江湖上的大行家，可以猜想得到，这许多江湖人物突然在一个小市镇出现，一定是有很不寻常的原因。

其时天色已晚，谷涵虚说道：“ 咱们与这些人井水不犯河水，用不着避开他们。 ” 于是两人便去找客店投宿。在找客店的时候，褚云峰暗自留心，只见那些人从店子里出来，手上都捧着一个拜匣。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间客店，客店里也有几个这样的住客。他们看见褚、谷二人没有携带拜匣，都好像有点诧异的神气。但也没有向他们动问。

晚饭之后，褚云峰走出大堂，有两个人正在找掌柜的给他们写拜帖。

一个说道：“ 石大哥，你预备了什么贺礼？ ”

那人笑道：“ 小意思，不过是夜明珠两颗。你呢？ ”

前面那人说道：“ 我的是一头玉狮子，没有你的礼物宝贵，不过张罗这件礼物却也花了我一点心思。 ”

另一个人说道：“ 史老英雄决不会在乎咱们的礼物的，只要咱们礼数到了，他老人家就会欢喜。 ”

他的朋友说道：“ 你这话说得当然不错，不过咱们也该略表一点敬意。 ” 接着又道，“ 可惜我认不得字，掌柜的，你给我写得恭敬一些。 ”

掌柜的笑道：“ 小人理会得。我们这个小地方有史老英雄这样一位人物，我们也都是引以为荣呢！ ”

褚云峰听得 “ 史老英雄 ” 四个字，心中一动，待那两个人拿了写好的拜帖回房之后，便走上前和那掌柜说道：“ 这位史老英雄的大名可是 ‘ 用威 ’

二字？”

掌柜的望了他一眼，好像有点诧异，说道：“不错，客官你是不是给他老人家贺寿来的？”心想：“这人也真糊涂，连寿星的名字都要向人打听。”

褚云峰道：“哦，原来史老英雄做大寿呀，我们倒是恰巧碰上了。实不相瞒，史老英雄的大名我们是久仰的了，却一直无缘识荆，刚才你们说起史老英雄，我猜想准是他老人家，是以一问。”

掌柜的道：“原来如此。史老英雄人称赛孟尝，每年慕名去见他老人家的不知多少。明天是他六十岁寿辰，你们碰上了正是一个好机会呢！”他见褚云峰说话之中颇有想去拜见史用威之意，故此出言指点。

褚云峰道：“有这机会让我们可以拜见他老人家，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可惜我们没有准备拜帖。”

掌柜的道：“我这里有现成的。”褚云峰喜道：“那就请你给我们写两份吧。这锭银子聊作代笔之资，请你收下。”

这个掌柜是非常尊敬史用威的，别人若是和他一样尊敬他心目中的英雄，他就好像面上贴了金似的，觉得十分光彩。是以他才会怂恿褚云峰前去拜寿。如今褚云峰不但如他所料，还给他一锭银子作笔酬，他当然是应承不迭了。

褚云峰报了他和谷涵虚的名字之后，说道：“待会儿我到你这儿拿拜帖。”交代清楚，便即回房。

谷涵虚道：“褚兄，你打听到了些什么？”

褚云峰笑道：“这里有位武林前辈明天做六十大寿，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拜帖，明天咱们一同去。”

谷涵虚道：“是什么的奢拦人物？咱们有大事在身，何必凑这热闹？我看雇人把拜帖送去也行了吧？”

褚云峰笑道：“这也是一件紧要的事呢。本来我可以不作这应酬的，但既然遇上了，倒是想顺便料理料理这件事了。”

谷涵虚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褚云峰道：“这位史老英雄的身份表面上是个颇有家业的武师，时常替人排难解纷，和官府也有来往，但暗地里却是和抗金的义士密通消息，也帮过义军的忙。

“史用威行事极为谨慎，但日子久了，也难免泄露一点风声。不过因为他在地方上甚有威望，金虏在未曾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却是不敢鲁莽。

“你知道我是曾奉了师父之命，假装顺从师伯，在他手下做过几年事的。阳天雷对我并不十分信任，不过，一些他认为不是太重要的机密，有时也会让我知道。

“有一天，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来历的人来见阳天雷，他们说话之际，恰巧我有事要向阳天雷‘请示’，闯了进去，听到了他们后半段的谈话。

“他们谈的正是关于史用威的事情。

“那个陌生人提议派一个人到史家卧底，阳天雷说史用威一生谨慎，岂能容得奸细混入他的家中。而且派去的这个人倘若不能和他接近，只是做些仆役之类的事情的话，亦是派不上用场，无济于事。

“那人说他有办法使得史用威收这个人做徒弟，而且担保史用威会信任这个人。

“阳天雷大赞妙计，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听得他说道：‘真有这样一个

人可以到史家卧底，那么就算找到了史用威叛逆朝廷的证据，也不必急于抓他了！咱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可惜我只是听得他们的一小段说话，却不知那个人的名字。我向阳天雷‘请示’之后，不敢久留，也不知那个陌生人后来有没有说，以及如何安排。甚至史用威家住何处，我亦不知。”

谷涵虚道：“这条计策果然是狠辣无比，真的给他们成功的话，不但史用威要给害得身败名裂，只怕许多抗金义士也要给金虏一网打尽了。但你后来出了金京，就应去通知史用威，至少也该打听打听史用威有没有新收的徒弟了。”

褚云峰道：“我逃出大都不过数月，这几个月来有许多更紧要的事情待办，是以一直未得机会去通知史用威，至于他有没有新收徒弟之事，我倒是打听过的。谁知他去年一年之内就收了六个徒弟，那个奸细是谁，还是无法判断。”

褚云峰接着说道：“我之所以没有立即去通知他，是因为我想这个奸细既然是要长期埋伏史家，那么我迟一些时候再去查究，料他也是还在史家的。史用威与义军暗中往来，但毕竟也还不是义军中的重要人物，是以稍缓亦是无妨。但现在既然来到此地，又恰巧碰上了史用威的寿辰，这件事就应该顺便料理了。”

谷涵虚道：“奸细早一日清除早一日安心，既然有这样一桩事情，咱们就是在此地多耽搁几天，亦是值得。”

史家在符离集之西约五十里，第二天一早褚、谷二人带了拜帖，前去拜寿。昨晚叫掌柜写拜帖的那两个人和他们同行。互通姓名，高的那个叫做章维，矮的那个叫做钱宝。

章维笑道：“昨晚我见你们没备有拜帖，很觉奇怪，原来你们也是像我一样，不识字的。”原来褚云峰求掌柜代写拜帖之事，随后他就知道了，是以颇有“引为知己”之感。

褚云峰心中暗笑，说道：“你老哥昨晚说得好，史老英雄只要咱们礼数到了，就会喜欢。拜帖是不是自己写的，有何关系。”

双方说话投机，褚云峰便问他道：“听说史老英雄徒弟很多，却不知共有几位？”

章维说道：“据我所知，好像一共有十二个弟子。大弟子张逖，今年都差不多有五十岁了。最小的一个弟子，听说才二十岁。”

钱宝笑道：“章大哥，你的消息不够灵通，一共是十八个徒弟啦。去年一年之内，史老英雄就收了六个徒弟。”

谷涵虚道：“史老英雄为何这样喜欢收徒弟？不怕良莠不齐？”

钱宝说道：“史老英雄交游广阔，他老人家有个毛病，却不过好朋友的情面，收了一个世侄做徒弟，第二个就跟着来。他不想给人家说他厚此薄彼，也就只好来者不拒了。”

章维说道：“够得上做史老英雄的好朋友的自是名门正派的人物，他们的子弟当然也要比普通人家的子弟更有根基，容易调教。谷兄倒是不用替史老英雄担心徒弟的品流复杂，良莠不齐。”

褚云峰道：“去年收的六个徒弟，钱兄可知道是什么人么？”

钱宝说道：“我只知其中三个人父兄的来历。”说了那三个人的名字，都是江湖上人所共知的侠义道，褚云峰也曾见过的，当然不是他在阳天雷家

里所见的那个陌生人了。

钱宝又道，“另外三人则听说是带艺投师的。”褚云峰暗自思忖：“这奸细想必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

他们脚程迅速，谈谈说说，不知不觉已是到了史家庄。史用成果然不愧有“赛孟尝”之称，褚、谷二人递上拜帖，史家知客丝毫不加盘问就请他们进去了。

史家宾客如云，大厅中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褚云峰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近史用威。围绕着史用威的不是至亲就是好友，否则就是武林中大有来头的人物，等闲之辈，哪能挤到他的身边？

幸而史用威有十八个徒弟，十八名弟子代表师父分头招呼宾客，倒也勉强可以应付，不致冷落了客人。

钱宝、章维二人甚为活跃，在人丛中穿来插去，逢人点头，攀交情，结朋友。不过他们也自知够不上身份去和史用威寒暄，只能和他的弟子攀交。褚云峰跟着他，默不作声，暗中留意史用威的弟子。

钱宝有意向新朋友夸耀自己识得人多，对褚云峰说道：“刚才我和你说过，史门十八弟子，我只有三人不识，这三人乃是带艺投师的，现在我已知道他们是谁了，你要不要跟我去和他们结识？”

褚云峰正是怀疑奸细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钱宝愿意给他介绍，他自是求之不得。当下便和钱宝一同过去。不料钱宝还未介绍，忽有一人一把将他拉着，说道：“褚兄，你怎的也会来到这儿给家师贺寿？”这人正是那三个徒弟中的一个。

钱宝甚觉尴尬，说道：“原来你们早已相识的。”褚云峰忙向那人打了一个眼色，说道：“刘兄，我已经不在大都干镖局生意了，正想找你帮帮忙呢。”那人登时会意，便与褚云峰走进园子里叙话。

原来这个人名叫刘大力，是一支义军的头目。褚云峰在阳天雷手下之时，表面替金廷办事，暗地里却常把消息送给义军。但因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事情，褚云峰必须十分秘密的进行。是以即使义军中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的亦是寥寥无几。这个刘大为就是有限的几个人中之一，曾经和他有过联络的。

褚云峰把有奸细混作他的同门之事情告诉了他，刘大为大吃一惊，说道，“当真有这样的事，这就奇了！去年和我一同拜师的五位师兄，我都是知道他们的来历的，似乎无一可疑。”

褚云峰细问其详，原来另外两个带艺投师的人也是义军中的头目，而且都是和他一样，秦命投入史门的。至于另外部三个人则确是如钱宝所说，他们的父兄都是侠义道中的人物。

褚云峰道：“但这事是我亲耳听到的，决不会假。”刘大为道：“或许那个人后来知难而退，没有拜师。”褚云峰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刘大为道：“你说得不错，有备无患，总是好些。今晚请你在这里留宿，我给你找个机会和家师见面。”

褚去峰正在思疑不定，忽见人丛里有个人似曾相识。

这人是在哪里见过的呢？褚云峰瞿然一省，蓦地想了起来。原来就是那个他在阳天雷的密室之中见过的陌生人！

可是当他记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已在人丛之中消失了。

刘大为看见褚云峰一副定了眼神的样子，不觉诧道：“褚兄，你在找谁？”

褚云峰道：“刘兄，我想立刻拜见令师，希望没有外人在旁，你能够替

我办到吗？”

刘大为道：“为何如此着急？”

褚云峰道：“我刚刚发现了那个人！”刘大为一时尚未领悟，问道：“那个人是谁？”褚云峰道：“我若知道他是谁，这就好办了！”刘大为恍然大悟，说道：“哦，敢情就是你刚才说的和阳天雷密室定谋的那个人？”褚云峰道：“正是。我怕过了今天，他会跑了。”

刘大为颇感为难，说道：“我是个新入门的弟子，家师正在和亲友叙话，我若跑去请他进入内堂，他一定要向我问个明白。在大庭广众之中，这个秘密怎能说出来呢？一说出来，那人只怕就溜了。”

褚云峰道：“可是这是唯一可以查究奸细的线索，不容轻易放过！”

刘大为道：“当然不能放过他！待我想想。嗯，有了，有了！”褚云峰道：“什么有了？”刘大为道：“我倒有了一个主意，你看可不可行。你和我去找那个人，小心一些，不要让他发现，你指给我看，看我认不认识，倘若没有机会禀告家师，咱们就先把他拿下再说。”褚云峰心想：“这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也只好如此了。”当下点头表示赞同，两人便即回到寿堂寻找。

刘大为和褚云峰走进寿堂的时候，正好碰见他的大师兄张巡匆匆忙忙地走进来。但虽然走得匆忙，却是满脸喜气洋洋的神色！

张巡走到师父跟前，呈上一张拜帖，史用威登时眉开眼笑地站了起来，在他周围的朋友，也像煮沸了一锅水似的，人人耸然动容，哗啦哗啦地争着说话。众宾客一时间也弄不清楚他们在闹些什么。

张巡朗声说道：“各位师弟快来，随师父迎接贵客！”此言一出，满堂宾客都是惊诧无比，人人心中都是想道：“是什么样的奢拦人物，值得史老英雄如此尊敬？亲自出迎不算，还要率领弟子出迎？”

这个谜底很快就揭开了，因为史家亲友七嘴八舌地议论声音，宾客们用心来听，已是听得清楚了。只听得有人说道：“武当四大弟子同来贺寿，这真是你老人家天大的面子！”有人却道：“不知他们是否特地为了贺寿而来？”议论声中，这几个武当弟子已是进了二门，史用威亦已率领弟子，站在寿堂门口准备迎宾了。

褚、刘二人园中叙话之时，谷涵虚是一直留在寿堂的。此时他听说来者乃是“武当四大弟子”，不禁大吃一惊。抬头看时，只见那四个人已是鱼贯而入，为首的可不正是武当派的掌门大弟子乔元壮！以下依次是二弟子季元伦，三弟子张元吉，四弟子梁元猷。其中的三弟子张元吉，正是严浣的未婚夫！

惨痛的往事，本来以为己成过去。给时间冲淡了的往事，却随着武当四大弟子的来到，蓦地里又在谷涵虚的脑海中重现了！

那一晚惊心动魄的一幕如在目前：他和严浣正在林中幽会，情话绵绵，蜜爱轻怜，浑忘一切之际，包括有严浣的未婚夫在内的这四个人突然出现，不分皂白，便要“捉奸”！

酸风醋浪终于变成了血雨腥风，谷涵虚、严浣迫得和武当四大弟子动手。谷涵虚打伤了乔元壮、张元吉，可是张元吉的利剑也在他的脸上划出了几道纵横交错的伤痕，把本来足以称为美男子的谷涵虚变成了一个“丑八怪”！跟着严浣的父母来到，把严浣捉回家去。武当四大弟子负气而走，谷涵虚在严浣父母的盛怒之下，也惟有与情人分手。远走他方。以为纵非死别，亦是

生离了。

幸亏严浣是个非常有勇气的女子，逃出来找他，经过长长的四年，终于给她找着了。经过四年的磨折，大家的心都没有变，他们的爱情也比以前更坚固了。

谷涵成本以为从此是雨过天晴，苦尽甘来，可以摆脱恼人的往事了，哪知却在史用威的家里，又碰上了严浣的未婚夫。

张元吉当时负气出走，是曾经声明不要严浣了的，不过却未正式解除婚约，在名义上他还是严浣的未婚夫！

“我要不要避开他呢？”谷涵虚暗自思量：“乔元壮和张元吉都是气量狭窄的人，给他们发现了我，只怕又要掀起一场风浪！但我是和褚师兄来侦查奸细的，这是一件紧要的事情，又岂可为了私人的仇怨而把大事抛开？”

心念未已，只见史用威己将乔元壮等人迎入寿堂，肃请上坐。乔元壮纵目四顾，说道：“今天可说得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我们能够凑上这个热闹真是幸何如之！”

史用威哈哈笑道：“老朽贱辰，得武当四侠光临，更是不胜之喜。不知四侠是路过还是特到？”

要知武当派乃是和少林派齐名的两大宗派，在武林中端的是可以称为泰山北斗的。故此乔元壮等人虽属小辈，但四人联袂而来，对史用威来说，却是个“天大的面子”了。史用威虽是个早已成名的人物，也不禁有受宠若惊之感。

乔元壮道：“我们是特地来给老英雄拜寿的。不过……”

史用威道：“乔兄有话，但说无妨。”乔元壮继续说道：“不过也有一件私事，想请史老英雄帮忙。我这位张师弟想找一位朋友，老英雄交游广阔，或许会知道此人行踪。”

史用威转过头来问张元吉道：“不知贵友高姓大名？”张元吉道：“此人名叫谷涵虚，相貌很是特别，脸上有几道伤痕的。”史用威道：“好，我替你留意便是。”

史用威与乔张等人谈话，外面围有三重多人，第一重是他的至亲好友，第二重是他的门人弟子，第三重才是像钱宝那样的想拍马屁的人。大厅上人头挤挤，外围的宾客根本就听不见他们在谈些什么。

谷涵虚练过“听风辨器”的功夫，他凝神静听之下，在嘈嘈杂杂的声音之中，却是把张元吉说的每一个字都听进耳朵了。谷涵虚又惊又怒，心里想道：“这厮果然是找我来的，哼，我不想找他报仇，他倒想向我寻仇！”

要知谷涵虚本是个美男子，容貌毁在张元吉的剑下，他何尝不也含恨于心？只因听了师父的劝告，同时自己又获得了严浣，这才不想和张元吉计较的。现在听了张元吉的话，“知道张元吉未忘宿怨，他的；日恨也就不禁给张元吉的话挑起来了。

“我要不要挺身而出呢？”谷涵虚按捺不住怒火，几乎就想排众而出，和张元吉算算旧帐了。正在此际，忽见褚云峰向他走来。谷涵虚瞿然一省，这才没有轻举妄动。

褚云峰悄声说道：“谷师弟，我找着那个人了。”谷涵虚道：“什么人？”褚云峰道：“就是和阳天雷密室定谋的那个人。你瞧，他现在正走过去和那个武当派的掌门弟子说话。”

谷涵虚定睛一看，只见一个三绺长须的汉子刚刚走进那个圈子。史用威

说道：“ 乔兄，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卢三哥，在北五省人面很熟，你要打听什么人。不妨请他帮忙。 ”
　　且说钱宝挤在史门弟子之中，听了乔元壮描述谷涵虚的相貌，不禁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这不正是和我同来的那个姓谷的汉子吗？ ”
　　史用威的大弟子张遜蓦地想了起来，说道：“ 谷涵虚？这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对啦，正是刚才收到的一张拜帖上的名字。他是和谁同来的呢？ ”
　　钱宝忍不住便哼了出来：“ 乔大侠，张大侠，我马上请他过来和你们相见。 ”钱宝哪里知道谷涵虚是张元吉的仇人，只道当真是他的朋友。因此十分得意，心里想道：“ 武当四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这回我可真是大大的‘ 露面 ’，有面子之意了！ ”
　　褚云峰发现了那个人，立即拉谷涵虚过去。
　　褚云峰低声说道：“ 看这情形，这个姓卢的好贼和史用威的交情非同泛泛，史老英雄一定不会相信咱们的话。为了避免投鼠忌器，咱们只有先发制人，把他拿下再说！ ”
　　谷涵虚无暇和师兄说明他与武当四大弟子有仇之事，心里想道：“ 反正今天是躲不开的了，张元吉要找我算帐，那就任由他吧！ ”
　　钱宝眼利，一眼看见谷涵虚和褚云峰走来，大喜叫道：“ 谷兄，你的好朋友武当张三侠正在找你呢！ ’快来！快来！ ”
　　围绕在史用威旁边的亲朋好友门人弟子两边分开，张元吉与那姓卢的汉子则是不约而同地霍地站了起来！
　　张元吉的眼中好像要喷出火焰，冷笑说道：“ 谷涵虚，你想不到今日又是陌路相逢吧？咱们这笔帐应该如何算法，你说！ ”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褚云峰也在向那姓卢的汉子冷笑道：“ 你想不到在这里碰上我吧？ ”话声一顿，蓦地喝道：“ 出手！ ”
　　两边都在争着说话，褚云峰本来是叫师弟出手制伏那姓卢的汉子，张元吉却以为是对付他了。
　　谷涵虚呼地一掌向姓卢的汉子拍去，说时迟，那时快，张元吉亦是唰地一剑向他刺来，张元吉一出手，他的三个师兄弟当然也是立即跟着出手了。
　　褚、谷二人联手使出了“ 天雷功 ”，本来是可以制伏那姓卢的汉子有余，可是武当四侠亦是联同出手，四柄长剑使出了连环夺命剑法，分别向褚、谷二人身上刺来，剑势亦是凌厉之极，谷涵虚一个沉肩缩时，时尖一撞，撞退了张元吉，手臂已给剑尖划破一道伤口，幸而伤得极浅。但那姓卢的汉子已是退出三四步了。
　　“ 天雷功 ”威力端的非同小可。只听得“ 波 ”的一声响，乔元壮、季元伦、梁元献的三柄长剑同时给他们的掌力荡开，余波所及，那姓卢的汉子虽是已经退了三步，仍然立足不稳，一跤摔倒，跌了个四脚朝天！
　　史用威大怒，登时离座而起，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那姓卢的汉子，双掌一立，喝道：“ 你们两人是来给我拜寿的还是给我捣乱的？好，你们眼中没有我史用威，那就划出道儿来吧！武当四侠，请你们也站过一边，老朽若是不成，你们替我报仇便是！ ”这话即是他要把事情一股儿揽到自己身上。
　　褚、谷二人见史用威出头，“ 天雷功 ”只好收回不发。褚云峰朗声说道：“ 史老英雄请别误会，请听我们把话说明。 ”
　　史用威道：“ 好，老朽也是正想知道真相，但不能只凭你们的说话。张三侠，这位姓谷的朋友究竟是什么路道？ ”张元吉请史用威帮忙他打听谷涵

虚的行踪之时，用的是“朋友”二字，现在却和谷涵虚动手起来，是以史用威也觉得有点蹊跷了。

张元吉恨恨说道：“实不相瞒，这姓谷的与我有夺妻之仇，折剑之恨，他不但是我的仇人，也是我们武当派的公敌。”

谷涵虚道：“张元吉，咱们的帐慢一步再算！史老英雄，实不相瞒，我们来此，并非为了他们四人，而是冲着这位‘卢三爷’来的！”

史用威大吃一惊，心里想道：“原来他是武当派的仇人。但武当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武当派的仇人自该让他们武当四侠对付，我若插手，那就反而不合武林规矩了。但这件事我可以袖手旁观，卢三哥的事我可不能不管！”

此时那姓卢的汉子业已爬起身来，说道：“史大哥，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褚云峰冷笑道：“我还未曾说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是胡说八道？”

史用威道：“好，你要说什么，说吧！”

褚云峰道：“请问这位‘卢三爷’是什么人？”

史用威道：“是老夫的八拜之交，怎么样？”

褚云峰道：“请问他是不是在去年曾给史老英雄推荐一位高足？”

史用威道：“是又怎样？”

褚云峰道：“请那位高足出来！”

姓卢那汉子哈哈一笑，说道：“原来你们是要认识我的世侄刘大为吗？大为出来，问问他们找你何事？”

此言一出，褚云峰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心里想道：“难道刘大为竟是奸细？但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呀！”因为刘大为本来就是义军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若然当真是和金虏私通，留在义军之中岂不更好？何须混进只不过是义军外围人物的史用威家中？

刘大为比褚云峰吃惊更甚，失声叫道：“褚兄，不对吧！”他已经猜想得到，褚云峰所要找的“那个人”就是姓卢这人了，心里想道：“卢三爷怎会是奸细呢？”

史用威诧道：“咦，你们是早就相识的吗？”

姓卢的那汉子又是哈哈大笑，说道：“你们早就相识，那就更好办了。大为，告诉他们我是什么人吧，省得他们到处找人打听。”

刘大为道：“这位卢三爷是家师的八拜之交，也是和小弟有通家之好的世叔。北五省的侠义道多半和他相识，深知他的为人。”最后这两句话不啻是向褚云峰暗示：这位“卢三爷”决不可能就是他所要找的那个奸人。

褚云峰仔细再望了那个“卢三爷”一眼，一点不错，确实就是那日在阳天雷的密室里曾见过的那个人。

褚云峰思疑不定，想了一想，说道：“这位卢三爷除了引荐刘兄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刘大为眉头一皱，说道：“据我所知，似乎并无别位同门是卢三爷引荐的了！”正是：

难猜覆雨翻云手，不觉疑云暗暗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难消宿怨排凶阵 为释疑团表寸心

史用威听了这话，却是不禁心头一动。原来在他去年所收的六个弟子之中，除了刘大为之外，的确还有一人是由于这位“卢三爷”的关系才能列入他的门墙。不过名义上的介绍人不是“卢三爷”而已。

这位“卢三爷”名叫卢香亭，和史用威乃是八拜之交，他在北五省的交游广阔，也不在史用威之下。卢香亭有个师弟，名叫丁绍，两人并非一师所授，只是同出一门的师兄弟。卢香亭的师叔伯很多，史用威也弄不清楚丁绍是哪一位师伯或师叔的弟子。史用威尚且弄不清楚，旁的人知道他们是师兄弟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丁绍在武林中的声名远不及卢香亭之大，和史用威的交情也远不及卢香亭之深。他有个侄儿名叫丁进，想拜在史用威门下，恐怕自己交情不够，请卢香亭代为说项。

这个丁进就是卢香亭与阳天雷密室定谋所要派遣的那个到史家“卧底”的奸细了，当然史用威是并不知道，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卢香亭也当真是狡猾无比，他是以伪装的“侠义道”在武林中活动的，和义军的领袖也颇有交情。他知道义军要派一个人充当史用威的弟子。作两者之间的联络，而他又与刘大为有通家之好，算是刘大为的“世叔”，于是便慨然以刘大为的介绍人自任，将刘大为荐给史用威作弟子。至于丁进，虽然是经他说项方能列入史家门墙，但名义上的介绍却不是他，而是丁进的叔叔丁绍。因此丁进入史家的原委，只有史用威自己明白，刘大为是并不知道的。

不过史用威听了褚云峰的说话，虽然是不禁心中一动，但因他和卢香亭有数十年的交情，根本就不会想到他这位拜弟是金虏的奸细，更不会怀疑他把丁进介绍进来是对自己有甚阴谋。而褚云峰乃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他当然是不会把这件事情对褚云峰说出来了。

且说卢香亭在得到刘大为说明了他的身份之后，得意洋洋地便即冷笑说道：“你要打听我是什么人，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该轮到我问你啦？请问你为什么要到处找人查问我的根底？”

褚云峰思疑不定，心想：“难道是我认惜了人？”但他看了又看，这位“卢三爷”的确是他曾经在阳天雷密室中见过的那个人，决不会错！

褚云峰把心一横，暗自思忖：“事已如斯，也只有和盘托出了。”当下也就跟着冷笑说道：“卢三爷，咱们是曾经见过面的，你不记得了么？”

卢香亭胜算在操，不慌不忙地淡淡说道：“我见过的人不知多少，确实是记不得了。请问你是在哪里见过我的？”

褚云峰朗声说道：“金国国师阳天雷的密室之中！”

此言一出，满堂宾客皆是大吃一惊，片刻之后，骂声四起，但骂的却不是卢香亭而是褚云峰。因为没人相信他的说话。“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卢三爷焉能与阳天雷有甚交往？”“这小子含血喷人，一定不是好东西！”

褚云峰不理那些人的喝骂，提高了声音继续说道：“不但如此，我还曾听得他们密室商议，要派一个奸细来史家卧底！这个奸细是史老英雄去年所收的六个弟子之中的一个！”他用上了“传音入密”的内功，在宾客们的纷纷喝骂声中，仍是每一个字都听得十分清楚。

但他话犹未了，只听得一片铿铿锵锵的刀剑出鞘之声，史用威的十八个

弟子，除了刘大为一人之外，都拿出了兵器，将褚、谷二人围在当中了。

史用威喝道：“且慢，待我问个清楚！”随即指着褚云峰冷冷说：“你说在阳天雷的密室之中见过他们，那你又是什么人？”

褚云峰尚未回答，卢香亭却已在说道：“这还用问，他能够在阳天雷的密室之中进出，当然是金虏的鹰爪无疑。哼，凭他刚才显露的那手功夫，我就可以知道他的来历！……”

史用威瞿然一省，插口问道：“他用的可是天雷功？”

卢香亭道：“一点不错。听说阳天雷手下有个师侄，名叫褚云峰，想必就是他了！”

史用威道：“大为，你认识他，他是不是叫褚云峰？”

刘大为道：“不错。但，不过……”史用威道：“不过什么？”

褚云峰亢声说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错，我就是褚云峰，但我是义军的朋友，并非金虏的鹰犬！金虏的鹰犬正是这位‘卢三爷’！”

丁进混在人丛之中喝道：“不能让这小子含血喷人，诬蔑咱们师父八拜之交的卢三叔！大伙儿把他宰了！”

刘大为连忙叫道：“且慢，且慢！”

史用威道：“好，大为你说，这姓褚的话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幸亏刘大为在义军的身份是一众同门都知道的，而他又是卢香亭所荐的人，史用威和一众弟子方才对他没有怀疑，肯听他的说话。

刘大为讷讷说道，“这位褚兄是说得不错，他的确是表面替阳天雷做事，暗中却帮助义军的好朋友。但他说卢三爷和阳天雷勾结，这却恐怕，恐怕是他看错人了！”

丁进冷笑道：“他诬蔑卢三爷的话当然是假的！否则你刘大为岂非也是奸细了？”

卢香亭冷冷说道：“大为说的倒也没错，这个褚云峰的确是曾经和义军有过来往的。不过，他却并不是义军的朋友。大为，你们都上了他的当了！”

刘大为大惊道：“那么他是什么人？”要知他虽然对褚云峰的底细知道得十分清楚，但他对卢香亭也是不敢有所怀疑，因此在他听了他的说话之后，就不由得大为惶惑！

史用威却是大喜道：“对啦，三哥，你的消息一向灵通，想必是已经查清楚了他盯来历？”

卢香亭缓缓说道：“不错，去年我在大都，已经摸清楚了他的底细。他用的是苦肉计，假装背叛阳天雷令得义军相信他的，其实他始终都是金虏的鹰犬！”

卢香亭的确不愧是个老奸巨猾之辈，反咬一口，把褚云峰说成了一个两面三刀之人，这样一来，就是刘大为要替褚云峰辩护，别人也不会相信，只当刘大为是受了瞒骗的了。

当然卢香亭的说话之中还是有许多破绽的，但在群情汹涌之下，谁也不会那样细心的推敲，当下人人喝骂，登时就把褚云峰和谷涵虚包围起来，只等史用威一声令下。

褚云峰大声说道：一是什么人和你说的？你既然知道我怀有阴谋，为何又不早去通知义军？”这两个问题正是击中了卢香亭的要害，但可惜众人都受了卢香亭“先人为主”的说话影响，怒骂如雷，把他的声音都掩盖过了，根本就不想听他的说话。

丁进叫道：“ 师父的寿堂岂能容得这两个奸细混入，把他们乱刀宰了！ ”

史用威道：“ 好，先把他们拿下再说！ ” 史用威是个比较细心的人，虽然他对卢香亭也是不敢有所怀疑，但却隐隐感到事情有点蹊跷，是以想把褚、谷二人擒下之后，再找人证对质。

一声令下，史门的十七名弟子，除了刘大为之外都亮出了兵刃，一拥而上。武当四大弟子也都拔剑出鞘，堵塞了他们的退路，防备他们突围而出。

是束手受擒还是奋起一战？束手受擒固然可以避免和史用威冲突，但只怕他们虽然不加抵御，史门弟子之中仍是有人把他们置之死地的，丁进那明晃晃的利刀就已经堪堪要斫到褚云峰的身上了。

褚云峰蓦地心头一动：“ 这厮为何特别凶恶？ ” 心头一动，登时出手，一招大擒拿手迅如闪电，抓着了丁进的手腕，把他举了起来。

只听得一片叮叮　　的声响，原来史门的那几十个弟子来不及收手，兵刃都已朝着他们斫来了。史用威和武当四大弟子恐怕伤了丁进，连忙出剑格住，反而不用褚、谷二人出手了。

史用威喝道：“ 把我徒儿放下！ ” 褚云峰道：“ 史老英雄有命，岂敢不从？但你这个徒弟的来历如何，和这位卢三爷有否关连？我们很想知道，尚盼老英雄不吝见告！ ”

史用威心中一动：“ 他们似乎知道丁进是三哥引荐的，这事确是有点蹊跷。 ” 但以他的身份，又岂能受人挟持，当下怒道：“ 史某人收徒之事，与你们无关！你们捉了他才向我问，更属无礼！ ”

褚云峰笑道：“ 我这一着乃是出于无可奈何。老英雄既然不肯见告，我们只好将令徒带走了。 ”

史门大弟子张逖喝道：“ 你们把我一个新入门、学艺未精的师弟拿为人质，算得什么好汉？ ”

谷涵虚冷笑道：“ 你们以众凌寡，这又算得什么好汉？ ”

史用威面红耳赤，喝道：“ 好，你们先退下去，待我和这两位好汉单打独斗，只须你们哪一位赢得我的这口大刀，我打开大门，任凭你们出去。我们师徒，决不阻拦！ ” 本来，他说了打开大门，任凭你们出去，这已经是含有 “ 决不阻拦 ” 的意思了。他之所以不嫌累赘，重复一句话中，实是另有意思。因为他只提 “ 我们师徒 ” 四字，“ 我们师徒 ” 当然是不包括宾客在内。

武当派掌门大弟子乔元壮立即说道：“ 割鸡焉用牛刀，我们武当派四人和这个姓谷的有仇，愿为史老英雄了却此事！ ”

谷涵虚道：“ 好，那你就划出道儿来吧！ ”

乔元壮道：“ 我们四人是师兄弟，你们两人也是师兄弟，今日正好一较高下！ ”

谷涵虚冷冷笑这：“ 原来你们四位要和我们二人决一胜负。不错，这也是很公平呀！ ”

乔元壮面上一红，说道：“ 你是我们武当派的公敌，我可不能和你讲什么江湖规矩！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恃多为胜的话，那也可以把姓褚的撇开，你那姓褚的师兄由史老英雄发落。我和张师弟只与你姓谷的决一死生！ ”

原来乔元壮深知谷涵虚 “ 天雷功 ” 的厉害，自忖单打独斗，决计不是谷涵虚的对手。但他拉张元吉作他的帮手，却也不能说他无理。因为张元吉与谷涵虚有夺妻之辱，折剑之仇，用江湖术语来说，乃是 “ 正主儿 ”，他虽然是在 “ 报仇 ” 这一件事上做文章，当然不能少了 “ 正主儿 ” 张元吉。至于他

自己则因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既是为师门荣辱作战，他必须亲自出马，这也是理所当然。

谷涵虚哈哈一笑，说道：“我没有说你们不公平呀，何须哓哓置辩？你划出的道儿，我们一律照办。但有一句话，我们必须问个清楚！”

乔元壮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谷涵虚笑道：“乔元壮，你嘴里干净一些好不好？咱们是手底见输赢，可不是和你斗嘴的呢。我只是要问你：你们武当派的替史老英雄出头，是否也能替史老英雄作主？比如说，我们若败了，当然是任凭你们发落；但倘若是我们侥幸胜了，那又如何？是否要我们和史老英雄师徒再斗一场？”

史用威冷笑道：“你们有多大本领，胜得了武当四侠？如今武当四侠要和你们算帐，老夫当然要让四侠作主，何须再问？”

谷涵虚道：“这么说，你是不再出手的了？”

史用威怒道：“你也忒小觑老夫了，难道老夫还能用车轮战来对付你们吗？只要你们能够在武当四侠的剑下逃出性命，老夫打开大门，恭送你们出去！”

原来史用威见识了他们的天雷功，自忖也是没有取胜的把握，是以乐得让武当四侠把事情招揽过去。在他的想法，以武当四侠的剑法，四人联手，当然必胜无疑。

褚云峰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样了！但这里可不是比武的好场所。”

乔元壮道：“好，咱们到外面去，免得破坏了史老英雄的寿堂。”张元吉发出嘿嘿的冷笑：“请呀，请呀，哼，今日是你们自投罗网，我也不怕你们逃了！”他的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但在愤怒之中，却也含有几分快意，似乎极有把握就可似手刃仇人一样。谷涵虚心中一动，想道：“他是我手下败将，何以如此骄狂，莫非他新近练成了什么厉害的本领？”

当下便由史用威在先带路，把双方带到了后园的练武场中。

武当派的剑术驰名天下，但这次武当四侠却要联手对付两个来历不明的少年，众宾客都是惊诧不已。人人怀着好奇之心，当然是不愿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先恐后地跟着去看他们比武了。

武当四侠四方站定，把褚、谷二人围在当中。乔元壮道：“你们两人还不出招，更待何时？”他自以为稳操胜券，因此乐得故示大方，让褚、谷二人先行出招。

褚云峰向谷涵虚打了一眼色，谷涵虚眉头略皱，但随即就点了点头，表示明白，愿意依从。乔元壮冷冷笑道：“你们装神弄鬼，也是无济于事。出招吧！”

谷涵虚冷笑道：“我的师兄是慈悲为怀，叫我不要取你性命，你既然胡乱猜疑，我就索性和你明白说了！好！接招！”两人唰地拔出剑来，剑中挟掌，双剑双掌，同时并发。只见剑光如练，掌风呼呼，方圆数丈之内，沙飞右走。靠近场边的宾客，都有点立足不稳的感觉。

乔元壮冷笑道：“天雷功能奈我何。”话虽如此，他向谷涵虚平胸刺来的那一剑，在褚、谷二人的掌力震荡之下，剑尖已是歪过一边！

谷涵虚深知乔元壮心肠狭窄，难以理喻，想道：“擒贼先擒王，且把这厮拿下再说。他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拿下了他，这剑阵自必瓦解。”

他的算盘打得如意，却没想到，乔元壮敢于率领师弟向他寻仇，当然也

是有备而来，岂能让他如此轻易取胜？
　　乔元壮一剑刺空，立即身移步换，接着上来的是季元伦。谷涵虚一掌打去，只觉脑后风生，张元吉、梁元献双剑同时攻到。张元吉的剑尖指向他胁下的“愈气穴”，梁元献则是用“切斜耦”的招式，剑锋斜飞，削向他的膝盖。
　　这两招来势凌厉，正是“攻敌之所必救”的狠辣剑法。谷涵虚单掌划了一道圆弧，反劈梁元献的小臂，以攻为守，化解了他的剑招，同时横剑一截，“　”的一声，格开了张元吉的长剑。在这时间，季元伦和退而复上的乔元壮，两柄长剑亦己同时向褚云峰展开攻击了。
　　只听得一片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武当四大弟子，四柄长剑，交叉穿插，好像组成了一张“剑网”，瞬息之间，乔、季、张、梁四人都攻出了六六三十六招。
　　原来他们四人在那次吃了谷涵虚的大亏之后，深知单打独斗，绝不是谷涵虚的对手，于是回山向师父师叔请教，苦练四年，练成了一个四人配合的剑阵。按乾、坤、艮、巽、坎、离、震、兑的八卦方位，每个弟子一进一退，都是有条不紊。
　　例如乔元壮进“乾”方退“坤”位，季元伦就进“艮”方退“巽”位，张元吉进“坎”方退“离”位，梁元献则进“震”方退“兑”位。旁人眼中，只见他们穿梭来往，但给他们困在剑阵之中的敌人，却好似给铁壁铜墙围住，无隙可钻。要想突围，那更是难上加难的了。
　　剑阵展开，霎时间只见满场都是剑光，忽东忽西，忽聚忽散，宛如水银泻地，花雨缤纷！六个人在场中厮杀，竟似千军追逐一般！看得众宾客都是目瞪口呆，手心捏着一把冷汗！
　　褚云峰道：“谷师弟，先守后攻！”两人背贴着背，运剑如风，只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如雷震耳。过了一盏茶的时间，两人陡地一声大喝，同时出掌，剑中挟掌，发出了“天雷功”！
　　掌风剑影之中，武当四大弟子倏地一齐退下，但转眼之间，又从四方攻上。乔元壮喝道：“快剑急攻，不让他们腾出手来！”
　　本来褚、谷二人若是一上场就使出“天雷功”中威力最强的那一招“雷电交轰”，其时剑阵尚未合围。此招一发，对方功力较弱的梁元献和季元伦必定受伤，褚、谷二人也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但正因为这一招威力太大，褚、谷二人却是不能不有顾忌，只怕重伤了或打死了武当的弟子之后，与武当派的冤仇那就更是难以化解了。
　　如今对方的剑阵已经展开，褚、谷二人使出了“天雷功”只能暂缓对方的攻势，却没法突破剑阵。而且他们也还是不敢使“雷电交轰”那一招。
　　乔元壮却是“得理不饶人”，占了优势，喝令师弟“快剑急攻”，剑阵更是越转越快，越缩越紧了。
　　四柄长剑交叉穿插，却又宛如一体，等于是一个人使出一套非常繁复的剑法，但四面八方，却又都是武当弟子的身影！
　　谷、褚二人果然给他们攻得透不过气来，但乔元壮要令他们使不出“天雷功”也还未能达到目的。不过他们必须在抵敌数十招之后，方能缓一口气，觅个机会施展。而每次施展，也只不过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对方的攻势而已。是以乔元壮虽然未能完全达到目的，这个战法也是大大的有效了。
　　众宾客看得目眩神摇，窃窃私议，有人说道：“毕竟是武当派的连环夺

命剑法名不虚传，似这等厉害的剑阵，只怕就是金国的国师阳天雷亲自出马，亦是无法破阵突围。这两个小子要想逃脱，那是休想的了！”有人却道：“这两个小子能够抵敌这许多时候，也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史用威则是忧心忡忡，暗自想道：“看来这两人的天雷功似乎尚未尽全力，当然武当派这个剑阵也是十分厉害的。但若这两人全力使出了天雷功的话，纵然不能破得剑阵，只怕也会两败俱伤。”

史用威尚未知道褚、谷二人的来历，褚、谷受伤，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武当弟子若是在他家中受了重伤，他就非但是愧对武当派，在武林中他也是大失面子了。

史用威自忖无力化解，唯有空自着急。

激战中忽听得一声裂帛，谷涵虚的半截衣袖给张元吉一剑削掉，碎布飞扬，化成了片片蝴蝶！原来他这一招名为“三转法轮”，看是一招，其实己是包含三招二十七式！削下的袖子在他的快剑轮转之中，绞得片片碎了！

张元吉这一剑满以为至少可以削掉谷涵虚的一条臂膊的，未能如愿，心里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双眼火红，攻得更加疯狂了。

谷涵虚忍不住心头怒火，陡地一声喝道：“师兄，雷电交轰！”

暴喝声中，谷、褚二人掌挟风雷，双掌齐出！此时乔元壮和季元伦刚好从正面攻来，陡觉劲风扑面，胸口如受锤击。乔、季二人大吃一惊，连忙挥剑急攻，拼着与对方同归于尽。说时迟，那时炔，张元吉、梁元献亦已从两翼扑上，张元吉的长剑指向谷涵虚后心的命门要穴，梁元献的长剑则向褚云峰右肩的琵琶骨刺去！

眼看双方就要两败俱伤，甚或同归于尽，史用威吓得失声叫道：“不好！”可是自忖无力化解，若然上去，只是白送一条性命！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丛中忽地飞起两条人影，闪电般地落在场心，一个站在乔元壮这边，双掌齐出，助他抵御“天雷功”的掌力，一个却是站在谷涵虚这边，运剑如风，助他化解张元吉的剑招。

这两人突如其来，众人坯未看得清楚，只听得“蓬”的一声，褚、谷二人身形都是晃了一晃，乔元壮和季元伦则各自退了三步，季元伦打了两个盘旋，方始稳住了身形。

另一边张元吉的长剑给那人快剑一击，剑锋登时倒卷回去，幸而张元吉收剑得快，才不至于伤了自己。那人用的招数非常精妙，一剑破了张元吉的攻势，信手一转剑锋，又把梁元献的青钢剑拨开了！

乔元壮说道：“多谢英雄援手！”张元吉却是大怒喝道：“你是何人，胆敢和我们武当弟子作对？”

这时史用威惊魂甫定，看清楚了，“咦”了一声，叫道：“两位不是柳舵主和崔舵主吗？你们几时来的？”

那两人一个纳剑入鞘，一个止步收掌。使剑的那人笑道：“张三侠请莫动怒，我们只是来做鲁仲连而已，并非敢和武当弟子作对。小可柳洞天，这位是我的师弟崔镇山。”

原来柳、崔二人进来的时候，正是场中恶斗方酣之际，是以谁都没有留意他们。

柳洞天和崔镇山都是在那次琅玡山上开的绿林大会之中，和褚云峰交过手的。当时崔镇山以大力金刚掌和褚云峰比试，败了一招，柳洞天以三十六手连环夺命剑法与褚云峰比剑，则赢了一招。

这两人都是绿林中响　　的好汉，当时只因却不过淳于周的情面，而又不知淳于周暗通鞑子，这才接受了他的邀请，为他助阵的。事情过后，两人都是十分后悔，对褚云峰也颇感歉意，故此这次恰巧碰上了褚云峰受武当弟子的围攻，两人就以鲁仲连自任，出来为他们作调停了。

柳洞天是剑术大名家，轻易地就化解了张元吉的剑招；崔镇山的大力金刚掌也不过仅逊褚云峰，故此他一出手，和乔元壮、季元伦合力，也就勉强可以敌得住褚、谷二人的“雷电交轰”了。

他们二人，一个帮忙乔元壮抵御了“天雷功”，一个帮忙谷涵虚化解了张元吉的杀着剑招，确实可以说得是并无偏袒，证明了他们的确是来做鲁仲连的。因此张元吉虽然心怀愤恨，却也无可奈何。

柳洞天道：“不知武当四侠何故与褚、谷二兄起了误会？”

乔元壮以掌门弟子的身份说道：“谷涵虚行为不端，夺了我师弟的未婚妻，又曾恃强殴辱了我的另外两个师弟。武当弟子岂能忍受奇耻大辱？两位来作调人，盛情可感，但这件事情，还是请两位不必插手的好。”

柳洞天道：“张三侠的未婚妻可是川西严大侠的女公子么？”

张元吉踌躇未答，乔元壮说道：“正是。两位既然知道个中原委，那就应该知道理亏的不是我们了。”

柳洞天道：“听说张三侠曾向严大侠声言退婚，不知是否属实？”

张元吉刚才之所以踌躇不答，就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当下愤然说道：“不错，他们一对狗男女闹出了那样不要脸的事情，我还能要这个贱人吗？”

谷涵虚怒道：“张元吉，你嘴里放干净些！”

柳洞天连忙说道：“两位请别吵嘴。如此说来，那位严小姐是甘心情愿跟这位谷兄的了。大丈夫何患无妻，严小姐既然心向别人，张兄又何必放在心上？”

张元吉怒道：“那贱人我可以不要，这口气却是非出不可。”

乔元壮接着说道：“武当弟子同仇敌忾，不雪此辱，愧对师门。”

柳洞天笑道：“如今大敌当前，私人恩怨是否可以暂搁一边？请武当四侠考虑考虑。”

崔镇山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忍不住脾气，说道：“各位若然一定不肯听从我们的劝解，那就重新再打吧。不过，依我看来，你们双方只怕都是取胜不易，只有两败俱伤而已。”

崔镇山是帮忙乔元壮抵御了“天雷功”的人，倘若刚才没有他出掌相助，乔元壮恐怕不死也要重伤了。乔元壮不能不卖他几分面子。而且崔镇山说的，的确也是事实。乔元壮是可以接任掌门的大弟子，想到了“锦绣前程”，自也不愿舍了性命，和对方同归于尽了。

乔元壮思念及此，只好自下台阶，说道：“看在柳舵主和崔舵主的面上，这个节我们今日可以暂时搁下，以后如何，待我们回山禀告师尊之后再说。”

柳洞天拱手说道：“如此也好，多谢乔大侠肯给我们这个面子了。”

这场架既然不能再打下去，乔元壮自觉无颜，便向史用威告辞，带领三个师弟灰溜溜地走了。

柳洞天笑道：“如今雨过天晴，咱们该给史老英雄拜寿了。褚兄、谷兄请过来与主人相见吧。”

柳洞天以为“雨过天晴”，怎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史用威面挟寒霜，淡淡说道：“且慢！”

柳洞天怔了一怔，说道：“ 史老英雄有何见教？ ”

史用威道：“ 私仇可了，大节如何？ ”

柳洞天道：“ 什么大节？请史老英雄明白见示。 ”

史用威道：“ 褚云峰是金国国师阳天雷的师侄，听说他在阳天雷门下助纣为虐已经有好几年了，柳舵主竟毫无所知么？ ”

柳洞天哈哈笑道：“ 原来你们还有这个误会！这件事我早已知道，但有一些事情恐怕史老英雄还不知道吧？ ”

史用威道：“ 哪些事情？ ”

柳洞天道：“ 褚云峰如今是义军盟主李思南的左右手，以前他在阳天雷手下，乃是奉师命而为，假意助金，其实则是和义军暗通消息的。而且据我所知，他早已叛出大都，目前正在准备干一件大事呢！这件大事若能成功，对义军的帮助更是不小！ ”

张逖道：“ 什么大事？ ”

柳洞天道：“ 时机未到，请恕我不便代他当众说出来了。 ”

柳洞天说褚云峰在阳天雷手下乃是假意助金，这说法和刘大为的说法相符，史用威不觉吃了一惊，暗自想道：“ 难道卢三哥说的竟是谎话，有意陷害这个姓褚的不成？ ”

但更令一众宾客吃惊的是柳洞天带来的新消息：褚云峰竟然是义军盟主李思南的左右手。

史用威道：“ 请恕老朽多虑，你这位褚朋友即使如今是在义军之中，焉知他又不是作伪？有谁是真正知道他的来历，能够给他这样担保的吗？那些消息，柳舵主你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

柳洞天道：“ 不是听来的，而是我也曾在场的。而且最近我还曾到过琅玡山，所以史老英雄问谁敢担保他，我就敢担保他！或许我人微言轻，史老英雄未敢相信，那么我可以说出一个人来！ ”

史用威道：“ 谁？ ”

柳洞天道：“ 江南大侠孟少刚！褚云峰的来历和他将要进行的大事，这一些都是孟大侠亲口告诉我的！各位大约信得过，我决不敢乱造孟大侠的谣言吧！ ”正是：

真金不怕洪炉火，真假分明早与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喜有贤徒传剑法 要诛逆贼护师门

谷涵虚暗自想道：“ 原来他们是刚从琅玡山来的，怪不得他们知道我和严浣的事情。 ”

柳洞天以剑术称雄武林，他本人在江湖上已是甚有声望，再加上江南大侠孟少刚的名头，不由得众人不信他的说话。

史用威道：“ 如此说来，只怕当真是有误会了。咦，卢三爷呢？ ”

史用威是想找卢香亭出来，好教双方说个明白的，哪知竟是遍寻不见。

不但卢香亭不见，经他引荐混入史门的那个弟子丁进也不见。原来他们看见柳、崔二人来到，情知不妙，早已溜了。

刘大为这才大吃一惊，讷讷说道：“ 师父，我本来不敢怀疑卢三叔的，但照此情形看来，只怕、只怕…… ”

史用威毕竟是个洞明世故、通达人情的老英雄，心里暗暗叫了一声“ 惭愧 ”，说道：“ 事情已是水落石出，不用说这两个人都是吃里扒外的奸细了。怪只怪我太糊涂，几乎误信谗言，害了好人。 ”说罢，即向褚、谷二人赔礼。

褚云峰道：“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鬼蜮伎俩，原是难防，晚辈但求水落石出，受点委屈，又有何妨？ ”

史用威道：“ 但我可要多谢你的大德呢，若不是你来揭发此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恐怕就要给他们累得身败名裂了！ ”

卢、丁二人一走，真相大白，雨过天晴，众人回到寿堂给史用威拜寿，自有一番热闹，不必细说。

寿筵散后，柳洞天对褚云峰道：“ 想不到在这里碰见了你，有一件事情，我正想和你商量。 ”

褚云峰道：“ 什么事情？ ”

柳洞天悄声道：“ 是和阳天雷有关的事情。你们两位要为贵派清理师门，这件事情孟大侠已经告诉我了。 ”

褚云峰喜出望外，当下便向史用威借了一间密室，褚、谷、崔、柳四人，同进这间密室会商。

柳洞天道：“ 这件事情，我起初也是料想不到的。你猜是什么事情？原来阳天雷这厮，竟然鬼迷心窍，以为我和崔兄也是像他那样贪图利禄的人，居然看中了我们，找上门来了！ ”

褚云峰怔了一怔，恍然大悟，笑道：“ 对了，他大约是因为知道你们曾给淳于周助拳，故此还以为你们也是可以利用的了。 ”

柳洞天道：“ 我们之所以给淳于周去助拳，那是因为却不过情面的缘故。当时我们也还未知道他私通鞑子的。 ”

褚云峰道：“ 我明白。柳兄，你无需解释了。请你告诉我，阳天雷是怎样来找你的？他来找你，又要你做些什么？ ”

柳洞天道：“ 他派了一个密使来和我们联络，封官许愿，要我们暗中助他。 ”

崔镇山笑道：“ 说得更明白点，就是要我们仍然以本来的面目，和江湖同道厮混，暗地里给他做奸细。 ”

褚云峰道：“ 那你们如何应付？ ”

崔镇山道：“ 当时我本来就想把那个使者一刀两段，但柳兄不许我这样做。 ”

柳洞天道：“ 我是想到不妨将计就计。因此我就不动声色，好好地招待那个使者。我说兹事体大，需得从长计议，不是我信不过你。但最好能够请得阳国师前来小寨，和我面谈。 ”

褚云峰笑道：“ 这正是飞龙山以前那个寨主窦安平用过的一条计策，窦安平和阳天雷暗里勾通，骗李盟主到他的山寨去图谋加害。这件事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 ”

崔镇山道：“ 我们是到了琅玡山，会见了李盟主之后才知道的。 ”

褚云峰继续说道：“ 这是他们用过的计策，恐怕阳天雷这老贼不会上当吧。 ”

柳洞天道：“ 李盟主也是这么说。不过也不妨试试，看他如何回复。 ”

崔镇山道：“ 当时我们和那个使者相约，三个月内，等候他们那边的回复。那个使者一走，我们就马上赶往琅玡山向李盟主禀告此事。 ”

柳洞天道：“ 李盟主已经答应我们，到时派遣高手前来相助。就只怕阳天雷不上钩。李盟主又说，可惜你们不在这儿，否则倒是一个机会。想不到天随人愿，在这里碰上了你们。 ”

褚云峰笑道：“ 倘若阳天雷上钩的话，我们在贵寨埋伏，以逸待劳，倒是省事得多。 ”

谷涵虚道：“ 就是他不上钩，也必会有回复的。看他的回复如何，我们还可以将计就计。 ”

柳洞天道：“ 不错，这老贼纵然多疑，但至少他还拿不准我们是助曹助汉。 ”

褚云峰道：“ 现在距离三月之前，还有多久？ ”

柳洞天道：“ 如今未过一月，还有两个月有多呢。 ”

褚云峰道：“ 好，那么时间足够用了。待我们回山见过了家师，再到贵寨等候消息。 ”

柳洞天蓦地想起一事，说道：“ 不好！ ”

崔镇山道：“ 何事不好？ ”

柳洞天道：“ 咱们忘记卢香亭和丁进这两个人了，今日我们在此处给褚兄辩冤，这两个奸细还能不赶回去向阳天雷通风报信么？ ”

崔镇山道：“ 史老英雄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两个人的。他门下有十七弟子，客人中更有的是各路英雄，谅这两个奸细也逃不掉。 ”

柳洞天道：“ 但万一给他们漏网，跑到大都，可就糟了。 ”

崔镇山沉吟半晌，说道：“ 我还有一个主意。你先回山寨，我快马赶往大都，大都丐帮分舵的舵主与我相识，我请他代为留心，那两个奸细倘若逃到大都，丐帮消息灵通，一定会打听出来的。那时咱们再作打算。 ”

柳洞天道：“ 这只是补救之计，但也只好如此了。 ”

计议已定，他们四人便出来向史用威辞行，史用威告诉他们，果然是已派了十二名弟子去追踪那两个奸细了，宾客之中也果然有许多自告奋勇地帮忙去追捕奸细。

刘大为道：“ 褚兄、谷兄，我送你们一程。 ” 史用威派出的十二名弟子并无刘大为在内，可能是因为要他避嫌的缘故。

刘大为送到路口，说道：“ 褚兄，令师可是在北芒山隐居？ ” 褚云峰道：“ 不错，你怎么知道的？ ” 他记得他可从没有和刘大为说过师父的事情。

刘大为笑道：“ 我也是去年回家才知道的。我和家父说起阳天雷有个师

侄暗助义军，家父就猜到你是华大侠的弟子了。原来家父和令师也是相识的，不过许多年没有见面罢了。前年他到过北芒山拜访令师，没有遇上。”

褚云峰道：“原来如此。家师前年曾到开封访友，当时我还在大都，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刘大为道：“小弟家住平谷县古松村，在北芒山北面不过百里之遥，褚兄若是有空，不妨到舍下住两天。舍下只有家父和舍妹，褚兄倘若能给小弟捎个平安信儿，他们一定感激不尽。”

褚云峰道：“我们见了家师之后，马上又要赶往柳寨主那儿，不知是否能抽出空来。不过即使小弟不能前往，我也会托家师给老伯捎个信的，反正距离不是太远。”

刘大为好像有点失望，说道：“那也好，多谢褚兄费神了。”

褚、谷二人离开了史家庄，便即兼程赶路，一路无事，这日终于到了北芒山。

褚云峰带领谷涵虚走到师父隐居之所，屋后是一片桃林。其时正是阳春三月，放眼望去，只见桃花盛开，宛如花海。

褚云峰道：“师父正在桃林练剑，咱们且别忙惊动他。”

两人悄悄走入桃林，只见一道剑光，矢矫如龙，在桃林中飞舞，剑光指处，飒飒风生，枝头桃花，簌簌而落，满地都是花瓣！

褚云峰悄声说道：“谷师弟，你瞧得出妙处么？”

谷涵虚凝神观看，只见华天虹进若猿猴窜枝，退若龙蛇疾走，起如鹰隼冲天，落若猛虎扑地。那匹练似的剑光，在繁枝密叶之中盘旋飞举。但只见桃花片片飘落，偶尔也有几片树叶跟着落下来。可是缀满花朵的桃枝，却是一点也不摇动。

招式的精妙不在话下，最难的是削下花朵，却不摇动桃枝。这剑术的轻灵巧妙，当真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谷涵虚心里想道：“孟大侠号称神剑无敌，但论到剑术的轻灵，恐怕也迫不上华师伯呢，至于武当四大弟子的连环夺命剑法，那更是望尘莫及了！”看得忘形，不觉叫了出来“妙呀！”

华天虹倏然收剑，说道：“云峰你回来了。这位是谁？”

褚、谷二人行过了弟子之礼，褚云峰道：“这位是耿师叔的弟子谷涵虚。”

华天虹大喜道：“你找着了耿师叔了？”褚云峰道：“耿师叔尚在江湖，谷师弟奉了耿师叔之命来找我们，弟子是最近才和他相遇的。”

华天虹向谷涵虚问了师弟的景况，叹口气道：“我和你的师父已经有二十年没见面了。我正在盼望着他能够前来，肩负清理师门之责呢。想不到他受了重伤，天雷功已是难以练得大成。”

谷涵虚道：“师伯的这套剑术精妙无比，未必就不是阳天雷的对手。”

华天虹道：“我就是因为功力所限，即使毕生苦练，天雷功也是难以及得上那厮的了，因此，我才想到练这套剑法的。

“你们的祖师生前号称剑掌双绝，天雷功固然是他的看家本领，剑术也是足以称雄武林。只可惜门下弟子，都是无人得到他的衣钵真传。

“最近我在后山石室之中，发现了他刻下的这套剑法，我已练了两年，希望能够用剑术克制阳天雷的掌力，但练到现在，尚未得到成功！”

谷涵虚骇然道：“师伯的剑术如此精妙，还说未曾成功么？”

华天虹道：“你们刚才不是见我在剑削桃花之际，树叶也跟着落吗？要

练到树叶一片不落，方能说是成功呢。

“阳天雷这厮的功力远远在我之上，要想凭着剑术杀他，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最少我还得再练三年。但我因少年之时也是受过伤的，如今年纪已老，体力日衰，只怕三年之后，和阳天雷差得更远了。”

褚云峰道：“耿师叔虽然不能亲自前来，但已嘱托谷师弟替他负起清理师门之责了。”

华天虹道：“哦，你的师父叫你代他负起清理师门之责，那么你的天雷功想必是已练成功了？”

谷涵虚道：“小侄资质鲁钝，成功二字，岂敢妄言，不过有一招‘雷电交轰’，我与师兄合使，试过几次，倒是颇为得心应手。就不知能不能够敌得过阳天雷这厮？”

华天虹道：“你们试给我看看。”

谷涵虚道：“请师伯指教。”当下与褚云峰并肩一立，褚云峰右掌划了一道圆弧，谷涵虚左掌划了一道圆弧，双掌同时拍出，只听得“轰”的一声，一棵大树齐根倒下，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

华天虹大喜过望，说道：“你们这一招‘雷电交轰，比我强得多了。云峰，你的内功也是有进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褚云峰道：“这都是孟大侠指点之功，他传了一套正宗的内功心法给我们二人。”

华天虹道：“哦，你们已经见过江南大侠孟少刚了？”

褚云峰道：“孟大侠如今在琅玡山屠百城的山寨，他也很是挂念师父，叫弟子代为致意。”当下将孟少刚识破他的来历以及传他内功之事，一一向师父说了。

华天虹道：“怪不得你们这一招‘雷电交轰，竟有如此威力。不过，那老贼的天雷功是本门百年罕见的造诣，你们是否胜得了他，还是未可知之数。你们在这里多住几天，待我把这套剑法传给你们，剑掌兼施，用来对付阳天雷，那就可以多一些胜算了。”

这套剑法颇为繁复，幸而他们对本门武功根底深厚，练起来也不怎样费力。练了七天，把这套剑法的变化都已熟记胸中，以后可以自行练习，无须师父指点了。

褚、谷二人因为还要到柳洞天那儿等候消息，剑法练成，便向师父、师伯告辞。

临行之前，华天虹忽地想起一事，笑着对褚云峰说道：“这几天我忙于教你剑法，有件事情，忘记对你说了。”

褚云峰道：“请师父吩咐。”

华天虹道：“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现在也到了成家立室的年纪了。你没有爹娘，做师父的应该给你做主。”

褚云峰心头“卜通”一跳，正想把自己和孟明霞的事情告诉师父，华天虹已在说道：“武林中有一位金刀刘瀚章，闭门封刀业已多年，你听过这位老前辈的名字么？”

褚云峰不禁又是一惊，说道：“刘瀚章老前辈？他是不是有个儿子叫刘大为？”

华天虹点了点头，说道：“正是，你和刘大为在义军之中相识，此事刘瀚章也已告诉我了。哈哈，说来也真有趣，我和刘瀚章本来是老朋友，但若

不是他前来找我，我还不知他就住在附近呢。”

褚云峰道：“我也曾听得大为师兄谈及，说是在三年前刘老伯就曾经来找过你老人家了。”

华天虹哈哈笑道：“如此说来，咱们师徒和刘家父子也算得是两代交情了。这更是再好不过啦！”

褚云峰暗暗吃惊，佯作不解，问道：“什么再好不过？”

华天虹一捋长须，缓缓说道：“好教你得知，刘瀚章有个女儿，要许配给你呢。”

褚云峰这才恍然大悟，心道：“怪不得大为要我去见他的父亲，并且特地和我提起他的妹妹。”大惊之下，匆忙说道：“师父！这……”心中着急，反而期期艾艾地说不出来。

华天虹哈哈一笑，说道：“难得你和刘世兄又是好朋友，这不是再好不过么，这门婚事，我已经替你作主，答应下来了。咦，难道你不满意？”此时他方始发觉徒弟面色有异，一副惶急的神气。

褚云峰定了定神，说道：“弟子没爹没娘，师父替我作主，我岂敢不从，不过……”

华天虹道：“不过什么？”

褚云峰道：“不过，弟子也有一件事情，要禀告师父。”

华天虹道：“好，什么事情，你说吧！”

褚云峰道：“弟子和孟大侠的千金，孟、孟明霞姑娘，已经、已经……”

华天虹也大吃一惊，说道：“什么，你和孟大侠的女儿已经成了亲么？”

褚云峰顾不得害羞，说道：“虽未成亲，但已有婚姻之约。弟子不能负她，请师父原谅。”

华天虹叹了口气，说道：“本来孟大侠和我也是朋友，我还受过他的恩惠，和他的交情，只有比刘瀚章更深。可惜，刘瀚章先来一步，我已经答应他了。咱们武林中人，说出的话是决不能反悔的，你叫我怎么办呢？”

褚云峰是一心向着孟明霞的，可是师门恩重、他也不能让师父太过为难，当下想了一想，说道：“弟子和谷师弟即将和阳天雷这厮决一死战，吉凶难以逆料，说不定两败俱伤，甚或弟子惨遭毒手。刘家这门亲事，请师父和刘老伯说，暂且缓提。”

华天虹道：“暂时也只好如此推搪一时了，但这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呢。云峰，我是盼望你们马到成功的。待清理师门之事了结之后，我还是不能失信于人的啊！”

褚云峰听师父的口气，已有几分松动，至少是并不强迫他非和那位刘姑娘成亲不可了，便道：“如果弟子侥幸成功，不死也不残废的话，那时再说吧。”

褚、谷二人当日高山，这件事情就这样暂且拖下来了。

北芒山南面是一片无人的荒野，要走出十多里外方有村庄，所谓“村庄”也只不过是山沟子里的几家猎户人家而已。但山的北面，倒有几个人烟较密的村庄，刘大为家所在的古松村就是其中之一。山南山北有一条小路相通，走这条路，不用绕过大山。但因平日少人行走，野草丛生，若有外人，即使有人指点，也是很难找出这条路的。

刘家的婚事，褚云峰虽然得到师父的应允，可以暂时置之不理，但心里总是不免蒙上一重阴影，有点儿闷闷不乐了。

一路行来，不知不觉走到了南北交界的路口，褚云峰是知道这条捷径的，心里想道：“若不是有这桩令人尴尬之事，我倒是不妨去拜访大为兄的父亲，半天功夫，也就够了。”

心念未已，忽见有两骑从前面的山拗走出来，那两个骑者在荒野上游目四顾，发现了褚、谷二人，便即快马加鞭，向他们这边跑来。

这两个人穿的是金国武士的服装，但褚云峰因为和金国武士厮混过几年，待他们走近了一看，凭着他的经验，一看却看出了他们是蒙古人，冒充金国的武士的。

在这样荒凉的山沟子里发现外人已是稀有之事，更何况是蒙古人？又何况是冒充金国武士的蒙古人？

褚云峰心念一动，暗自思量：“这两个鞑子为什么跑到荒山里来？莫非是冲着我的师父来的？”

那两个武士走到他们面前停下，为首的一个问道：“我们要到古松村去，请问怎样走法？”说的汉语，十分生硬，而且听得出是蒙古人的口音。

褚云峰吃了一惊，心道：“原来不是找我师父的。他们要到古松村去，不用说一定是找刘老伯的了。”

谷涵虚冷冷说道：“你们要到古松村去做什么？”

那武士眉头一皱，似乎就想发作，却又忍住，说道：“你只须告诉我们就行了，多管闲事干嘛？”

褚云峰向谷涵虚使了一个眼色，摇了摇头。他知道谷涵虚脾气较为暴躁，只怕谷涵虚就要动手，故此使眼色止住他，心想：“对方来意未明，蒙古人之中，也未必都是坏人，且问问他们再说。”

谷涵虚暂且忍住，只听得褚云峰说道：“不是我们爱管闲事，但如今正是兵荒马乱的年头，我们不便带生人进村。因此必须问个清楚。请问你们在古松村中有谁相识？”

另一个蒙古武士按捺不住，喝道：“你不说也就罢了，没见过你这样啰哩啰唆的！”

褚云峰道：“好，那请便吧！”

满面髯须那个武士忽地喝道：“你想走得那么容易！”在马背上居高临下，一掌就向褚云峰的天灵盖劈下来！大喝声中，另一个武士也是唰的一鞭向谷涵虚打去。

褚云峰怒从心起，喝道：“我本来不想杀你，这是你自己找死！”右掌划了一道圆弧，掌挟风雷，使出了“天雷功”中的杀手。

褚云峰以为使出了天雷功，那个蒙古武士不死亦必重伤。不料双方的劈空掌力接触，只听得“蓬”的一声，那个蒙古武士从马背上“飞”了起来，褚云峰也不禁连退三步，脚步未曾站稳，陡然间只觉一股大力推来，不禁再退三步，方自吃惊，跟着又是一股力道推压，迫得他第三次再退三步，方始站住了身形。

那个蒙古武士不过发了一掌，褚云峰就要退了三次九步！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

殊不知褚云峰固然吃惊，那个蒙古武士也是讨不了便宜，他给褚云峰的天雷功掌力打下马来，只觉胸口如受锤击，不由得心头大震，想道：“想不到这个南蛮子，居然能够硬接我的龙象神功！”

原来这个髯须武士名叫呼黎奢，乃是蒙古国师龙象法王的大弟子。龙象

法王的“龙象神功”有九重劲道，一掌发出，掌力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一重比一重强劲。呼黎奢只练到一掌可发三重劲道，故此拿来抵敌褚云峰的“天雷功”乃是不免稍逊一筹。

他那个同伴名叫阿卜卢，乃是十八名金帐武士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此时也和谷涵虚交上了手。

谷涵虚也使出了天雷功，一抓抓住了鞭梢，喝声“下马！”

阿卜卢果然一个筋斗从马背上翻了下来。

可是谷涵虚也没有占到便宜。原来阿卜卢在金帐武士中名列第二，摔角的功夫却是蒙古第一把好手，他脚未站地，已是一个“饥鹰扑兔”式双掌凌空扑击，反拿谷涵虚的脉门！

谷涵虚沉肩缩肘，时捶一撞，阿卜卢肋骨给他撞个正着，断了一根，谷涵虚却给他摔了一跤，跌得也是甚重！

谷涵虚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刚好褚云峰站稳了脚步。

呼黎奢与阿卜卢并肩一立，用蒙古话喝道：“降龙伏虎！”褚云峰右掌划一道圆弧，谷涵虚左掌划一道圆弧，两人也是不约而同地喝道：“雷电交轰！”

“降龙伏虎”是“龙象功”最刚猛的一招，正像“雷电交轰”是“天雷功”最厉害的杀手一样。

双方使出了看家本领，只听得“轰”的一声，沙飞石走，声如郁雷。呼黎奢、阿卜卢给抛出一丈开外，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方始站得起来。但褚、谷二人却也同时各自退了九步！

比较起来，当然还是这两个蒙古武士吃亏更大。呼黎奢知道遇上劲敌，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一声叫道：“扯呼”，趁着褚、谷二人正在后退，尚未能够扑来之际，两人跨上马背，立即飞奔。

褚云峰见他们受了“雷电交轰”的重击，居然并未受伤，还能骑马飞跑，也是颇为吃惊，不敢轻敌。

那两匹蒙古骏马跑得飞快，转眼间已是去得很远了。

谷涵虚道：“好厉害的两个鞑子，师兄，你没有受伤吧？”

褚云峰道：“没有。你呢？”谷涵虚道：“我也没有。可惜咱们没有坐骑，给他们跑了。”

褚云峰笑道：“他们吃了咱们这一招雷电交轰，纵未受伤，也够他们受了。但只怕金刀刘老英雄不是他们的对手。”

谷涵虚瞿然一省，说道：“对啦，他们是要去古松村的，刘老英雄正是住在那儿，不用说他们是图谋有所不利于刘老英雄的了。咱们到古松村去，和这两个鞑子再决雌雄。”

这一层褚云峰早就想到，不过他为了有刘家议婚之事，不免有点踌躇。谷涵虚说话之际，他心里已是转了好几次念头，终于如此想道：“救人急难，乃是我辈分所应为，何况刘老英雄是大为兄的父亲呢！”如此一想，心意立决，说道：“咱们抄小路前去截他！”

谷涵虚笑道：“你不怕刘老英雄留下你吗？”褚云峰道：“我和他是没有见过面的，我想咱们暂时不必表露身份，到了古松村见机而为。”

计议已定，褚云峰前头带路，到了古松村约莫是三更时分，褚云峰凝神静听，隐隐听得西北角有金铁交鸣之声。

谷涵虚道：“师兄料得不差，想必是那两个鞑子已经和刘老英雄动手了。”

当下两人便即施展轻功向那个方向赶去。

古松村名副其实，这个村庄是在松林中的，林深树密，这晚虽有月光，林中却只见幢幢黑影。褚云峰暗暗欢喜，心里想道：“这正是最适宜于夜行人出没的天色，我和谷师弟一招雷电交轰，把这两个鞑子打发了马上就走，刘老英雄怎知我们是谁？”

褚云峰这个打算本来是很不错的，他刚才试过，他们二人合使那招“雷电交轰”已是可以稳操胜算，刘瀚章既然是他师父的好朋友，想必亦非庸手，根据这个估计。他们的确是有可能一击成功的。

但不料事情的变化竟然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褚云峰只想一掌成功，便即悄然离去，故此早就与谷涵虚说好，不必扬声。

午夜松林，但见幢幢黑影，他们刚刚踏进林子，一时间也还未能辨别敌我两方。谷涵虚精干“听风辨器”之术，悄声说道：“好像有五个人！”褚云峰凝神一听，说道：“不错，一边两个，一边三个！”

褚、谷二人听出双方人数之后，不由得都有点诧异，刘家只有父女二人，蒙古武士也只是两个，还有一个人是谁呢？

心念未已，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一声不响，便来偷袭？”褚云峰心想说话这个人想必是刘瀚章了。当下加快脚步，使出“八步赶蝉”的轻功。

果然褚云峰还未赶到斗场，便即听得曾经与他交过手的那个髯须武士呼黎奢大声说道：“好，说个清楚，好叫你们死得明白！我们是奉了大金国师阳天雷之命来取你项上人头的！刘瀚章，你还不知罪吗？”

呼黎奢的“女真话”说得比他的汉语流利得多，可是听进褚云峰的耳朵里，仍然可以听得出他原来的蒙古口音。

褚云峰暗自思付：“阳天雷虽是私通蒙古鞑子，但这是瞒着金主的。他手下高手如云，何必请两个蒙古武士来对付刘瀚章？不怕秘密泄漏吗？这个蒙古鞑子的说话一定是假！”

刘瀚章却不知道这两个“金国武士”是蒙古人冒充的，只道他们当真是阳天雷的手下，大怒喝道：“我有什么罪？阳天雷背叛师门，卖友求荣，甘为鹰犬，鱼肉百姓，他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另一个蒙古武士阿卜卢喝道：“老贼大胆，死到临头，还敢猖狂，我问你，你的儿子是叛军中的一名小头领，是不是？”

刘瀚章傲然说道：“不错，我正以我有这样一个儿子为荣！”

阿卜卢冷笑道：“你的儿子造反已是抄家之罪，你还敢收留屠百城的儿子，你可知道屠百城一家人都是钦犯吗？”

褚云峰此时已是来得近了，距离大约只有二三十步。不过因为林深月黑，他的轻功又很高明，两方面的人都没有发现他。

褚云峰听得此言，不禁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厮说的不是屠龙吗？怎的屠龙却会住在刘老英雄的家里？”

褚云峰聚拢目光，眼前的幢幢黑影已是隐约可以分辨，只见和那两个蒙古武士交手的三人，一个是长须老汉，一个是梳着两条辫子的少女，还有一个正是屠龙！正是：

鬼蜮伎俩难防备，陌路相逢又害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覆雨翻云充侠士 惊天动地入金京

褚云峰连忙拉着谷涵虚，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此事定有蹊跷，咱们再看一看。 ” 当下两人爬上一棵大树，居高临下，细察动静。

只听得屠龙大喝道：“ 刘老怕不必与他们多说，他们胆敢口出狂言，小侄替你把他们打发去见阎王就是！ ”

呼黎奢冷笑道：“ 你这小子有多大本领，竟敢如此狂妄，好，且看是谁打发谁去见阎王！ ”

阿卜卢却道：“ 刘瀚章，看在你年老糊涂，我给你指点一条生路，这个姓屠的小子你交给我们料理，此事就与你无关。以后你倘能劝得你的儿子归顺大金，我还可以保得你们一家荣华富贵！ ” 这意思却是要刘瀚章袖手旁观。

刘瀚章大怒喝道：“ 放屁！ ” 金刀高举，金光闪动，立即向阿卜卢斫去。另一边，那个少女挥舞一长一短的两把柳叶刀，也与屠龙联手，向呼黎奢展开了左右夹攻。

谷涵虚小声说道：“ 此事可真是奇怪了，屠龙分明是蒙古鞑子的奸细，却怎的忽然又变成了刘老英雄的朋友，在这里充当好汉呢？我可不相信屠龙会变得这样快！ ”

褚云峰道 :“ 我也不相信 !咱们且看他是弄什么玄虚，小心防备他一些。” 两人掌心各自扣了一枚钱镖，只要屠龙有甚不轨的举动，就立即发镖打他。

他们是恐防屠龙暗算刘家父女，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屠龙打得竟是十分认真，摆出一副和那两个蒙古武士拼命的样子。

刘瀚章年老力衰，他的女儿刀法虽然颇为精妙，但也吃亏在经验缺乏，气力不加，给那两个蒙古武士迫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倒是屠龙的一柄长剑矫若游龙，使开来头头是道。刘家父女迭遇险招，都亏了屠龙给他们化解。

双方斗到酣处，渐渐变成了屠龙作为主将，力敌蒙古两名高手的局面。而那两个武士竟然也给他杀得连连后退！

褚云峰深知屠龙的本领，屠龙的本领比不上他，倘若和这两个蒙古武士单打独斗的话，只怕也还是输多赢少，如他以一人之力，抵御这两个武士八成以上的攻势，还把这两个人杀得连连后退，这简直是完全出乎常理之外的事情！

褚云峰说道：“ 一定有诈！这两个鞑子是故意让他的！ ”

谷涵虚恍然大悟，说道：“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做成的圈套，使得刘老英雄相信屠龙的！ ”

褚云峰道：“ 那咱们怎么办呢？ ”

谷涵虚道：“ 当然不能让刘老英雄上当！ ”

褚云峰道：“ 但此际屠龙正在和那两个鞑子恶斗，咱们可不能反而去打屠龙呀！ ”

呼黎奢气喘吁吁地叫道：“ 好厉害的小子！好，让你今晚暂且称雄，慢慢再收拾你！ ” 虚晃一掌，与阿卜卢一齐转身。

褚、谷二人都是武学的大行家，看得出呼黎奢是故意诈败，气喘吁吁的样子也是假装的。

屠龙得意之极，大笑喝道：“ 你们知道厉害了么？哪里走！ ”

刘瀚章筋疲力竭，自忖无力再助屠龙，生怕他独自追上去遇险，叫道：

“贤侄，穷寇莫追，由他去吧！”

谷涵虚道：“师兄，咱们可不能让小人的奸计得逞！”

褚云峰道：“好，咱们下去揭穿他，先打那两个鞑子。”褚云峰到底是较为老成持重，他虽然看出这是屠龙所设的圈套，但也恐防万一料错，真相未明，不妨暂且手下留情；二来也是看在屠凤的份上，不想便即重伤屠龙。故而他特地提醒师弟，对屠龙只须“揭穿”他的阴谋，对那两个鞑子则须施展杀手。

褚、谷两人从树上一跃而下，正好呼、阿二人从下面经过，两人一招“雷电交轰”，呼黎奢与阿卜卢猝不及防、只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大力涌来，两人都似皮球似的，从山坡上骨碌碌地滚下去。

屠龙喝道：“什么人？”挥剑劈出，陡然也是只觉一股大力推来，不由自己地跌了个四脚朝天。这还是由于屠、谷二人已经收回了七成劲力，否则屠龙纵然不死，只怕也要头破血流！

屠龙本意是要助呼、阿二人一臂之力的，想不到吃了如此大亏。但一吃了亏之后，他也就知道来的是谁了。

刘瀚章大惊失色，连忙与女儿齐上。他的女儿扶起了屠龙，刘瀚章朗声说道：“来的是哪条线上的朋友？为何你们不分皂白，乱打一锅粥？”

谷涵虚道：“刘老英雄，你给这奸徒骗了，他们正是一丘之貉！”

刘瀚章又惊又怒，喝道：“你说什么？”要知他刚才迭遇险招，都是屠龙替他化解，他怎肯相信屠龙和那两个“金廷鹰爪”乃是一丘之貉！屠龙爬了起来，叫道：“刘老伯休听他们血口喷人！”

褚云峰冷笑道：“屠龙，你要不要我把你的底细揭出来？”

谷涵虚气他不过，喝道：“屠龙，你不向刘老英雄从实招供，今晚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屠龙吓得心胆皆寒，想道：“纵然刘家父女站在我这一边，也是打他们不过。”他只道褚、谷二人当真是要取他的性命，连忙一个转身，没命飞逃！

那少女叫道：“屠大哥，屠大哥！”一面叫，一面跑，跑去追赶屠龙。

刘瀚章大怒喝道：“你们要伤害屠公子，先把我这条老命拿去！”一招“夜战八方”，金刀挥出，不让褚、谷二人过去。

褚、谷二人自是不便对他施展天雷功，褚云峰拔剑出鞘，“　”的一声，拨开他的金刀，说道：“刘老英雄，你上了屠龙的当。你隐居深山，不闻外事，大约不知道屠龙的为人吧？”

刘瀚章怔了一怔，心里想道：“这人倒似乎相当熟悉我的事情。”说道：“我只知道屠龙是大侠屠百城的公子，屠大侠是个抗金的大英雄。你们却是些什么人，胆敢在我的面前，说屠公子的坏话！”

褚云峰道：“不错，屠大侠是个抗金的英雄，但可惜屠龙却是个不肖之子，他的父亲是阳天雷害死的，他放着父仇不报，反而向杀父的仇人讨好，而且还潜往蒙古，找上门去向鞑子卖身！”

刘瀚章哪肯相信，喝道：“胡说八道，屠公子岂能是这样的人？刚才那两个鞑子就是给他打跑的！”

褚云峰道：“这是他做成的圈套。刚才我们打那两个鞑子，他不也是挥剑向我们攻击吗？分明是想暗助鞑子。”

刘瀚章冷笑道：“老实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来历，老朽也不能无所怀疑！你们突如其来，在那仓猝之间，他怎知你们是助曹助汉？”

褚云峰道：“ 好，老英雄既然不肯相信我们的说话，我们也无谓多说了。不过，屠龙的事情却是不难查明真相，你不妨问问令郎。 ”

刘瀚章不禁又是一怔，说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和小儿相熟？ ”

可是褚云峰说了那几句话之后，便和谷涵虚走了。刘瀚章说的话他是听见了的，但他没有回答。

褚、谷二人走出松林，谷涵虚笑道：“ 师兄请莫怪我胡言，你这位未婚妻子似乎给屠龙迷惑了呢。 ”

褚云峰笑道：“ 我倒是巴不得那位刘小姐找到个如意郎君，可惜屠龙却是个人面兽心的奸贼。若是当真如你所说，我倒不得不为那位刘小姐担心了。 ”

谷涵虚道：“ 不是我胡猜乱测，我越想越是可疑。屠龙今晚之事，倒是和我做过的一件事情有点相似。 ”

褚云峰诧道：“ 和你做过的事情相似？ ”

谷涵虚笑道：“ 当然这只是表面相似，实质完全不同！你是知道我和严浣的事情的，我曾帮过她的父亲打败滇南七虎，说老实话，当时我也是存有一点私心，希望能因此获得她的父亲同意我们的婚事。 ”

褚云峰道：“ 滇南七虎是名副其实地向你的岳父寻仇，给你碰上；屠龙和这两个蒙古鞑子却是做成的圈套，诱使刘家父女上当的。 ”

谷涵虚道：“ 所以我说是表面相似，实质完全不同。不过，屠龙这小子对哄骗女人倒是很有手段，听说咱们的盟主夫人，也几乎曾经上过他的当。 ”

褚云峰心念一动，瞿然省起，说道：“ 不好！ ”谷涵虚道：“ 什么不好？ ”褚云峰道：“ 只怕屠龙做成的这个圈套，不仅是要骗刘瀚章的女儿，而是为了他的儿子是义军头目的缘故。纵然他不敢混进义军充当奸细，最少也得提防他凭借裙带关系，套取义军的消息了。 ”

谷涵虚道：“ 师兄说得不错，可是那刘老头儿不肯相信咱们的说话，有什么办法阻止？ ”

褚云峰沉吟半晌，说道：“ 刘大为原来所属的这支义军和琅玡山也是有来往的，就怕屠凤未曾把她哥哥私通鞑子的这件事情遍告备路义军。当今之计，只有待咱们见了柳洞天之后，请他派一个人，马上到史家庄去通知刘大为。 ”

两人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已经出了北芒山，走在大路上了。忽见有两骑快马迎面而来，谷涵虚抬头一看，吃了一惊，喝道：“ 你们这两个贼子跑到这里干吗？ ”迎头跑去，使出天雷功，“ 呼 ”的就是一掌！

那两个人见了谷涵虚也是大吃一惊，慌忙地拨转马头，落荒而逃。这两骑马跑得飞快，谷涵虚的“ 天雷功 ”虽然厉害，距离百步之外，掌力却是及不上了。那两个人在马背上晃了一晃，迅即一个“ 镫里藏身 ”，避过掌力的余波，转瞬间那两骑马已是去得远了。

褚云峰道：“ 这两人是谁？ ”

谷涵虚道：“ 说来也巧，当真是刚说曹操，曹操便到。这两个人一个是滇南七虎之首的段点苍，另一个是他的师弟飞豹子褚青山。 ”

褚云峰道：“ 奇怪，他们远在滇南，却跑到北方来干吗？ ”

谷涵虚道：“ 谅必没有什么好事情。可惜咱们另有大事在身，无暇去追究他们了。 ”心想：“ 当年武当四侠与我为难，给武当四侠通风报信，并挑拨他们与我为难的人就是这飞豹子褚青山。莫非他们师兄弟此来，乃是因为

知道了武当四侠已到北方，与武当四侠有何关系？不过，为什么他们向北芒山来呢？嗯，或许是他们走上了屠龙的门路，也说不定。”

当年那件事情，给谷涵虚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是以他见了这两个人，心里不禁有点怔忡不定。但为了要赶回去见柳洞天，也只好暂且搁在一边了。

出了北芒山之后，一路上倒是平安无事。这日抵达八仙剑柳洞天的山寨，柳洞天亲自出迎。

柳洞天笑道：“褚兄，可惜你来得稍迟，若是早来三天，就可以见着你那位孟姑娘了。”

褚云峰喜道：“孟大侠父女曾经来过么？”柳洞天道：“还有李盟主和他的那位杨姑娘也来了呢。这几天寨里热闹得很，我正盼望你们回来。”

谷涵虚道：“阳天雷这厮可是已经有答复了？”

柳洞天道：“答复是有了。不过……”谷涵虚道：“不过什么？”柳洞天道：“咱们进去慢慢再说。”

坐定之后，柳洞天说道：“孟大侠、李盟主大驾亲临，本来是准备阳天雷这厮前来上钩的，不料阳天雷这厮反而想咱们去上他的钩。”

褚云峰道：“他怎么说？”

柳洞天道：“他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请我上大都会他。”

褚云峰道：“你去不去？”

柳洞天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谷涵虚道：“你不怕他是布成的圈套？”

柳洞天道：“我和李盟主商量过了。阳天雷不敢冒险前来，这是意料中事。但他请我前去会他，是否就等于他已经知道我是站在义军这边呢，这却未能断定。多半是他有了一点怀疑，用来试试我的。因此我也不妨将计就计，就去会他。”

褚云峰道：“李盟主怎么说？”

柳洞天道：“李盟主最初为我担忧，恐怕风险太大。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阳天雷是咱们的大敌，倘若没有接近的机会，要除掉他，实是不易。因此，莫说冒点风险，就是拼了一条性命，也是值得的！”

谷涵虚听得眉飞色舞，击掌赞道：“壮哉！”

柳洞天道：“后来孟大侠和李盟主也赞同了。李盟主还准备亲自到大都一趟呢！”

褚云峰吃惊道：“他是咱们的首领，何必亲自冒险？”

柳洞天道：“我也是这么说，但李盟主不肯听我劝告，他说你可以冒险？为什么我就不能冒险，我劝他不听，也是没有办法。后来我才知道，李盟主前往大都，要对付阳天雷固然是一件大事；另外还有一件大事，是他要和北丐帮的陆帮主相会，共商抗金复国的大事。陆帮主如今正在大都的丐帮分舵。”

褚云峰道：“咱们这位盟主当真是有勇有谋，令人佩服。那么孟大侠呢？”柳洞天笑道：“我知道你惦记着孟姑娘，他们父女也是要往大都的，不过可能稍迟一些方才动身，因为琅琊山还有一点事情需要孟大侠回去照料。”

柳洞天接着说道：“所谓‘迟些’，是指比李盟主迟些动身，却不一定比咱们迟，咱们到了大都，想来可以见着他们父女。”

褚云峰对道：“我们身负清理师门之责，当然是要和你同往大都。你让我们充当你的随从好了。”

柳洞天笑道：“ 我是和你说笑的，你当然不是只为着想见那位孟姑娘而去。 ”

褚云峰道：“ 不过，有一件为难之事，我在阳天雷那儿曾经待过三年，熟人太多，恐怕有人认出。但我却是非去不可！ ”

柳洞天道：“ 我有可以改容易貌的药物，是一位前辈高人送给我的。我给了李盟主两颗，刚好还剩一颗，给你好了。至于谷兄，他在大都并无熟人，相貌又较常人为异，稍轻化装，想必也可以混得过去。 ”

谷涵虚笑道：“ 我本来是个丑八怪，没人认得我的本来面目。 ”

当下褚云峰试用那颗易容丹，扮成一个相貌平庸、无甚特点的普通喽兵，揽镜一照，果然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褚云峰大为欢喜，笑道：“ 妙哉，妙哉！我自己都几乎认不得自己了，阳天雷这厮料他看不出破绽！ ”

谷涵虚道：“ 阳天雷有否和你约好日期？ ”

柳洞天道：“ 没有。他只是希望我能够在下月十五之前去会他。到时只须投进拜帖，他就会接见我了。 ”

谷涵虚冷笑道：“ 架子倒是好大。不过，这样没有限定一个日期，倒是可以让咱们进京之后，有个从容布置的机会。 ”

柳洞天道：“ 是呀，我准备到了大都，先往丐帮见崔镇山，打听打听消息。要是卢香亭和丁进这两个奸细业已到了大都，咱们再另作打算。 ”

褚云峰点了点头，说道：“ 这样安排，更妥当了。不过，还有一个奸细，也得提防呢。 ”

柳洞天道：“ 是谁？ ”

褚云峰道：“ 就是屠凤的哥哥屠龙。 ”

柳洞天笑道：“ 他是奸细我早已知道了。你忘记琅玡山绿林大会之时，李盟主揭发他，我也是在场的吗？不过，他却不知道我的底细，当时我是给淳于周助拳的。 ”

褚云峰道：“ 我不是说他要谋害你，我改了容貌，也不怕他认得。不过，他现在正在进行一宗阴谋呢。 ”当下将在北芒山遇见屠龙的事情，和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一五一十的告诉柳洞天。

柳洞天道：“ 有这样的事，屠龙这厮也忒是胆大妄为了。好，我立即派人到史家庄去通知刘大为。 ”

计议已定，第二天一早，柳洞天、褚云峰、谷涵虚三人便即联袂进京。

他们三人联袂进京的时候，李思南和杨婉二人，亦已是在前往大都的路上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暂且按下褚云峰、谷涵虚和柳洞天三人之事不表，且说李思南与杨婉在路上的遭遇。

他们二人经历过许多磨折，无数风波，方才聚首，一路同行，自是有说不尽的柔情蜜意，旖旎风光，那也不必作书的人一一描绘了。

这日到了蓟州的密云县，距离金国都门已不过是只有百数十里之遥，行走间忽见尘头大起，有一彪军马开来，行人纷纷躲避。

李思南定睛一看，只见前面后面都是金国的骑兵，中间一小队人马，却是蒙古士兵的服饰。

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队伍中那几个蒙古“ 贵人 ”，中间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是蒙古神翼营的统领木华黎，两旁是金帐武士呼黎奢和阿卜卢。和木华黎并辔而行，稍微在他后面一点的是一个满面红光的大和尚。

看木华黎在行列中的位置，他应当是蒙古这队人马的首脑人物无疑。可是混在队伍中的一个蒙古军官，起初李思南没有怎样留意，后来看清楚了之后，却不由得他不大吃一惊了。

你道这人是谁，原来竟是蒙古的四王子拖雷！

木华黎是蒙古的大将，地位当然很高，可是比起了曾经当过“监国”的四王子拖雷，那又差得太远了。

但现在木华黎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当中，拖雷却是一个小军官的服饰，混在队伍之中，跟在他的后面，分明扮演的是木华黎随从的角色，这不是大奇怪了吗？

李思南和杨婉是用柳洞天所送的易容丹化了装的，他们打扮成一对农家夫妇，估量拖雷与木华黎一定认不出他们，于是也就跟着行人走避。

忽听得木华黎“咦”了一声，回过头去和那个大和尚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那个和尚突然向李思南所走的方向发出了一记劈空掌。

李思南只觉一股排山倒海似的掌力涌来，不由自己的向前连冲几步，方始稳得住身形。

李思南不过是险些摔了一跤而已，路上的行人可就惨了。只听得几声撕心裂肺的呼叫，在李思南后面的几个人已倒在地上，七窍流血，显然是已经死了。

金国的一个将军翘起姆指赞道：“法王当真是神功盖世，不愧天下第一高手的称号！佩服，佩服！”

那个金国将军只道他是要驱散道上行人，却不知他是要对付李思南，行人已经躲避一空，这个将军自是不会停下来追究，转眼间这彪军马便过去了。

李思南默运玄功，运气三转，胸口的胀闷之感，方始略解。杨婉低声说道：“南哥，你没事吧？”李思南道：“没事。这和尚好厉害！”杨婉道：“那金国将军叫他做什么法王，想必是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了！”

李思南在和林的时候，未有机会见到龙象法王。不过龙象法王有几个弟子是成吉思汗的金帐武士，李思南曾经和他们试过招，对他们这一派的“龙象功”却是识得的，说道：“不错，一定是那个秃驴！想不到我在蒙古见不着他，在这里却遇上了。他夸称武功天下第一，第一未必，但也的确是十分厉害！就不知他是否是有意要杀我的？”

杨婉忧心忡忡，说道：“只怕是拖雷和木华黎已经认出了你，叫这龙象法王杀害你的。看这情形，他们一定也是前往大都。”

李思南道：“多半是如你所料。不过，咱们总不能知难而退。大都咱们总还是要去的。”

那几个行人给龙象法王的掌力震毙道旁，和他们相熟的人们惊魂稍定，此时已是围拢了来，有的大哭，有的痛骂。

李思南听得有一个人哭着骂道：“我们只道可以有几年的太平日子过，早知如此，这热闹不看也罢！千刀万剐的蒙古鞑子，和金虏都是一样的魔君！哼，他们打仗也好，讲和也好，咱们汉人总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了！”

李思南见他哭得哀痛，不便问他，问另一个人道：“原来这班蒙古鞑子是来讲和的吗？”

那个人诧道，“你还不知道吗？京师里早已传开了。不是鞑子要讲和，是金国的皇帝要讲和，他打不过蒙古鞑子，只好求和啦。我们是住在附近的村子，听说金国皇帝派人迎接蒙古前来议和的使者，故此跑出来看热闹，想

不到遇上了这桩祸事。”

李思南十分愤慨，说道：“你们说得对，女真鞑子、蒙古鞑子，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对头，只有把他们打跑了，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那人道：“你说话小心些，在这里说没关系，到了大都，可不能乱说话了。”

李思南多谢了那个人，和杨婉继续赶路，第二天到达大都。金廷的“京兆尹”（相当于现代官制的首都市长）为了欢迎蒙古的使者到来，在通衢要道搭起了许多彩坊，乡下人进城来看热闹的有如过江之鲫，李思南、杨婉扮作一对普通的农家夫妇，没人留意他们，未遭盘问。

李思南和杨婉进了金京，便即前往丐帮的大都分舵。

大都丐帮的分舵舵主刘赶驴看见了李思南的名帖，又惊又喜，连忙跑出来迎接，早已来到了丐帮的崔镇山也跟着他一道出来。

崔镇山是在绿林大会上见过李思南的，一见来人和李思南的相貌不同，不觉怔了一怔。李思南哈哈笑道：“崔兄，你不认得我了吗？柳寨主给了我一颗易容丹，看来的确是很有功用呢，瞒得过朋友的眼睛了。”

崔镇山半信半疑，伸出手来与李思南相握。这一握他是用上了金刚掌力的，一握之下，只见李思南神色自如，自己所用的那股刚猛之极的金刚掌力，竟如泥牛入海，给对方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了。这正是少林派正宗的内功。崔镇山一试之后，更无怀疑，哈哈笑道：“原来如此，李盟主，你这个险可是冒得太大了啊！这位想必是杨姑娘了？”

李、杨二人和刘赶驴见过了礼，李思南便即问道：“听说贵帮的陆帮主已经来到了大都，想必是住在这儿？”

原来丐帮的帮主陆昆仑是李思南闻名已久的一位武林豪杰，丐帮又是天下第一大帮，李思南这次冒险进京，就是想见陆昆仑，商谈和丐帮合作之事，帮忙褚、谷二人除掉阳天雷的事情还在其次。

刘赶驴是陆昆仑的师侄，当下说道：“敝师叔正在后面的园子里和一位韩老英雄下棋，我匆匆出来，来不及告诉他，请盟主恕罪。咱们这就到后园去见他老人家吧。”

李思南道：“这位韩老英雄是不是在洛阳隐居的那位韩大侠，韩大维。”

刘赶驴道：“正是，韩老英雄和她的女儿都来了。”

李思南大喜道：“这就更好了。这位韩老英雄也是我心仪已久的。”

原来韩大维是和李思南师父谷平阳同一班辈的人物，谷平阳常常和李思南提起的，此人颇有家财，是以中年之后，便即闭门封刀，在家纳福，不再行走江湖。此次是因为蒙古的大军打下洛阳，他才和女儿逃跑出来的。

刘赶驴本来是洛阳的丐帮分舵舵主，也是因为洛阳失陷，方始给丐帮的总舵，将他调任大都，主持分舵。他在洛阳和韩大维交情极好，故此韩家父女来投奔他，如今蒙古兵虽然是出了洛阳，但韩大维早已是家破人亡，是以也就留在大都，不回去了。

李思南跟着刘赶驴进了后园，只见一个青衣老者正在和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下棋。他们下棋的方法可是非常古怪，李思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他们下的是围棋，但是那块棋盘，却不是放在他们的面前，而是挂在对面的墙上的。

在那青衣老者的身边，还有一位妙龄少女。李思南料想这青衣老者必定是韩大维，和他对弈的那个魁梧汉子自是丐帮的帮主陆昆仑了。一问刘赶驴，果然所料不差。刘赶驴道：“站在韩大维身边的这个少女是他的女儿韩佩瑛，

也是江湖上一位很有名气的女侠。她父亲闭门封刀，在家纳福，她倒是常常出来走动的。”李思南道：“看来他们正在弈到用神之处，暂且不要惊动他们。”

只听得陆昆仑说道：“韩大叔，该你下啦！”韩大维哈哈笑道：“陆老弟，你今天的下子，取势怎的如此凌厉，我这糟老头儿只怕是招架不住了。”说罢，拈起一枚白子，向那悬挂在墙上的棋盘掷去，只听得“啪”的一声，那枚白子刚好嵌在棋盘上纵横两道黑线的交叉之点。那是纵十五路，横四路的位置，依棋势而论，韩大维这一子的用意乃是在于保角。

李思南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样的下棋，不但是比赛棋力，而且是比赛暗器的功夫。内力和准头稍差，就要出错！”

陆昆仑笑道：“韩大叔，这个角我可不能让你占去！”拈起一枚黑子，“啪”的一声，掷在“三、三”路上，和韩大维展开了一隅之地的争夺战。

李思南看了一会，心里想道：“这两人的棋力差不多，暗器功夫也是不相伯仲。但陆帮主只顾和对方争角，外围之势却被韩老英雄夺去，只怕是有点得不偿失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少女说道：“爹爹，这盘棋你恐怕要输给陆帮主了！”韩大维拈须微笑，说道：“是吗？”李思南暗自想道：“韩老英雄若然投子‘天元’（围棋术语，即棋盘的正中央之点），此局大约可有七成胜算。”

果然韩大维拈起一枚白子，“啪”的一声，棋子就刚好嵌在棋盘上的“天元”位置。李思南也是一个棋迷，看见韩大维的下子如他所料，一时欢喜，禁不住就大声叫好起来！

陆昆仑哈哈笑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只顾一隅之地，忘了进取中原。这局棋我是输定的了，不必再下啦。”

韩大维道：“刘赶驴，我却不知你们丐帮之中，尚有这样一位高手。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两人推枰而起！刘赶驴笑道：“这位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李少侠，刚刚到的。”

李思南上前与两位前辈见过了礼，说道：“晚辈李思南，家师是少林派的谷平阳，晚辈是常常听得家师说起两位前辈的，故此今日特来拜谒。”正是：

得道由来多助力，棋争一着决雌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棋争先着交豪杰 阵布玄虚诱故人

韩大维喜道：“啊，原来你是老谷的徒弟，怪不得有这等本事。”李思南心想：“我与你刚刚会面，你又怎知我有什么本事。”

韩大维接下去说道：“当年我和你师父曾经废寝忘餐，连弈十日，比对是你的师父仅胜一局。可惜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和你的师父下棋了，这一局之仇，始终未报！”说罢哈哈大笑。李思南这才知道，原来他说的是下棋的本事。

韩大维这个人的脾气是颇为有点怪僻的，对话不投机的人，他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合他心意的人，他张开了口，就滔滔不绝。接着又道：“你的师父不但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还做了亲家呢，你知不知道？”李思南怔了一怔，他可没有听得师父说过。

韩大维说道：“扬州的谷若虚是和你师父同一支的，小女佩瑛就是许配给他的儿子，所以你也算得是佩瑛的小叔呢。”

陆昆仑道：“韩老英雄的快婿就是近年在江湖上声誉鹊起的谷少侠谷啸风。”

李思南暗暗好笑，心想：“这倒是用算盘才打得上的亲戚了。”原来谷家乃是大族，他的师父谷平阳家住江南屯溪，扬州则是正当着长江南北的交界之处，虽然也可算是江南，但却是隔着一条长江的。

屯溪属南宋统治，扬州则早已沦陷，归属金国的版图了。谷平阳和谷若虚是要摊开族谱来算，才算得出是兄弟排行的。不过，扬州谷若虚在江湖上的声名，却倒是不在他的师父谷平阳之下。

韩佩瑛粉面飞霞，说道：“爹爹，李大哥来到一定是有事要和陆帮主商量，你却只顾和他唠叨闲话！”

韩大维哈哈笑道：“对，对。我又犯了老毛病。好，等你们说了正经事儿，我再和你聊吧。”李思南道，“其实小侄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

韩大维说是要让他们谈正经事儿，却忍不住又说了几句闲话，问李思南道：“这位姑娘是——”崔镇山也是个嘴快的人，代他答道：“这位杨姑娘就是我们盟主的夫人。”杨婉满面通红，瞪他一眼，崔镇山笑道：“虽未成亲，但你们这杯喜酒我总是喝定了。叫一声盟主夫人，又有何妨？”

韩大维更是欢喜，说道：“佩瑛，你应该和这位杨姑娘多亲热一些，你们是一家人呢。”韩佩瑛嗔道：“爹爹，你又乱说了。”韩大维道：“我怎么是乱说，将来——”韩佩瑛道：“好，好，杨姐姐，咱们过一边说话，别听爹的啰唆。”韩大维哈哈笑道：“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你们女孩儿家就是懂得害羞。”

韩大维说出了女儿已有婆家之事，他的女儿怪他多话，但听进杨婉的耳中，却是少了一层顾虑。

杨婉很少有称得上“知己”的朋友，这倒不是因为她落落难合，而是因为她出身名门望族，气质与一般出身草莽的江湖儿女不同之故。例如她和屠凤及孟明霞二人，固然可以说得是“志同道合”，但却仍然不是“意气相投”。

韩佩瑛出身与她相同，同属大家闺秀，两人相识之后，颇有一见如故之感，谈得很是投机。

李思南和韩大维的谈话告了一个段落，当下也就和丐帮的陆帮主说及正事。

陆昆仑道：“原来你在路上已经碰见蒙古前来谈和的使者了。据我们所知，蒙古来的这班人，都住在阳天雷的国师府。”

李思南吃了一惊，说道：“褚云峰、谷涵虚二人即将来京清理师门，那个蒙古国师的武功非同小可，有这一个人在他那儿，恐怕更多波折。”

韩大维道：“龙象法王的龙象功自夸天下无敌，也未必当真是天下无敌，陆老弟，如果你我联手，依我看来，倒大可和他一斗。”

陆昆仑笑道：“韩老前辈，你封刀多年，难得有这兴致，到时你若去斗那龙象法王，我一定执鞭随镫。”这话即是答允作他的助手之意。

韩大维道：“这不是什么兴致不兴致的问题，经过了这一回战火，我才知道是我错了。我不想理外间的闲事，别人却要‘理’到我的头上。蒙古鞑子毁了我的家，我还能怕鞑子的国师吗？”

李思南喜道：“有两位前辈出手，那是最好不过了。”

陆昆仑道：“金虏向蒙古求和之事，我们早已知道。听说蒙古的将军们本来还是要进兵的，是他们的四王子拖雷主张谈和，这件事方始定夺的，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逝世，拖雷意欲先把内部安定，然后方始对外之故。”

韩大维道：“拖雷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中最精明的一个，他此次前来大都，定有图谋，咱们倒是不可忽视。思南老弟，你看清楚了，当真是他？”

李思南道：“决不会看错。当时我觉得很是奇怪，拖雷为什么扮作一个小军官？现在我听了韩老前辈的话，倒是悟出这个道理了。外人不知道他的身份，那就更方便他窥探金国的虚实，有甚阴谋的话，在暗地里进行，也是容易得多。”

谈话之间，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时分。韩大维看看天色，笑道：“正经事谈完了，咱们也该商量如何安顿思南老弟啦。”

李思南怔了一怔，心里想道：“我既然来到此地，难道还不是住在这儿？”要知李思南乃是义军盟主的身份，自是不便投宿客店，故而他一进京城，便径自投奔丐帮分舵，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住宿的问题。

陆昆仑哈哈一笑，说道：“韩大叔，你是不是想和我们抢这东道主做？”刘赶驴也笑道：“丐帮没有高手，你老人家是想找李盟主陪你下棋吧？”

韩大维正色说道：“你们的分舵出入人多，而且官府也是知道你们这个处所的，虽说你们可以把思南安置内堂，严加防卫，但也恐防人多嘴杂，说不定会泄露风声。”

陆昆仑瞿然一省，说道：“老前辈顾虑得是。既然如此，我只好让这东道主给你做了。好在两家距离不远，咱们也可以互通消息。”

原来韩大维避难来京，家业虽毁，却也带来了一点浮财，丐帮是只有男弟子没有女弟子的，而丐帮的弟子按照帮规，又都是叫化子打扮，韩佩瑛自是不便住在叫化子窠里。因此韩大维在丐帮分舵的附近，买有一所住宅，父女同住。

李思南想道：“婉妹有这位韩姑娘作伴，自是最好不过。”当下欣然应命，和杨婉去作韩家父女的客人。

韩大维这才哈哈笑道：“老弟，我请你屈居寒舍，固然是为了避人耳目，但刘老弟也没有说错，另一半原因，我的确是想领教你的高明棋术。”

陆昆仑大笑道：“是吧？毕竟是给我这师侄说中了。李盟主，你可要当心一些，韩老前辈是要在你的身上报令师的‘一局之仇，呢！”

李思南笑道：“我的棋力和家师相差太远，根本就够不上做韩老前辈的

‘敌手’，哪谈得上‘报仇’二字。嘿，嘿，韩老前辈和我下棋，我只有拱手认输，甘拜下风。”

韩大维说道：“思南老弟，你别客气，俗语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下棋呢，不用出手，一出口就知‘有没有’了。你刚才出那句好，我就知道你的棋一定下得不错。”

陆昆仑笑道：“他不是客气，他是先站好了地步，那么输了给你，也只是徒弟输了，不失他师父的面子。”韩大维哈哈笑道：“说得不错，思南老弟，原来你还有这份深沉的心思。好，那么咱们就各自算帐，不必牵连到你师父的帐上。”

李思南住到韩家，韩大维果然每天都要找李思南陪他下棋。李思南反正是不想出去游玩的，乐得陪他下棋，等候褚、谷二人的消息。

杨婉和韩佩瑛一起，也是极为投合。不过韩佩瑛是个好动的人，却就不能像父亲一样待在家里了。

一日，韩佩瑛和杨婉说道：“婉姐，你一向没到过京城的吧，想不想看看京城的繁华？”

杨婉在山沟里住了几年，难得有这机会来到金京，闻言不禁怦然心动，说道：“恐怕不大好吧，万一出了事……”韩佩瑛笑道：“大都又没人认得你，你怕什么？我一个人也是常常独自出去的，从没出过事。”

杨婉心里想道：“我现在已经改容易貌，莫说此地没有熟人，即使碰上熟人，他也不知是我。”当下说道：“好，我扮作你的丫环，你带我出去，不过……”韩佩瑛道：“不过什么？”杨婉道：“不过，只怕你的爹爹不放心吧。咱们去问问他再说。”

韩佩瑛笑道：“你是怕李大哥不放心，不许你去，对吗？好姐姐，咱们不告诉他就是。”杨婉迟疑道：“这不大好吧？”韩佩瑛说道：“他们迷头迷脑地下棋，哪顾得住咱们？只怕咱们回来了，他们的棋还未下完呢！”

果然是给韩佩瑛说中，这日韩大维照例的又是和李思南在棋盘上厮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知不觉当真是“天昏地暗”——到了黄昏的时分了。

可是出乎韩佩瑛意料之外的是：她们却不能依时回来。

韩大维和李思南是在园子里的一间凉亭下棋的，瞑色四合，棋盘上犬牙交错的形势已经是看得不大清楚了。李思南笑道：“这盘算我输了，咱们也该进去啦。”韩大维道：“承让，承让。这一局棋依理说我可以赢你，不过只怕也得大费心力了，所以我还是要领你的情。”李思南心里正自好笑，这老头儿好胜，忽听得韩大维“咦”了一声。

原来韩大维忽地瞿然一省，省起今日下午，女儿从未来过。

李思南只道他是看出棋盘上有甚破绽，便道：“的确是我输了，老伯不必推敲啦。”韩大维道：“不是这个。喂，思南贤侄，你可记得杨姑娘来过没有？”

李思南道：“没有来过。她本来就不大喜欢下棋的。”韩大维道：“可是佩瑛每天都和她来的呢，奇怪，今天怎么不见她们？”

李思南这才着了慌，说道：“或许他们今天是亲自下厨，忙着给咱们弄饭吧？”

两人连忙进去一看，哪里找得着她们？韩大维家里的佣人只有一个厨子，一个老王，这两个人是不进内堂的，当然也不知道小姐的去向。

韩大维安慰李思南道：“想必是小女陪杨姑娘出去玩了，她平日也是常

常出去的。我想大约是不会出事的。咱们迟一些吃饭。”他话是这样说，心里可也慌了。

韩佩瑛和杨婉到了哪里呢？

杨婉和韩佩瑛走上大街，只见车如流水马如龙，端的是好一番热闹景象。在那穿梭来往的行人之中，绿女红男，黄童白叟，各式各样的人，应有尽有。原来在金国统治下的大都，妇女“抛头露面”是并不当作一回事的，不似南宋，妇女必须遵守“礼教”，以“足迹不出闺门”，方才算得是有教养的“良家妇女”。杨婉看见行人中有男有女，也没发觉有人特别注意她，方始放下了心。

韩佩瑛带杨婉在皇城外面走了一圈，让她见识用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所盖的宫殿，然后到城中几处风景名胜之地游览，看看日头过午，杨婉恐怕李思南挂念，说道：“咱们该回去了吧？”

韩佩瑛游兴未阑，笑道：“你急什么，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要玩就玩个痛快。大都最热闹的地方，你还没有去呢。”杨婉道：“那是什么地方？”

韩佩瑛道：“那地方名叫天桥，有一大片广场，场中有各式各样的杂耍，无数各具特色的小食摊子，还有你所想买的胭脂水粉雕刻古玩之类的杂货，甚至还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古人的字画，其中不乏名家的真迹，当然这就要看机缘了。”

杨婉给她说得怦然心动，想道：“日落之前赶回去，想来他们的棋还未下完。”便道：“也好，那么咱们就去看看。”

到了天桥，杨婉买了几件书房的小摆设，准备带回去送给李思南，忽听得锣声　　，原来是有两父女在她们的附近占了一个场子卖艺，刚刚开场。韩佩瑛性喜热闹，看了一眼，说道：“那小姑娘似乎有点玩艺，样子也长得不错，咱们过去仔细瞧瞧。”

这时已有许多游人被吸引了来，场子的外面围成一个圆圈了。杨婉皱皱眉头，低声说道：“和那些人挤在一起，我不习惯。”韩佩瑛道：“好，那咱们就站远一点瞧。”

杨婉不想太过拂逆她的意想，便与她一同过去。正行走间，忽地有个男子斜刺撞来，杨婉冷不及防，竟然给他碰着。

韩佩瑛斥道：“你走路不带眼吗？”一掌向他推去。不料旁边又有一个男子突然窜出，拦在她的面前，挥臂招架，韩佩瑛那一掌推去，只觉得一股劲力反推过来。韩佩瑛吃了一惊，想不到在这个品流复杂的地方，竟然碰上了一个武功高手。

那人冷笑道：“这个地方，谁都可以来玩，你怕给人轻薄，就别出来！哼，何况正主儿都未出声，要你多管闲事？”韩佩瑛本来还以为先前那人是“无心之失”，未曾想到他是有心调戏杨婉的，此时这“轻薄”二字从那个人的同党口中说出，韩佩瑛方知他们是有心惹事，不觉大怒。

正当韩佩瑛发觉那人是个武功高手，大吃一惊之际，杨婉也认出了碰撞她的那个人是谁了，杨婉这一惊比韩佩瑛更甚。

原来那个人不是别人，竟是蒙古的四王子拖雷。他改换了金国平民的装束。

拖雷笑嘻嘻的一揖说道：“杨姑娘，幸会，幸会！想不到咱们在这里又见着了！”

杨婉这一惊非同小可，但她也是个机灵的人，一惊之后，立即想到：“拖

雷认出是我，当然是有意来难为我的。要想脱险，只有先下手为强了。”她知道拖雷虽然精于骑射，武功上自忖还可以胜得过他，当下主意一定，立即便是一招近身的小擒拿手法，向拖雷的琵琶骨抓下。

拖雷武功不及杨婉，不过他的摔交功夫，却是在蒙古的武士之中也算得是一名高手的。杨婉一抓之下，拖雷一个蹲身勾腿，右掌疾出，反扣杨婉的手腕，杨婉焉能给她勾跌，滴溜溜一个转身，掌锋斜掠，只听得“嗤”的一声，拖雷的肩衣给她撕下了一幅。可是杨婉想要抓碎他的琵琶骨，却是不能如愿了。

拖雷退出数步，说道：“杨姑娘，你这样对待老朋友未免太过薄情了吧？”把手一挥，又一个汉子冲了上来，用蒙古话说道：“这丫头不识抬举，四殿下要如何对付她，请即吩咐小人。”杨婉一招“三环套月”，连环进掌，给那人随手一拨，竟然把她这一招招里藏招，式中套式的精妙掌法，轻描淡写地就化解开了。

拖雷侧目斜睨，盯了杨婉一眼，说道：“杨姑娘虽然不够朋友，我可还得顾念故人情义，你替我将她擒下，可不许伤了她！”那人应了声“是！”单掌划了一道圆弧，缓缓推出。

杨婉被那掌力一压，几乎透不过气来，想要逃跑，不论走向何方，却又都是给他的掌力封住。杨婉本来是精于使力使剑，不大精于掌力，加以功力又比不上对方，是以交手不过数招，已是难脱困境。

原来和杨婉、韩佩瑛交手的这两个汉子，就是褚云峰和谷涵虚在北芒山刘家所遭遇的那两个蒙古武士。杨婉的对手是呼黎奢，韩佩瑛的对手是阿卜卢。

呼、阿二人乃是龙象法王的得意弟子，当日他们曾经用过“龙象功”抵敌褚、谷二人的“天雷功”，虽是稍逊一筹，但比起杨婉和韩佩瑛却是胜得多了。

此时韩佩瑛和阿卜卢亦已展开激斗，韩佩瑛自幼行走江湖，临敌的经验比杨婉丰富，变招迅速，身法轻灵，故此比较起来，不似杨婉吃亏之大。但因她也是长于剑术，拳脚的功夫不大高明，故此在阿卜卢强攻之下，她也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围在那个场子周围的闲人，初时看见两个大姑娘和人打架，觉得很是有趣。不料在他们的恶斗展开之后，拳风虎虎，刮面生痛，有几个靠得较近的闲人竟给震倒地上，变作了滚地葫芦，众人这才知厉害，一哄而散。有人叫道：“别闹出人命来，快禀官府。”

韩佩瑛百忙中抽眼一瞥，见场中那对父女正在收拾家伙，尚未走开。韩佩瑛心念一动，登时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数丈开外，刚刚落在场心。她这一招轻功身法使得巧妙之极，阿卜卢竟然未能及时阻止。

韩佩瑛落在场心，说道：“小大姐，借你这两把刀一用。”那个小姑娘刚才卖艺，刚刚使了一套刀法，她使的是一长一短的柳叶刀，此时刀还未曾入鞘，搁在箱上。

韩佩瑛以迅捷异常的手法，拿起双刀，呼呼两刀，向追进场子的阿卜户斫去。韩家的“惊神剑法”乃是武林一绝，韩佩英使刀虽然不大顺手，但她把“惊神剑法”化为刀法，招数之凌厉亦是非比寻常，阿卜卢心头一凛，不敢躁进。韩佩瑛叫道：“婉姐，接刀！”一个盘头疾舞，长刀飞出，杨婉眼明手快，接到手中。

杨婉本来是刀剑两俱擅长的，有了长刀在手，使出了家传的“杨令公六十四路金刀刀法”，一团刀光，护着身躯，泼水不进。呼黎奢不敢用“龙象功”伤她，一时之间，竟是奈她不何。

韩佩瑛叫道：“婉姐，咱们回去再说。”杨婉瞿然一省，想道：“不错，今日不论胜败，都是对我没有好处，何必恋战？”于是虚劈两刀，便即转身。

可是对方本领在她之上，她要立即脱身，谈何容易？只能且战且走！

忽见一小队金国的士兵跑来，为首的军官喝道：“是谁敢在天子脚下闹事？都给我到九门提督官衙投案！”

原来金国的兵制，在京师设有九个巡防营，分驻九门，归九门提督管辖。这一小队士兵乃是驻在最近天桥的一座城门，听得这边有人“闹事”，匆匆赶来的。

拖雷不慌不忙上前与那军官招呼，说道：“这两个女子是从蒙古逃出来的汉人，我是蒙古钦使木华黎将军的随从。”

那军官吃了一惊，说道：“此话当真？”话犹未了，只见四名蒙古武士和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和尚来到，那和尚向拖雷唱了个诺，四名武士则是一齐躬腰行礼。

这军官不认得拖雷，但却知道这个和尚是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当下哪里还敢多事，反而指挥兵士帮忙拖雷堵截逃人。拖雷说道：“不用你们动手，只要你们不给这两个丫头逃出去就成了”

龙象法王哈哈笑道：“要擒这两个丫头还不容易，你们退下！”

呼黎奢、阿卜卢知道师父要使“龙象功”，慌忙躲开，龙象法王一掌拍出，距离三丈开外，掌力已是达到杨婉和韩佩瑛的身上。

龙象法王的“龙象功”早已练到收发随心，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一掌的力道当真是使得恰到好处，杨、韩二女只觉一阵酸麻，登时瘫在地上，身体并没受伤，可是却不能动弹了。

拖雷把两名武士叫来，说道：“好好服侍这两位姑娘，不可无礼！”这两名武士将杨婉和韩佩瑛拉上一辆马车，驰回阳天雷的“国师府”。

到了“国师府”，拖雷躬腰说道：“杨姑娘不用害怕，我只是想请你作我的客人！”

杨婉斥道：“谁要做你的客人，你莫以为我们汉人是好欺负的，大不了是一个死，你想怎样？”

拖雷笑道：“李思南和我是交换了‘哈达’的兄弟之交，我怎能欺负你呢？你放心在这里住几天吧。你若是还不放心，我可以——”说至此处，突然伸手拔下了杨婉头上的玉簪，杨婉吃了一惊，失声叫道：“你干什么？”她本来打算拖雷若是对她无礼的话，她立即就自断经脉而亡的。但因她内功未曾恢复，正待运功，心念方动之际，拖雷已经把手缩回，笑道：“没什么，我只是恐怕你不放心，所以想请思南兄也来此间和你作伴。”

且说韩大维和李恩南等到天黑，仍然不见她们回来，心里都是有点慌了。韩大维说道：“我到丐帮分舵请陆帮主帮忙寻找，他们丐帮的消息最为灵通，就是找不着也总会寻到一点线索的。”

李思南独自留在韩家等候，到了二更时分，不但杨婉与韩佩瑛未见回来，韩大维也没有回来。

李思南心烦意乱，暗自想道：“婉妹是已经改容易貌了的，而且那位韩姑娘的本领亦是非比寻常，该不至于遭受意外吧？莫非是迷路了？”

李思南在房中走来走去，不知不觉，只觉得街上值夜的更夫的击柝之声，已经是三更时分了。李思南心里想道：“丐帮分舵离此不远，韩老前辈应该回来了，怎的却也还不见回来？”想到丐帮打听消息，又怕杨婉回来，找不着他。万一她们是遭遇意外，受伤归来的话，无人照料。

正自心乱如麻，忽见窗外人影一闪，李思南大喜叫道：“韩老前辈，你回来啦？”忽听得“啪”的一声，一支绿晶晶的东西射进窗户，插在几上，李思南定睛一看，认得是杨婉所佩的玉簪。

李思南吃了一惊，喝道：“来者何人？”外面一人应道：“我们是给杨姑娘报讯来的，请出来吧！”

李思南拔剑出鞘，舞剑防身，从窗口跳出，只见花丛中并排站着两个黑衣汉子。这晚月色朦胧，看得不大清楚，但却也知道是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其中一人道：“李公子不必多疑，请跟我们走吧！”

李思南插剑入鞘，说道：“杨姑娘在哪里，她出了什么事？”

那人说道：“你跟我们去，去见了她，自然明白！”

李思南道：“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先告诉我？”

另一个人的脾气似乎比他的同伴暴躁得多，哼了一声，冷冷说道：“李公子，你信得过我们就请跟来，我们可没有工夫和你多说！”说了这话，就不再理睬李思南，径自跑出园子去了。

李思南本来是个胆大心细的人，若在平时，他决不会跟两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走的，但在此际，他因为给杨婉失踪的事情弄得神迷意乱，却是无暇多作考虑了。

李思南和杨婉不知经过多少风波方得团圆，有此线索可以找到杨婉，他焉能抛弃，是以他只往好处着想，心里想道：“我在蒙古的时候，受了余一中之骗，当时也是婉妹的哥哥把我引出去，我才能找着爹爹的。当时她的哥哥也不肯把其中原委先告诉我。”如此一想，自己替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就好像陷在漩涡的人抓到一根稻草似的，竟然不再思量，就跟那两个人走了。岂知这两件事情，表面相似，实质却是大不相同。

这两个黑衣汉子的轻功很是不弱，李思南紧紧跟在他们后面，转过许多横街小巷，到了一座大宅子的后园。

月色朦胧之下，李思南抬头一看，只见屋顶金碧辉煌，原来是用琉璃瓦盖的。金京规矩，只有皇宫或者王亲国戚的人家，才能用玻璃瓦做屋顶的，但李思南却不知道，心想：“这不知是什么人家，但看这气派，定是非富即贵的了。婉妹怎的会到这里来呢？”

心念方动，那两个黑衣汉子已经越过围墙，走进去了。李思南此际虽然已是稍稍起了疑心，但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也就跟了他们进去。

园中有座宅子，粉墙百仞，密布蒺藜，两扇大铁门紧紧关闭。李思南看见这种情形，越发起疑。

那两个黑衣人拍了三下手掌，两长一短，两扇铁门，缓缓打开。那两个黑衣人道：“好，请进去吧！”

李思南心里想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既然来到这里，即使他们不怀好意，我也是非要看个究竟不可了。”

那两个黑衣汉子前面带路，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和李思南进入一间房子。那两个黑衣汉子道：“请李公子稍坐片刻，杨姑娘就来。”

李思南半信半疑，怀着等待“奇迹”出现的幻想，坐了一会，忽听得一

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思南安答，劳你久候了。 ”

李思南这一惊非同小可。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拖雷！

跟着拖雷进来的还有一个肥头胖耳的和尚，不用说是那个蒙古国师龙象法王了。

李思南并不糊涂，一见拖雷，当然也就知道这是拖雷安排下的陷阱，自己粗心大意上他的当，跌进他的陷阱了。如果只是拖雷一个人进来的话，李思南可以将他拿作人质，如今有龙象法王陪着他，李思南只好打消这个企图，静观其变。

拖雷掩上房门，笑道：“ 思南安答，想不到咱们能够在大都见面。你在和林不告而别，这两年来我一直都很挂念你。 ”李思南淡淡说道：“ 多劳锦注。 ”

拖雷又道：“ 听说你如今做了中国北方的绿林盟主，可喜可贺。 ”

李思南忍耐不住，说道：“ 我也听说杨婉在你这儿。不知是真是假？ ”

拖雷哈哈笑道：“ 思南安答不愧是个多情种子，刚刚来到，就迫不及待的要见杨姑娘了么？不错，她是在我这儿。请你放心，我并没有亏待她。 ”

李思南道：“ 不错，我是要见她。你口口声声叫我作‘ 安答 ’，想必你不会禁止我见她吧？ ”拖雷笑道：“ 当然，当然，我是一定会让你和她见面的。不过，请你不要这样心急，咱们先谈一谈。 ”

李思南道：“ 谈什么？杨姑娘是我的未婚妻子，这也是你已经知道的了。你将她捉来，意欲何居？你不放回我的未婚妻子，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可以谈的？ ”

拖雷笑道：“ 我若不把杨姑娘请到这里了，又焉能请得你来？ ”

李思南道：“ 好，那么我现在已经来到这里了，你要怎样，说吧？ ”

拖雷说道：“ 思南安答，我将你请来，一来叙叙旧情，二来也有公私之事和你奉商。我知道你惦记着杨姑娘，好，那么咱们就先谈谈私事。 ”正是：

虎穴龙潭逢旧友，公私恩怨要分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枭雄自古工心计 红粉如今见挚情

拖雷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你要我把杨姑娘交还给你，那也不难。不过，你也得放回我的人才是。”

李思南一时未明其意，说道：“我可并没有拿了你的人呀。”

拖雷说道：“这个人不是你捉去的。不过，这个人现在却是在你们那儿。”

李思南道：“谁？”

拖雷说道：“我的四妹阿勒海别姬（明慧公主的蒙古名字）。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知道她逃出和林，是为了找你。你们想必是见过面了？”

明慧公主是在白家庄跟随褚云峰等人回琅玡山的，白家庄之役，阳天雷是在场的人之一，拖雷如今住在阳天雷的“国师府”，这些事情，自是瞒不过他。

李南思知道瞒不过他，坦然说道：“不错，我是曾经见过令妹。”

拖雷说道：“明慧的心事，我是知道的。本来你们是很合适的一对。不过，你现在已然有了杨姑娘，明慧公主和镇国王子的婚约亦未解除，我为你们设想，还是请你让她回来的好。”

李思南心中着恼，说道：“拖雷，你别以为我有什么攀龙附凤的念头，不过明慧公主肯不肯回去，这是她的事情，我可管不着。”

拖雷道：“她不是在琅玡山吗？只要你肯答应我的请求，写一封信给她，她必定回来。”

李思南道：“你要我怎样吗？”

拖雷道：“当然是劝她回来了。”

李思南道：“我怎能担保她会依从？”

拖雷说道：“你把你的为难之处和她说个清楚，我知道我这个妹子的脾气，她一定不会让你为难的。”

李思南冷笑道：“那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要我拿明慧公主来交换杨婉了？”

拖雷点了点头，说道：“一点不错，正是这样！”

原来拖雷之所以定要索回明慧公主，倒不是仅仅为了兄妹之情，而是为了他们蒙古大汗国的体面。一国的公主，私奔汉人，若然不找回来，迟早会给人知道。拖雷也怕明慧公主闹出笑话。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镇国王子掌握有一部分兵权，他逼着拖雷，非要拖雷给他找回未婚妻不可。

李思南是个正直的人，心里想道：“不错，我是一定要婉妹回来的。可是因此要我强迫明慧公主违背自己的意思回国，这岂是大丈夫所为？”

李思南哼了一声，说道：“私事缓谈，你再说说公事。”

拖雷哈哈一笑，说道：“也好，那咱们就先谈谈公事。思南安答，你做了绿林盟主，这端的是可喜可贺啊！”

李思南淡淡说道：“你做了蒙古的兵马大元帅，我可还没有向你贺喜呢。但你是元帅，我是强盗头子，咱们之间，又有什么‘公事’好谈？”

拖雷笑道：“思南安答，你的消息倒是颇为灵通，知道我当了蒙古的兵马大元帅了。嘿，嘿，正因为咱们两人现在的身份，咱们之间，就大有合作的可能了。”

李思南道：“哦，你要我如何与你合作？请道其详。”

拖雷又是哈哈一笑，缓缓说道：“我们蒙古和金国乃是世仇，先大汗在日，曾经矢誓灭金，这也是你知道的。我们现在和金国谈和，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有机会，我们还是要进兵中原的。我这次来到大都，一来是为了要在幕后主持和谈，二来也是为了窥探金国的虚实，策划吞并中原的大事。这个瞒得过别人，但瞒不过你。”

李思南冷冷说道：“这又怎样？”

拖雷说道：“我知道你是汉人，是个爱国的男儿。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蒙古和南宋已经秘密定下盟约，两国联合，共同灭金。这也就是说，金国是咱们共同的敌人了。”

李思南仍然淡淡说道：“这个我早已知道了。”

拖雷哈哈笑道：“你知道就更好了！金国既然是咱们共同的敌人，咱们还不该彼此合作吗？将来我进兵中原之时，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也不会亏待你的。大功告成之后，我可以立你为王！”

李思南冷笑道：“多谢了。第一，我不想称王称霸；第二，中原本来是汉人之地，也不容你们蒙古人擅自分割！”

拖雷怔了一怔，打了个哈哈，说道：“思南安答，你淡泊名利，难得难得。但想必你也是还要奉南宋号令的吧？蒙古和宋国已经是定了盟约的兄弟之邦，你帮了我的忙，也就是帮了你们皇帝的忙。”

李思南冷笑道：“我只知要帮我们汉人百姓的忙。”

拖雷道：“那么，我不求你帮忙，只想请你在我们进兵中原之时，你们的人两不相助，这总可以了吧？”

李思南亢声说道：“我们是不助金虏，也不会帮助你们蒙古人的。但谁占了我们汉人的地方，我们就非要抵抗不可。你要我袖手旁观，那可不成。”

拖雷叹了口气，说道：“这么说来，公事和私事，你都是不肯答应的了！”

李思南心乱如麻，暗自想道：“我大不了是拼个死，那也没有什么，可是婉妹，婉妹……”想到杨婉无父无母，只有一个哥哥，又已因为自己的事情丧生异域，不由得有点心中难过，想道：“我已经连累了她的哥哥，难道还要连累她么？”

拖雷似乎看出了李思南心意踌躇，有些把持不定，便又说道：“思南安答，你想我把杨姑娘送回给你，你也总得答应我一些事情啊！公私两事，随你选择，要嘛，你把明慧找来与我交换；要嘛，你就答应在我进兵中原之日，不得与我为难！你要知道，我肯让你在两者之中任择其一，这已经是念在旧情，格外通融的了！”

龙象法王道：“还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理，也可以不理。”李思南道：“什么事情？”龙象法王道：“你忘了还有一位韩姑娘在我们这里么？”

李思南瞿然一省，怒道：“那位韩姑娘是完全无辜的，你们应该将她放回去才是！”

龙象法王道：“不错，她是完全受了你的拖累，可是捉虎容易放虎难，这句俗话，想必你也知道。韩姑娘不是老虎，她的父亲可是一头老虎，我们岂能轻易放她回去？除非你答应了我们四王子的条件，还要韩大维回转洛阳才行。”要知韩大维倘若回转洛阳，那就是在蒙古人的势力之下，不由他不就范了。

李思南“哼”了一声，说道：“想不到你们手段如此毒辣！”

龙象法王笑道：“这也是你们汉人的成语，这叫做无毒不丈夫！”

拖雷却笑道：“ 韩大维与你无甚交情，他的女儿，你不理也行。不过，我知道你为人重义，你若是不理她的死活，只怕也是于心不安吧？ ”

李思南怒从心起，想道：“ 婉妹内柔外刚，我若是为了她的缘故，答应了拖雷的条件，莫说我从此抬不起头，婉妹也一定是宁死也不愿意我这样做的！至于韩老前辈，他失了女儿，定必痛心。不过我虽是和他初交，但下了这几天棋，他那不甘认输的性格我也是深深知道的了。他下棋尚且不甘认输，又岂能甘心输给鞑子？ ”

想至此处，李思南心意立决，朗声说道：“ 拖雷，你们引用了汉人的成语，那我也给你说说我们汉人先贤的教训吧，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孟子的教训是要我们在必要的关头舍身成仁，轻生取义。我读书不多，这两句话我是记得，定必奉行的。好，言尽于此，你说什么我都不答应！你要将我如何，任从尊意！ ”

拖雷呆了半晌，忽地又装出笑容，说道：“ 思南安答，你如今是在怒火头上，说话或者有欠思量，我让你冷静的想一想。 ”

李思南怒道：“ 大丈夫说话斩钉截铁，我是说一不二的了！我看倒是你要冷静的想想才对，想想你们为什么要来侵占汉人的地方？小蛇吞象，汉人的地方岂是你们能够吞得了的么？ ”

拖雷打了个哈哈，皮笑肉不笑他说道：“ 思南安答，我现在不和你争论，我想让你和杨姑娘商量商量之后再说。来人哪！ ” 阿卜卢、呼黎奢二人应声而入。

拖雷把手一挥，冷冷说道：“ 把李盟主带下去，让他和那两个女的说话。 ” 阿、呼二人一人一边，架住李思南，李思南双臂一振，怒道：“ 我自己会走！ ”

拖雷说道：“ 思南安答，对不住，可得令你受点委屈了。你什么时候答应，什么时候出来！ ” 李思南冷冷说道：“ 我本来就不打算活着出去。 ” 龙象法王哼了一声，说道：“ 那也由你！ ”

呼、阿二人将李思南关入一间囚房，途中李思南一直思疑不定，暗自想道：“ 拖雷那样说法，难道他当真肯让我与婉妹见面不成？ ”

李思南进了囚房，里面哪有杨婉的影子。“ 乓 ” 的一声，牢门关上，月光关在外面，黑暗笼罩牢房，李思南的心情也是一片灰暗了。

李思南正自心中苦笑：“ 拖雷当然是哄骗我的，我怎能相信他的说话。 ” 心念未已，忽听得隔壁房间有人说话：“ 咦，好像又有什么人给关进牢房了，不知是谁？ ” 好像是韩佩瑛的声音。

李思南怔了一怔，忙把耳朵贴着墙壁，跟着便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 咱们自顾不暇，管他是谁？ ”这可是李思南最为熟悉的声音了。韩佩瑛道：“ 咦，你怎么这样说？或者是咱们自己人呢？ ”

李思南禁不着又惊又喜，连忙敲敲墙壁，说道：“ 婉妹，是我，你听得见我么？ ”

拖雷曾经对杨婉说过，说是要把李思南 “ 请 ” 来的。故此当她知道有人关进牢房的时候，她的心情实是十分矛盾，害怕真的是李思南被抓了进来，但又有点盼望是他。

杨婉所害怕的成为了事实，她呆了一呆，失声叫道：“ 南哥，真的是你？我这是做梦么？但愿是梦才好！ ”

李思南苦笑道：“ 这不是梦，当真是我，拖雷叫人拿了你的那支玉簪，把我骗来的。 ”

杨婉道："他为什么肯让你和我们作邻居？"

李思南道："他要我和你商量。"

杨婉道："商量什么？他打的一定不是好主意。你可别上他的当！"

李思南笑道："我怎会上他的当？我若是那样容易上当的话，他也无须把我关起来了。"

杨婉道："他要你和我商量的是什么事情？"

李思南道："他的花样才多呢，有公事，也有私事。"

杨婉听了李思南说拖雷所提的那两个条件之后，说道："南哥，幸亏你没有答应，如果我同意你拿明慧公主来交换我，我还能算是人吗？"她只说"私事"，不谈"公事"，乃是因为知道李思南在"公事"上绝不会有丝毫动摇之故。

李思南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心里想道："婉妹好像知道我在私事上曾经有过少许踌躇。"另一方面又是甚为欢喜，想道："婉妹果然如我所料，不愧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中丈夫！在和林的时候，明慧公主属意于我，她是知道的。为此，她也曾一度起过疑心。如今她能够这样，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李思南满怀欢畅，说道："婉妹，难得你我的想法相同，咱们生死与共，我也无须和你说些什么安慰你的话了。只是我觉得对韩姑娘不住，累她无辜受害。"

韩佩瑛道："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只许你们做英雄好汉，我就应该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吗？"李思南道："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只是……"

韩佩瑛道："你不必再说抱歉的话了。真个说起来，倒是我应该向你们抱歉呢。那天若不是我强邀婉姐出来，也不会出这件事。"杨婉笑道："多一次这样的磨练也不错呀，咱们如今可真是共患难的好姐妹了！"

韩佩瑛笑道："不错，我相信爹爹和陆帮主总有办法把咱们救出去的。就是救不出去，有你这样一位好姐姐陪我，我和你在这牢房中过一世，那也没有什么。"

拖雷本来是希望李思南与杨婉交谈之后，杨婉的眼泪会软化他的。哪知他从杨婉的说话之中，更加得到了鼓舞，增强了支持的力量。这是拖雷决计料想不到的。

韩佩瑛深知丐帮消息灵通，这件事丐帮迟早也会知道，她也相信她的父亲会有办法把她救出去。

她料得不错，丐帮的确是在她们出事之后，不到一个时辰，就接到消息了。

但是她想得还是未免太过简单，韩大维和丐帮的陆帮主当然是要救她们的，可是直到目前，他们还是束手无策。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韩大维那晚匆匆赶往丐帮，帮主陆昆仑一见了他，便即说道："我正要请你来，你大概是为了令嫒的事情来找我的，是么？"

韩大维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佩瑛儿出了什么事？你们已经知道了？"

陆昆仑道："韩大叔，你莫着急，请进里面说话。"

进了一间密室，只见刘赶驴陪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少女，正在里面等候他们。刘赶驴道："这位老先生就是那位韩姑娘的父亲了。"那个老头和少女知道来的是鼎鼎大名的武林前辈韩大维，都站起身来。

韩大维道："他们是——"

陆昆仑道：“ 他们就是刚刚来到的通风报讯的人。 ”
韩大维心急如焚，说道：“ 不必客气，请你们快点告诉我吧。 ”
那老头道：“ 我们是在天桥卖艺的，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在场。”
原来这对父女就是韩佩瑛拉杨婉过去想给他们捧场的那对父女，后来韩佩瑛还“ 抢 ”了那个卖艺姑娘的两把柳叶刀，与阿卜卢、呼黎奢展开恶斗的。
这两父女虽然不是丐帮的人，但天桥三教九流的人物，都与丐帮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这两父女更是常在丐帮出入，和大都的丐帮分舵舵主刘赶驴认识的。是以在这件事情过后，他们马上就跑来丐帮报告了。
韩大维听了他们所说的经过，说道：“ 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和尚捉了她们，金兵又帮那些人欺侮我佩瑛儿，后来又是金兵将她们押解回去的。这样说来，这个和尚必定是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了！ ”
陆昆仑道：“ 不错，以佩瑛侄女和那位杨姑娘的本领，除了这个秃驴，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在三招两式之间将她们拿下。看来那个向杨姑娘挑衅的带外地口音的少年，恐怕也就是蒙古的四王子拖雷了。 ”
韩大维又是吃惊，又是着急，说道：“ 若然咱们所料不差，她们现在一定是被囚在阳天雷的国师府里，怎么办呢？ ”
陆昆仑道：“ 咱们先去和李盟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吗？ ”
哪知他们回到韩家，李思南也不见了。
等到天明，仍然未见李思南回来，韩大维叹了口气，说道：“ 看这情形，只怕是思南贤侄亦已遭了他们的暗算！ ”
陆昆仑道：“ 我们有两个人早就安插在阳天雷的‘ 国师府 ’中，明天我叫人和他们联络，打听真实的情形，再作计较。 ”
这两个给丐帮在“ 国师府 ”作“ 卧底 ”的人，一个是马夫身份，一个则是厨子，他们是只能在“ 下人 ”之中活动，不能走进内堂，也无法与“ 国师府 ”中职位较高的人接近的。
这两个人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些消息，传递出来，他们只知道“ 国师府 ”最近囚禁了两女一男，三个人都是“ 来头很大 ”的人物，尤其那个男的，听说是蒙古大汗和金国皇帝都要逮捕的人，是以捉到了他之后，“ 国师府 ”中曾经开过一次庆功宴。至于那人是谁，和这三个人关在什么地方，他们可没法知道，也不敢打听了。这两个人既然是连李、杨等人关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当然就更谈不上可以设法将他们救出来了。
不过这消息也很有用处。第一，证实了李思南确实是被关在阳天雷的‘ 国师府 ”里，丐帮可以不必茫无头绪的去找李思南了。第二，李思南和杨婉、韩佩瑛都还活着，可以猜想得到，拖雷囚禁他们的用意，当然是想令他们屈服，目的未达，绝不会轻易将他们杀掉。是以韩大维暂时也可以不必为女儿与李思南的性命担忧了。
陆昆仑道：“ 韩大叔，我知道你很着急，我也绝不能让侄女与李盟主夫妻陷身魔窟，无论如何，都要设法把他们救出来的。不过，目前还没有适当的时机。我的意思是若然能够避免打草惊蛇，那就最好。 ”
韩大维道：“ 听说阳天雷约了柳洞天、崔镇山二人在下个月十五日之前在他的‘ 国师府，会面。 ”
陆昆仑道：“ 不错，我所说的适当时机就是指这一件事情。据李盟主带来的消息说，有两个本领很为了得的少年英雄也将冒充他们的随从同往国师府的，这两个人一个叫褚云峰，一个叫做谷涵虚。他们本来都是阳天雷的师

侄，此次前来，乃是为了清理师门。”

韩大维道：“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不过，就是他们来了，只怕也只能对付阳天雷，对付不了龙象法王吧？”

陆昆仑笑道：“还有一位江南大侠孟少刚听说也要来呢。”

韩大维喜道：“若是孟少刚来了，事情就比较容易办了。甚至我可以和他到阳天雷的国师府里，突施暗袭，将拖雷拿来作为交换的人质。”

柳洞天是要在会期之前有所安排的，因此他们和阳天雷约好是在十五日之前见面，初三那天，他们便来到大都了，这天是李思南等人被囚的第六天。

可是孟少刚却没有和他们同来。

柳洞天、褚云峰等人到了丐帮，听到了李思南被囚的消息，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

柳洞天说道：“孟大侠因为有点事情，先要回琅玡山去，他是说过这个月十五之前，当可抵达大都。不过，若是有什么意外耽搁，那就难说了！”

陆昆仑道：“你们这次来到大都，阳天雷那边的可有人知道？”

柳洞天道：“我们昨晚黄昏时分悄悄进城，一路留神，并没发现有可疑的人物跟踪。”

陆昆仑道：“好，那你们就设法拖他几天。派一个人送信给阳天雷，说是你们恐怕不能如期赶到。假如孟大侠十五日之前来了，你们就依时赴约，否则再拖下去。等孟大侠来了再说。”

柳洞天道：“孟大侠若然知道李盟主被囚，他一定会火速赶来的。对啦，陆帮主，你可向琅玡山报信没有？”

陆昆仑道：“我以为孟大侠与你们一起来的，是以尚未派有专人送信。不过，我可以用飞鸽传书的方法，送到距离琅玡山最近的一个本帮分舵，叫他们立即派人上琅玡山报讯去。”

“飞鸽传书”当然是有点冒险的，“信鸽”可能给人打落，也可能飞不到目的地。不过，当时既然没有第二种更快捷的送信办法，也就只好倚靠信鸽了。

陆昆仑道：“我们还可以双管齐下，一面催促孟大侠快来，一面加紧设法打听李盟主和韩姑娘被囚的处所，必要之时，大举动狱也顾不得了。”

丐帮弟子在大都的有数千人之多，倘要大举动狱，并非没有这个可能，不过如此一来，丐帮也就不能在大都立足了。这是牵连到数千人的事情，是以陆昆仑不能不慎重考虑。

韩大维虽然着急，却也是个稳重的人，他不能为了要救女儿累得丐帮不能在大都立足，说道：“若是打听到他们被囚的处所，我拼了老命偷偷去劫狱就是。决不能让大伙儿都卷入漩涡。”

“国师府”地方很大，秘密机关也多，若不是打听到被囚的处所，就轻举妄动进去劫狱的话，一定不能成功。褚云峰曾经在“国师府”里当过差，这一点他是十分明白的。当下就问陆昆仑道：“陆帮主，你可有把握打听得到他们被囚的处所吗？”

陆昆仑道：“我们有两个人在‘国师府’卧底，他们不敢打听，不过也可以叫他们多点留神，希望能够在无意中得到消息。另方面我也正在设法多安插几个人进去。”这样说亦即是把握不大，希望甚微了。

褚云峰曾经在“国师府”里住过三年，里面的情形他是十分熟悉的。听了陆昆仑的言语，心里有了一个念头，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陆昆仑给柳洞天找了一个人当作是他从山寨派来的使者，送信给阳天雷。阳天雷的答复是可以延期到月底，月底之前，必须会见。否则这个约会就只能取消了。因为他下个月要做金国的使者，到蒙古“答谢”，当然是不能等待柳洞天了。

褚云峰道：“月底之前，孟大侠应该可以赶到。不过路途遥远，途中有否意外耽搁，那也很难说。若是孟大侠不能如期赶到，咱们就只有另想办法了。”

谷涵虚道：“听你这么说，你似乎已有成竹在胸。”

褚云峰道：“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不过，想出去碰碰运气，找找熟人。”

其实褚云峰是已经有了一个主意的，但怕陆昆仑不会赞同，是以在时机未曾成熟之前，不便说出。他的这番说话，乃是为了准备自己将来单独外出，向主人先作一个交代的。

群豪在大都焦急的等待孟少刚，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明慧公主在琅玡山上带发修行，做了了缘师太的“记名弟子”，了缘师太本是屠百城夫妇的好友，屠百城生前，她就来了琅玡山的。屠百城把山上荒废了的药王庙让给她做尼姑庵，平生没有收过弟子。明慧公主本来想削发为尼，正式拜师的。了缘师太知道她是蒙古公主的身份，不肯答应，屠凤等人也加劝阻，苦劝她不可削发为尼。因此结果只是带发修行，作为了缘师太的记名弟子。

了缘师太是屠百城夫妇的朋友，年轻时候，也曾是江湖上一个有名的女侠，在琅玡山上闭门修炼了几十年，武功精进，已达到深不可测的地步。明慧公主虽然只是她的“记名弟子”，但因她并无衣钵传人，是以在武学上亦是不惜倾囊传授。

明慧公主跟了她早晚念经，日间习武，几个月来，得益不少。卡洛丝常常来陪伴她，日子过得并不寂寞。

明慧公主很满足于这样的生活，觉得比在蒙古做公主的时候好得多了。

不料正在她心情平静，自愿以青馨红鱼了此一生的时候，却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在她平静的心湖翻起波浪。

这件事情，就是丐帮的飞鸽传书了。

这一天恰好屠凤到药王庙来探访她，两人正在谈天说地之际，忽有一个头目到来禀报，请屠凤立即回去。

屠凤道：“什么事情，这样着急？”

那头目道：“山寨里收到了丐帮的飞鸽传书。”

屠凤诧道：“丐帮虽然和咱们常有来往，却无特别交情，何以他们要用到飞鸽传书给咱们送信？石副寨主看过那封信么？”“石副寨主”即是屠凤的未婚夫石璞，屠凤不在山寨之时，一切事情都由他作主的。

那头目不知避忌，说道：“看过了，听说是关于李盟主的事情。”

屠凤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李盟主的什么事情？”

那头目道：“听说他和杨姑娘在大都出了事，详情请你问石副寨主吧，我没有看过那封信。”

屠凤站起身来，说道：“明慧姐姐，对不住，我现在可要回去了，改天再来看你。”

不料明慧公主也站起身来，说道：“屠姐姐，杨姑娘与我情如姐妹，你

是知道的。你可以让我也去听听么？”

屠凤心里明白，她固然挂念杨婉，但令她更多忧虑的恐怕还是李思南，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想道：“可叹她虽然带发修行，仍不能忘情物外。”不过明慧公主既然开了口，屠凤自是不便拒绝了。

回到山寨，见了石璞，石璞看见明慧公主同来，颇是有些尴尬，说道：“公主，请你不要介意，李盟主这件事情，恐怕和令兄有点关系。”

明慧公主大吃一惊，说道：“他与杨姑娘又不是在和林，他们是在金京大都，怎的却和我哥哥有关？”

石璞说道：“令兄拖雷到了大都，据说是来和金国谈和的。李盟主和杨姑娘不知怎的给令兄的手下捉了去，听说现在是关在阳天雷的国师府中，内里因由，丐帮的信就没有详细叙述了。”

明慧公主的面色“唰”的一下子变得苍白如纸，眼角有晶莹的泪珠，说道：“我、我真是惭愧，想不到我的四哥竟会这样。”

屠凤安慰她道：“哥哥是哥哥，妹妹是妹妹，我们不会因此敌视你的。”

明慧公主含泪问道：“你们可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么？”

屠凤说道：“丐帮的信是催促孟大侠赶往大都的。孟大侠早已在三天前动身了，他到了大都，一定会有办法的，公主，你不必挂心。”

明慧公主当然不会知道她的哥哥要她来和杨婉交换之事，但她却想到拖雷这次前来，其中的一个原因，一定是要找她回去。

明慧公主暗自思量：“他们在蒙古曾经吃过许多苦头，说起来，我也是有罪过的。四哥对婉姐曾经动过念头，这次婉姐落在他的手中，不知他又要打什么坏主意了。他们情真爱挚，我曾经对他们犯过错，这次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四哥拆散他们这一对鸳鸯了。”跟着想道：“四哥一向对我很好，我向他求情，说不定他会准许，大不了我跟他回转和林。为了李大哥和杨姑娘，我就拼着这一生受苦受难吧。”

明慧公主的心事并没有告诉屠凤，屠凤是个豪迈巾帼英雄，不免有点粗心大意的缺点，她也没有想到明慧公主有这样复杂的心事，正是：

一缕柔情无处托，为酬知己入樊笼。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福慧双修成梦想 恩仇一快惜佳人

明慧公主回到庵中，卡洛丝正巧来找她，说道：“听说你到山寨去了，我刚想回去找你呢。什么事情？”

明慧公主道：“你先别问，请你赶快叫你的阿盖来此见我。”遣走了卡洛丝之后，便即去见了缘师太。

了缘师太刚刚做完日常的功课，说道：“我昨日传授你的内功心法，你能够运用了吗？不必贪多，你多练几天，我再教你新的。”

明慧公主道：“弟子、弟子不是为了传功习艺之事。”

了缘师太有点诧异，抬起头来，望她一眼，说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明慧公主讷讷说道：“弟子、弟子凡心未净，想请师父许我回去。”

了缘师太道：“你要回蒙古，来和我辞行？”

明慧公主点了点头，泪承双睫，说道：“弟子不敢求师父原谅，弟子实是……实是另有不得已的苦衷。”

了缘师太叹了口气，说道：“荣华富贵，本来是很难弃如敝屣的。你身为公主，也怪不得你要回去。”

明慧公主心中酸楚，却是有口难言。只得说道：“师父，我辜负你的栽培了。”

了缘师太道：“你大有慧心，我本来以为你可以做我的衣钵传人，谁料你仍然是与我佛门无缘。既然凡心未净，此念一生，便不能再住空门了，好，你去吧。但愿你不要忘了本来面目，坠溷沾泥。”

明慧公主道：“多谢师父的教训！”给了缘师太叩了个头，回到自己的房间，不禁泪下如雨。

阿盖与卡洛丝匆匆跑来，卡洛丝听见哭声，大吃一惊，推开房门，连忙问道：“公主，你怎么啦？”

明慧公主抹干眼泪，说道：“没什么，我想离开此处。你们愿意和我一同回去么？”

阿盖吃惊道：“什么，公主，你要回去，你不怕镇国王子将你难为？”

明慧公主道：“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卡洛丝道：“屠姑娘对咱们很好，公主，你又并没削发，随时都可以还俗的，将来——”她本来想说“将来还可以找个如意郎君”，但她毕竟是深知公主心事的人，知道她这一生是决不能忘情于李思南的了，是以话到口边，又吞回去。

明慧公主道：“你不要说了，我知道屠姑娘对我很好，但我是非离开此地不可。”阿盖、卡洛丝齐声说道：“我们是公主带来的，公主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那么是不是咱们现在就去向屠姑娘辞行？”

明慧公主道：“不，不能让她知道。”阿盖奇道：“为什么？”卡洛丝聪明得多，说道：“不错，给她知道，她就不让咱们走了。”阿盖说道：“我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明慧公主幽幽叹了口气，说道：“我本来不想这样的，我已留下一封信给她，说明我这不得已的苦衷了。你们现在暂且不必多问，到了路上，我再和你们说吧。”

他们在山上数月，和大小头目，都已熟识，明慧公主教卡洛丝捏造一个谎言，对巡山头目说是要去打猎，因为屠凤事忙，故此不想惊动她了。巡山

头目信以为真，还借给他们三匹坐骑，本来还要让他们把猎犬也带去的，阿盖说道：“我们蒙古人打猎，从来不用猎犬。”这才作罢。

到了路上，阿盖笑道：“我是从来不说谎的。公主，这次我可是为你破例说了谎了。不过，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很想回到咱们的草原上打猎的。”

明慧公主道：“我会让你达成心愿的。不过，暂时还不能让你回国。”

阿盖诧道：“咱们不是回蒙古去么？”

明慧公主道：“不，咱们是去大都。”

明慧公主这才把原因告诉他们，阿盖是个直心肠的汉子，说道：“公主，你何不早说？卡洛丝与我受过他们的大恩，为了李公子和杨姑娘，我是火里来火里去，水里来水里去。”卡洛丝却道：“若是四王子不答允公主的求情，那怎么办？”明慧公主蹙眉说道：“就是不成，也得试试，汉人有句话，说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我现在也只能作这样的打算了。”

褚云峰在大都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

一天一天的过去，孟少刚还未见到来，距离与阳天雷约会的最后时限只有十天左右了。

褚云峰心里想道：“凡事总得作最坏的打算，以孟大侠的武功，应该是不至于出什么意外的。但万一有甚意外，那时再设法就迟了。”他抱着这样的心思，便与谷涵虚说道：“师弟，我想到阳天雷的国师府去走一趟，你不要让陆帮主知道。”

谷涵虚道：“你是要去探听李盟主被囚的处所吧？”

褚云峰道：“不错，我有‘国师府’进出的金牌，如今又已变了容貌，晚上偷偷进去，万一给人发现，他们一时间未必就认得出我是谁，有这面金牌，可以蒙混一时。”

谷涵虚道：“你一个人去太过冒险，还是咱们哥儿俩一同去吧。”

褚云峰道：“阳天雷‘国师府’里的情形你全不熟悉，一同去恐怕反而不妥，这样吧，你在‘国师府’附近的一个小茶馆等我。这个小茶馆是过了午夜才关门的。”

谷涵虚只好答应，说道：“师兄，你小心点儿。”褚云峰道：“我在府中有几个可托腹心的朋友，必要时还可以找他们掩护，大概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你等到三更过后，若然不见我来，你就回去禀告陆帮主。”

这晚天色阴沉，无星无月。将近“国师府”的时候，天上飘着牛毛细雨，褚云峰暗暗欢喜，因为这正是最适宜于夜行人出动的天气。

褚云峰熟悉府中防卫，西北方的后门是巡逻少到的地方，褚云峰就从那里悄悄地越墙而入，进入后园。

褚云峰蛇行兔伏，避过巡逻，穿过假山，绕过花树，只见园中一角，一间石屋透出灯光。

褚云峰心念一动，想道：“不知黑三是否住在原处，他是我可以相信得过的，不如先去与他商量。”

“黑三”是个花匠，姓岑，排行第三，因为他生得黑，大家都叫他做黑三。

“国师府”里所用的人，汉人很少，职位较高的差不多都是女真族人担任，只有干粗活的和厮役之辈才用少数汉人。

褚云峰因为是汉人的缘故，在府中的时候，这些人比较肯和他接近。日子久了，大家谈起心腹话来，褚云峰交上了几个知心的朋友，这“黑三”就

是其中之一。
褚云峰四顾无人，飘身一闪，闪入那间屋子，低声叫道：“ 三哥！ ”
黑三正在修理一柄锄头，听得声音好熟，抬起头来，见是一个陌生人站在他的面前，不觉吃了一惊，说道：“ 你是哪位大哥？恕我眼拙。 ”
褚云峰笑道：“ 三哥，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我是褚云峰呀！ ”原来褚云峰乃是改容易貌的，故此黑三骤眼一看，不敢相认。
黑三慌忙掩上大门，拉他进入内房，说道：“ 褚大爷，你也太胆大了，你知道阳天雷早已下了密令，要缉捕你吗？ ”
褚云峰道：“ 知道。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三哥，你怕不怕我连累你？ ”
黑三变了面色，说道：“ 褚爷，你这样说，忒是把我黑三当作了外人，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你只管开口，你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难道我就不能为朋友三刀六洞？ ”
褚云峰道：“ 你猜对了，我正是为了一位朋友而来。 ”
黑三道：“ 不知是哪位朋友？ ”
褚云峰道：“ 这位朋友名叫李思南，是北五省义军的盟主，听说如今是被囚在这国师府里。 ”
黑三道：“ 我也听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半个多月前，有一位极重要的绿林领袖被拿进府中，想必就是你说的这位李盟主了。 ”
褚云峰道：“ 你可知道这人关在何处？ ”
黑三苦笑道：“ 这是一件十分机密的事情，凭我这个花匠的身份，焉能知道？ ”
褚云峰道：“ 好，那我不打扰你了，但愿后会有期。 ”
黑三却一把将他拉着，说道：“ 褚爷，你的凳子还未坐暖，怎能就走？我知道你是怕连累我，不过你可以放心，我这个地方是从未有过人来搜查的。而且现在正下着雨，看这天色，恐怕会连绵不断到天亮。到我这儿，要经过一条泥泞的花径，他们侍卫大爷是会享福的，谁肯自讨苦吃来看一个在府中做了几十年、从未犯过嫌疑的花匠？褚大爷，你今晚就在这里歇一晚吧，我也很想听你说说外面的事情呢。一打五更你就走，决不会出事的。 ”
褚云峰道：“ 三哥，怕有点不方便吧。我还是另找一个地方的好。 ”
黑三道：“ 有什么不方便？我那女儿今晚是不会回家睡的。 ”
褚云峰道：“ 对啦，我正想问你呢，玉妞儿哪里去了？ ”
黑三妻子早已去世，只留下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却是生得细皮白肉，和她那“ 黑炭头 ”似的爹爹大不相同，小名亚玉，府里的人叫她做“ 白玉儿 ”。褚云峰刚来的时候，白玉儿还是一个拖着鼻涕的姑娘，现在大约有十四五岁年纪了。
黑三道：“ 这件事我也正想说给你知道，事情可是有点邪门。 ”
褚云峰吃了一惊，道：“ 什么邪门？ ”
黑三道：“ 前两天，管园的执事光顾我这破屋，你猜是什么事情，原来他是要玉妞去服侍一个人。 ”
褚云峰更是吃惊，道：“ 服侍什么人呀？ ”心想：“ 这小玉儿不过才十四岁，难道就有哪个不要脸的管事看上她了？ ”
黑三知道褚云峰有了误会，笑道：“ 倒不是有人打玉妞的主意，他们是要她去服侍一位姑娘，还是汉人姑娘呢。 ”

褚云峰诧道：“汉人姑娘，那是谁呀？”心里想道：“恐怕没有这样巧，是叫她去伺候杨婉吧？”

黑三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只知道是姓刘的。”

褚云峰有点失望，说道：“怎的府里却来了一个汉人姑娘？”

黑三道：“是呀，还有更邪门的呢。他们曾经警告过玉妞儿，不许她说出这里是金国的国师府。你说怪不怪？”

褚云峰道：“可是在这个屋子里的十九都是金人，这位刘姑娘纵然不知这是‘国师府’，总会犯疑吧？”

黑三道：“不，只有汉人才能见到这位姑娘的。”

褚云峰更是纳罕，说道：“你怎么知道？”

黑三道：“起初我不放心让玉妞儿到里面去，后来那个管园子的执事答应我可以每隔三天去看一趟玉妞儿，不过，只许我在屋子外边和玉妞儿说话，万一碰着那位刘姑娘，我只能说是花匠，除了花木之外的事情，什么都不能说。他们是有人暗中监视我的。

“那天我去看玉妞儿，在屋子外面谈了一会子话，这段时间，也曾有几个人进出，都是汉人。我觉得有点奇怪，悄悄地问了玉妞儿，才知道不但那座屋子不许金人进入，就是在屋子周围的那个大院落之内，也是只准汉人走动的。”

褚云峰道：“那个刘姑娘住在什么处所？”

黑三道：“住在稻香村。”

“国师府”的花园占地甚广，“稻香村”在园中一角，按照江南的园林风格布置，有围墙隔开，不啻是一个大花园里的小花园。

褚云峰心中一动，说道：“三哥，不是我不领你的情，我还要找一两位朋友探听李盟主的下落，若是找不着朋友，我再回来看你。”

黑三知道褚云峰是个极重义气的人，他既然这样说，那是非走不可的了，便道：“褚爷，你有正经事儿，我不敢勉强留你，但愿你小心点儿，我等你的消息。”

褚云峰谢过了黑三，笑道：“三哥，你早点睡，我不会出事的。”

褚云峰走出花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五步之内，景物都是难以看得清楚。褚云峰暗暗欢喜，在这“国师府”里，他是闭着眼睛也能走路的，当下便摸黑走到了“稻香衬”去。

“稻香村”中只有一幢大屋，余外两间小屋，乃是仆役住的，那个姓刘的姑娘当然是住在大屋中了。

褚云峰使出轻功，悄悄地进了院子，听得有脚步声，褚云峰躲在屋角，偷偷一看，只见有一个人向内里走进，这个人的背影竟是似曾相识。

褚云峰心道：“这是谁呢？”待这人进去之后，凭着“听声辨器”的功夫，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

转过一条回廊，只见有间房间，灯火犹明。褚云峰蹑着脚儿行，走到窗下，刚好听得那女的说道：“这么晚了你还来我这儿，不怕别人要起嫌疑么？”

那男的道：“谁不知咱们是定了婚的小夫妻，怕什么嫌疑？朋友们都在等待着喝咱们的喜酒呢！”

这男的一开口说话，就把褚云峰吓了一跳。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屠龙！

那女的杏脸飞霞，说道：“龙哥，不许你乱嚼舌头。”

屠龙正色说道：“ 琼姑，我说的可是正经话儿，难道你不愿意？ ”

伏在窗外偷听的褚云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女子正是刘瀚章之女、刘大为之妹，亦即是他的师父给他订下的未婚妻子刘琼姑，给屠龙骗到大都来了。

刘琼姑低垂粉颈，轻声说道：“ 我不愿意，也不会跟你出来了。可是，可是…… ”

屠龙道：“ 可是什么？你怕褚云峰来找麻烦么？只要你有决心，他总不能把他抢了去。 ”

刘琼姑道：“ 我跟你私逃，这是迫不得已的。咱们的事情，总还得爹爹点头才好。 ”

屠龙道：“ 你的爹爹不会答应的。他和褚云峰的师父是好朋友，你若回去求他，他一定要迫你嫁给褚云峰的。我告诉你，褚云峰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个脚踏两头船，假意帮忙义军，其实却是效忠金虏的坏蛋。不过他瞒住师父，你的爹爹也就相信他是好人了。 ”

刘琼姑道：“ 那姓褚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爹爹和哥哥说的和你可大不相同。 ”

屠龙冷冷说道：“ 那么你是相信你爹爹和你哥哥的说话了？那你还是去作褚家的少奶奶吧！ ”

刘琼姑恼道：“ 我的心都给了你，你还说这样的话气我！褚云峰是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不管他是什么人，我的心上都是没有他的，我已然跟定了你，你还吃这种莫名其妙的醋做什么？ ”

屠龙赔笑道：“ 琼姑，我知道你的心了，你别着恼，我和你说笑玩的。 ”

刘琼姑道：“ 这种玩笑也是可以随便开的么？ ”

屠龙道：“ 琼姑，咱们还是早点成了亲吧，也省得夜长梦多。 ”

刘琼姑道：“ 我想、我想，我想还是多等一些日子的好，说不定爹爹会回心转意的。咱们私自成亲，总是不妥。 ”

屠龙道：“ 要等你爹爹回心转意，那可就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你若怕私自成婚不妥，我倒有个好主意。 ”

刘琼姑道：“ 你有什么主意？ ”

屠龙道：“ 你的哥哥不是很疼你的吗？ ”

刘琼姑道：“ 不错，他在家的时候虽然很少，我们兄妹的感情可是十分好的。去年他本来要带我出去，只是因为爹爹年老，要我作伴，他顾念爹爹，这才打消原议。唉，这次若不是因为爹爹给我胡乱定下婚事，我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嗯，我又把话题扯远了，你的意思是—— ”

屠龙说道：“ 我的意思是想请你的哥哥主婚，他很疼你，多半会答应的。只要他肯应承，你爹的面前，也就有他可以代为说项了。 ”

褚云峰听到这里，心里想道：“ 屠龙这厮倒是胆大包天，难道他不知道刘大为早已清楚了他的底细，还敢求他主婚？ ”

刘琼姑道：“ 我只知道哥哥是在北芒山的义军之中，可不知道确实处所，如何找着他？而且，咱们人生地不熟，跑去寻义军，恐怕也不妥当吧？ ” 屠龙说道：“ 傻丫头，我怎肯叫你冒险去找哥哥。 ”

刘琼姑道：“ 你去我也是不放心的！ ”

屠龙笑道：“ 也不用我自己去，我的朋友会帮忙我的。你只须写一封信，请你哥哥到这里来就行了。我的朋友门路很多，他会把这封信送到北芒山你

的哥哥手中。北芒山离此不过几百里路，快马驰送，三五天内，你哥哥就可以到这儿来了。”

刘琼姑道：“哥哥到这里来恐怕也不方便吧？”

屠龙道：“你放心，我的朋友都是早已向往义军，只恨没有机缘投效。这个地方也很秘密，一切事情有我的朋友打点，绝对不会出事的。”顿了一顿，接着又道：“琼姑，我的心事想必你亦知道，我也是早就想投奔义军的。这次倘能请你的哥哥到来，这正是一举两得。婚后，咱们就可以一同往北芒山了。”

图穷匕现，褚云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屠龙说的要和刘琼姑早日成亲是假，真正的目的却是想把她的哥哥骗来，好套取义军的消息，说不定还有更阴毒的手段来对付刘大为。

想明了这层，其他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他们既然要进行这样的阴谋，当然就不能让刘琼姑知道这个地方是“国师府”，服侍她的人，也就只能用汉人了。

刘琼姑踌躇莫决，暗自思量：“哥哥为国舍身，他知道这里有这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冒这个险他一定是认为值得的。不过万一出事，却是我害他了。”想了一会，说道：“龙哥，我来了几天，你的朋友是些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呢。这个地方好像皇宫一样，你的朋友是豪门巨富吗？又为什么你总不肯带我到这园子外面逛逛呢？”

褚云峰听到这里，脸上露出微笑，心里想道：“这位刘姑娘还不算太过糊涂。”

“琼姑，你也未免太糊涂了！”屠龙说道：“你我曾经和金虏的鹰爪交过手，怎能不谨慎行藏，以免风声泄露呢。至于我的朋友，你更不用猜疑。你只要相信我就行了，难道你不相信我么？”

刘琼姑道：“我不是不相信你，也不是对你的朋友猜疑，我只是觉得有些难解……”

屠龙笑道：“这里是金国的京城，和山沟自是不能相比，住的房屋好些，那又有什么可疑？你也没有真正到过王宫，怎知此处是和王宫一样？”

刘琼姑面上一红，说道：“或许我是井底之蛙，但这里纵然不能比美王宫，也总比普通人家好得多吧？”心中暗自思量：“记得哥哥说过，反金的志士，生活大都是过得很朴素的，义军中人，那就更不用说。龙哥的朋友却过得如此豪华，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屠龙故作神秘地说道：“这就是兵法上所云‘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道理了。你想，他们是住在金国的京城里，在金国的京城里密谋反金，岂能有半点可疑之处给人发现？要怎样才能使人不起疑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豪门富户了，这你懂了吧？”

刘琼姑听了他说得有理，笑道：“原来如此。但这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人，也未免太辛苦了。”

屠龙说道：“所以他们都是和我一样，想早日找到投奔义军的门路，就不必在大都受苦了。对啦，我刚才说的那封信，你快点写吧。”

刘琼姑听得外面打更之声，瞿然一省，说道：“夜已深了，龙哥，你先回去，这封信我今夜写好，明天一早给你。”

屠龙嘻皮笑脸地说道：“琼姑，我不回去了。”

刘琼姑道：“你我虽有夫妻之约，多少也得避点嫌疑。这封信我又不能

马上写好的，你听外面已经打过二更了，你是不应该留在我的房中了。”

屠龙忽地将她揽入怀中，笑嘻嘻地说道：“今晚我不走了，反正你总要做我的妻子的，咱们先成亲后拜堂那也无妨！琼妹，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刘琼姑满面通红，蓦地用出全身气力，把屠龙推开，说道：“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我做你的妻子也得光明正大的拜堂成亲，你要迫我苟合，那是万万不能！”

屠龙本以为软硬兼施，琼姑定是半推半就的，哪知她突然翻脸，倒是始料之所不及，心里想道：“听她今晚的言语，已是有点起疑，只有米已成炊，才能令她必须听我摆布！”

琼姑看出他的神情不对，倏地拔出刀来，说道：“你再迫我，我就死在你的跟前！”

屠龙想不到她如此刚烈，吃了一惊，说道：“琼姑，何必如此动怒？我岂敢迫你，只是对你一片痴心而已，难道你不欢喜我么？”

刘琼姑柳眉倒竖，说道：“你若是真的爱惜我，请你为我着想，马上离开！别要把我当成淫贱的女子！”

伏在窗外偷听的褚云峰暗自赞叹，心里想道：“好一个烈性女子，不愧是刘老英雄的女儿！只可惜年轻识浅，误交匪人，受了屠龙的欺骗！”当下打定主意：若是屠龙用强的话，他便立即进去惩戒屠龙，纵然因此泄露行藏，甚或身遭不测之祸，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屠龙落不了台，尴尬之极！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呢？还是知难而退，继续用水磨的功夫来骗取刘琼姑的信任呢？一时之间，他倒是踌躇莫决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叫道：“屠公子，雷四爷有事找你，请你过去！”这人是“国师府”中少数的汉人侍卫之一，派在这里冒充屠龙的朋友的仆役。他分明知道屠龙是在刘琼姑的房中，却装作不知，站在雨道上叫喊，褚云峰一听，便知这“雷四爷”一定是蒙古的四皇子拖雷无疑。

屠龙乘机自下台阶，低声说道：“琼姑，别生气啦，原谅我今晚糊涂，几乎做了错事，这也是为了太过爱你的缘故。好啦，我现在走了，你就写那封信吧。”当下匆匆走出琼姑的房间，心里想道：“四皇子深夜找我，不知是为了何事？”

屠龙走后，刘琼姑心头兀是卜卜乱跳，虽然摆脱了屠龙的纠缠，心情却是不能平静！

这件事情太出乎她意料之外了，此时她惊魂稍定，不禁想道：“龙哥一向对我温文有礼，怎的今晚却会如此？难道这才是他的本性，过去的温文体贴却是假装的么？”

可怜她还只是为了屠龙的无礼而着恼，没想到屠龙这个人比她所想象的还要坏得多！但只是屠龙今晚暴露的这个丑恶的一面，亦已足以令她心悸，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人了！

正在琼姑心乱如麻之际，忽听得有人轻轻敲了一下窗户，说道：“对不住，请你原谅我冒昧进来，我有紧要的事情和你说！”

刘琼姑吓了一跳，只见一个陌生的男子已是走进她的房间，站在她的面前了。

刘琼姑沉声喝道：“你是谁？”

褚云峰悄悄说道：“刘姑娘，请你别嚷，我是褚云峰！我对你毫无恶意！”

“褚云峰”三字听进刘琼姑的耳朵，登时令得她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了。

褚云峰道：“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已听见了！”

刘琼姑强自镇慑心神，说道：“好，你既然听见了，我也不必瞒你，我就和你爽快地说吧！”

褚云峰心里想道：“你不用开口，我也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了。”但这话他当然也是不便说出来！

果然便听得刘琼姑说道：“爹爹将我许配与你，但我心里喜欢的却是屠龙。我并非看不起你，别人说的什么，我也并不相信。但我和你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和他则是相识在先。如果你原谅我，那就请你离开，如果你不肯原谅我，那你就把我杀了吧。”

褚云峰苦笑道：“刘姑娘，你误会了，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这桩婚事，我也未曾应承过你的爹爹，你当作没有这回事好了，不必芥蒂于心。”

刘琼姑诧道：“那你又是为了什么事情来的？”

褚云峰道：“我的事情，往后再说。我只问你，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刘琼姑道：“你不是听见我们的说话了么？这里是他朋友的家呀！”

褚云峰道：“不，我老实告诉你吧，这里是金国的国师府！”

刘琼姑大吃一惊，吓得跳了起来，叫道：“你、你说什么？这里是国师府？你胡说！”要知她虽然开始有点怀疑屠龙的人品，但褚云峰所说的事情，却还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

褚云峰“嘘”了一声，说道：“小声，别给人听见！你不相信？”

刘琼姑道：“你有什么证据，说这里是金国的国师府？我所见的可全是汉人！”

褚云峰道：“这是他们特地安排的。好，让我想想，要怎样才能让你相信？”

刘琼姑道：“我不相信，除非我亲眼看见！好，我跑出这个园子去看，看看有没有金国鞑子！”

褚云峰沉声道：“不行，这你就是自投罗网了！”

刘琼姑见他说得如此郑重，虽然还是不信他的说话，但也不敢鲁莽跑出去查看了。她坐了下来，喘着气说道：“我怎知道你是不是骗我？”

褚云峰忽道：“有了！”跟着坐了下来，说道：“是不是有个服侍你的丫鬟叫做小玉儿的？”

刘琼姑道：“不错，你怎么知道？”

褚云峰道：“你把她叫来！”

刘琼姑道：“三更半夜，把这丫头叫来做什么？你又在这里！”

褚云峰道：“她来了，我让她亲口和你说！”

刘琼姑半信半疑，说道：“好，我去叫她！”

褚云峰蓦地想起一事，说道：“且慢！”刘琼姑愕然回首，说道：“咦，你还有什么花样？”

褚云峰道：“我知道你住的是间开的一个四合院子，但我不知在这院子里的，除了小玉儿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仆人？”正是：

识浅堪伤嗟失足，青莲仍未染污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李代桃僵悲往事 情虚意假斗机谋

刘琼姑道：“还有一个男仆，是他的朋友派来看门的。”

褚云峰道：“就是刚才叫屠龙去见雷四爷的那个人吧？”

刘琼姑道：“不错。你问他干嘛？”

褚云峰道：“他不是仆人，他是金国国师阳天雷手下少数的几个汉人侍卫之一，那个什么‘雷四爷’却是蒙古的四皇子拖雷！”

刘琼姑不禁又是一呆，讷讷说道：“我、我不相信！你、你说得太可怕了！”

褚云峰道：“你不相信？我问你，小玉儿是不是不敢和你说话？你有什么问她的时候，她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

刘琼姑吃了一惊，颤声说道：“你怎的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心里已经是相信三两分了。

褚云峰道：“我当然知道。小玉儿不敢和你说话，就是因为怕他监视之故。好，你现在装作惊惶的模样，叫一声小玉儿，先把这个人引来！”

刘琼姑道：“这个人一定会来吗？”

褚云峰道：“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何须再问？”

刘琼姑惊疑不定，尖声叫道：“小玉儿！”不用假装，声音已是发抖。

过了片刻，只见那个“仆人”果然匆匆跑来，说道：“刘小姐，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代劳吗？小玉儿已经睡了。”

刘琼姑道：“你、你进来吧！”

褚云峰伏在门后，那个人脚步刚一踏进，褚云峰倏地就抓着他，冷冷说道：“你还认得我褚云峰吗，要命的快说实话！”

这人与褚云峰同事多年，深知他的厉害，此时褚云峰一手抓着他，一手按在他的后心，只要“天雷功”一发，就可以震断他的心脉！

这人心头大震，强作镇定，说道：“褚云峰，你杀了我也绝不能逃出这里！”

褚云峰道：“这个不用你给我担心，你先替你的性命打算吧！”

这人说道：“你要我说什么？”

褚云峰道：“你说，你是不是金国国师府的侍卫？是阳天雷把你安插在这里冒充仆人的？”

这人说道：“我是奉命而为，身不由己。”此话等于是已承认了褚云峰所说的是事实。

褚云峰淡淡说道：“刘姑娘，你听见了吧？”中指一戳，点了这人的穴道，在他身上摸出了一面金牌。

褚云峰把这面金牌递给刘琼姑，说道：“你若还不信，可以再看这个，这是出入国师府所用的腰牌！”

刘琼姑呆呆的把金牌接到手中，只见上面刻有弯弯曲曲的女真文字。

刘琼姑虽然不识女真文字，但一个仆人的身上，岂能有一面金牌？刘琼姑心里想道：“这人即使在褚云峰的威胁之下，不能不照他的话说，但这面金牌，却是铁证了！”

刘琼姑呆了一会，心中再想：“这人是国师府的侍卫，那么褚云峰刚才指控屠龙的那些说话也就是真的了。”想至此处，不由得心乱如麻，六神无主，想哭也哭不出来，只是重复说道：“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呢？”

褚云峰道：“ 好，你现在可以把小玉儿叫来了！ ”说罢，闪到屏风后面。
刘琼姑好像木偶一样听他摆布，倚着房门，有气无力的连叫几声：“ 小玉儿，小玉儿，小玉儿！ ”
小玉儿并没有睡着，其实她是早就听得刘琼姑叫她的了。但因她听得那人的脚步声已经走去，是以不敢出来。
此时她听得刘琼姑连声呼唤，那人又没有出声拦阻，她这才敢大着胆子出来。
小玉儿走进刘琼姑的卧房，只见那个人躺在地上，不由得猛吃一惊，失声叫道：“ 刘姑娘，这、这是怎么回事？ ”
褚云峰从屏风背后出来，笑道：“ 小玉儿，不必害怕，你还认得我么？ ”他在屏风后面业已抹去了脸上的油彩，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了。
褚云峰在“ 国师府 ”的时候，是常常逗小玉儿玩的，小玉儿也是把他当作大哥哥一般。此时突然看见他，不由得呆了。
小玉儿如在梦中，又惊又喜，说道：“ 褚大哥，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
褚云峰道：“ 我已经见过你爹爹了，你爹爹告诉我的。小玉儿，你愿意帮我们一个忙吗？ ”
小玉儿道 :“ 褚大哥，是你的事情，我拼着一身剐，也是非得帮你不可！ ”
褚云峰道：“ 好，你先把实情告诉刘姑娘。 ”
刘琼姑听了小玉儿所说的话，更是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说得出话来：“ 褚大哥，多亏你来，要不然我可要做出天大的错事了。 ”想起屠龙骗她写那一封信的事情，如果自己当真是写了的话，那就不但自己受害，连哥哥也受害。
小玉儿道：“ 刘姑娘，你快点和褚大哥离开这个魔窟吧！ ”
刘琼姑道：“ 我走了你怎么办？ ”
褚云峰道：“ 小玉儿，这全要靠你帮忙了！ ”
小玉儿急道：“ 他们恐怕就要回来了，你要我帮忙什么快点说吧！ ”
褚云峰道：“ 小玉儿，可要让你受点委屈呢！ ”
小玉儿道：“ 褚大哥，我拼着三刀六洞，决不皱眉，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你快说吧！ ”
褚云峰道：“ 刘姑娘，你换上小玉儿的这身衣裳，然后点她的哑穴和麻穴。 ”
刘琼姑好像正在想着一些什么，心神不属地木然说道：“ 我点她的穴道？ ”
小玉儿恍然大悟，拍掌说道：“ 好主意，我明白了。褚大哥，你是怕连累了我，所以叫刘姑娘点了我的穴道，才好逃走。 ”
刘琼姑茫然地望着褚云峰，半晌说道：“ 逃走，我和你一同逃走？ ”
小玉儿笑道：“ 当然是和褚大哥一同走了，难道还和我么？这里是国师府的花园，在这个小园子外面还在大园子，处处都有埋伏，没有熟人带路，是决计走不出去的。不过，你可以放心，褚大哥是识途老马，本领又高，他一定会把你平安带到外面的。 ”
褚云峰道：“ 今晚没有月亮，现在又正在下着雨，这正是十分难得的好机会。你换上小玉儿的衣裳，我换上这个侍卫的衣裳，在这黑夜里我想是可以混得过去的。那面金牌，请你贴身藏好，万一有什么意外，拿出这面金牌，

也可以权充护身符的。到了外面，你喜欢回家也好，跟你哥哥也好，随你的便，我是决不会勉强你的。”话中之意，即是向刘琼姑暗示，决不干涉她的行动。原来褚云峰听了她刚才的那句说话，以为她是不愿意与他同走，不觉多少有了一点误会。岂知刘琼姑所想的完全不是这一回事。

小玉儿道：“对，刘姑娘，你快点和我换衣裳。”忽地想起一事，指着那个被褚云峰点了穴道的卫士说道：“这人怎样处置？”她是怕屠龙回来之后，这个卫士会揭穿她是同谋。

褚云峰道：“这容易办！”突然一掌向那卫士拍下，说道：“这种奴才，杀了他也不冤枉！”

小玉儿吓了一跳，只见这卫士哼也不哼一声，身上也没伤痕，就像僵尸似的躺在地上，鼻孔也没有气出了。

褚云峰道：“屠龙是识得我这天雷功的，我杀这厮，一来是为了杀鸡儆猴，二来也可以助你置身事外。你可以招认是我闯进来杀了这人，点了你的穴道，又抢了刘姑娘的。”

褚云峰把他的计划说了之后，正想走出去回避，好让刘琼姑换衣。刘琼姑忽道：“褚大哥，多谢你的好意。我不逃走。”

褚云峰怔了一怔，说道：“为什么？”小玉儿道：“刘姑娘，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们的话么？还是舍不得离开屠龙这厮？”小玉儿不懂避忌，冲口而出，就把褚云峰心里所想的话说出来了。

刘琼姑咬牙说道：“我恨不得吃这厮的肉，啃这厮的皮！”

小玉儿道：“那你为什么不走？”

褚云峰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刘姑娘，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他的见识自是要比小玉儿胜过许多，心中已是隐隐猜想得到刘琼姑是要手刃屠龙，以雪受骗之辱。

刘琼姑却道：“褚大哥，你猜错了。这仇我是要报的，但此际我还不能离开这厮。”

褚云峰莫名奇妙，说道：“既然不是想在此刻报仇，那又为何不走？”

刘琼姑道：“褚大哥，你刚才说是为了别的事情来的，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吗？”

褚云峰心中一动，想道：“莫非她从屠龙口中，曾听到了什么消息？”于是便把他要营救李思南的事情，如实地说了出来。

刘琼姑吃了一惊，说道：“是不是北五省义军盟主李思南？”要知李思南新任盟主之后，声名远播，刘家父女，虽是僻处深山穷谷，也曾听人说过他的名字。

褚云峰道：“正是。屠龙可曾透露过什么风声？”

刘琼姑道：“没有。不过，我若是跑到了外面就更不容易打听了！”

褚云峰道：“我还可以另想办法的，你陷身魔窟，还是早走为宜！哎呀，你，你——”

原来褚云峰话犹未了，只见刀光一闪，刘琼姑突然拔出匕首刺在自己的身上，褚云峰连忙抢了她的匕首，可是她的右臂早已划开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了。

刘琼姑道：“我装作是抵抗你而受伤的，屠龙料想不会起疑。最好你再打我一掌，用天雷功亦是无妨，只要不死便行！”

褚云峰十分感动，怎忍再用天雷功伤她，说道：“刘姑娘，你不愧是女

中英杰，褚某佩服得紧，可是……”

刘琼姑道：“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受了伤，他不会再迫我了。何况救李公子是一件大事，叫我舍了性命，我也是愿意的，我做错了事，你就让我将功赎罪吧！对不住，小玉儿，请你也受点委屈了！”说罢，中指一伸，点了小玉儿的穴道。

褚云峰知道她心意已决，说道：“刘姑娘，你多多保重，但愿你能够成功。我，我走了！”

刘琼姑道：“我一得到消息，就请小玉儿的爹爹送出去。你留个地址给我。”

褚云峰说出丐帮在“国师府”中一个卧底的人的名字，说道：“有什么消息，叫小玉儿的爹交给此人。”说罢拾起了地上的匕首，向刘琼姑深深一揖，只见刘琼姑的眼角有晶莹的泪珠，褚云峰不敢回头，便即走了。

褚云峰走出这个院子，听得“笃笃笃”的三下声响，值夜的更夫正打三更。

褚云峰心想：“涵虚一定等得心焦了！”正要悄悄地溜出“稻香村”，忽又听得一个好似是熟人的声音。

刘琼姑住的这座院子是在一个大围墙之内的，还有两座院子各在一边，内中又有围墙隔开。褚云峰练过“听声辨器”的功夫，凝神一听，听出了声音的方向来自东边的院子。褚云峰走近去听，只听得那人说道：“韩五爷，小的拜帖不知送给了国师爷没有？国师爷面前，请你老多多美言几句！”

褚云峰听得分明，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个人正是他在史家庄发现的那个奸细卢香亭，那个混进史家，拜在史老英雄史用威门下的弟子丁进就是他所荐的。

褚云峰心里想道：“这厮倒是神通广大，居然瞒过了丐帮的耳目，到了大都，进了国师府了。”

那个“韩五爷”也是“国师府”中屈指可数的几个汉人侍卫之一，名叫韩超，精于鹰爪功，在汉人侍卫之中，褚云峰与他交情较好。

只听得韩超“哼”了一声，说道：“你急什么，才来两天，就想见国师爷了？”

卢香亭道：“这是一件紧要的事情，请你老多多帮忙。”

韩超冷冷说道：“什么紧要的事情，不能和我们说的么？”

卢香亭道：“请你老包涵，这件事我想面禀国师爷之后，再向你老请教。”

韩超道：“你不说个清楚，国师爷只怕没空见你呢！”

另一个少年的声音说道：“请五爷多为禀告，说出我是史用威的门下弟子，或者国师爷会见我们。”

褚云峰心道：“原来姓丁这个小子也来了，好，这可真是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要知卢、丁二人赶来大都，乃是要来揭发柳洞天的秘密的，如今给褚云峰撞上，焉能放过他们？是以褚云峰虽然急于回去，免得谷涵虚挂虑，但见了这两个人，也只好暂且把赶回去会见谷涵虚的事情搁在一边了。

韩超又哼了一声，说道：“史用威的弟子又怎么样？府中多少候见的贵客，你知不知道？”

另一个汉人侍卫忽地笑了起来，说道：“五哥，你别作弄他们了，你瞧，他们就只差向你跪下求情啦。你们别急，我告诉你们实话吧，屠龙刚才奉召

进去，我们已请他将你的事情代为禀告了。”这个侍卫名叫焦霸，是个热衷名利的奴才，褚云峰一向讨厌他的。

卢香亭喜出望外，说道：“不是说四皇子召见屠公子的么？”

焦霸道：“不错，但咱们的国师爷当然也是在座的。”

韩超道：“焦霸，你泄漏得太多了。”

焦霸赔笑道：“都是自己人，五哥，你也不必多心了。”他们二人虽是侍卫，但韩超在府中的地位比他高一级，是以他不能不讨好韩超。但他又想从卢香亭的这件事情得到好处，故此两边卖好。

韩超“哼”道：“这位卢三爷若是把咱们当作自己人，又何须一定要面见国师爷才说？”

卢香亭道：“五爷，你别多心，不是瞒你，这，这……”韩超冷冷说道：“不说便罢，哼，你现在还未见着国师爷呢！”言下大有要挟之意。

伏在窗外偷听的褚云峰不觉心中一动，暗自想道：“韩超何以一定要探听他的秘密呢？”

卢香亭是个老狐狸，当然听得出韩超的话中之意，心里不觉暗暗吃惊。

原来他是要把这个秘密卖给阳天雷，以作进身之阶的。若是先就泄漏出去，不但恐怕别人分功，甚至还得提防别人将他撇开。

可是韩超语含威胁之意，咄咄迫人，他又怕韩超当真使出什么手段，从中破坏。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暗自思量：“不说恐怕不行，我给他说一半便罢。”

正在卢香亭张口要说之际，忽听得韩超喝道：“是谁？”一个人突然闯进！

不用说这个人是褚云峰了！

褚云峰穿着卫士的衣裳，卢香亭只道他是阳天雷派来召见自己的人，方自欢喜，说时迟，那时快，褚云峰已是倏地到了他的面前，一掌就向他打下！

卢香亭的武功本来不弱，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国师府”中的“卫士”竟然会对他突施杀手。只听得“咔嚓”一声，褚云峰一掌劈下来，卢香亭的肋骨断了两根。他用的正是“天雷功”中最厉害的那招杀手——“雷电交轰！”

卢香亭好像木头似的倒将下去，口中兀自厉声叫道：“是褚云峰，他，他和……”

“雷电交轰”一招两式，他话犹未了，褚云峰左掌又已劈了下来，登时结束了他的性命！褚云峰暗暗叫了一声：“好险！”他心里明白卢香亭想说的一定是“他和柳洞天是一党”这一句话。

焦霸喝道：“褚云峰你好大胆！”大喝声中，已是拔刀向他斫来！

褚云峰反手一挥，“铮”的一声，弹开了他的朴刀，喝道：“你们也是汉人，难道就甘心助纣为虐么？”

焦霸叫道：“五哥，快动手呀！哼，褚云峰，今日你是自投罗网，还敢口出妖言，妄图煽惑！”

韩超喝道：“褚云峰，我是看在同僚份上不为已甚，你还不束手就擒，当真要我动手么？”褚云峰大怒道：“我以为你还有点良心，谁知你也是一丘之貉！”

“国师府”中的汉人侍卫都有超群出众的本领，否则阳天雷也不会招揽他们了。褚云峰的这“雷电交轰”因为是单独使用，威力少了一半，双掌交叉劈出，韩超身形一晃，却未跌倒。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盘龙绕步”，

已是侧身扑上，一招“游龙探爪”，抓向褚云峰的琵琶骨。

褚云峰知道韩超的鹰爪功非同小可，当下一个沉肩缩肘，肘锤撞出，韩超一抓抓空，闪过一边。焦霸的朴刀又砍了到来，褚云峰腾的飞起一腿，将他迫退。

褚云峰以一敌二，心里想道：“要杀这两个人原也不难，但恐怕也得在五十招开外。”。“国师府”中高手如云，若是斗到五十招开外，当然会有援兵来到。褚云峰不敢恋战，迫退了焦霸，立即“砰”的一拳捣出，把通花格子的窗门捣得稀烂，一个飞身，便跳出去。

焦霸喝道：“哪里走！”如影随形地穿窗而出，一刀斫来。丁 进此时亦已从大门跑出，叠声叫道：“有刺客，来人呀，来人呀！”

他自知本领不济，并不参与堵截褚云峰的搏斗，自顾自的跑出去叫救兵了！

褚云峰心头一凛：“可不能让这厮逃脱！”要知丁进和卢香亭都是知道柳洞天的秘密的，只杀了卢香亭，这秘密还是会泄漏出去的。

焦霸叫道：“韩五哥快来！”韩超道：“来了！”声到人到，截住褚云峰的去路。

远远的听得一声长啸，有人喝道：“什么人这样大胆，缠着他，待我将他拿下！”这是屠龙的声音。他刚好回来，听见了丁进的叫声，立即加快脚步。听这声音，屠龙大约是在百步之外，隔着两座假山，闻声尚未见人。不过以他的轻功，这百步之遥，转眼就可来到！

褚云峰以一敌二，不过略占上风，倘若屠龙来到，他是插翼难逃的了。焦霸得意之极，哈哈笑道：“看你还逃得出我的掌心！”

褚云峰一咬牙根，正要拼命，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只见韩超一抓向焦霸的颈项抓下来，“咔嚓”一声，将他的脖子扭断。韩超低声说道：“盟谊永固，共享荣华。快走！”褚云峰又惊又喜，这才知道韩超是个有心人，可能是像自己，埋伏在“国师府”中，有所作为的。但他所说的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褚云峰一时之间却是弄不明白，此时亦已无暇容他思索了。

褚云峰轻轻地说了一句：“大恩不言报，五哥保重！”脚尖一点，一个“鹞子翻身”，翻过围墙。就在此时，只听得刘琼姑在西面的院子里尖声叫道：“救命，救命呀！”

屠龙已然听得东面院子的厮杀声，但对他来说，最紧要的，当然还是要救刘琼姑的性命，并非他有所厚爱于刘琼姑，而是因为有了刘琼姑，才能进行破坏义军的阴谋。

屠龙心想：“东面有韩超、焦霸二人，料想可以抵挡片时。”略一踌躇，便向西奔去。丁进逃跑的方向，恰恰和他相反。

褚云峰正愁难以分身，一见屠龙的影子向西奔去，心中大喜，立即施展八步赶蝉的轻功，越过假山，追上丁进。这晚无月无星，小雨点还在下个不停，黑漆漆的夜里，丁进尚未知道是他追来，叫道：“快往稻香村的东院！”褚云峰沉声喝道：“贼厮鸟，你看看我是谁？”丁进刚一回头，褚云峰使出天雷功，呼的一掌便结束了他的性命！

园子里只见黑影幢幢，东南西北，都发现有闻声而至的卫士了。

褚云峰暗暗叫了一声“苦也！”抹了一把烂泥，朝脸上一涂，心道：“只好碰碰运气了！”蛇行兔伏，走得不远，迎面来了一个金国武士，发觉了他，不知是否觉得他形迹可疑，一个转身朝他跑来，叫道：“盟谊永固！”

这个金国武士说的是女真话，褚云峰虽然听得懂，可是急切间未能会意，那金国武士见他没有立即答话，叫道：“奸细在、在——”“这里”二字未曾出口，褚云峰已是拔剑出鞘，以闪电般的手法向他刺去，在他身上搠了三个透明的窟窿！在他中剑之后，方始认出是褚云峰，已是迟了。

褚云峰恍然大悟，原来这八个字乃是今晚的暗号。心里想道：“拖雷住在国师府中，阳天雷想必是为了要讨好他，定下了这‘盟谊永固、共享荣华’的八个字作为暗号。这样，在黑夜之中，用不着查看金牌，一对暗号，就可知道对方是否奸细。哼，阳天雷这厮的防备倒也真是周密得无以复加，幸亏韩超给了我这个暗号！”

褚云峰大着胆子便往前跑，碰见有人，便先喝道：“盟谊永固！”对方果然都是回答“共享荣华！”黑夜中那些人看不清楚，只道是自己人，暗号一对，便即疾跑过去。褚云峰轻轻易易地就溜出了“国师府”。

屠龙匆匆忙忙地跑进他和刘琼姑住的那间房子，看见刘琼姑血染罗衣，那个卫士和小玉儿躺在地上。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问道：“是谁来啦？”刘琼姑呻吟道：“痛、痛死我了，你快给我敷上金创药！”

屠龙知道刘琼姑没有性命之忧，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假意作出温柔体贴的样子，替她敷上了金创药。刘琼姑方始说道：“这个人一冲进来，便大骂我不知廉耻，要抢我走。他的武功高强得很，老谢跑来救我，给他一掌打晕，我拼死不从，给他刺了一剑，小玉儿拖他的脚，也给他害了！”

屠龙大吃一惊，心里想道：“如此说来，来的一定是褚云峰了！”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仔细一看，看出那名冒充仆人的卫士已然毙命，所受的致命之伤正是“天雷功”造成的。屠龙再向小玉儿一看，说道：“这丫头可并没有遇害嘛！”

刘琼姑道：“是吗？我当时只顾和那贼人拼命，只道她已是受害了呢！那你赶快把她救回来呀！这丫头为主舍身，当真难得！”

屠龙心里想道：“褚云峰以侠义道自居，他不杀这个丫头倒是不用怀疑，但他何以不把刘琼站抢走呢？抢不走也该杀她呀！对，想必是因为已经听到我的声音，来不及了。他不杀琼姑，那是因为看在她哥哥的份上。”屠龙自以为解释得合情合理，非但对刘琼姑没有怀疑，心中还在暗暗欢喜，欢喜刘琼姑死心塌地的愿意跟他。

当下屠龙便给小玉儿解开穴道，问她：“那个人是谁？”小玉儿也真够机灵，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我不敢说！”眼角却向刘琼姑瞧去。刘琼姑低头裹伤，装作没有留意她的样子。

屠龙瞿然一醒，心道：“对，我怎么可以在这里问她？”说道：“小玉儿，你受惊了，我送你回去吧。让你爹爹照料你，明天你不用来这里了。”

屠龙把小玉儿拖到屋外面，低声说道：“那人是谁？”小玉儿道：“似乎是从前在府里当过差的那个褚云峰。你在刘姑娘面前问我，所以我刚才不敢说。”屠龙道：“我明白，好，你回去吧。”心里想道：“果然是褚云峰。”

屠龙正要出去探听消息，韩超气急败坏地跑来，压低了声音说道：“不好！焦霸也给那人打死了！”小玉儿尚未走出大门，连忙说道：“褚云峰这样快就到你那边了吗？”

韩超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一听便知小玉儿是有心点醒他，便道：“不是褚云峰。不过，奇怪得很，这个人的武功路子和褚云峰却是完全一样，也会使天雷功的！”

屠龙道："哦，我知道了。褚云峰是和他的师弟谷涵虚一同来的。你们碰上的是谷涵虚。"

韩超道："外面正在搜查奸细，咱们去不去帮忙？"屠龙小声说道："谅这两个人此时必是忙着逃命，决不敢再来这里。你出去知会他们，不要让女真武士进这院子。"

韩超道："我理会得。若是给女真武士进来，咱们的谎话当场就要给刘小姐识破了。"

韩超与小玉儿相继走后，屠龙暗自想道："褚云峰师兄弟进来闹了这场，不知他们还说些什么话？莫要给琼姑知道这里是国师府才好。"

屠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刘琼姑的房中。只见刘琼姑正在包扎伤口，眉头深锁，似是在忍住疼痛的模样。

屠龙不觉也是眉头一皱，说道："血已止了，还是痛吗？"

刘琼姑道："曲池穴上面的一条筋给那厮的剑尖挑断了，动一动就痛得要命。"

屠龙道："那么那一封信——"

刘琼姑苦笑道："你就只知道要我给你做事，你看我的右臂伤得这样，还能提笔写字吗？"

屠龙大为着急，可还不敢形之辞色，只好假作温柔，赔笑说道："琼姑，你为我几乎丢了性命，我岂有不怜惜你的？但是这封信关系咱们两人的婚事，我自是希望能够快点送到你哥哥的手中。"

刘琼姑也装作感激的样子，说道："我明白。龙哥，我何尝不想快点呢？但不知这伤什么时候才好，你找个懂得续筋驳骨的大夫给我看吧。"

屠龙大感为难，续筋驳骨的大夫不是没有，国师府里的人，随时可以请得御医来治。但御医乃是女真族人，可是不能让刘琼姑看见的。若是请外面的大夫，屠龙又怕泄漏了秘密。

屠龙皱了皱眉，说道："我会给你找大夫的，但急切之间，恐怕不易找到医道高明的大夫。你的左手能够提臂写字吗？"

刘琼姑佯作羞愧的模样，说道："你知道我是个乡下女子，没有读过几年书，右手写字，已是困难，左手写字，我从来没有试过。只怕纵然能够写出字来也是歪歪斜斜，大哥怎敢相信是我的笔迹。当然，你派人去送信，可以说明我是右臂受了伤，但只怕又要引起他的疑心，问长问短的了。咱们遭遇的这些事情，外人可是不容易替咱们说个明白的啊！"

屠龙一想也是道理，搓着手道："怎么办呢？唉，我只好撞撞运气，请朋友帮忙，赶快给你找一个高明的跌打大夫了。"

刘琼姑不知请大夫之事，屠龙其实也是诸多顾忌，并无把握，害怕给他们的大夫一看，说不定就会看出了破绽。刘琼姑人急智生，忽地说道："有了！"

屠龙喜道："你想到什么主意了？"正是：

假作鸳鸯原异梦，要分泾渭斗机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堕溷沾泥怜玉女 煽风点火恨奸人

刘琼姑道：“你替我写这封信。”

屠龙道：“我怎能冒充你的笔迹？即使说明是由我代笔，只怕你的哥哥也会有所怀疑，不敢轻易相信吧？”

刘琼姑笑道：“龙哥，你怎的聪明一世，却懵懂一时了？”

屠龙道：“我怎地懵懂了？”

刘琼姑道：“笔迹可以假冒，口气是不能假冒的。我请你给我写上一些话，只有我哥哥知道的，他还能不信吗？”

屠龙赞道：“好，好主意！”其实他早已想到这个办法，不过他要让刘琼姑自己说出来，才显得自己不是勉强她的。

刘琼姑低眉一笑，说道：“难得你称赞我，好，那你就动笔写吧。”

屠龙磨好了墨，铺好了纸，提起笔来，说道：“你念，我写！”

刘琼姑装作思索文句的模样，缓缓说道：“别来三载，时切驰思……”

屠龙道：“哦，你三年来，都没有见过哥哥吗？”

刘琼姑道：“是呀，我记得上次哥哥回来，我刚好过十六岁生日，再过几天，我就是十九岁了，不是恰好三年吗？”

其实刘琼姑和哥哥分手，还未到半年，暗自想道：“这封信到了哥哥手中，他只要是看开头的这两句话，就知道是假的了。”

屠龙满以为刘琼姑是个村姑，一点也不疑心她会弄假，听了她这样说，大为得意地说道：“好，好，你的心思真是灵敏，你们兄妹别来多久，外人自是不会知道。”心里则在暗笑刘琼姑的愚蠢，给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

殊不知刘琼姑也正在心里暗暗好笑，想道：“饶你鬼精灵，也得吃我的洗脚水。”装作给他打断思路的样子，说道：“多谢你的称赞，可是给你这么一赞，我想好的句子却都忘了。”

屠龙笑道：“你也不必挖空心思想这些文诌诌的字句了，你只须把你要说的话告诉我就行，我会替你写的。”

刘琼姑道：“你说我很挂念他，时刻记着他在分手之时给我的吩咐，可惜没有能够做到，非常惭愧。”

屠龙道：“你哥哥吩咐你什么？”

刘琼姑道：“他吩咐我妹代兄责，侍奉爹爹。”

刘琼姑只有这个哥哥，她的哥哥在军中，不能侍奉父亲，那么这样的吩咐自是合情合理。屠龙笑道：“你惭愧什么？”刘琼姑道：“哥哥吩咐我侍奉爹爹，我却与你私奔，丢下他老人家不管，不惭愧么？”

屠龙哈哈笑道：“这不用惭愧，咱们成了亲，一同回去，你的爹爹还多了一个儿子呢。”刘琼姑听了他这肉麻的言语，想要作呕，却佯着啐了一口，说道：“越说越不正经了！”屠龙笑道：“什么不正经，我是他老人家的女婿，不是该尽半子之责么？好，你不爱听，咱们就闲话少说，先把这封信写好。”

刘琼姑心乱如麻，说道：“我刚才说到哪里？”

屠龙吮吮笔尖，说道：“你说惭愧没有做到哥哥的吩咐。”

刘琼姑眼圈一红，说道：“对，我委实是惭愧得很。你接着写，我真想能够再听到他的教训，但只怕是此生无望了。”

原来刘琼姑半年前与哥哥分手之时，她的哥哥的确是有一番“临别赠言”，却并不是她对屠龙所说的那些话。

临别之时，她对哥哥说出自己的想望，说是很想到江湖上长些见识，埋怨哥哥不肯带她走。

其时她的哥哥刘大为已是在为妹妹的终身大事着想了。他心目中的妹婿就是褚云峰，这件事他也曾和父亲说过，只因尚在进行之中，是以还瞒着妹妹。

刘大为听了妹妹的话，就说：“你是应该出外走走的，不过，最好是在你成婚之后。”

刘琼姑红了脸说道：“哥哥，我也是个懂得点武功的女子，难道就不能单身在江湖上行走吗？为何要扯到我的婚事来？”

刘大为正色说道：“你一点没有江湖经验，成了婚，有个可靠的人和你作伴，我才放心你们夫妻同闯江湖。妹妹，不瞒你说，我这次回来，就是和爹爹商量你的婚事。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十分可靠，而且是一位江湖上的大行家，你和他一起，我就放心了。”

刘琼姑道：“我不要，我不要！哥哥，你欺负我！”

刘大为笑道：“怎么是欺负你呢？”

刘琼姑道：“你随便给我找一个陌生的男子，就把我嫁出去，这不是欺负我么？”原来她对自己的婚姻之事存有许多幻想，其时也正是她开始认识屠龙之后不久，但还没有告诉父亲。在她的心目之中，她的未来夫婿最少也得是像屠龙这样风度翩翩的美少年。

刘大为也因为这头婚事不知能不能够替妹妹撮合成功，故此也不想太早说出褚云峰的名字，以免将来婚事不成，彼此尴尬。

刘大为听了妹妹的话，心中一动，说道：“哦，你不喜欢我给你找的女婿，是不是你另有了意中人了？”

刘琼姑当然不肯承认，唯有撒娇说道：“我什么人都不喜欢。我这一生都不嫁人，我在家中侍候爹爹。”

刘大为笑道：“你刚才说要去闯荡江湖，就已忘记爹爹了？”

刘琼姑满面通红，说道：“你迫我出嫁，我就宁愿在家侍奉爹爹了。”接着说道：“不是我忘记爹爹，爹爹也曾对我说过呢，他说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位老朋友，这位老朋友是住在北芒山的华天虹老伯，和咱们的家相距不到三百里。他说他将来想要搬去和华老伯同住，那时有人作伴，他就可以让我出去跟你了。”

华天虹正是褚云峰的师父。原来她的父亲和她说这番话，正是为她未来的婚事打算的，先透露一点消息给她。

刘大为发出会心的微笑，说道：“那很好呀，那你就不用这样着急了。待爹爹有了安顿，你又成了婚，那时夫妻同来找我，我才高兴呢！”

刘琼姑道：“你又把茄子缠到胡瓜上了。我是要独自行走江湖的，我还要多逛儿个地方才来找你呢。”

刘大为想了一想，望着妹妹郑重说道：“我就要和你分手了，有几句话我必须和你说。”

刘琼姑吃了一惊，道：“说什么？”

刘大为道：“你说你没有有意中人，我相信你。不过在你行走江湖的时候，你可得千万记着：人心险恶，切莫轻易相信别人，上了人家的当。有的

人相貌生得很好，嘴巴说得很甜，但却往往是有着一副坏心肠的。”

刘大为本来乃是泛论，提醒他妹妹注意，以免贻误终身的。想不到事隔半年，竟是给他不幸而言中了。

刘琼姑想起了哥哥的言语，不禁泪咽心伤，暗自想道：“哥哥看了我信中的这几句话，他一定会猜想得到我现在的遭遇！”

屠龙哪知是计，满怀欢喜地说道：“咦，说到咱们成亲之事你还不开心么？好端端的又哭什么？”

刘琼姑道：“谁知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屠龙指天誓日地说道：“我若不是急着和你成婚，还会催你写这封信么？”他恨不得这封信早点写成，话题又兜回来了。”

刘琼姑道：“后面的话你给我拟吧，反正哥哥只须看了开头的那几句话，便知道这封信一定是我写的了。”

屠龙写好了信，兴冲冲地便要拿去交给阳天雷。

刘琼姑牵着他的衣袖，低声叫道：“龙哥！”

屠龙笑道：“怎么，你舍不得我走？你刚才不是要赶我的么？”

刘琼姑忍着心中的憎恶，佯嗔说道：“我为你几乎丢了性命，你还忍心取笑我？我害怕……”屠龙道：“怕什么？怕褚云峰又来抢你吗？”刘琼姑道：“他还有一个党羽呢。就是他们不敢再来，我也是有点提心吊胆。万一他们来了，我、我可又是受了伤的。”

屠龙道：“好，我叫韩超把这封信给你送去，一去马上回来，摆酒给你压惊。”

刘琼姑心里打着主意，屠龙心里也在打着另一个坏主意。

园子里的侍卫由于韩超的交代，没有进入这座院子，他们搜不着褚云峰，也就到别处去了。

外面嘈嘈杂杂的声音渐渐静了，刘琼姑的心情却兀是不能平静。她心里想道：“我还有什么面目见我哥哥？无论如何，拼了这条性命，我也得替义军做一件好事，倘若能够把义军的盟主救出来，我死了也胜于抱愧偷生。唉，我本来可以有一个美满姻缘的，如今却是给自己毁了。但愿褚云峰他能够逃出去才好！”

褚云峰此时早已是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国师府。刘琼姑在挂念着他，他也在挂念着刘琼姑。当然，两人的心情是不尽相同的，他只在为刘琼姑惋惜，却并没有自怨自艾的心情。

褚云峰走出了“国师府”，回头一望，心中暗暗叹了口气，想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这两句老话当真是说得不错。琼姑本来是个好女子，可惜断送在屠龙的手里。不过，我虽然不能与她成为夫妇，也还是不应该让她丧身魔窟的。如今我是孤掌难鸣，且先回去与谷师弟商量，总得设个法儿救她才是。救她出来，我再向她解释，求她原谅。”想至此处，抬头一看天色，只见微雨已收，乌云渐散，一弯眉月从层云中钻了出来，但已过了天心，月向西斜了。“谷师弟一定等得非常心焦了，现在已是过了三更，不知他可还是在那酒馆之中？”

且说谷涵虚在那酒馆中自斟自酌，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馆子里只剩下寥寥几个客人了，兀是未见褚云峰到来，心里自是有点惊疑不定，恐怕褚云峰遭了意外。

京城里的一般茶楼酒馆大都是在天黑之后就收市的，但这间酒馆却是例

外，要到三更过后，方始停止营业。原来它是做赌馆客人的生意的。

在它附近的两条街道，正是京城里赌馆最多的地方。这些赌馆也都是得到官府的包庇的。

谷涵虚正自闷饮无聊，忽见两个歪戴着帽子，泼皮流氓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这天晚上，一直是断断续续地下着细雨，客人不多，酒店的掌柜本来是想一打三更就收市的，见这两个泼皮进来，便走上前赔笑说道：“客官，明天请早吧。”

这两个泼皮脱下帽子往桌上一丢，大声说道：“你怕老子没钱给你吗？老子偏偏要喝到天亮，你想歇息，叫你老婆来伺候太爷！”

谷涵虚见这两个泼皮如此横蛮，心里想道：“若不是我身上有事，非得教训他们一顿不可。不过他们这么一闹，对我倒也有点好处，否则酒馆关上了门，褚大哥就没处找我了。”

掌柜的果然给这两个泼皮吓住，涨红了脸说道：“两位说笑了，小的怎敢不伺候客官？好好，难得两位驾临，随两位喜欢就是。小的这就去给两位大爷烫酒，两位喜欢喝什么，花雕还是汾酒？”

这两个泼皮哼了一声，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向谷涵虚望了望，交头接耳说了几句，忽地有一个泼皮又站起来，走到谷涵虚身边。

谷涵虚瞪他一眼，仍是自斟自饮，看他有何动静。那个泼皮嘻皮笑脸地说道：“老兄，你是不是输了钱，脸色这样难看？”谷涵虚淡淡说道：“输也好，赢也好，与你何关？”

那泼皮打了一个哈哈，说道：“话可不是这样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兄，你倘若是输了钱，我倒可以给你翻本，来、来、来，我知道有间赌馆可以赌个通宵的，我带你去！”口沫横飞，指手画脚，说着，说着，竟然把一只手搭上了谷涵虚的肩头。

谷涵虚起初以为他是给赌馆招徕生意的“进客”，待到他的手搭上了肩头，这才不觉心中一凛。原来这个泼皮五指所按之处正是他的琵琶骨。

谷涵虚想道：“莫非他是要试我的武功？好，不管他是什么人，且把他摔一跤，让他吃点苦再说！”心念一动，立即暗运内力，使出了“沾衣十八跌”的功夫。

那泼皮给谷涵虚的内力陡地一震，不由得一个跄踉，歪歪斜斜直跌出去。幸而及时扶着一张桌子，这才没有跌倒。

这泼皮没有跌倒，倒是颇出谷涵虚意料之外。他这沾衣十八跌的内功，等闲之辈亦是禁受不起的。虽然他并不打算重伤这个泼皮，但也用上几分内力，满以为最少可以跌他一个仰八叉的。

泼皮站直了身子，登时怒气冲冲地说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是不是要和老子打架？”

谷涵虚冷笑道：“我的指头儿都没动一下，你自己跌出去，与我何关？要打架吗，那也随你的便！”心中已然雪亮，这个泼皮是练过武功的人，决非普通的无赖可比。说不定还可能是官府的爪牙，有心来找他的岔子。

那泼皮卷起衣袖，握起掌头，装模作样地叫道：“好，你当老子不敢和你打架吗？有种的你不要走！”口里大呼小叫，脚步却是不敢向前。他那个同伴，却早已悄悄地溜走了。

他只是动口没有动手，谷涵虚自是要顾住身份，不能上去打他。不过谷涵虚却拿不准他那个同伴是因胆小而溜走呢，还是出去讨救兵。

谷涵虚暗自思量：“ 倘若这两个家伙是官府的爪牙，找了人来，向我挑衅，那倒是有点不妙。可是我若现在就走，褚大哥来了，那不是更糟？ ” 于是仍然坐着喝酒，淡淡说道：“ 要打架就快点来，我可没工夫陪你吵架。 ” 那泼皮道：“ 忙什么，我多给你一点工夫，让你仔细想想，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没有？你若怕说不清楚，我还可以叫掌柜的给你纸笔，让你一条条写下来，我担保送到你老婆儿子的手中。 ”

这泼皮满口胡言，目的当然是在拖延时间。谷涵虚也不理他，自顾自的喝酒。

果然不过一会，便看见另外的那个泼皮带了两个人进来，一进来便指着谷涵虚说道：“ 就是这个小子！ ”

谷涵虚见对方只搬来两个“ 救兵 ”，本来是不以为意的，但当他抬头一看，看清楚了那两个人之后，却不禁大吃一惊了。

原来这两个人，一个是“ 滇南七虎 ”之首的插翼虎段点苍，一个是段点苍的师弟飞豹子褚青山。

这对师兄弟都是和谷涵虚结有很深的梁子。

五年前滇南七虎在小金川围攻严浣的父亲川西大侠严声涛，谷涵虚事前得到风声，特地赶往，拔刀相助，把滇南七虎打得落花流水。严声涛中了段点苍的一枚暗器，段点苍也给谷涵虚刺了一剑。

事隔半年，褚青山替他的师兄出头，唆拨严浣的未婚夫张元吉，与他武当派的同门兄弟前来找谷涵虚的晦气，那晚恰值谷涵虚与严浣在林中幽会，结果闹出了一场所谓“ 捉奸 ”的丑剧，弄得谷、严二人死别生离，大好姻缘，几乎断送在他的手里。谷涵虚本是一个英俊少年，也是因为此事，在那天晚上，给张元吉毁了他的容貌的。

追源祸始，令得谷涵虚受到如此惨痛伤害的人，就是这一对师兄弟！

谷涵虚虽然改了装束，但脸上的刀疤却是瞒不过熟人的。段点苍一眼认出了他，哈哈笑道：“ 好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这里可比不得小金川任由你逞能了！ ”

原来段点苍和师弟褚青山乃是新近投入阳天雷的“ 国师府 ”，充当了身份不公开的汉人卫士的。

阳天雷一来因为拖雷住在他的府中，二来李思南和杨婉也是囚在他那儿，故此分外小心，加强防备。除了府中多派巡夜的守卫之外，每晚还派了不少身份未曾公开的爪牙，在大街小巷巡查，注意可疑的人物。段点苍、褚青山和那两个“ 泼皮 ”就是其中的一股。

这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谷涵虚喝道：“ 好呀，我正要找你们算帐！ ”“ 乓 ”的飞起一脚，把一张桌子向段点苍踢去，接着呼的一拳捣出，打烂窗门，一个“ 燕子穿帘 ”窜出街心！酒馆老板哭丧着脸叫嚷：“ 求求你们别毁了小店！ ”

段点苍一掌击出，把那张桌子打得碎成八块，木屑纷飞，褚青山拔刀出鞘，喝道：“ 姓谷的小子，哪里跑！ ”

谷涵虚喝道：“ 外面打去！ ”段点苍纵声笑道：“ 谅你也跑不了，哪里都行！ ”

两人跟踪追出，谷涵虚剑中夹掌，左一招“ 万里飞霜 ”，右一招“ 千山落木 ”。剑尖上光芒闪烁，恍似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左掌劈出，更是用上了九成功力的“ 天雷功 ”，掌力排山倒海般的向那两人攻去！

段点苍挽了一朵剑花，平胸刺出，喝道：“ 要拼命么？可惜你是孤掌难鸣！ ”褚青山也是刀中夹掌，与师兄联手，一刀一剑，架住了谷涵虚的长剑，两人合力，也足够抵御得了谷涵虚的天雷功。

原来段点苍是“ 滇南七虎 ”之首，在剑法上的确是有过人的造诣，暗器的功夫尤其擅长，论真实的本领虽然比不上谷涵虚，却也相差不远。褚青山出道较迟，并不列名“ 滇南七虎 ”，但正因为他出道较迟，在师门的日子也就较久，内功的造诣，却比师兄还强。

谷涵虚咬紧牙根，狠狠拼斗。但段、褚二人联力，实力不亚于滇南七虎。谷涵虚当日在小金川之所以胜得滇南七虎，乃是因为有川西大侠严声涛和他联手，如今他以一敌二，正是应了段点苍那句话“ 孤掌难鸣 ”。二十招一过，攻势已是给对方抢去了七八成！而且谷涵虚还得吊胆提心，恐防金廷的卫士来到。

激斗中忽见一条黑影旋风也似地跑来，谷涵虚方自心头一凛，只听得那人大叫道：“ 谷师弟，你没事么？ ”原来正是褚云峰回来了。

谷涵虚这才转惊为喜，叫道：“ 没事！把这两个家伙收拾了再说。褚师兄，雷电交轰！ ”

双掌齐出，响如郁雷！这一招“ 雷电交轰 ”本来就是天雷功中最厉害的一招杀手，褚、谷二人又经过了孟少刚和华天虹两大名师的指点，两人合使，威力更是倍增，段点苍与褚青山的内功虽然颇有造诣，却如何经受得起？

只听得“ 咔嚓 ”一声，褚青山肋骨断了两根，震出三丈开外。段点苍内功不及师弟，跌了个四脚朝天，已是一命呜呼了！

那两个“ 泼皮 ”只恨爹娘生少两条腿，没命飞逃，边跑边叫：“ 来人哪！来人哪！ ”褚云峰远远的一掌劈去，劈空掌力，达到了他们身上，虽不至于毙命，却也登时晕过去了。但在附近街道巡逻的两股“ 国师府 ”的人马却已闻声赶至。

褚青山甚是顽强，断了两很肋骨，居然还能支撑得住，径往前奔。谷涵虚心道：“ 这恶贼认得我的面目，可是容他不得！ ”旧仇新恨，都上心头，大踏步地追上去，喝道：“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好！这两句话今日要应在你的身上！ ”这两句话正是他们刚才说的，此时后悔已迟，谷涵虚“ 唰 ”的一剑，就把褚青山了结了。

褚云峰跳上民居的屋顶，揭了一叠瓦，双掌一拍，以“ 天女散花 ”的手法打下去，瓦片纷飞，打得那班追来的爪牙面青唇肿。褚云峰和谷涵虚早已使出上乘轻功，一溜烟的飞跑了几间屋顶，悄没声地走了。这些人连他们的庐山真面目都没见着。

到了无人之处！谷涵虚纵声笑道：“ 痛快，痛快！ ”褚云峰抬头一看天色，就道：“ 天快亮了，咱们可得赶快回去啦！ ”

两人回到丐帮分舵，不想惊动众人，从后园悄悄溜回去，进入卧室。不料脚一沾地，忽地有个人将他们抓住！

褚、谷二人吃了一惊，刚要挣扎，只听得那人笑道：“ 你们怎的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哪里去了，从实招来！ ”

原来这个人是柳洞天。

褚云峰笑道：“ 倒给你吓了一跳。说来话长—— ”

柳洞天笑道：“ 既是说来话长，那就以后慢慢再说，你可知道我在这里等你们多久？足有一个半时辰啦！ ”

褚云峰怔了一怔道：“有什么事吗？”

柳洞天道：“有三位客人等着要见你们！”

褚云峰诧道：“什么客人？”

柳洞天道：“是你意想不到的客人，你见了他们自然明白！”

褚云峰笑道：“卖什么关子？”便与谷涵虚跟着他走，走过了后院的拱门，只听得丐帮帮主陆昆仑的声音说道：“孟姑娘不必担心，我已派人四下寻找他们了。”

“孟姑娘”这三个字从陆昆仑口中说出，听入褚云峰的耳朵，褚云峰不禁为之一愕，心里想道：“孟姑娘？难道是明霞来了？”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孟明霞的声音说道：“我不是担心，但只怕他们是去了阳天雷的国师府。爹爹——”

孟少刚笑道：“你急什么，陆帮主自有安排。”

陆昆仑道：“且等天亮再说。天亮了倘若还没有他们的消息，自当请令尊出马。”

柳洞天加快脚步，大声说道：“不必孟大侠出马啦，我把他们带来了！”回头接着笑道：“褚兄，谷兄，你瞧我不是骗你们吧？是不是你们意想不到的客人来了？”

原来那三个客人，除了孟少刚、孟明霞父女之外，还有一个严浣。

褚、谷二人想不到她们也都和孟少刚来了，相见之下，自是皆大欢喜。

褚云峰笑道：“明霞，你猜得不错，我的确是刚刚从阳天雷的国师府回来。”

孟少刚摇了摇头，说道：“云峰，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听说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也在那儿，此人是蒙古第一高手，武功尚在阳天雷之上，你没有碰上吧？”

褚云峰道：“侥幸没有碰上。若是碰上，我哪里还能够回来？”

陆昆仑道：“你们可找到了什么线索，李盟主的下落如何？”

褚云峰道：“尚未查到，不过却也有了一点线索，我在国师府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陆昆仑道：“是谁？”

褚云峰道：“屠龙！”

陆昆仑叹了口气道：“想不到屠百城一世英名，竟留下这样一个不肖之子。但屠龙早已自甘堕落，迷途难返，越陷越深，他今日跑到阳天雷的国师府里认贼作父，那也不足为奇。”

褚云峰道：“可是还有一个和屠龙同在一起的人，那才是更要令人叹息呢！”

陆昆仑道：“人以类聚，方以群分。屠龙的朋友自必和他是一丘之貉，又值得什么惋惜？”

褚云峰道：“不，这个人是上了屠龙的当。她是刘瀚章的女儿，刘大为的妹妹刘琼姑！”

陆昆仑吃了一惊，说道：“刘老英雄的女儿竟给屠龙骗进了国师府？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褚云峰把碰见刘琼姑的事情说了一个大概，略去他的师父曾经为他订婚之事不提。但只是那些说出来的事实，已是足以令人惊心动魄，众人听了，无不慨叹。

孟明霞道：“ 你刚才说是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人，其实发现屠龙不足为奇，这个刘琼姑才真是意想不到的呢！ ”

孟明霞说的正是褚云峰心里的说话，其实他刚才先提屠龙，也只不过是拿他作个“ 引子 ”而已。褚云峰听得孟明霞这样说，心里不觉怦然一跳：“ 难道她已听到了什么风声？但相信她一定会信得过我的。 ”

孟少刚道：“ 这位刘姑娘如此刚烈，虽然年少无知，上了坏人的当，也还是值得钦佩的。咱们决不能让她丧身魔窟！ ”

陆昆仑道：“ 我马上派人到北芒山去通知她的哥哥！ ”

孟少刚道：“ 咱们双管齐下，柳贤侄，明天你就去赴阳天雷之约吧！ ”

柳洞天道：“ 明天正是我和阳天雷约定的期限的前一天，我去刚好合适，但咱们还得商议一下。 ”

商议的结果，仍然按照前定的计划，由褚云峰和谷涵虚扮作他与崔镇山的随从，备办“ 拜帖 ”，中午时分，前往“ 国师府 ”，“ 谒见 ”阳天雷。孟少刚与韩大维则通过丐帮的内线安排，天亮之后，先混进“ 国师府 ”躲藏，相机行事。当然这要冒一些险，但以他们二人的绝顶武功，即使遭遇意外，料想也足以应付裕如。

计议已定，东方亦已现出一片鱼肚白了。丐帮上下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准备妥当，分头行事，不必细表。回转笔来，再叙刘琼姑与屠龙昨晚之事。

且说刘琼姑在褚云峰走后，思潮起伏，不能自休。刚刚打好主意，只见屠龙拿了一大壶酒，已是回到她的房中。

刘琼姑道：“ 那两个刺客可拿获了？ ”

屠龙说道：“ 可惜他们溜走了。但你也不必担心，谅他们也不敢再来！ ”

刘琼姑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说道：“ 你的朋友倒是不少啊，刚才我听得满园子都是脚步声。 ”

屠龙心里想道：“ 幸亏她没有看见那些女真武士。 ”说道：“ 前天刚好有一班朋友来此聚会，我知道你怕应酬，咱们名分也尚未定，所以我没有给你引见。 ”

刘琼姑道：“ 这班朋友都是和你志同道合的吗？ ”

屠龙道：“ 不错。都是像我一样，想要投奔义军还未有门路的。所以我才要催你写那封信。 ”

刘琼姑心里骂道：“ 现在你还想要骗我！ ”脸上却堆出笑容，说道：“ 信已送出了吗？ ”屠龙道：“ 刚刚送出去了。我是特地回来陪你喝压惊酒！ ”正是：

只道红颜容易骗，谁知大祸已临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清理师门饶胆识 智擒叛贼赛须眉

刘琼姑佯作眉开眼笑，说道：“ 龙哥，难得你对我这样体贴。 ” 屠龙笑道：“ 我几时对你不是真心实意，你自己多疑罢了！ ”

刘琼姑斟了满满一杯，说道：“ 今晚多亏了你，我先敬你三杯！ ” 屠龙道：“ 应该是我先敬你，给你压惊。 ” 刘琼姑道：“ 俗语说夫唱妇随，哪有我先喝的道理，除非你是不想娶我为妻。 ”

屠龙心花怒放，说道：“ 你这张小嘴几倒是真会说话，好，我喝，我喝！ ” 心里想道：“ 今晚你总是飞不出我的手心的了，我且哄你欢喜，让你乖乖就范。 ” 原来屠龙存心将她灌醉，待生米煮成熟饭，不愁刘琼姑不听他的摆布。这酒是“ 国师府 ” 中藏了三十年以上的佳酿，酒性甚烈，入口甘香。不过，屠龙倒没有在酒中下药。因为他料想刘琼姑的酒量决不如他，无须出此下策。

屠龙接连喝了三杯，说道：“ 现在该我敬你了。 ” 刘琼姑道：“ 我要酬谢你的功劳，你再喝三杯！ ” 屠龙道：“ 好，一言为定，我喝了这三杯，你一定要陪我喝了！ ” 刘琼姑笑道：“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莫不成你还要和我击掌立誓么？ ”

屠龙笑嘻嘻地又喝了三杯，业已有了几分酒意，提起酒壶，便给刘琼姑斟酒，说道：“ 有言在先，这次该你喝三杯了！ ”

刘琼姑知道酒中没有麻药，放下了心，却装作不会喝酒的样子，拿起酒杯，浅浅地呷了一口，登时几声咳嗽，便放下来，说道：“ 不行，不行，这酒太厉害了！ ”

屠龙道：“ 嗯，你忘记了你说的话么？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

刘琼姑笑道：“ 我是女流之辈，可不配称为君子呢！ ”

屠龙道：“ 你想撒赖？好呀，你不喝我可要用强了！ ”

刘琼姑摇手道：“ 别胡来，我恼啦！ ” 屠龙道：“ 那你喝吧！ ”

刘琼姑道：“ 我不是撒赖，但我刚才是怎样说的，你还记得么？ ”

屠龙道：“ 你说我喝了这三杯，你就陪我喝的！ ”

刘琼姑道：“ 着呀！我只是说陪你喝酒，可没有说你喝三杯我就得陪你也喝三杯呀 !你知道我是个乡下姑娘，不会喝酒的，怎比得上你们男人海量。”

屠龙道：“ 好吧，那么我喝三杯，你总得喝一杯吧！这酒很容易入口的，醉了也不打紧。 ”

刘琼姑佯作勉为其难的样子，喝了一杯，不过片刻，脸上已是微泛红霞，站起来给屠龙斟酒，手指也有点抖颤了。

屠龙暗暗欢喜，心里想道：“ 至迟三天，你的哥哥就会来了。今晚若是米已成炊，就算你识穿我的身份，你也非得依我不可！ ” 原来屠龙虽然已经骗得刘琼姑给他写信，但他还想再进一步，要使得刘琼姑死心塌地地听他的话，串通来骗她的哥哥，骗取有关义军的秘密。

刘琼姑喝了一杯，说道：“ 现在该你再喝三杯了。 ”

屠龙道：“ 好，不过这次我可要和你说清楚了，我喝了这三杯，你一定得奉陪一杯！ ”

刘琼姑装作已有三分醉意，卷着舌头说道：“ 依你，依你！但你可别把我弄醉才好。 ” 屠龙笑道：“ 这酒的酒性平和，喝几杯不会醉的。 ” 心中却在想道：“ 这样的烈酒，你是个不会喝酒的人，喝上三杯，非醉不可！ ”

屠龙哪里知道，刘琼姑非但能够喝酒，而且酒量比他还大！原来刘琼姑

的父亲别无嗜好，就是最喜喝酒，刘琼姑日常陪她父亲喝酒，日子久了，也养成了她一副过人的酒量。不过她是可以喝也可以不喝的，由于女孩儿家的矜持，她不愿意给屠龙说她酗酒，是以自从与屠龙私奔之后，她在屠龙的面前从来没有喝过酒。

二人轮流喝酒，刘琼姑喝了三杯，屠龙连同最先喝的三杯，已是喝了一共十二杯了，那一壶烈酒，业已给他们喝了一半。

刘琼姑暗中运气，把脸孔迫得通红，装得倦眼惺松，醉态可掬。屠龙心道：“是时候了！”说道：“琼姑，你歇歇吧。”把身子挨过去便要扶她上床。

刘琼姑双眼一瞪，舌头打卷，喷出一口酒气，说道：“我、我还没有醉呢，我、我和你喝酒。怎么，你不喝？我知道啦，你怕醉了说真话，你有一件事瞒着我！那姓褚的说的！”语气和神态，都十足像是个喝醉了的人。

屠龙初时暗暗好笑：“喝醉的人总不肯承认自己是喝醉的。”待到听了她最后的那一句话，不觉吃了一惊，连忙问道：“那姓褚的说了什么话？”心道：“不知她已知道了什么秘密，幸亏她醉了自己泄漏出来。”

刘琼姑道：“你说我醉，我罚你先喝三杯，不然我就不和你说！”

屠龙其实亦已有了六七分酒意，为了要知道这个秘密，说道：“好，我就喝三杯！”刘琼姑待他喝了三杯，抢着自己也喝了一杯，说道：“你还得陪我三杯！”屠龙道：“你不要喝了，快说吧！”刘琼姑道：“你不许我喝，那你得一共喝六杯，喝了我就告诉你！”

屠龙怕她醉了不会说话，果然一口气喝了六杯，这六杯酒下肚，他已经醉了八九分了。

屠龙酒意上涌，流着口涎，龇牙露齿地笑道：“小乖乖，告诉我吧！”

刘琼姑冷冷地盯着他，忽道：“李思南是什么人！？”

屠龙醉中还有两分清醒，吃了一惊，说道：“你问他干嘛？”刘琼姑道：“他是不是关在这儿？”屠龙道：“谁、谁、谁说的？谁说的？”惊惶的神情已是掩饰不住，刘琼姑一看，就知褚云峰所说的不是虚言。

刘琼姑道：“那姓褚的说的！”

屠龙道：“他告诉你李思南是什么人？”

刘琼姑道：“我若然知道，何必再来问你？那姓褚的一闯进来就说要找李思南，我说我不知道，他这才动手伤了我的。”

屠龙心里想道：“原来褚云峰是为了营救李思南来的，我道他怎地会知道琼姑也在这里，原来是适逢其会。好在琼姑还未知晓李思南的身份。”

屠龙定了定神，哈哈笑道：“褚云峰这小子可露底了！”

刘琼姑道：“露什么底？”

屠龙道：“我以前听说他是私通金虏，还不敢十分相信，如今他跑来找李思南，这可就是证据确凿了！”

刘琼姑道：“李思南是——”

屠龙道：“李思南是金国国师府的汉人卫士。”他善于说谎，虽然是在醉中，谎言亦是顺口而出，装得似模似样。

刘琼姑道：“那么，这个李思南你们确是已经把他擒获了么？”

屠龙道：“这小子给金廷作密探，前几天居然胆敢到这里侦查，是给我的朋友将他拿下了。”

刘琼姑道：“他关在哪儿，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哎，你不肯答应？你

不是真心疼我！”装出一副喝醉了酒撒娇的神气。

屠龙道：“好，明天带你去看。小乖乖，你别吵，你别闹，乖乖的睡一觉！”心里则在想道：“明天随便找一个人冒充是李思南给她看就是。也说不定明天她起了床已经忘记这件事的。”

刘琼姑打了个呵欠，装作醉极倦极的神气说道：“好，好，你走，你走呀！我，我可真是要睡了。”

屠龙涎着脸道：“我服待你睡。”正要扶刘琼姑上床，不料忽觉胁下一麻，已是给刘琼姑点了穴道！

本来刘琼姑的本领远远不及屠龙，若不是他喝醉了酒，刘琼姑是决计不能得手的。

就在刘琼姑点了他的穴道这一刹那，忽地好像听到窗外似乎有人轻轻的“噫”了一声！

刘琼姑大吃一惊，连忙拔出刀来，喝道：“是谁？”冲出去看，只见一勾残月，几点疏星，哪里有人的影子？

刘琼姑心道：“或许是我多疑了？不管如何，即使是已经给人发现，事已如斯，这个险我也是非冒不可！”

屠龙给她点了软麻穴，气力已是使不出来，但还能够说话。刘琼姑回到房中，屠龙颤声说道：“琼姑，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刘琼姑杏眼圆睁，仰眉倒竖，尖刀指着他的胸口，冷冷说道：“谁和你开玩笑，带我去见李思南！”

屠龙这一惊非同小可，酒意登时醒了几分，讷讷说道：“你、你——”

刘琼姑道：“你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我吧！你以为我是一个可以任凭你欺负的无知村女吗？我是抗金老英雄刘瀚章的女儿，我是义军首领刘大为的妹妹！”

屠龙颤声道：“你、你都知道了！”

刘琼姑道：“不错，都知道了！这里是国师府，你还想骗我么？快去！”

屠龙道：“琼姑，请你念在我们相好一场。”

刘琼姑道：“要性命的你就乖乖听我吩咐，休得啰唆！哼，若不是念在往日情分，我早已一刀将你杀了！”说到“情分”二字，她心中一阵酸痛，想道：“你对我还有什么情分可言，你不过是想利用我来陷害我的哥哥而已。”但她为了恐怕屠龙拼死不肯依从，口头上还是不能说得太过决绝。心中暗暗打定主意，只要能够把李思南救了出来，她就与屠龙同归于尽。

屠龙说道：“琼姑，你既然知道这里是国师府，那你怎不想想，我若带你去见李思南，那些看守不会盘问我吗？恐怕只要 跨出这个院子，就会有人要来查问了。”

刘琼姑道：“我知道你是国师府中的贵客，你一向自负聪明，以你的聪明，你还不会应付吗？”

屠龙说道：“此事非同小可，危险万分，我、我——”

刘琼姑道：“你想不出办法？好，那我就与你一同死吧！”刀锋轻轻一送，刺得屠龙的胸口隐隐作痛。

屠龙心里想道：“想不到她的性子如此刚烈，若不依她，只怕她当真就要了我的性命！唉，也只好见一步走一步了。”

屠龙暗自盘算脱身之计，口中却在说道：“好，琼姑，为了你，我甘愿舍了性命。不过，你要我带你去，你也总得解开我的穴道才行。”

刘琼姑在他膝盖的“环跳穴”一拍，跟着却用重手法在他小腹的“愈气穴”一戳，说道：“好，你现在可以走路了，去吧！”屠龙苦笑道：“你这就算是解了我的穴道么？”刘琼姑道：“你诡计多端，我不能不稍加防备，见了李思南，我再替你都解开封闭了的穴道。”

原来她只是解开了屠龙的麻穴，但在他“愈气穴”上加上重手法的一戳，却是比点了他的麻穴还更利害。屠龙虽然可以行动，真力却是使不出来，比一个普通人还比不上了。这种能令对方消失真力的点穴功夫，乃是刘家的独门手法。

刘琼姑还不放心，与他手挽着手，并肩走出院子，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你可别想什么坏主意，我一发觉不对，就捏碎你的经脉。”她的三个指头，正是扣着屠龙的脉门。

屠龙苦笑道：“琼姑，你也忒多疑了！不管我怎样坏，我对你总是好的啊！好，这就走吧。”口头讨好琼姑，心中却在暗暗咒骂。

走出了这座院子，果然就有两个卫士走来盘问。这两个人正是监视他们的。

那两人道：“咦，屠相公，这么晚了，你还和刘姑娘到哪里去？”他们知道阳天雷是不许刘琼姑走进内院的。

刘琼姑在他的脉门轻轻捏了一下，屠龙早已想好说话，笑道：“我和刘姑娘去见你们的国师爷呀！”那两个卫士吃了一惊，说道：“这个——”屠龙道：“你们不必惊疑，刘姑娘现在是咱们的人了。我是陪她去和阳国师商量要事的。”刘琼姑接口说道：“是呀，他的事情都已告诉我了。我、我是……”说至此处，装作害羞的样子，粉脸飞红。

那两个卫士相视而笑，一个说道：“哦，原来如此。你是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另一个笑道：“你这话可说得不对了，她是嫁虎随虎，嫁龙随龙。”屠龙单名一个“龙”字，那个卫士自以为说得很够风趣，哈哈一笑，便放他们过去。

屠龙心中暗骂：“蠢材，蠢材！”原来他在刚才说话之时，已经使了一个眼色，可是那两个卫士却是不能会意。屠龙希望他们能听出话中的破绽，这个希望现在也破灭了。

屠龙一面走一面盘算，忽地又得了一个主意，想道：“我何不真的带她去见阳天雷，阳天雷武功卓绝，人又机灵，一见不对，定有办法救我！”

阳天雷的住处与李思南被囚的处所方向不同，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屠龙刚向东面走了几步，忽地一块石头飞来，几乎是擦着屠龙的额角飞过！

屠龙此时已是没有抵挡暗器之能，但武学的见识却未消失，一听这枚石子的破空之声，便知足以洞穿他的脑袋，心里想道：“此人的暗器功夫如此高明，若是有心取我性命，决不会失了准头，只是在额边飞过！”一惊之下，立即叫道：“盟谊永固“盟谊永固，共享荣华”乃是“国师府”今晚所发的暗号，倘若是自己人碰上了，一个叫“盟谊永固”，另一个就该接着叫“共享荣华”。屠龙以为发暗器的人是府中高手，只恐他在黑暗中认不出自己，故而连忙说出暗号。

不料对方竟然没有答话，只听得“嗤”一声，又是一枚石子打来，但这次石子所打的方向却是和上次相反，在他身旁丈许之外，向西方飞去，那个方向，正是指着李思南被囚的处所！

屠龙大吃一惊，以他的聪明机警，自是猜到了几分，心里暗叫不妙。要

知对方不答暗号，却把石子指向那个方向，不用说当然不是府中的侍卫了。

屠龙沉声道：“ 是哪位朋友和我开这玩笑？ ” 刘琼姑不知就里，更为惊诧。手里加一把劲、捏着屠龙的脉门，在他耳边低声警告 :“ 不许乱说乱动！ ”

忽见一个少女从花树丛中钻了出来，屠龙和刘琼姑都是不禁怔了一怔，不约而同他说道：“ 咦，怎么是你？ ” 原来这个少女正是服侍刘琼姑的那个小丫头白玉儿。

白玉儿道：“ 刘姑娘，有个人叫我告诉你，你所要去的地方是水月洞，屠相公知道这个地方的，但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现在带你走的这条路，却是走得不对！ ”

屠龙这一惊非同小可，说道：“ 白玉儿，你、你是什么人？那、那个人又是—— ”

白玉儿不待他把话说完，哼了一声，便即冷冷说道：“ 你别管我是什么人，你也休想在我口中套出什么。我只把那人的话转告你，他是在暗中监视的，劝你别弄花招了。你若然再次走错路，小心你的脑袋！ ”

屠龙忙不迭地答道：“ 不敢，不敢！ ” 心中暗暗咒骂：“ 待我回来，不揭了你一层皮才怪！ ” 此时距离他的穴道被点，已是有了半炷香时刻，屠龙的内功造诣远比刘琼姑为高，被封的穴道，已是没有初时那样沉重的感觉，他暗中运气，把真气一点一滴的凝聚起来。可是他因为要一面走路，想要自己运气冲关，解开穴道，一时间却也还未能够。俭一面暗中运气，一面盘算其他脱身的方法。

白玉儿躲进花树丛中，看见屠龙果然不敢再耍花招，向着水月洞那边走去，这才回过头来，低声说道：“ 韩叔叔，我可以回家了么？ ”

一棵老槐树上跳下一个人来，说道：“ 你不能回家了，趁着天刚亮，你赶快逃走吧！我已经通知了你的爹爹在东院的后门等你。守门的那个人与我私交甚好，我这面金牌给你，他若是问起，你就说我差遣你们出去办事的。 ” 这个人正是奉命监视屠 龙与刘琼姑的那个汉人卫士韩超。

白玉儿道：“ 韩叔叔，你的金牌给了我，那你怎办？ ” 她虽然年纪小，也知道这个办法只能瞒过一时，追究起来，韩超的秘密终要被揭穿。看门那人和他纵有私交，也是决计不敢包庇他的。

韩超道 :“ 我自有办法应付，你不必多管！ ” 白玉儿道 :“ 你这话当真？ ” 韩超急道：“ 你几时见我说过假话？小玉儿，快走吧，别啰唆了，再迟你就跑不了啦！我也还要去暗中帮忙那位刘姑娘呢！ ”

原来韩超也是像褚云峰一样，乃是个抗金的志士，为了要打进敌人的巢穴，这才忍辱负重，假装效忠阳天雷的。不过他只是个人行事，还没有和义军取得联络，在“ 国师府 ” 的这几年，他也未敢向任何人吐露他的心事，包括褚云峰在内，虽然他早已猜疑褚云峰是和他一路的人。

这晚褚云峰冒了性命之险，偷进来营救李思南，这件事大大感动了他。是以他不但暗中帮忙褚云峰脱险，而且决心替代他完成这件工作，即使不幸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

屠龙得了一个主意，故意装作穴道被封，气血不舒以致无力走路的样子，走两步，停一停。刘琼姑扣着他的脉门，却不能拖着他快跑，又不敢解开他的穴道，心中着急，却是无可奈何。

此时天色已亮，韩超也只能远远跟踪，不敢露面去对付屠龙。幸亏园中的卫士都是认识屠龙和他的，此时他们已经走进了内院的花园，往来的卫士

并没有监视屠龙与刘琼姑的任务，这些卫士都懂得一个禁忌，自己不该知道的事情少问为妙。是以碰上了也只是打个招呼，倒是没人盘问。有人在碰上屠龙之后，跟着发现他，也只道他是来跟踪监视的，没有想到他已经背叛了阳天雷。

屠龙故意拖延时间，暗中运气解穴。走了将近一个时辰，方始走到李思南被囚的处所，此时他的穴道虽然也还未能解开，但真气已是逐渐凝聚，恢复几分功力了。

且说褚云峰、谷涵虚扮作柳洞天、崔镇山的随从，将近中午的时分到了“国师府”。褚云峰用易容丹改了容貌，果然没人认得是他。

阳天雷接了柳、崔二人的拜帖，传令在密室接见他们。

褚、谷二人跟着进去，守门的卫士喝道：“你知不知道规矩？国师只见两位寨主，下人只能在外面等候！”

褚云峰暗暗叫了一声“苦也！”心里想道：“见不着阳天雷，我这番心血可是白费了！”

密室里有一面屏风，屏风上嵌有一面磨得光亮的铜镜，阳天雷可以看见门外的人，门外的人却看不见他。

阳天雷看见了褚云峰，不觉心中一动，“这人好像是我曾经见过的？”要知他是褚云峰的师伯，认识他的日子较长，人又极为精明，是以虽然还是认不出他，他已是心中起疑了。

柳、崔二人进了密室，坐定之后，阳天雷便道：“跟你来的那两人是谁？”

柳洞天道：“是敝寨的两个小头目，办事也还得力，是以带了他们同来，作个使唤。”

阳天雷道：“小头目，恐怕不对吧？”

柳洞大吃了一惊，说道：“我怎敢欺瞒国师？”

阳天雷哈哈笑道：“若是真的，那你就是走眼了！”

柳洞天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心里想道：“这老贼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呢？他根本还没见着他们！”当下佯作诚惶诚恐的神气说道：“不知国师是什么意思，还请明白赐示。”

阳天雷笑道：“你这两个小头目的内功很不错啊，所以我说，倘若他们真是小头目的话，这你可就是大材小用了。”原来阳天雷听了褚、谷二人说话的声音，中气极为充沛。又从铜镜中仔细观察，发现他们的太阳穴微微坟起，这都是内功练得颇有根底的迹象。

柳洞大更是吃惊，说道：“国师法眼，令人惊佩，我竟不知道他们练过内功，这可真是有眼无珠了。”

阳大雷起了猜疑，却装作爱才的样子，说道：“人才不应埋没，我也不敢说自己老眼无花，你叫他们进来让我看看！”

柳洞天又惊又喜，心里想道：“管他是看破也好，未看破也好，反正是要和他干的了！”于是便即叫道：“国师叫你们进来！”

阳天雷刚才的说话，外面守门的卫士们也听见了，大为惊异，说道：“想不到国师爷竟要你们进见，这可真是你们天大的造化了。”

阳天雷再仔细地打量了褚云峰一眼，说道：“尊师是哪一位？你有这样的好功夫，何以甘心做一个山寨的小头目？”

褚云峰胡乱捏造了一个师父的名字，说道：“我是练过几年三脚猫的功夫，得柳寨主提拔己是感激不尽，怎敢说委屈二字？”

阳天雷持一捋胡须，两道鹰隼似的锐利目光，径射过去，从褚云峰身上转到谷涵虚身上，淡淡说道：“大智若愚，深藏若虚。少年人能够如此谦逊，难得难得！”

谷涵虚的命名就是从这两句成语脱胎出来的，阳天雷说到“深藏若虚”这四个字之时，锐利的目光正好注视着谷涵虚的面孔，显然是要观察他的神情的变化。谷涵虚禁不住心中一动：“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的真名实姓、来历以及身份不成？”

不错，阳天雷是早已知道谷涵虚这个名字，此际心中也是正在猜疑，但还不敢断定站在他的面前这个丑汉子就是谷涵虚。

要知阳天雷的侄子阳坚白是曾经和各涵虚交过手的。不过两度交手，谷涵虚都是蒙着面孔，是以阳坚白只知他是本派中人，还未见过他的庐山真面。

阳坚白回来告诉叔父，阳天雷想尽办法查探，终于从飞龙山窦安平的一个逃出来的手下的口中，知道了谷涵虚的名字，并且知道谷涵虚是一个奇丑的汉子。不过那个手下如今已是不在他的“国师府”中，无从对证。

谷涵虚虽然经过化装，但脸上的伤疤还是掩饰不了的，阳天雷起了思疑，暗自想道：“倘若这个丑八怪是谷涵虚，另一个人就一定是褚云峰。怪不得我觉得他似曾相识！”

阳天雷蓦地得了一个主意，于是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便伸出手与褚云峰相握。表面上是纡尊降贵，对一个有为的青年加以青眼，其实却是想用“天雷功”试他。

褚云峰看出了阳天雷是要用“天雷功”来对付他，大吃一惊，立即喝道：“雷电交轰！”谷涵虚应声出掌，二人四掌同时各自画了一道圆弧，向阳天雷当头劈下，师兄弟联手，和阳天雷对了一掌！

轰然一震，声如郁雷！褚、谷二人都给震退三步，阳天龙也是一个踉跄，身形摇晃，虽然未给震退，却也是脚步有些不稳了！阳天雷大吃一惊：“这两个小贼联手，只怕我是要在百招之外，方能胜得他们了！”

说时迟，那时快，柳洞天和崔镇山亦已同时出手，柳洞天唰的一剑，招里藏招，式中套式，闪电之间，攻击了阳天雷的六七处要害，崔镇山也以大刀金刚掌向他身上招呼！

阳天雷真个是厉害无比，脚步未稳，倏然间已是“移形易位”，一挥袖拂歪了柳洞天的剑尖，左掌一按，又把崔镇山震得连连后退。幸亏他这一掌乃是在刚刚和褚、谷二人硬拼了“天雷功”之后，否则崔镇山只怕不死也要受伤！

褚云峰、谷涵虚齐声喝道：“阳天雷，你欺师灭祖，今日我们是替师父清理师门！”喝声中又是一招“雷电交轰”！阳天雷虽然武功卓绝，对付四名高手，亦是难免左支右细了！

阳天雷双掌齐出，只听得“嗤”的一声，谷、褚二人虽然再次给他震退，但由于他无暇兼顾，衣袖已是给柳洞天削了一幅，险些就要削掉他的手指。

阳天雷叫道：“白老大，出来！”声犹未了，堂下的武士，内室的伏兵，已是一齐涌现。

阳天雷喝道：“用不了这许多人，白老大，坚儿，你们留下，其他的人都退出去，严防他们还有党羽！”

就在他的大喝声中，一个红光满面的老者已是向崔镇山扑去，另外一个白衣少年则是运剑如风，杀向柳洞天！

原来这个红光满面的魁梧老者就是白家庄的庄主白万雄，他是在白家庄被李思南所破之后，带了儿子白千胜逃到阳天雷的“国师府”的。

那个白衣少年，不用说就是他的侄子阳坚白了。

阳天雷深知敌方这四个人武艺不凡，在一间房子之内动手，人多反而没用，故而把多余的人都遣出去，只留下武功较强的白万雄和他的侄子阳坚白。自忖有了两个帮手，已是可以稳操胜券。

阳坚白在褚、谷二人的手下都吃过亏，乐得由父亲去对付他们，自己则与柳洞天斗剑！

他以为柳洞天较易应付，哪知柳洞天乃是一位剑术的大名家，剑法之精，远远在他之上。

数招一过，阳坚白只觉对方的剑尖好似在他的面前穿来插去，耀眼生缬。阳坚白大惊之下，连忙剑中夹掌，使出了“天雷功”。

柳洞天身形一晃，“醉八仙”剑法施展出来，脚步踉跄，当真就似醉汉一般，东歪西倒。可是剑招却是愈出愈奇，杀得阳坚白只能招架，无力还攻。

不过，由于他要抵御对方的天雷功，好几招凌厉的杀着，却也不能得心应手。虽然占尽上风，总是不能制对方死命。

白万雄挟数十年功力，与少林派的高足崔镇山恶斗，却占了一点上风。

崔镇山的大力金刚掌刚猛有余，稳健不足，白万雄以绵掌加上“鹰爪手”斗他，转瞬之间，掌劈指戳，已是把他的身形罩住。不过白万雄对他的刚勇，亦是忌惮几分，不敢过分进逼。一占上风，便即采取沉稳的打法，“避其朝锐，击其暮归。”打算在消耗崔镇山几分气力之后，再施杀手。正是：

正邪决斗惊心魄，剑影刀光起杀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益见深情囚黑室 拼将热血洗污名

阳天雷和褚、谷二人交手，双方把“天雷功”发挥得淋漓尽致，掌风激荡，只听得呼呼轰轰之声，当真是如雷震耳。掌风所至，窗户洞开，柱梁摇动，屋子都好似要塌下来似的。那些功力较弱的武士，早已躲到外面去了。

一个武士叫道：“要不要请龙象法王前来？”

阳天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另外两对厮杀的情形，他只须眼光一瞥，听那兵器碰击的声音，谁强谁弱，便已了如指掌阳天雷暗自思量：“坚儿和柳洞天相比，是稍有不如，但最少也可以打到百招开外。白万雄和崔镇山斗掌，则是稳胜无疑，而且看来不必用到百招。”这样的形势，亦即是说，只要阳天雷或者白万雄，任何一个，击败了对方，就立即可以过去帮助阳坚白了。这样的形势，当然是阳天雷这边绝对有利，极占上风。

阳天雷“哼”了一声，冷冷说道：“这是咱们的家事，何必求助客人？给外人看小！你们害怕，躲得远些，瞧我把这两个小子拿下！”

要知道阳天雷乃是金国国师的身份，龙象法王则是蒙古的国师，两人的身份是相等的，虽说阳天雷在龙象法王的面前不能不低头服小，但无论如何，也决不能太过有失身份，何况他如今乃是胜券稳操。

褚云峰虚晃一掌，喝道：“看剑！”寒光电闪，唰的就向阳天雷刺去，说时迟，那时快，谷涵虚亦已拔剑出鞘，剑中夹掌，偏锋疾上。师兄弟剑走轻灵，配合得妙到毫巅！

阳天雷背腹受敌，傲然冷笑，“你们学了多少本门功夫？都拿出来吧！哼，哼！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话犹未了，褚云峰一剑从他额边削过，几乎削掉了他的天灵盖；谷涵虚接着一剑，奇幻无比，阳天雷挥袖一拂，不料谷涵虚剑锋突然斜转，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只听得声如裂帛，阳天雷的半边袖子，化成了片片蝴蝶！原来是谷涵虚这一招“三转法轮”所绞碎的。阳天雷又惊又怒，一声大喝，双掌齐出，一招“野马分鬃”把褚、谷二人同时迫退！

阳天雷冷笑道：“原来你们还练成了本门剑法，但又能奈得我何？”话是这样说，心中可是有了些微的怯意，想道：“原来华天虹在荒山隐居，十余年闭户不问外事，乃是为了练这剑法，教给他的徒弟对付我的。褚云峰这小子使的剑法，似乎还胜过师祖当年。”

阳天雷长于内功，不精剑法，双方各以自己所长，攻敌之短。这么一来，恰恰和褚、谷二人打成平手，大家都是占不到便宜。

可是，褚、谷二人虽然勉强和阳天雷扳了平手，崔镇山和白万雄的恶斗，却是越来越感吃力了。另一对，柳洞天则还是略占上风，在急切之间，无论如何也是胜不了阳坚白的！

褚云峰不由得心中烦躁，想道：“孟大侠和韩老英雄怎么还不来呢？”

孟少刚和韩大维是一早就混进了“国师府”的，按说他们在这里的高呼酣斗之声，孟、韩二人决没有听不见之理！“莫非他们是遭遇了什么意外？他们的武功，当世罕有比伦，该不至于吧？可是为什么直到如今，仍是踪迹渺然？”强援未见，褚、谷二人不由得都是心烦意乱，刚刚扳成了平手，不过一会，又给阳天雷占了上风，抢了攻势。

且说李思南在石牢之中正自静坐运功，牢中黑漆漆的也不知是白天还是夜晚，忽听得有两个人行走的脚步声，似乎正是向着这边行走，突然间，那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也听得见了，李思南不由得蓦地一惊了！

这声音好熟，李思南一听就知道是屠龙的声音！

只听得屠龙说道：“这个看守不懂汉语，待我叫他把锁匙给我，我设法将他支开，你看可好？”

跟着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你可别耍花招，李盟主真的是关在这里吗？”她的声音说得很轻，但李思南练过“听风辨器”的功夫，却是听得一清二楚。

“这女子是谁呢？听她的口气，似乎是想来救我的。屠龙何以又会听命于她？真是奇怪！”李思南心想。从他们说话的声音，李思南可以猜测得到，他们与这牢房的距离大约还有二三十步之遥，这女子是在屠龙的耳边说话的。

心念未已，只听得屠龙打了个哈哈，说道：“你放心说话也不怕，这看守听不懂的，嗯，琼姑，我怎能骗你呢？我让你亲自打开牢们，把你所仰慕的大英雄大豪杰李思南放出来！”

刘琼姑冷笑道：“我也不怕你骗我，除非你想不要性命！”

说话之间，已是来到牢房之前。那个蒙古武士认得屠龙，却未见过刘琼姑，看见他们一同来到，颇为惊诧，正要开口，屠龙已是抢先说道：“把假锁匙给我，你立即去请龙象法王前来！不必多问，快去，快去！我是受人要挟的！”

原来这蒙古看守不会说汉语，是以屠龙抢先用蒙古话和他说的。

屠龙一时间却没想到，刘琼姑虽然听不懂他说的蒙古话，关在牢房里的李思南却是听得懂的！

此时李思南已经确实知道刘琼姑是来救他的了，虽然还未知道她是什么人，但已是无暇思索，立即叫道：“赶快动手，杀那看守！”

话犹未了，那个看守已是朝着刘琼姑先扑过来，骂道：“好大胆的臭丫头！”他的汉语说得生硬之极，但却证明了他并非不懂汉语。

刘琼姑侧身一闪，掣出刀来，一招“龙飞凤舞”，向那看守斩去。她本来是扣着屠龙的脉门的，动起手来，当然就不能不放开屠龙了。

这个看守是拖雷手下的武士，精于摔角之技，近身搏斗正是他的所长。刘琼姑一刀斩空，这个看守立即一个“穿掌”反圈，压她手腕，同时右足一勾，想把刘琼姑跌翻。

刘琼姑的刀法也是甚为狠辣，刀随身转，使出了四方盘斩的“五虎断门刀”，这是她的家传绝技，宜守宜攻，专破擒拿手的。不论对方从哪个方位攻来，都非中刀不可！

蒙古的“摔角”和中原武学中的“擒拿手”手法虽然有异，原理却是相同，刘琼姑正自欢喜，心里想道：“这可是你送上来给我斫的！”不料就在她一刀斫去之时，忽觉脑后风生，屠龙一掌向她背心打下。

刘琼姑只觉背心一阵疼痛，但却没有受伤。原来屠龙此时刚好运气冲关，自行解了穴道，但功力却只是恢复了一二分。

刘琼姑反手一掌，把屠龙打翻，右手的柳叶刀仍然使出盘斩的招式。但她的武功毕竟火候未纯，心难两用，这一招四方盘斩就不能运用自如、毫无破绽了。

精于摔角的好手善于利用对方的破绽，一见有隙可乘，立即钻入。刘琼姑一刀从那武士的额旁削过，相差毫黍，没有斫个正着。却给那个武士使出

了一个“肩车式”，身躯一矮，把刘琼姑从他的肩头摔过去。

那武士哈哈大笑，说道：“好漂亮的小姑娘，我倒是舍不得杀你呢！”正要过去擒拿刘琼姑，不料笑声未绝，忽地一颗小小的石子飞来，正中他膝盖的“环跳穴”，登时就把他变作了滚地葫芦。

刘琼姑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发现那个武士已经倒在地上，这才知道是有人暗中帮忙，迅即一刀砍下，取了他的性命。

屠龙叫道：“琼姑，快走！我是为了你好，才阻止你杀了这武士的。如今你已做了出来，再不走就要送命了。你可知道这附近埋伏有许多敌人，一给他们发觉，你是决计难逃！救李思南事，你交给我好了。快走，快走吧！”

李思南叫道：“别信他的话，他是骗你的！”

屠龙颤声叫道：“琼姑，别听外人的挑拨，咱们毕竟是有过海誓山盟的啊！”

这话听进李思南的耳中，倒是不觉糊涂了。“这女子是他的什么人呢？莫非也是像婉妹一样，曾经上过他的当的！”

刘琼姑心烦意乱，喝道：“闭上你的臭嘴，现在我还没有功夫杀你！”少女对第一个恋人总是难免有点感情的，是以她虽然十分痛恨屠龙，却还是不忍下手。心烦意乱之际，一时间却是未曾想到，屠龙本来是给她用独门手法点了穴道的，何以却能自己解了。

刘琼姑在那看守的身上搜出锁匙，便去打开牢门，忽觉背后微风飒然，肩头忽地火辣辣的作痛。原来是有一个人从她后面扑来，尖利的指甲插伤了她的皮肉。

刘琼姑大惊之下，一个“脱旋解甲”挣脱那人的掌握，骂道：“好个狠心的贼子，你还想害我吗！”回过头来，只见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并非屠龙。

原来这个女人是那个看守的妻子，负责看守女牢的。杨婉与韩佩瑛被囚的女牢正是和李思南这间牢房相邻。

屠龙叫道：“琼姑，你怎么老是疑心我要害你呢，我实在是要救你，可惜我现在是力不从心。你快走呢，就会有人来的了！你走了我拼了这条性命与你担当！”

刘琼姑给他吵得心中烦躁，迭遇险招，几乎给那女人抓伤。

好在那把铁锁业已打开，只听得“咔嚓”一声，铁锁掉下，牢门开处，李思南走了出来。

那个女人虽然是在疯狂的状态之中，也知走掉“重犯”，非同小可，口中大叫：“来人，来人哪！”手底放松琼姑，倏地就向李思南扑去！

李思南脚步一个跄踉，踏出了“醉八仙”的步法，没有给她抓着。那女人正要再扑过去，一枚石子飞来，刚好打着了她的后心麻穴，这个疯狂的女人登时也像她的丈夫刚才那样，倒下去了。

屠龙见此情形，心中一喜，暗自想道：“以李思南的本领，决没有害怕这个女人的道理，为什么他刚才不能还手，只能闪开？莫非是龙象法王已经在他的身上做了手脚，连我也未知道？”

李思南走了出来，说道：“多谢姑娘，这个人——”

刘琼姑道：“我现在才知道他是奸贼，李盟主，你意欲如何处置，随你的便。”

李思南看出刘琼姑并无要杀屠龙之意，说道：“自作孽，不可活！刘姑

娘今日饶你不死，你可得好自为之，否则这两句话就要应在你的身上了！”冷冷的从屠龙身边走过，叫道：“婉妹，韩姑娘！”

杨婉应道：“南哥，你没事吗？我，我和瑛姐——”

李思南道：“我知道啦，我已经出来了，是一位女英雄（说至此处，李思南把眼向刘琼姑看去，刘琼姑低声说道：“不敢。我是刘大为的妹妹。我的哥哥是褚云峰的好朋友，褚云峰昨晚也已来过这里了。他才是费尽心力营救你们的人，我只是适逢其会而已。”）刘姑娘来救咱们的。褚云峰亦已到了大都了。他们等一会儿，我找到锁匙，马上就来！”

躲在暗处的韩超，听了李思南和杨婉的对话，不觉怔了一怔，疑云顿起。

他是个心思精细的人，听了这话，不禁想道：“杨姑娘第一句话为什么就问他有没有事呢，有什么事？看守夫妻都已给我打着穴道，倒下去了。杨姑娘是个身怀绝技的女中豪杰,难道她还听不出来李思南没事？李思南说‘我知道啦’，他又是知道什么呢？哎呀，不好，恐怕，恐怕是——”

韩超心知不妙，无暇仔细推敲，连忙现出身形，快步赶去。

李思南从屠龙身旁走过，走到那个女看守的旁边，正在弯下腰来，找寻锁匙，屠龙忽地一跃而起，冷笑说道：“你们的团圆美梦也未免做得太早了！”冷笑声中，手腕一抖，呼的一声，一支毒龙镖已是向李思南打去。

韩超喝道：“好贼敢下毒手！”一抖手飞出了三枚石子，一枚石子打那毒龙镖，两枚石子打屠龙的穴道。

不料，只听得“　”的一声，那支毒龙镖只是准头略歪，仍然向李思南飞去，那枚石子，和毒龙镖一碰，却给反弹回来。随即听得叮叮两声，打向屠龙的那两枚石子，都给他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弹落。

原来屠龙的功力恰好在这个时候恢复，被封闭的穴道全部给他解开了。

幸好那支毒龙镖失了准头，从李思南额边飞过，没有打着。但李思南因为事先并不知道有个韩超暗中相助，习武之人，陡遇危险，闪躲乃是出于本能，他纵身一跃，用力过度，竟然跌倒了！

原来拖雷极工心计，李思南、杨婉武功高强，他是素来知道的，他岂能放心让一对本领平庸的夫妻看守他们？是以早就在给李、杨和韩珮瑛的茶饭之中加进药物，这种药品无色无味，名为“酥骨散”，能够令人筋酥骨软，多好内功也使不出来。

李思南一跤跌倒，证明他的内力已经消失，屠龙知道自己所料不差，狂喜大笑，叫道：“李思南，今日是你死期到了！”

屠龙弹落了韩超的两枚石子，狞笑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一抖手，也是发出了两支毒龙镖，反手掷的毒镖打韩超，正手飞出的毒镖则是射向李思南。正反手发镖，方向恰恰相反，但两支飞镖，都是射向人身要害，又狠又准！他的暗器功夫纵然说不上炉火纯青，也说得是非凡出众的了。

韩超是汉人侍卫中的一流高手，提起了厚背朴刀，反手一磕，“　”的一声，将那支毒龙镖击落。但腥风扑鼻，也是不由得一阵昏眩，心里暗暗叫了一声，“好厉害的暗器”，连忙吐出浊气，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定了定神，扑上前去。

韩超可以抵挡飞镖，李思南可是不能了。他着了“酥骨散”的毒，内功消失，真力无法运用，和寻常人已是差不了多少，一跤摔倒，尚未爬得起来！

暗器破空之声尖锐急速，眼看就要打到李思南的身上，李思南心头一凉：“想不到我却是丧在这奸贼手上！”

韩超此时方始重摄心神，飞步跑来。但他与李思南之间的距离尚在十数丈外，想要挽救李思南的性命，那却是决计不能的了。

眼看李思南就要丧命毒镖之下，忽地有一个人如箭离弦，突然扑在李思南的身上。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站在李思南身旁不远之处的刘琼姑！

刘琼姑是舍了性命来卫护李思南的，当然她不愿意让毒镖打着自己，在和身扑下之时，柳叶刀已是飞了出去，和那支毒龙镖碰个正着！

可惜双方的功力毕竟是相差甚远，虽然碰个正着，却是柳叶刀落了下来，毒龙镖却仍然向前飞去。

这本来也是在刘琼姑意料之中，她就是恐怕自己打不落毒龙镖这才扑在李思南身上的。

李思南一咬舌尖，使出残存的气力，一个鹞子翻身，想把刘琼姑压在下面，自己翻了上来，抵受这支毒镖。可是已经迟了。那支毒龙镖已经从刘琼姑的肩头擦过，镖尖已经划伤她的皮肉了。这还幸亏是由于有了李思南的这一挣扎，否则这支毒镖只怕已经插进了刘琼姑的喉咙！

毒龙镖是见血封喉的暗器，刘琼姑嘶声叫道：“屠龙，你、你好狠！”双手一松，滚过了一边，李思南站了起来，不由得呆了！

屠龙冷笑道：“琼姑，这可怪不得我。谁叫你这样傻！竟要舍了自己的性命卫护这小子呢？你好好去吧，我杀了这小子，叫你们可以在黄泉路上作伴，成全你的心愿！”

李思南呆若木鸡，看见屠龙扑了上来，蓦地一醒，“呸”的一声斥道：“好，好威风啊！我现在不是你的对手，你杀了我吧！”

屠龙狞笑道：“你要死还不容易，但老子却还不想杀你！”要知李思南是拖雷的人质，屠龙是只敢伤他，可还不敢杀他的。他刚才发出毒龙镖射李思南，心里已经盘算好了，准备李思南一受了伤，就给他解药的。虽然早有准备，发镖之时，他心中可也还是有点忐忑不安，恐怕万一解救不及，李思南死了，他在拖雷面前可是不好交代。此际，李思南已经在他掌握之中，他自是用不着急急就下毒手了。

也是幸亏屠龙有此顾虑，不敢便下杀手。就在他正要欺到李思南身前，点李思南穴道之际，韩超业已赶到！

韩超深恐屠龙伤了李思南的性命，人未到，飞刀先到，屠龙拔出剑来，哈哈笑道：“韩超，你当我现在还怕你吗？”反手一拨，把那柄飞刀碰得反打回去，随即大声叫道：“有奸细，来人哪！”

飞刀是韩超发出去的，但反打回来的那股力道却是比他射出的力道更大。韩超一听这破空之声，知道屠龙功力确是在他之上，不敢硬接，霍的一个“凤点头”，飞刀从他头顶飞过，将他头上戴的武士帽也削落了。

屠龙哈哈笑道：“知道厉害了吗？你要讨死，很好，那我也可以一并成全你！”韩超喝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一招“五丁开山”，狠狠的向屠龙劈去！明知不敌，反而没有顾忌，出手全用攻招，奋不顾身，拼着与屠龙两败俱伤。

屠龙反手一剑，划了一道圆弧，轻描淡写的化解了韩超的攻势。但韩超的第二刀第三刀仍然是毫不防守继续向他狠攻，攻势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他这样拼命的打法，倒是使得屠龙不能不有点顾忌了。

屠龙叠声叫道：“来人，快来人呀！”心想：“幸亏李思南内功已失，要跑也跑不掉的！”

囚禁李思南的地方十分秘密，在“国师府”中也是列为“禁地”的。是以他们虽然已经开始打斗，屠龙也已在放声大喊，但一时之间，却还是未有人来。不过韩超心中清楚，那些蒙古武士，听出了是屠龙的叫声之后，当然还是会来的。韩超一面猛扑，一面沉声说道：“李盟主，你暂且躲一躲吧。”

李思南只恨自己帮不了他的忙，但要他躲开，他却是不肯的。李思南过去扶起琼姑，说道：“刘姑娘，你身上可有金创药！”

刘琼姑面如金纸，嘶声说道：“别理我，赶快打开女牢的牢门要紧！花王之女小玉儿是咱们自己人。”她的意思是想李思南和杨婉、韩珮瑛三人赶快躲藏起来，找小玉儿帮忙掩护，但却不知小玉儿此时已是和父亲逃出府中去了。

李思南见她这副样子，知道已是无可救治，心痛如绞！

李思南强忍悲痛，说道“刘姑娘，你可有什么事要我做的？”这是请她吩咐后事之意了。

刘琼姑道：“请你告诉褚云峰，他会知道怎样料理我的后事。我对不住他，但我已经尽了我的力。”

李思南不知内里因由，只能点头说道：“好，我一定替你把话送到。”掩面回身，在那女看守的身上搜出了锁匙，便往女牢跑去，准备打开牢门。

屠龙心里想道：“不知杨婉的功力是否亦已消失？”剑法一紧，唰唰唰连环三剑，迫开韩超，喝道：“李思南，你给我躺下吧！”飞身疾掠，一抓向李思南的琵琶骨抓下。

陡听得脑后金刃劈风之声，韩超奋不顾身的又扑了上来，屠龙冷笑道：“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以逸待劳，长剑平胸刺出，这一招拿捏时候，恰到好处，只听得“　”的一声，韩超虎口中剑，厚背朴刀脱手飞出。

屠龙飞起一脚，把韩超踢了一个大翻，摔出了数丈开外，就在此时，人声脚步声嘈嘈杂杂，已是有五六个蒙古武士赶来了。

屠龙认得为首的两个武士是龙象法王的弟子阿卜卢和呼黎奢，心中大喜，想道：“即使杨婉功力仍在，她也是逃不出我的掌心的了！”

韩超刚刚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阿卜卢已是向他扑到，韩超叫道：“盟主快跑！”蓦地一口鲜血向阿卜卢喷去，喷得他满头满面，阿卜卢吃了一惊，韩超立即扑上，紧紧的抱着他，大喝一声，把毕生的功力付之最后的一击，阿卜卢厉声惨呼，肋骨给他折断了两根，晕了过去。但韩超给他的龙象功一震，却是伤得更重，鲜血狂喷出来，终于慢慢的倒了下去，不能活了。

蒙古武士见他如此凶悍，都是不禁目瞪口呆，呼黎奢又是吃惊，又是佩服，翘起拇指说道：“这个南蛮子倒也算得一条好汉，事情过后，以礼葬他。”俯身替师兄敷药裹伤，一时间倒是无暇去向屠龙盘问出了何事。

就在此时，刘琼姑忽地嘶声叫道：“屠郎，屠郎，我要去了，你也不来看我么？有一句紧要的话我还没有告诉你呢！”

屠龙料想李、杨等人插翼难飞，心里想道，“琼姑居然对我尚未忘情，不知她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且待我看看她的伤势，要是还能救治的话，倒也不妨留她这条性命。”

刘琼姑是中了他的见血封喉的“毒龙镖”的，是以屠龙丝毫也不提防，弯下了腰，说道：“我在这儿，有话对我说吧。你别慌，我会把解药给你的！”

话犹未了，刘琼姑忽地一跃而起，“卜”的一声响，将那支毒龙镖插入了屠龙的胸膛！

原来刘琼姑刚才中镖之时，由于李思南将她掀了一下，身形略侧，是以虽然中镖，但只是划伤皮肉，并非要害。毒龙镖乃是见血封喉的暗器，倘若是普通人中了一镖，不是要害，也会致命的。刘琼姑的内功也并不高，但却有相当造诣，故此虽然中毒甚深，但却不是屠龙所想象那样的严重。

刘琼姑抱了必死之心，把屠龙诱到跟前，立即拔出那支毒龙镖打他，毒镖不偏不倚的正好插进了屠龙的心窝，屠龙内功即使比刘琼姑高出十倍，那也是不能活命的了！

但刘琼姑由于跃起发镖，使出了最后的气力，伤口扩大，毒气登时发散，杀了屠龙之后，自己亦已支持不住了。

变起仓猝，大出这班蒙古武士的意料之外，呼黎奢刚叫得一声“不好！”屠龙已是倒地身亡！众武士大惊之下，纷纷扑上。刘琼姑只觉眼前一片漆黑，纵声笑道：“这奸贼死了么？好，好，那我亦可以死而无憾了！”回转柳叶刀往颈项一抹，血喷如泉，众武士未曾扑到，她已是玉殒香消。

李思南打开了牢门，杨婉、韩珮瑛刚刚走出来，正好见着这一幕惨烈的景象，杨婉又是吃惊，又是敬佩，失声叫道：“好姐姐，你替我报了仇，我却无法报答你了！”扑上去抱着刘琼姑的尸体，泪珠滚滚而下。众武士在旁环伺，她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蒙古武士最为佩服英雄，在这刹那间，不约而同地谁也不肯上前伤她，脚步突然停下，彼此面面相觑。有个武士叹了口气，说道：“汉人若然都是像她一样，咱们就不用妄想吞并中原了。”

呼黎奢瞿然一省，说道：“不错，这人是中原的武林盟主，不将他降服，咱们可就难以吞并中原。”

先前那个武士说道：“我敬你们是英雄好汉，不想与你们为难，请你们还是各自回到牢房里去！”

杨婉缓缓地站了起来，说道：“南哥，你是不是也着了拖雷的暗算？”李思南点了点头。杨婉说道：“南哥，咱们不能再受屈辱，把这位好姐姐当作咱们的榜样吧！”拿起了刘琼姑那把柳叶刀，正要自刎，李思南大声叫道：“不，咱们即使打不过敌人，也决不能自己轻生！这位好姐姐是杀了屠龙之后方始牺牲的，要学就得学她这样！”

这一喝把杨婉喝得清醒过来，那口柳叶刀指到咽喉又放下来了，但却凄然说道：“南哥，你是男子，你是可以拼的。我却不想落在他们手上，你还是让我死吧！”此时她还是有点神智未清，也不知自己如果这样做是对也不对。

呼黎奢心中烦躁，喝道：“我并不要取你们性命，你们自己找死，那也没法。管他是死是活，将他们拿下！”把手一挥，众武士一拥而上。

就在此时，忽听得霹雳似的一声喝道：“谁敢欺侮我的女儿！”只见两条人影俨如巨鸟摩云，从空而降！

这两个从屋顶跳下来的人，一个披头大围巾，厨子打扮，一个皂衣小帽，是“国师府”老仆人的装束，但武功却是好得出奇！那厨子模样的人跑到韩珮瑛身边，双臂一振，就把扑上来的两个武士，一手一个，像捉小鸡一样的提了起来，一个旋风疾舞，两个水牛般身躯的蒙古武士竟给他抛出数丈开外，撞得头破血流！第三个武士大吃一惊，刚要退下，但因是急奔之势，脚步未能立即停止，说时迟，那时快，又已给他抓住。

韩珮瑛一看，见是刚才那个替他们说情的武士，叫道：“爹爹，这人并

不太坏！”那“厨子”道：“是么？”振臂一抛，使了个巧劲，那名武士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落下地来。刚好是脚尖着地，居然毫发无伤，知是对方手下留情，不由得呆若木鸡，做声不得！

呼黎奢向那个仆人装束的人扑去，双掌虚抱，划了一道圆弧，使出了看家本领的龙象功，那人冷笑道：“你可不值得我动手！”只听得“蓬”的一声，呼黎奢双掌打在他的身上，如击皮鼓，倒下去的却不是这个“仆人”，呼黎奢像皮球般的弹了起来，反而是他倒下去了。

众武士这一惊都是非同小可，还有谁敢上前？李思南惊喜交集，叫道：“孟大侠你来了！”

韩珮瑛则向那“厨子”诉说：“爹爹，我们受了暗算，不知他们用的是什么毒药，给我们吃了，气力使不出来。”

原来这个“厨子”装束的人是她的父亲韩大维，那个作“仆人”打扮的则是江南大侠孟少刚。他们是一早就混进了“国师府”的，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乔装打扮。

韩大维道：“你们能够走吗？”韩珮瑛道：“可以。”韩大维道：“好，那就行了。你们随着我走，谁敢阻拦？”

话犹未了，忽听得十分骄傲的声音用生硬的汉语说道：“我敢阻拦！哼，只须我一个人在此，你们就跑不了！”声音不大，远远传来，但却震得耳鼓嗡嗡作响，韩大维心中一凛，抬头一望，只见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番僧率领四名武士来到。

韩大维料是龙象法王，喝道：“你就是蒙古鞑子的国师吗，好，我与你较量较量！”

龙象法王道：“不用如此麻烦，你们两人并肩子上吧！”正是：

无敌神功夸海口，岂知人外有高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鸾飘凤泊芳心碎 虎斗龙争剑气寒

韩大维气得七窍生烟，却纵声笑道：“我活了半辈子，倒还没有见过如此狂妄之徒！好，你怕麻烦，我更不愿多费功夫，你们有多少人，一齐来吧！你们十个人上，我们两个人对付，你们一百个人齐上，我们也是两个人对付！”

龙象法王把手一挥，对那四个弟子说道：“你们退过一边，我和这两个老匹夫较量之时，不许你们插手。”

孟少刚劝道：“韩兄，让我先上，令嫒和盟主夫妇受了暗算，给他们医治，这也是一件紧要的事情。”

韩大维虽然好胜，毕竟也是活了几十岁的人，听了这话，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他们的功力未能恢复，只凭我们开路，只怕也是难以闯出重围。孟大侠剑术通神，本领远胜于我，让他对付这个蒙古国师，就是比较有把握得多。”如此一想，也就心平气和地退下去了。

孟少刚缓步向前，淡淡说道：“素仰国师是西域第一高手，孟某特来请教。孟某若然输了，从此绝迹武林，但万一孟某侥幸胜了，国师你又如何？”

龙象法王见孟少刚说得客气，当下也就收敛气焰说道：“好说，好说，孟大侠的声名，我在蒙古也是久仰的了。今日老衲若是败在你的剑下，从此足迹不履中原！”

孟少刚道：“好，那么我带他们走你怎么样？”

龙象法王哈哈一笑，说道：“我已经答应你了，我若输了，从此足迹不履中原，那还会管你们这些闲事？不过，你现在就说这话，未免是说得早了点吧？”

孟少刚笑道：“我们汉人最重然诺，还是先说定的好。”

龙象法王道：“好，你说的老衲都依你，你亮剑进招吧！”

孟少刚手按剑柄，脚步不丁不八的站在龙象法王对面，但却并不拔出剑来，只是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牢牢的盯着龙象法王。龙象法王心头一凛，想道：“这人果然不是易与之辈！”当下也凝神静气，双眼注视着孟少刚。两个人就像斗鸡似的，未交锋之前，彼此都是全神注视对方，看得那一班蒙古武士暗暗纳罕。

原来双方心里都是明白，这次碰上的乃是平生最强的对手，是以大家都不敢轻易发招，准备乘暇抵隙，待到有利的时机方始突然发难。这种上乘武学中的后发制人的奥义，这班蒙古武士当然是不懂的了。

韩大维替女儿把了把脉，说道：“原来你是着了酥骨散的暗算，不用惊慌，爹爹可以为你恢复功力。”

韩佩玻笑道：“爹爹，别忙给我医治，我要看孟伯伯和这番僧比武。”杨婉跟着说道：“不错，这样精彩的比武，一生之中只怕也是难得一见。可不能错过了这个眼福。”原来她们都是抱着同一样的心思，想韩大维先给李思南医治。

韩大维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我可真是老糊涂了，思南身负重任，是该给他先治才对。我却只是记挂着自己的女儿。”暗暗叫了一声“惭愧”，立即捉住李思南双手，说道：“你与我掌心相抵，闭目运功。不论外间有甚凶险之事，你都不许分心！”李思南想要谦让，只觉一股热气已是从掌心传进体内，只得依韩大维所教，盘膝而坐，眼观鼻鼻观心的闭目运功。

韩大维吁了口气，低声说道：“瑛儿，我衣袋里有个小银瓶，银瓶里有

三粒碧灵丹，你们正好一人一粒。你掏出来，和杨姑娘先行服下。另外一粒，现在也可以给你的李大哥服了。”

原来韩大维不但内功深湛，医学上也颇有造诣，这碧灵丹就是他秘制的一种能解百毒的药丸，配制碧灵丹的主药是天山雪莲，十分难得，刚好剩下这三颗。

碧灵丹并非酥骨散的对症解药，但经过韩大维以精纯深厚的内功给中毒者舒筋活血，碧灵丹的药力就可以全部发挥，而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见效，加上了中毒者本身的功力，也就等于对症的解药了。韩大维因为要在稍后的时间方能给杨婉和女儿医治，故而叫她们先行服药。

韩佩玻却把两颗碧灵丹分给杨婉，笑道：“你服侍李大哥吧。”杨婉把灵丹纳入李思南口中，芳心惴惴，汪视着他，心里想道：“幸亏我刚才没有自寻短见，否则南哥还焉能定下心神运功，接受韩老前辈的治疗？”

两人心意相通，李思南只觉得心里也好像暖烘烘的，精神陡振，转瞬之间，真气己是沉聚丹田，渐渐能够运用了。

孟少刚与龙象法王对立凝视，大家都是动也不动。陡然间忽听得龙象法王一声大喝，两个人同时扑起！

孟少刚出手奇快，剑光如练，疾刺龙象法王胸口的璇玑穴，小腹的归藏穴，胁下的愈气穴。这一招三式，乃是孟少刚得意的绝招，只要给他刺着一处，龙象法王不死也得重伤！

龙象法玉也端的是厉害之极，他双手空空，并无兵器，就用他身上所披的那件大红袈裟当作兵器，袈裟一抖，登时就像平地涌起一片红霞，向孟少刚疾卷过来，耀眼生缬！

只听得“嗤”的一声响，剑尖从袈裟划过，袈裟只是穿了个针鼻般的小孔，若不是仔细观察，旁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孟少刚这一招凌厉之极的杀手绝招，竟给他轻描淡写的化解开去，剑尖“滑”过了一边。

孟少刚大吃一惊，心里想道：“怪不得这大和尚如此狂妄，他确实是有真才实学，内功的精纯，只怕当世是无人能及的了。”

殊不知孟少刚固然吃惊，他的对手龙象法王亦是不由得心头一凛，原来他这件袈裟乃是一件宝物，用阿尔泰山特产的天蚕丝制的，一条蚕丝拉长了足有一丈多长，韧力之强可想而知。他用袈裟作为武器，平生不知挫败过多少强敌，从来没有过损伤。如今虽然只是穿了一个小孔，已经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龙象法王心头一凛，暗自想道：“听说此人剑术天下无双，果然是名不虚传。我已经使出了龙象功，袈裟仍然给他刺破，倘不全力施为，只怕是难操胜券！”

双方各具戒心，彼此都是把平生所学施展出来，但见一幅红云裹住一道白光，盘旋飞舞，看得众人眼花缭乱。

龙象法王的内功，已臻化境，全力施为，袈裟抖得呼呼风响，如同涨满的风帆一样。一件柔若无物的袈裟，罩将下来，却似千斤压顶，饶是孟少刚这样高强的本领，也感到有点透不过气来！

孟少刚剑法一变，把轻灵翔动的上乘剑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真是矫若游龙，翩如惊鸿，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虽然他的剑尖一碰上袈裟，就给荡开，但龙象法王却也不能不提心吊胆，生怕他乘隙而入了。

韩大维与李思南抵掌而坐，各自运功，对身边的这场恶斗，恍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过了一会，韩大维的头顶散发出热腾腾的白气，李思南的脸色渐渐红润。

龙象法王的那四个弟子也是识货的人，知道韩大维正以本身的真力助李思南聚气活血，消除体中毒素，到了紧要的关头。于是他们四人私下商议，一个说道：“ 师父只是不许我们插手，并没有说不许我们捉拿囚犯。 ”一个说道：“ 不错，这姓韩的老儿本领非凡，李思南是中原的武林盟主，武功想必更为了得，若然给他恢复了功力，敌方就是如虎添翼了。 ”一个说道，“ 只不知咱们打不打得过这老儿？ ”一个说道：“ 一对一打他不过，咱们四个人一齐上呀！ ”

韩珮瑛见他们交头接耳，连忙说道，“ 爹爹小心，只怕他们要来—— ”“ 偷袭 ”二字未曾出口，这四个人果然就一齐扑上来了。

韩大维武学深湛，虽然不是眼观四面，却是耳听八方，听得背后劲风袭来，头也不回，腾出左手，反手便是一掌！

只听得“ 轰 ”的一声，最前扑上的那两个武士四掌齐出，仍然给韩大维震退了几步，另外两名武士，一个用刀，一个用剑，左右齐上，也是给他的掌风荡歪了兵器，大吃一惊之下，不敢躁进，先退两步。

殊不知这四个龙象法王的弟子固然吃惊，韩大维更是吃惊不小，他以为这一掌最少可以击倒对方一二人的，哪知这四个人都只是身形略晃，稍退几步而已。

韩大维分出了一半功力抵御敌人，右掌仍然抵着李思南左掌掌心，只觉李思南的掌心微微发热，那是真气积聚，未能疏导之故。韩大维暗叫不妙，心里想道：“ 我若是用到七八成以上的功力去对付这四个人，自是可以将他们击败，但这样一来，只怕却是要连累李思南了。 ”

原来这四个人都是龙象法王得意高足，每一个人的本领都在刚才的阿卜卢与呼黎奢之上，四人联手，韩大维要分出心神照顾李思南，自是难以伤得他们，反而被迫要改取守势了。

韩珮瑛“ 呸 ”的一声骂道：“ 不要脸，堂堂一个国师，说了话也不算数！ ”

孟少刚唰唰唰连环三剑，迫使龙象法王挡了两招，松了口气，喝道：“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龙象法王，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

龙象法王袈裟一个盘头疾舞，罩将下来，还了两招，哈哈一笑，说道：“ 我说，你若胜得了我，你们要走，我决不阻拦。从此之后，我也决不足履中原了。但我没有说过，不许别人去捉拿囚犯呀！哈哈，何况你现在也胜不了我！ ”

龙象法王之言虽是取巧，但却也能够自圆其说，不算违背诺言。孟少刚剑术天下无双。功力却是稍有不及，分神说话，登时就给龙象法王抢了先手，剑势在他袈裟笼罩之下，几乎难以伸展。孟少刚心中咒骂，却是无可奈何，只好重摄心神，全力应付对方的攻势。

龙象法王的四个弟子见师父并不责怪，实际是在鼓励他们，心中大喜，攻得更加凶猛了。

韩大维难以兼顾，只好以三四成的功力自保，这四个武士想要攻进他的防御圈子，却也不能。其中一人最工心计。忽他说道：“ 这两个小娘儿也是囚犯，不能给她们跑了！ ”另一个立即说道：“ 对，先把她们拿了！ ”

只听得“ 嗤 ”的一声响，韩珮瑛的衣角给一名武士撕了一幅，幸而她身

法轻灵，武功虽失，脚步一慢，及时避了开去。

杨婉有一把防身的匕首，被擒之时，因为拖雷不敢对她无礼，是以仍然藏在身内，未给搜去。龙象法王的第三名弟子扑来抓她，杨婉掌心往外一登，露出了早就握在手中的匕首。

杨婉的家传刀法乃是武林一绝，此时以短匕作近身的搏击，这一招“玄鸟划砂”更是凌厉非常！

这名武士本来是知道杨婉内力已失的，但在这仓猝之间，突然看见刀光耀目，一支匕首向他咽喉划来，却是不由得不骤吃一惊，连忙躲闪了。

杨婉体弱气虚，一刀刺空，冲刺过急，脚步一个跄踉，险些跌倒。这武士蓦地省觉，哈哈笑道：“美人儿，你别慌，四皇子欢喜你，我不会伤你的，你也用不着和我拼命”！“拼命”二字刚刚出口，忽觉一股大力推来，他本来是正在再次扑上的，给这股大力一推，登时又接连退了三步。

原来这是韩大维以劈空掌替杨婉解危，他这次用了五成以上的功力，方能在距离七步之内，将那人迫退。李思南正在导气纳入丹田，“外援”忽地减弱，李思南心头一震，听到了杨婉的尖叫之声。

李思南本来是在闭目运功，对外间一切听而不闻的，此时由于心神一分，突然听到了杨婉的叫声，不由得大吃一惊，叫道：“婉妹，你怎么啦？”

韩大维连忙喊道：“快躲到这儿！”左掌连挥，呼呼拍出三掌，将那四名武士迫出八尺开外，杨婉、韩珮瑛身形一飘一闪，闪进了韩大维掌力的圈子。

韩大维低声说道：“思南，切勿分神，你一分神，不但害了自己，也要害了杨姑娘了！”

那四名武士退而复上，为首的大师兄狞笑道：“韩老头儿，你武功再强，只怕也是难以顾得周全吧！你不想令女儿送命，又要保这小子和这位杨姑娘的安全，除非是立即向我们投降，否则叫你后悔莫及！”

韩大维不敢动怒，沉住了气，单掌应付。他要给李思南运功疗功，本来已是难以兼顾，此时更要同时照顾两个已经失了武功的女子，果然给那人说中，只感到吃力非常，左支右绌了。

杨婉轻轻地伏在李思南的肩头，心里想道，“若是南哥有什么不测，我还怎能再活？要死我也得先去一步！”她用身体掩护李思南，存了必死之心，反而心境平静，坦然无惧了！

杨婉虽然只是轻轻地伏在李思南的肩头，不敢压着他，李思南已是感到了她的身体温暖了。两人心意相通，李思南大为感动，心里想道：“我决不能死，我要赶快恢复功力！”

李思南受了鼓舞，决意求生，心境登时也就平静下来。当下重又凝神运功，当真是进入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境界了。

孟少刚与龙象法王本来是各有所长，难分高下的，此时见韩大维与李思南等人均已身处险境，饶是他武学如何深湛，如何能够自制，心中也是不禁有点慌乱了！

高手比斗，那容得心神慌乱？龙象法王抢了上风，袈裟招展，恍若红云覆盖，又似泰山压顶，孟少刚的长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一道白光，左冲右突，总是冲不破那一片“红云”，就似黄昏的落日余晖，被淹没在云海之中一样。

韩大维目光一瞥，向孟少刚那边投了一眼，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心里

自思：“ 想不到我和孟大侠竟然要同一日丧生此地，还连累了季思南！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死里求生？ ” 但他武学深湛，立即便又想到：“ 我或者可以死里求生，但我一站起来全力和他们搏斗，李思南却是必死无疑了！珮瑛儿和杨姑娘也定然逃不出去！ ”

韩大维此时已是给攻得应付不暇，正自踌躇莫决之际，忽见李思南双目一张，一声长啸，吐出了胸中浊气，随即便收回双掌，站了起来，朗声说道：“ 行啦，韩老前辈，你赶快给令嫒医治！ ”

韩大维听他那声长啸，宛若龙吟，中气充沛，知道他确实恢复了武功，大喜说道：“ 好，我先助你一臂之力！ ” 双掌齐发，声如郁雷，那四名武士大惊之下，连忙同时使出龙象功应付，四人合力，仍是不禁连连后退。

李思南道：“ 韩老前辈，省点气力，给令嫒救治要紧。婉妹，这把匕首给我。 ” 拿了杨婉的匕首，一跃而出，立即和那四名武士恶斗起来！

韩大维吸了口气，说道：“ 你们两人都坐下来！ ” 韩珮瑛、杨婉依言各坐一边，韩大维伸出双掌，同时给她们二人运功驱毒。杨婉本来想让他专心医治韩珮瑛的，韩珮瑛好似知道她的心思，说道：“ 你不肯医，我也陪你。 ” 杨婉感她姐妹情深，也就不拘小节了。

那四名武士知道机会稍纵即逝，全力向李思南攻迫。李思南以匕首使出达摩剑法，使来自是不能得心应手，有一个武士要从他身边掠过，李思南大喝一声，猛的一掌击下，另一个武士双掌齐出，接了这一招，“ 哇 ” 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原来他的龙象功虽然有了相当火候，使出来亦是颇为刚猛，但仍然及不上李思南的少林派嫡传的内家功力！

可是李思南接了这一掌甚为刚猛的龙象功，由于他刚刚恢复功力，亦是颇受影响，身形连晃，迭遇险招！

孟少刚和李思南在这边遇险，另一边在阳天雷那密室之中，褚云峰、谷涵虚、柳洞天、崔镇山四人，更是形势恶劣，业已陷于困境之中！

褚、谷二人联手合斗，把 “ 天雷功 ” 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毕竟是技逊一筹。斗到了五十招开外，褚、谷二人那一招 “ 雷电交轰 ” 反复使用了十数次之多，每使一次就多耗一分力，两人都是汗如雨下，头上发出了热腾腾的白气。

崔镇山和白万雄恶斗，更是岌岌可危。白万雄的七十二招鹰爪手有数十年的苦练之功，差不多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每使一招，按、拍、擒、拿、撕、抓、劈、戳，都是攻向敌人的关节要害。崔镇山的大力金刚掌本是刚猛绝伦的少林寺镇山掌法，可是，正所谓棋高一着，束手束脚，斗到了五十招过后，他的气力给白万雄消耗了一大半，不仅没有还攻之力，连招架都有点勉强了。形势之恶，比褚、谷二人尤甚！

只有柳洞天和阳坚白之战，还能稍稍占了一点上风，但同伴形势不佳，他的心情自也不能不受到影响。阳坚白的剑中夹掌，剑法虽是比对方不上，掌力却是有天雷功作基础的，以掌力济补剑法之不足，柳洞天要想摆脱他的纠缠，腾出手来去援助崔镇山，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心中一急，本来是占了优势的，也渐渐给阳坚白扳成平手了。

褚云峰和谷涵虚先后发了几声长啸，都没回音，心里俱是想道：“ 孟大侠应该听得见了，怎的还没有来？ ”

阳天雷纵声笑道：“ 你们鬼嚎什么？没有人能够救你们的了！要死要活，如今只是全在你们的一念之间！哼，你们还不懂得我的意思吗？ ”

谷、褚二人闷声不响，咬牙苦斗，接连又攻了两招“雷电交轰”，阳天雷冷冷说道：“困兽之斗，又有何用？念在你们是我的师侄份上，只要你们乖乖的向我磕头请罪，我还可以饶了你们！”褚、谷二人怒极气极，但要全神对付，却已不敢分心说话。

其实阳天雷虽说他们是困兽之斗，他自己也是有点害怕，暗暗叫苦的。不错，他是占了上风，但天雷功最为耗损真力，久战下去，只怕纵然能够打死两个师侄，自己也少不了要大病一场，折损十年功力，弄得不好，甚至也可能有性命之危！阳天雷自忖胜券可操，心里可是不愿和他们硬拼！

偏偏褚、谷二人宁折不弯，定要和他拼命，阳天雷暗暗叫苦，心里想道：“这两个不知死活的小子，倒是拿他们没有办法！我和他们互斗天雷功，旁人是决计拆解不了的，除非龙象法王到来！否则只怕难免两败俱伤了。”

一个在盼望龙象法王前来拆解，另一方则在盼望孟少刚来援，可是同样的失望了！

忽听厮杀之声隐隐传来，阳天雷和褚云峰都听得见了。

阳天雷吃了一惊，只见一个卫士跑来，停在门外，大声报道：“孟少刚和韩大维图谋劫狱，如今已给龙象法王围困，请国师放心。”阳天雷道：“李思南呢？”那卫士道：“他跑不掉的，法王的四个弟子正在拿他，恐怕如今已是就擒了。”

褚云峰暗暗叫声：“苦也！”心里想道，“我指望孟大侠来援，想不到他却已身陷困境。我本来是不打算活着出去的，但李盟主却如何是好？”

阳天雷哈哈笑道：“褚师侄，你绝望了吧？还不投降，更待何时！”

褚云峰“呸”了一声，骂道：“你这不知羞耻的欺师灭祖之徒，谁是你的师侄？今日我若不能清理师门，唯有一死而已！我死了料你也没有好下场！”谷涵虚喝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休要啰嗦！”两人拼了必死之心，一咬牙根，纵然气力不加，却是越战越勇。

阳天雷凝神一听，忽又听得金铁交鸣之声，好似是从更远的后园传来，阳大雷心神不定，想道：“他们哪里来的这许多人？龙象法王不知是否能胜得了孟少刚？”他听得出在后园乃是许多人的混战，离李思南被困之处相当远的。显然不是孟少刚这一伙。

阳天雷本来已经大占上风，由于心神不定，褚、谷二人拼死奋战，形势反而比刚才好了一些了。

但李思南此际，却是碰上了惊险绝伦的场面。

且说李思南以一把匕首，力敌龙象法王的四个弟子，和大弟子硬拼了一掌，虽然迫退了他，可是在他的龙象功震撼之下，胸中亦是感到气血翻涌。

大弟子喝道：“这小子不知死活，妄图顽抗，咱们也不必顾忌了，把他毙了吧！”

李思南功力初复，用的匕首又不能得心应手，在那四人分进合击之下，退了一步又是一步。不知不觉已退到了离开韩大维与杨婉、韩佩瑛的身前丈许之地。

杨婉、韩佩瑛的内功造诣较弱，韩大维以本身真力同时帮助她们祛毒、活血、通关，正是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丝毫也不能松懈。

父女痛痒相关，韩大维不由得也都慌了，心里想道：“我若此时起来，助李思南一臂之力，只佩瑛儿性命不保，这却如何是好？”

李思南退到距离他们丈许之处，瞿然一省，他是深知此中关键的，朗声

说道：“ 韩老前辈不可分心，我还可以抵挡得住！ ” 心里则在想道：“ 我拼了这条命，拖得一时就是一时。只要她们恢复了功力，婉妹就有逃生之望！ ”

这四人给李思南挡住，急切之间倒是闯不过去。二弟子骂道：“ 昂格里里八夫里洞格夫！ ”（蒙语：真是个不知死活的蛮子！）揉身跨步侧袭，他用的是一柄蒙古武士惯常习用的月牙弯刀，月牙弯刀和汉人的长刀不同，刀锋如钩，突然间攻到李思南意想不到的方位！

只听得“ 嗤 ” 的一声，李思南的匕首从那人的额角划过，把他的熊皮帽筒也削落了！可是李思南的左臂却已给他的刀锋割破，虽伤口不深，但鲜红的血液却已染红了衣裳！

李思南紧接着呼的一掌，又和左面攻来的大弟子硬拼了一招，把他迫退。李思南忍着疼痛，哼也不哼一声，但他的身体不是铁打的，受伤之后，接连受到龙象功的震撼，只觉胸口如受重压，五脏六腑都好像翻转了过来似的，不得不又退了两步了。

龙象法王的二弟子给匕首从额角划过，只觉凉意飕飕，虽然只是给削了帽筒，亦已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后退，先避敌锋。李思南暗暗叫了一声“ 侥幸！ ” 假如这人不是心慌的话，和大师兄只要再进一招，李思南已是无力招架了，李思南退了两步，在这瞬息之间，已是运气三转，抖起精神，重又站稳脚步了。

杨婉未能做到“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 的地步，吓得花容失色，尖叫一声，身躯颤战，摇摇欲坠，好在她是盘膝而坐的，这才不至于倒了下去。韩大维真力凝聚掌心，用了一个“ 粘 ” 字诀，将她的手掌牵引过来，低声说道：“ 你别慌乱，你一慌乱，只怕思南更要糟了！ ”

大弟子哈哈笑道：“ 这小子不行了，别怕他，快上呀！ ” 二弟子惊魂稍定，又骂了一句“ 昂格里里八夫里洞格夫！ ” 月牙弯刀一挥，退而复上，站好了原来的方位，与大师兄配合，联手再攻。

李思南浴血苦斗，隐隐听得远处似有金铁交鸣之声，心里想道：“ 莫非是褚云峰他们来了，不知得手了没有？ ”

孟少刚运剑如风，鹰翔集刺，但在龙象法王的掌力笼罩之下，只能勉强打个平手，要他突破他的封锁，过去助李思南一臂之力，却是无法做到了。

忽听得有人哈哈笑道：“ 思南安答，我对你并无恶意，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你愿意留我就与你共享荣华，你愿意走。我就亲自送你出去。你又何苦拿自己的性命当作儿戏？ ”

来的正是蒙古的四皇子拖雷。李思南冷笑道：“ 大丈夫虽死何惧？你叫你手下的武士杀了我吧，又何必假惺惺呢！ ”

拖雷摇了摇头，叹口气道：“ 思南安答，你不听好言，实是令我为难，没办法，只能略尽故人的情谊，亲自来送你归天了！ ”

说罢，拖雷转过头来，向龙象法王和众武士朗声说道：“ 有几个南蛮子混进‘ 国师府 ’，如今已经给阳天雷困在斗室之中，谅他们插翅也是难飞的了。你们不必惊疑，咱们蒙古的武士正好和他们女真的武士比一比，看看是谁能够先把敌人擒获。 ”

有个武士说道：“ 禀四殿下，用长剑这人是江南第一剑客孟少刚，坐在地上的那个老头儿名叫韩大维，也是中原武林中顶尖儿的角色！ ” 他说这话的用意，一来是向拖雷解释何以龙象法王尚未能够得胜，二来是暗示自己插不进手，恐怕拖雷要他上去在孟少刚的剑下受了伤残。

龙象法王道：“ 殿下放心，用不了半炷香的时刻，我就可以把这位江南第一剑客擒来献给殿下！ ”

孟少刚大怒道：“ 放你的屁，我倒要看你如何擒我！ ” 唰的一招 “ 摘斗摩星 ”，剑光耀眼，当真似是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霎然间方圆数丈之内，都是冷森森的剑气，拖雷虽然站得甚远，也是不禁吃了一惊，不知不觉地退了几步。

龙象法王不慌不忙地把大红袈裟舞得呼呼风响，就像涨满的风帆一样，一卷、一罩、一扑，把孟少刚的剑光压缩，心里想想：“ 只要他沉不住气，说不定还用不到半炷香的时刻！ ” 要知高手比斗，最忌优伤和动怒，龙象法王正是有心想激怒孟少刚的。

拖雷定了定神，纵声笑道：“ 好，好！敌人越强，越显得咱们蒙古武士的本领！这姓孟的让法王对付，但你们也不要闲住啊，把那两个女娃儿替我拿下吧！ ”

这几个旁观的武士一来是由于本领较弱，对李思南的勇猛凌厉不无顾忌，二来他们还多少有点武士的气质，觉得去欺负两个失了抵抗能力的小姑娘，未免有点失武士的身份。但现在在拖雷的命令之下，心里虽不愿意，也不能不一拥而上了。

李思南喝道：“ 谁敢过去，我就和他拼了！ ” 匕首翻飞，左掌助攻，挺身站在韩大维的前面，宁死不肯退后一步。武学有云：“ 一寸短，一寸险！ ” 李思南以一尺多长的短匕首和敌人作近身搏斗，固然是惊险非常，但围攻他的这些人若然稍有不慎，也定有血溅尘埃之险！

拖雷又再叹了口气，说道：“ 你定要这样顽抗，我可是无法顾念安答之情了。嗯，你们能够令他伤而不死固然最好，若不能够，那就将他杀了吧！ ”

龙象法王的大弟子说道：“ 遵命！ ” 一掌击下，正好劈着了李思南手腕，短匕首脱手飞出。正是：

说甚故人情义重，狰狞面目露无遗。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公主情多徒怅怅 良朋义重恨绵绵

就在此时，忽听得人声嘈杂，哗啦啦地乱成一片！有人喝道：“阿盖，你反了吗？不许进去！”有人叫道：“咦，这不是三公主吗？公主来了，住手，住手！”申斥的喝声与诧异的叫声混合在一起，随即听得“蓬，蓬”两声，是两名武士给阿盖摔倒地上的声音！

拖雷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只见明慧公主和阿盖夫妇业已硬闯进来，阿盖一马当先，挥舞长绳问道！

这一下大出拖雷意料之外，失声叫道：“三妹、你怎么来了？”

外面的武士不敢阻拦明慧公主，里面那四个武士仍在围攻李思南，龙象法王和孟少刚的恶斗也未停止。

此时正是李思南遭遇险招之际，明慧公主顾不得回答哥哥，也来不及跑进去阻止那四个武士，急中生智，皓腕一脑，把一柄脱了鞘的宝剑掷进圈子，叫道：“快，接着！”

李思南匕首刚给龙象法王的大弟子打落，反手一掌，击退了二弟子，龙象法王的三弟子又是一刀劈过来了。

李思南听得明慧公主的叫声，手急眼快，飞身一跃，把宝剑接到手中，登时如虎添翼，立即便是一招“夜战八方”的招式，龙象王三弟子的月牙弯刀正在朝着他的天灵盖劈下，只听得“　”的一声，月牙弯刀竟给宝剑削掉了刀头！

这把宝剑正是明慧公主以前送给杨婉的那把宝剑，杨婉被擒之后，又给拖雷缴了去的。

原来明慧公主与阿盖、卡洛丝到了“国师府”，其时正是府中大混战之际，守门的卫士听说是蒙古的公主到了，由于阳天雷和龙象法王都在激战之中，他们不敢作主，只好慌里慌张地找了一个拖雷的随从出来认人。

这个随从当然不敢阻拦公主，但又不愿意给她见到李思南，只好把明慧公主带到拖雷的住处。

拖雷此时已经离开房间，跑到李思南被囚的所在去看出了什么事，这个随从尚未知道。

服侍拖雷的一个宫女是明慧公主以前用过的丫鬟，明慧公主见拖雷不在，心知有异，严词诘问之下，那宫女说出了拖雷刚刚听得李思南企图越狱的消息因而跑了出去的事情。明慧公主大吃一惊，连忙在房中搜出那柄宝剑，迫使拖雷的随从给她带路！

这柄宝剑有断金削铁之能，吹毛立断之利，李思南宝剑在手，吸一口气，展开了少林派嫡传的达摩剑法，剑光四面荡开，众武士纷纷后退。

拖雷大为着恼，说道：“三妹，你这是怎么啦？你忘记了你是咱们蒙古的公主吗？”

明慧公主道：“正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成吉思汗的女儿，我才回到这里。”

拖雷道：“好呀，那你为什么胳膊反而向外弯了？”

明慧公主道：“第一，李思南和你是换了哈达的安答，不算外人。咱们蒙古有句俗语：好朋友的情谊就像阿尔泰山岩石一样的坚固，你又怎么忘了？”

拖雷怒道：“我不能因私废公！除非你能使得思南安答归顺于我，助我平定中原。”

明慧公主道：“我不懂得你们的军国大事，我只知道咱们蒙古有广大无垠的牧场，老百姓养牛牧羊，也尽可以过活，用不着侵占汉人的地方，大家砍杀不休，造成多少孤儿寡妇！”

拖雷冷冷说道：“不是看在你是我妹子的份上，说出这等摇动军心的说话，先就要把你治罪！”

明慧公主道：“我若是怕你治罪，我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拖雷怒道：“好呀，那么你说，你要怎样？”

明慧公主道：“李思南于我有救命之恩，我要报答他的恩义，求你将他们放了。”

拖雷冷笑道：“你还是要求到我么？哼，放了？有这样容易！”

明慧公主淡淡说道：“你不放他也行，但我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报答不了恩人，我只有和他同死。”

拖雷大怒道：“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金枝玉叶，竟然、竟然要为一个普通的汉人殉情么？”

拖雷口不择言，说出“殉情”二字，明慧公主又羞又恼，说道：“四哥，你、你这是什么话？你不顾我的体面，我也只好不顾你的体面，我就以公主的身份，留在汉人的地方，你又如何？”

拖雷冷冷说道：“只怕你今天来了就走不了！”

明慧公主也是冷冷说道：“那也没有什么，反正我并不打算活着回去。我反抗不了你，难道我自己寻死还不容易？我死了也好叫大家知道是你迫死我的！”

龙象法王一招“覆雨翻云”把孟少刚迫退数步，劝解道：“四殿下，你们兄妹有话好好的说吧！”

原来龙象法王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他见韩大维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杨婉和韩佩瑛的脸色已经逐渐红润，知道他们即将大功告成，自己与孟少刚棋逢敌手，要摆脱孟少刚去阻止韩大维运功也是不易，倘若待到韩大维能够腾出手来，只怕今日之战，就难讨好了。他要保住天下第一高手的面子，故而也是有点不大愿意再打下去。

拖雷忍住怒气，说道：“明慧，我可以依你之言，但你也得听我说话！”

明慧公主道：“你说！”

拖雷说道：“我放了他，你可得乖乖跟我回去，不许再胡闹了。”

明慧公主一咬银牙，说道：“好，依你！”

拖雷沉声喝道：“住手！”围攻李思南的那班武士一齐退下，龙象法王和孟少刚也各自跃出圈子。

龙象法王披起袈裟，只见袈裟上的小孔密密麻麻，好似蜂巢一样，心中不禁骇然，暗自想道：“这人号称神剑无敌，果真名不虚传。久战下去，我纵然能够击毙他，但若稍有不慎，只怕也保不住要给他在身上刺一个透明的窟窿！”孟少刚插剑归鞘，只觉胸中气血翻涌，脑袋阵阵晕眩；也是好生骇然，心里想道：“倘若久战下去，我纵然能够刺伤了他，只怕也是难免要大病一场了！”

明慧公主把剑鞘掷给李思南，说道：“李公子，我不能喝你的喜酒。这把剑本来是我送给婉姐的，如今物归原主，也就权当我给你们的礼物了。”

李思南纳剑入鞘，抬起头来，只见明慧公主眼角有颗晶莹的泪珠，李思南又是感激，又是为她悲伤，一时之间，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韩大维嘘了口气，双掌一收说道：“行啦！”杨婉一跃而起，奔向明慧公主，叫道：“明慧姐姐，你对我太好了，我不知应该怎样报答你才是。但我可不放心让你回去！”两名蒙古武士伸出长矛将她拦住。

明慧淡淡说道：“人生有缘相聚，缘尽则散，这几个月来我青灯礼佛，总算参悟了这点佛理。你们汉人不也是有句俗语么，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我是蒙古人，如今是叶落归根，你也不必为我难过了。但愿你们鱼水和谐，白头到老！”

拖雷道：“三妹，走吧！”

明慧公主道：“且慢！”

拖雷皱起眉头，说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明慧公主道：“请你把弓箭手撤去！”

原来在刚才激战之际，木华黎已经把随从拖雷的武士尽都招来。木华黎是有名的神箭手，此次前来大都扈从拖雷的一批武士，正是他亲自训练的‘神机营”武士，人人都是精于骑射的。

蒙古武士所用的“神臂弓”，能够同时发出十二支利箭，当时蒙古人刚刚发明火炮，尚未普遍使用，这种“神臂弓”可说是最厉害的武器了。木华黎和这班神箭手埋伏在园中的树木山石之间，只听拖雷一声令下，就要发箭伤人的。

拖雷心里想道：“我放过他们，阳天雷也未必肯放过他们。如今我要三妹回去，也不必忙在此时来对付他们。”

拖雷心里暗怀鬼胎，口里却哈哈笑道：“三妹，你也忒多疑了，我已经答应了你，岂能伤害思南安答？木华黎将军，请你撤了弓箭手，过来与公主相见。”

木华黎谒见了明慧公主，拖雷说道：“我们与你一同离开，这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明慧公主定了定神，隐隐听得有厮杀之声，心里起疑，说道：“这里是金国的国师府，我还是不能放心！”

拖雷冷冷说道：“我是蒙古的王子，可管不着金国的事情。我只能答应你，咱们蒙古的武士决不伤害这几个汉人。至于他们有没有本领闯出这座国师府，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当然这是拖雷的故意为难，如果他肯出头的话，阳天雷岂敢不卖他的情面。

李思南傲气勃发，虎眉一竖，说道：“这国师府谅也不是虎穴龙潭，我们来得，就能去得！多谢公主好意，请公主善自珍重，不必为我们担心了。”

拖雷说道：“好，好汉子，明慧，人家已经领了你的情了，你这可该走了吧？”

明慧公主道：“且慢！”拖雷皱眉道：“还有什么？”

明慧公主回过头来，说道：“阿盖大哥，卡洛丝姐姐——”

阿盖夫妇走到明慧公主身旁，说道：“公主有何吩咐？”

明慧公主说道：“你们跟我一场，共同患难，就像兄弟姐妹一般，但现在我与哥哥回国，可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们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咱们就此分手。”

阿盖一时未懂明慧公主的用意，躬腰说道：“公主回国，我们当然是护送公主回国。”

明慧公主噙着眼泪说道：“不是我不要你，咱们还是分手的好。你要回国，可以先走，我有这许多武士护送，用不着你们了！”

原来明慧公主深知拖雷的性格，拖雷外表豪放宽厚，其实却是忌刻之心甚重的。阿盖在军中私逃出来跟从自己，此际拖雷碍着自己的面子，对阿盖夫妇只能暂时容忍，回国之后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是以明慧公主必须把他们先行遣走。

阿盖不懂，卡洛丝已是明白了公主的苦心，叹口气道：“公主，你刚才说得好，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阿盖，咱们走吧。”说话之际，轻轻在阿盖手心捏了一下，阿盖恍然大悟，不禁虎目流泪，说道：“多谢公主处处为我们着想，今后只怕相见无期，愿公主多多保重！”

阿盖夫妇走后，杨婉咽着眼泪和明慧公主道别，大家心里明白，这一别就是生离死别了。

杨婉说道：“公主，但愿你吉人天相，遇难呈祥。我会永远记着你的，只是你的大恩，只怕我是不能报答了。”

明慧公主道：“咱们相交以心，我也没有什么话说了。孟姑娘和屠姑娘就要来的，见了她们，请你为我代致歉意，原谅我不辞而行。好，祝你们夫妻白头偕老，无复以我为念。”说至此处，突然想起在和林之时与李思南相处的那段日子，不敢回头，咽下眼泪，就跟拖雷走了。

这班蒙古武士跟着拖雷离开，立即便有金国武士多人来到，齐声呐喊，围拢上来。

孟少刚冷笑道：“你们值不得污我宝剑，且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长剑一挥，登时闪起了千百道光芒，只听得“哎哟！哎哟！”之声不绝于耳，转眼之间，已有十几个金国武士倒了下去，但只是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并没一人流血，原来是给孟少刚以最上乘的刺穴剑法点了穴道。孟少刚的宝剑果然丝毫不受血污。

韩大维笑道：“孟兄，你也该让我过一过瘾！”他刚才忍受蒙古武士的围攻，未能一展身手，此时才把这口闷气发泄出来。只见他使出了大摔碑的功夫，就像饿鹰扑兔一般，那些武士一碰上他，就给他抓着颈项摔出去，不消片刻，数十名武士或是给孟少刚点了穴道，或是给他摔倒，余众一哄而散。

李思南忽道：“不好！”杨婉诧道：“这些金狗给咱们杀得望风披靡，还有什么不好。”李思南道：“这些武士都是二三流的货色，阳天雷的国师府怎会没有能人？”杨婉瞿然一省，说道：“不错，那些高手哪里去了？”李思南说道：“拖雷刚才说有咱们的人给阳天雷的手下包围，只怕是真的了？”

此时在他们周围的武士都已散了，孟少刚凝神一听，说道：“西南角和东北角都有人厮杀，西南角是高手拼斗，东北角似是混战！”韩大维道：“混战的恐怕必是丐帮弟子。西南角一定是褚云峰和谷涵虚他们。我与瑛儿去助陆帮主一臂之力，少刚兄，你与思南贤侄去斗一斗阳天雷吧。”

“国师府”占地数十亩，东北角与西南角相距有数里之遥，李思南被囚之处则是园子当中的一个偏僻处所，孟少刚能够听出何处是高手比拼，何处是混战，这样的听声辨器本领确是高明之极，众人无不佩服！

李思南挂念褚、谷二人的安危，赶忙说道，“好，咱们现在分道扬镳，突围之后，在东北角会合。”

且说褚、谷二人与阳天雷拼斗，此时正是到了最吃紧的关头，阳天雷狞

笑道：“你们胆敢犯上作乱，如今知道我的厉害了吗？你们服是不服，否则明年今日，就是你们的忌辰了！”

褚、谷二人齐声说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大丈夫死而何惧！纵使我们今日不能清理师门，你也终须难逃公道！”

阳天雷冷笑道：“死到临头，还要口响。哼，你们要杀身成仁是不是？好，我就成全你们的心愿吧！”说到“成全”二字，呼的一掌劈下。这一掌是他留作致命的一击的，全身气力都已使了出来。

褚云峰一咬舌头，喷出一口鲜血，谷涵虚红了眼睛，眼中也好似要喷出火来，两人各出一掌，合成一道圆弧，也是使出了最后一招的杀手“雷电交轰”！

阳天雷只道他们已经筋疲力竭，不料褚云峰咬舌喷血，竟能把残余的精力都凝聚起来，和他作最后的一拼！加上了一个尚有五六分功力的谷涵虚，这一招“雷电交轰”，实是非同小可。

阳天雷不禁心头一凛，想道：“我这一掌纵然击毙了他们，只怕也是难免要大病一场，耗损十年功力！”但此时双方都似离弦之箭，谁也不能避开！

眼看就要两败俱伤，而褚、谷二人定将伤得更重，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忽见白刃耀眼，一条人影闪电似的掠来，来的正是江南大侠孟少刚。

孟少刚插在中间，唰的一剑向阳天雷刺去，左掌轻轻一推，使了一个巧劲，将褚云峰推开，右脚一拨，又把谷涵虚的身形拨得打了一个盘旋，恰恰脱出了阳天雷掌力的笼罩。

只听得轰的一声，孟少刚身形连晃，斜退数步，阳天雷的衣袖却给他的宝剑削去了一截，在剑光疾绞之下，化成了片片蝴蝶。

原来孟少刚因为与龙象法王恶斗了一场，内力已是耗损不小，阳天雷激战褚、谷二人，内力虽然亦有耗损，毕竟不如他耗损之甚，而孟少刚又要分出内力救人。是以他本来可以稍胜阳天雷一筹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似乎吃亏更大了。

这时才听得“哎哟，哎哟”之声此起彼落，原来是给孟少刚闯进门来之际，用快剑刺伤的几个武士，此时方始倒了下地，叫出声来。

阳天雷虽然并未吃亏，甚至还略占上风，但看见孟少刚的剑法如此精妙，也是不禁心头一震。在大惊之下，同时又是暗暗叫了一声“侥幸”。要知倘若不是孟少刚恰好在这最紧要的关头来到，将褚、谷二人拉开，谁人能够化解他们的这一招死斗！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受伤的武士声声惨叫声中，李思南、杨婉二人也杀进来了！

阳天雷这间密室，有富贵人家的厅堂那么大，但毕竟也还是地方有限，只能容得十数个人捉对儿厮杀。阳天雷刚才没有出去，那是因为一来形势于他有利，二来他与褚、谷二人拼斗内功，谁都不能摆脱的缘故，如今孟少刚已将他们拆解，阳天雷要出去无人能够阻拦。形势逆转，对他来说，也是与其困在室中，不如闯出去，来一场大混战的有利了。

李思南、杨婉双剑合壁，卷起了一道银虹，向阳天雷疾刺过去，孟少刚喝道：“哪里走！”长剑一横，截住阳天雷的去路，他顾住身份，没有和李、杨联手，但他截住去路，等于是给李思南押阵，阳天雷焉得不慌？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阳天雷打定主意，双掌齐出，呼呼风响，荡开了李思南和杨婉的两柄长剑，突然一个退步抽身，只听得“轰”的一声，响

若雷鸣，在他身后那堵墙壁，竟然给他用天雷功撞开一个大洞，刚好能够容他穿过。泥块纷飞，砖瓦雨落之中，阳天雷已是到了外面了。

孟少刚恐怕无人能够制他，如影随形地立即追去，褚、谷二人喘过口气，见阳天雷突然破壁而出，呆了一呆，也就马上跟着追出去了。

此时在房子里的还有两对厮杀未休，一对是柳洞天和阳坚白斗剑，柳洞天稍占上风；一对是崔镇山与白万雄拼掌，却是崔镇山十分不利。

李思南一声叱咤，宝剑扬空一闪，唰的便是一招“白虹贯日”，剑光如练，向白万雄径刺过去，喝道：“你这老贼，你从前在白家庄是怎样对我说的？你说你从此金盆洗手，革面洗心，为何如今又来此助纣为虐？”

自万雄奋力解了三招，叫道：“李盟主高抬贵手，容我回乡，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李思南冷笑道：“自作孽，不可活！谁还能够相信你的说话？”

白万雄陡地一个飞身疾扑，趁着李思南说话之际，向崔镇山猛下杀手，心里想道：“只要抓得住这人，李思南不能不投鼠忌器！”哪知他快，李思南的剑招更快。李思南见他如此狠辣，怒从心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觑个正着，唰的一剑，就刺穿了他的琵琶骨！白万雄像根木头似的，晃了两晃，“卜通”倒地。李思南喝道：“饶你不死，以后好好做人吧！”白万雄琵琶骨削断，武功被废，已是成了废人。李思南手狠心慈，故而饶他一命。

另一边，杨婉对阳坚白亦己出手。她曾受过阳坚白的欺侮，此时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剑走连环，招招都是杀手。

杨坚白对付柳洞天已是力不从心，此时加上了一个本领和他差不多的杨婉，如何还能应付？不过十数招，只听得“咔嚓”一声，阳坚白左手五根指头，全给杨婉削断！

阳坚白一声惨叫，右手长剑掷出，柳洞天一招“横云断峰”，击落他的长剑，追上去待要取他性命，阳坚白已经逃出去了。金国武士蜂拥而上，拦住柳、杨二人。阳坚白在重伤之下，居然逃出了性命，也可算得是侥幸之极了。

阳天雷逃了出去，一声长啸，召集手下，忽见一个御林军军官匆匆跑来，说道：“这几个小贼不足为患，外面来了两帮人马，业已攻了进来，请国师前往督阵要紧。这里有一营弓箭手料想已是足以对付。”

阳天雷大吃一惊，心道：“怪不得西北角上厮杀之声在这里也听得清清楚楚。”说道：“哪里来的两帮人马？”那军官道：“一帮是叫化子，另一帮却不知是哪里来的草寇。”

阳天雷道：“好，我马上就去！”话犹未了，假山石后忽地跳出一个老叫化，喝道：“不用费神，老叫化来找你了！”

阳天雷认得是丐帮的帮主陆昆仑，又惊又怒，喝道：“朝廷容许你们这班叫化子在大都立足，你们不感恩还要造反！”陆昆仑斥道：“放你妈的屁，我这打狗棒认得你！”阳天雷一掌劈出，陆昆仑棒中夹掌，棒打胫骨，掌劈胸膛。

只听得“蓬”的一声，接着“卜”的一响，双掌相交，陆昆仑抵敌不住他的“天雷功”，给震退一丈开外。但陆昆仑的打狗棒法神妙无比，阳大雷在连番剧战之后，却是闪避不开，给他结结实实地在膝盖打了一下。

就在此际，弓箭手已经调来，阳天雷喝道：“放箭！”登时箭如雨下。

孟少刚、李思南、杨婉等人业已会集一起，看见陆昆仑来到，又喜又惊，孟少刚运剑如风，荡开箭雨，冲过去与他会合，说道：“韩大哥父女呢？”

陆昆仑道：“ 没有见着。丐帮兄弟给挡在外面，我是一个人杀进来的！ ”

原来丐帮原定的计划是并不准备兴师动众袭击“ 国师府 ”的，但见日已落山，孟少刚等人尚未回来，情知有变，故而不能不冒险来援。

“ 国师府 ”与皇宫相邻，他们刚刚攻破花园的两道门户，御林军就开来了。丐帮弟子善于人自为战，不谙阵法，而且众寡悬殊，是以虽然攻了进来，却陷入了御林军与“ 国师府 ”卫士的包围之中。陆昆仑是豁出了性命独自进来想救李思南的。

众人会合一起，李思南说道：“ 陆帮主，为了我连累贵帮兄弟，叫我如何能够心安？ ”孟少刚道：“ 现在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杀出去要紧！ ”

这营弓箭手都是金国的善射之士，其中还有数十张从拖雷那里借来的神臂弓，一发就是十二支，强弓硬弩，甚是不易抵挡！

孟少刚奋起神威，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我的箭法！ ”这一喝恍如晴天霹雳，平地焦雷，把那营御林军的吆喝声都压了下去，震得他们的耳鼓嗡嗡作响，不由得都是大吃一惊！但孟少刚手上并无弓箭，却如何“ 见识 ”他的箭法？是以敌方虽然吃惊，只当孟少刚是虚声恫吓。

大喝声中，孟少刚把手一抄，将神臂弓射来的三支长箭接到手中，振臂一甩，喝道：“ 看箭！我这三支箭要穿过你们三名神臂弓箭手的咽喉！ ”

话犹未了，只听得声如霹雳，箭似流星，在假山上当中的三名神臂弓箭手，果然都给利箭穿喉而过！

孟少刚以甩箭法掷出的箭，腕力之强，竟然胜过用弹簧发射的长臂弓，这一下登时吓得那些弓箭手魂飞魄散！

李思南揉身疾上，截住一名掉队的兵士，抢了他的铁胎弓，喝道：“ 我这一箭要射瞎你们统带的眼睛！ ”

那名御林军军官正在呼喝手下不许慌乱，听得此言，大吃一惊，刚刚蹲身避箭之时，那支箭已是射个正着，恰恰射瞎了他右边的眼睛！李思南发箭之际，早已料到他要蹲下身子，箭法的神妙，当真是无以复加！而且他用的不过是一把寻常的铁胎弓，射程本来是远不及神臂弓的，但从李思南的手中射出，劲道却比神臂弓还强。这手功夫一发，那些本来就已慌乱了的弓箭手，哪里还能压得住阵脚！

孟少刚、李思南齐声喝道：“ 谁敢放箭，我就射谁！ ”霎时间数百张弓都停了下来，鸦雀无声！孟少刚这一行人风驰电掣般的便硬闯过去了。

其实这营弓箭手若不慌乱的话，几百张弓齐发，他们本领再强，也决计难保不中一箭，只因怯意一生，人多也没用了。

孟、李等人突围而出，杀到了西北角。只见御林军和“ 国师府 ”的卫士，布成一道防线，丐帮的弟子和另一帮人正在勇猛进攻，但因敌众我寡，防线没有攻破，伤亡在敌方箭下的已是不少。

李思南一出现，丐帮弟子认识他的纷纷告诉同伴，登时爆出了轰天似的呐喊：“ 盟主来啦！ ”孟少刚和李思南两柄长剑开路，里应外合，不消片刻，杀出重围。

李思南道 :“ 陆帮主，为我一人，累了贵帮许多兄弟，快快下令撤退吧！ ”丐帮之众，本是为救李思南而来的，如今李思南已经脱险，当然是可以撤退了。

陆昆仑道：“ 盟主休要如此说，弟兄虽有伤亡，鞑子的损失却比咱们更大，这一仗咱们可并没有蚀本！ ”

当下陆昆仑下令撤退，御林军伤亡的更多，但求他们退走，哪里还敢追击？

两帮人退出了“国师府”，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走过来说道：“属下刘大为谒见盟主！”李思南一看这人，却是不认得。

褚云峰喜出望外，跑过来道：“大为兄，原来是你！”当下给李思南介绍，李思南这才知道他是北芒山的义军首领之一，也是刘琼姑的哥哥。

刘大力连忙问道：“我的妹妹怎么样了？”李思南强抑悲痛，说道：“刘兄，我这次得回性命，都是亏了令妹，令妹虽死犹生！”当下将刘琼姑壮烈牺牲的经过，简略地告诉了她的哥哥。

杨婉咽泪说道：“令妹临终之际，托我传话给你，说她并没辱没家门，求你原谅。她还叫我代她问候褚大哥。”

刘大为捶胸泣道：“只怪我来迟了一步！”原来屠龙昨晚连夜叫人把刘琼姑那封信送到北芒山去，却不知这封信内有玄虚。刘大为一看就知妹妹是在被人挟持之下写的，于是把那使者一刀两段，立即带了一队人马快马驰来。也幸亏有他这队人马及时赶到，丐帮的弟子才不至于给敌人消灭。

褚云峰更是伤痛，说道：“刘兄，我对不住令妹，昨晚我已经见着她的，可恨我不擅言辞，劝不动令妹和我一同逃出魔窟。”刘大为咽下悲痛，说道：“这怎能怪得褚兄，我这妹妹一向性子倔强，不过她这次虽然行差踏错，最后却能手刃仇人，也不愧是我刘家的女儿了。唉，只是可惜她没有福气。”说罢，忍不住又是虎目流泪。

陆昆仑道：“刘兄、褚兄，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咱们须得赶快闯出京城，这才能够给死难的兄弟和令妹报仇。”

要知丐帮这次参加围攻“国师府”之后，在金国的京城自是不能立足，故而必须把总舵转移。幸好御林军大部分在“国师府”不敢追来，小部分要保护皇宫，也不敢出动。守城门的一营兵卒拦不住这群好似下山猛虎的丐帮弟子和北芒山义军，他们是从东门闯出去的，待得九城兵马调来，他们早已去得远了。

在离大都一百多里的密云县的一个名叫“黄竹坑”的山村，设有丐帮的分舵，此地在群山之中，甚为荒僻，从大都撤退出来的弟子正好在此安身。

安顿停妥之后，第二日各人分道扬镳，刘大为率领那队义军回北芒山，韩大维父女则往扬州投亲，李思南与孟少刚商议是否即回琅玡山，杨婉想起一事，说道：“明慧公主临走之时，说是屠姐姐和孟姐姐就要来的，咱们不如多留几天，免得彼此错过。”

正是：

迭起风波难把晤，良朋未至起忧疑。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枭雄辣手诛王子 大侠横刀斗恶僧

褚云峰吃了一惊，失声叫道：“糟糕，糟糕！”

杨婉莫名其妙，说道：“什么糟糕？”

李思南瞿然一省，说道：“不错，咱们可得想法补救才行。”杨婉恍然大悟，说道：“我明白了，你是怕她们找不着这个地方。”

褚云峰道：“她们若然来到大都，一定是先到丐帮的总舵打听咱们的消息，找不着咱们还不打紧，只怕反而是自投罗网了。”

杨婉道：“这怎么好，丐帮总舵虽已迁移，但阳天雷一定还会派遣手下在附近暗中监视的，咱们的人可不能留在里面等候他们。”

陆昆仑道：“各位不必担忧，丐帮的弟子虽然撤出大都，但我们还有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可派用场。我可以设法与他们联络，叫他们在各个城门附近扮作医卜星相，充当咱们的眼线。孟姑娘、屠姑娘来了，自会有人与她们暗通消息。

“这个办法当然并非万全之计，但既然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也就只好如此了。”

晃眼过了几天，兀是没有她们的消息，也不知她们中途出事还是业已进了大都，但丐帮的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没有发现，众人无不心中着急，暗自担忧。

到了第七天，好不容易才盼到丐帮的一个朋友到来，带来一个消息。

那人说道：“你们说的那两位姑娘未见到来，不过却有人给她们捎来一个口信。”

孟少刚有点奇怪，说道：“是什么人？”

那人说道：“是一个走江湖的郎中，我们有人和他相识的。”说出了那个郎中的名字，孟少刚却不知道，不由得更为奇怪，诧道：“他怎的认识小女？”

那人笑道：“这个郎中其实只是个‘蒙古大夫’，他当然不会认识令媛，他也是受人所托的。托他捎口信的那个人给他十两银子，和他套上了江湖的义气，他也就不问人家的来历，便把口信捎来了。”

李思南不禁皱起眉头，说道：“这样的辗转相托，捎来的口信也不知是真是假！”

孟少刚道：“且先听了再说。”

那人说道：“那口信说有三位姑娘请你们到劈天崖的青龙口和她们见面。”

谷涵虚道：“什么，有三位姑娘？”

陆昆仑道：“劈天崖的青龙口在什么地方，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名。”

孟少刚与李思南却是不约而同地喜出望外齐声说道：“劈天崖的青龙口！啊，这么说来，这口信一定不是假的了。”

那人说道：“这三位姑娘一个姓屠，一个姓孟，一个姓严。姓屠的姑娘想必是屠百城的女儿，姓孟的姑娘想必就是孟大侠的令媛了。”

褚云峰接着笑道：“谷师弟，这你可该欢喜啦，姓严的那位姑娘一定是严浣。”

谷涵虚道，“劈天崖的青龙口在什么地方，这地名听来倒是险峻得骇人，她们为什么约咱们到这个地方相会？”

李思南道：“ 不错，这地方的确是一个十分险峻的所在，它是在蒙古和金国交界的一座山上，前面是大戈壁，后面是连绵不断的祁连山脉。从金国和西夏前往蒙古，都要经过这个劈天崖的青龙口。 ”

孟少刚道：“ 屠凤和明霞曾经到过蒙古，若然不是她们，谅也说不出这个地名。 ” 谷涵虚更为纳罕，说道，“ 她们为什么不来这里，却要咱们去蒙古的地方相会？ ”

孟少刚说道：“ 陆帮主，昨天你是不是接到一个消息，说是蒙古的使者不日就要回国，阳天雷要陪伴他们到和林报聘。 ”

陆昆仑道：“ 不错。这消息就是从‘ 国师府 ’中给敝帮做‘ 卧底 ’，的人传出来的，大约可靠。 ”

褚云峰恍然大悟，说道：“ 我明白了，她们是想在这个地方截击敌人。 ” ’

李思南道：“ 屠凤的父亲屠百城丧在阳天雷之手，帮凶的还有龙象法王的弟子，想必她们亦已知道阳天雷要到和林报聘的消息了。在这种险峻的地方截击，敌人虽多，也难施展，正是最理想的报仇之所。 ”

谷涵虚道：“ 但我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她们怎地会知道这个消息？给她们托那郎中捎口信的又是谁呢？ ”

孟少刚道：“ 或许是不愿露面的江湖异人，此人消息灵通，而和我又是彼此闻名甚或是相识的也说不定。他知道霞儿要往大都，便在中途阻止她们，并给他们出了这个主意。 ”

李思南笑道：“ 若然真是如此，这个人也太神秘了。 ”

孟少刚道：“ 我也只是这样猜想而已，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到了劈天崖才能知道了。 ”

因为人多前往反而不便，商议的结果，决定只是孟少刚、陆昆仑和李思南、杨婉及褚云峰、谷涵虚一共六人赴约。估计双方实力，孟少刚可以敌得住龙象法王，褚、谷二人加上一个陆昆仑对付阳天雷便可稳操胜算，余下的人也足可以对付得了拖雷的手下了。

计议已定，当日便即动身。褚、谷二人希望不假外力自己能够清理师门，一路上只要稍有空暇，便即勤练内功、剑法，并向孟少刚请教。

且说拖雷在那日放走了李思南之后，已是无心留在大都，金国与蒙古谈和的条件定妥之后，一行人便即启程回国了。金主为了表示臣服“ 上国 ” 的诚意，特遣“ 国师 ” 阳天雷伴同拖雷，前往和林报聘。

一路无事，这日到了那座山下，抬头已是看得见劈天崖了。

拖雷下令在山脚扎营，过了一晚。第二日明慧公主一早起来，准备出发，梳洗过后，等了又等，不知不觉已是日上三竿时分，仍然未见动静。

蒙古士兵的行军习惯乃是“ 两头不见日 ” 的，早上太阳未出便即动身，晚上太阳落山方始歇息，如今日上三竿仍然未见动静，明慧公主不由得暗暗纳罕，心里想道：“ 今是要跨过这座高山，更应该早点动身才对。四哥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何以迟迟尚未下令启程？ ” 转念一想，又不禁哑然失笑，想道：“ 他都不急，我急什么！爹爹死了，故乡早已没有值得我挂念的人，荒山也好，戈壁也好，和林也好，对我都是一样，我只是一片浮萍，任它漂流是了。早日回到家乡，更多一日的苦痛。 ”

正自伤心，忽见拖雷揭开帐幕，走了进来，笑道：“ 三妹，你早。跨过这座山，就是咱们蒙古的地方了，你欢不欢喜？ ”

明慧公主道：“ 奇怪，你倒关心起我来了！我只是你摆布的一具木偶，

说得上什么喜不喜欢？”
拖雷笑道：“三妹，别这样说。在兄弟姐妹之中，我素来对你最好。我怎能不关心你呢？”
明慧公主冷冷说道：“那是从前的事情，现在你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位，否则你也不会逼我回来了。”
拖雷有点尴尬，打了个哈哈说道：“三妹，我知道你还在想念着思南安答，是不是？”
明慧公主面色一沉，说道：“四哥，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没有什么事，请你走吧。”
拖雷说道：“好，不说他了。咱们说正经的事儿。回国之后，你的婚事恐怕是不能拖延的了，你愿不愿意嫁给镇国王子？”
明慧公主道：“愿意又怎么样？不愿意又怎么样？难道还能由我作主吗？”
拖雷怔了一怔，他只道明慧公主一定不肯依从的，这样的回答，倒是颇出他意料之外。想了一想，笑道：“三妹，你猜错了，我这次来的用意，就是要让你自己作主。”
明慧公主木然毫无表情，也不答话，心里想道：“事到如今，你还要哄我。”
拖雷接着说道：“我知道你不愿意嫁给他的。说实在话，你嫁给他，的确像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也不愿意如此委屈你的。我愿意成全你的心愿，不过你可得听我的话。”
明慧公主仍然不声不响，拖雷继续说道：“镇国王子等下会来迎接你，你可得对他稍假辞色，我才能够帮你的忙。”
明慧公主冷冷说道：“我从来就不懂得怎样讨人家的喜欢。”
拖雷“唉”了一声，说道：“三妹，你不懂，我这次真是想帮忙你的。好，你不愿装出笑脸，那就像平常那样对他好了。不过，他来的时候，我要请你出营接他，至少也得让他见一见你。”
明慧公主不耐烦他的纠缠，淡淡说道：“好了，好了。我只是你摆布的木偶，我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你满意了吧？”
拖雷摇了摇头，正想说话，忽听得呜呜的号角声响，有个卫士进来报道：“镇国王子来了。”
拖雷道：“他带了多少人来？”那卫士道：“大约有三五十骑。”
拖雷说道：“好，你叫木华黎将军款待他的随从。三妹，咱们出去吧。”
明慧公主早已打定主意，镇国王子倘若逼她成婚，她就在“喜日”那天自尽。是以拖雷既然一定要她同去迎接，她也就抱着“看你们能够把我怎样”的心情，跟着拖雷出去。
镇国王子走下山腰，远远的看见了明慧公主和拖雷并肩站在绣着兀鹰的蒙古军旗下面，喜出望外，心里想道：“拖雷果然没有骗我，明慧真的是回心转意，回来和我成亲了。”
当下镇国王子快马疾驰，来到拖雷与公主跟前，哈哈笑道：“不敢有劳公主迎接，一路辛苦了啊！”
拖雷见明慧公主虽然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恼怒的神气，松了口气，代她答道：“你也辛苦了啊。接风酒已经准备好了，就待你来，进去喝吧。”
镇国王子龇牙咧嘴地笑道：“应该是我给公主接风才对。”明慧公主虽

没和他说话，但肯出来迎接他，他已经是欢喜之极了。
　　拖雷道：“ 也说不上是什么接风酒，咱们一家子欢聚欢聚。 ”
　　镇国王子听了“ 一家子 ”这三个子，心中更是喜欢，木华黎招待他的随从在外帐饮酒，他在满肚密圈，以为拖雷是要和他商谈婚事的情形之下，便也不加戒备，摒弃随从，跟拖雷入内帐喝接风酒了。
　　镇国王子有一搭没一搭的逗明慧公主说话，明慧公主爱理不理，偶尔也答他一两句。镇国王子心痒难熬，说道：“ 公主，难得你回来了，回到和林，咱们就办喜事，好不好？ ”
　　明慧公主木然不语，拖雷哈哈笑道：“ 她到过汉人的地方，已经沾染了汉人女子害羞的风气了，你怎能这样问她？ ”
　　镇国王子笑道：“ 对，对，这婚事当然由你做哥哥的作主。 ”
　　抢雷道：“ 明慧，你敬王子一杯，你看他多么疼你。 ”
　　镇国王子咧开了血盆大嘴，连忙说道：“ 不敢当，不敢当！ ”拖雷王子则道：“ 要的，要的！ ”
　　明慧公主端坐不动，拖雷道：“ 好，妹子你怕羞，我就代你敬吧。 ”
　　镇国王子有点失望，双手一推，说道：“ 小王更当不起监国敬酒。 ”
　　拖雷顺着他一推之势，突然把酒杯一摔，喝道：“ 好，敬酒不吃，那你就吃罚酒吧！ ”
　　话犹未了，早有两个在旁边伺候的武士扑上前来，一个卡着镇国王子和喉咙，一个反扣他的双腕。镇国王子天生神力，本来勇武非凡，双臂一振，只听得“ 咔嚓 ”一声，那扣着他的双腕的武士反而自身双臂脱臼，但镇国王子虎口震裂，气力也是登时发不出来了。卡着他的喉咙的那个武士，十指如钩，用力一捏，镇国王子舌头吐出三寸多长，登时气绝！
　　原来拖雷助三哥窝阔台夺得可汗宝座之后，总揽兵权，为所欲为，权力超乎可汗。所忌惮的就只有镇国王子一人了。镇国王子是兵力最强的一路元帅，所属的部落，又是著名的能征惯战的部落，拖雷起初本想用妹妹笼络他的，但一来明慧公主未必肯从，二来镇国王子拔扈嚣张，只怕他也未必能够真的心悦诚眼，与其笼络，不如将他杀掉，一劳永逸，斩草除根！
　　镇国王子大军驻扎在与金国交界的戈壁边缘，中间隔着一座大山。要除掉镇国王子决不能在他军中动手，只能将他用计诱来。
　　拖雷的妙计就是以明慧公主为饵，诱他前来迎接。他当然是不能带领大军越过高山的，要来迎接公主，只能带领几十名随从。拖雷王子还怕他不肯下山，故而要明慧公主陪他出营“ 亮相 ”。
　　那两个扼毙镇国王子的武士正是龙象法王的得意弟子阿卜卢与呼黎奢，镇国王子虽有天生神力，也敌不住他们同时使出的龙象功。
　　阿卜卢使出了龙象功，也仍然给镇国王子折断他的双腕，饶是他有铁汉之称，也禁不住冷汗迸流，面如土色，雪雪呼痛。
　　拖雷欢喜之极，为了笼络人心，先假意安慰阿卜卢道：“ 你立了大功，我定有重赏。 ”亲手给他敷上了金创药，叫呼黎奢扶他到后帐医治。然后叫一名武士进来，说道：“ 快点给我将木华黎将军和龙象法王、阳国师三人请来。 ”
　　拖雷诸事处置停当，这才回过头来，笑着对明慧公主说道：“ 三妹，我说过要成全你的心愿，让你不必嫁给这个丑八怪，现在你看，我可没有骗你吧！ ”

明慧公主本来是憎厌镇国王子到了极点的，但见拖雷手段如此狠辣，也是不禁毛骨耸然。

不过一会，木华黎和龙象法王、阳天雷三人已然来到。拖雷问道：“木将军，那几十名随从你可将他们处置了没有？”

木华黎笑道：“仗殿下的妙计，我在酒中下了蒙汗药，叫他们个个喝得烂醉如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都活埋了！”

拖雷翘起拇指哈哈大笑，赞道：“干得好，干得好！”

木华黎道：“镇国王子的部下约有五万之众，在那边山下驻扎，若然知道主帅被害，只怕会闹出事来。咱们须得早点设法对付！”

拖雷道：“正是为此，我才请你们一同商议的。依你之见如何？”

木华黎道：“那几十名随从，是镇国王子的心腹死士，咱们自是应当将他们全都干掉。但这几万大军，可是动它不得。依小将之见，殿下应当恩威并用，收买人心。”

拖雷道：“不错，这件事就请你去办吧！”木华黎道：“请殿下赐示。”拖雷道：“你割下镇国王子的人头，请法王和阳国师保护你同往军中，晓喻他们，服从我的，将领官升一级，士兵犒赏十两银子，不服的就把他杀掉。料想他们不敢叛变！”

木华黎有点踌躇，说道：“就只我们三个人去么？”

拖雷双眼一翻，说道：“怎么，你胆怯了？好，你不敢去，我单骑往抚！”

木华黎连忙说道：“殿下负汗国重责，岂能冒不测之险？小将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只是想请示殿下，是否应该多带数十名精悍的武士而已。”

拖雷这才转怒为喜，说道：“你身为大将，自必通晓用兵之道，这次你们去收服人心，必须出奇制胜，到了军中，这才拿出人头，恩威并用，来一个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才能成功。岂能多带人马，令他们先起疑心？”

木华黎连声说道：“是，是。”拖雷哈哈一笑，接着说道。“法王与阳国师都是武功绝世。即使有甚意外，你也不用担忧！”

龙象法王哈哈笑道：“殿下夸奖了。不过有阳国师相助，小僧敢夸海口，定能保得木将军有去有回。”

拖雷说道：“阳国师，本来你是客人，我不敢劳烦你的，但听说你有心投效我国，我也就把你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了。”

阳天雷忙道：“多蒙殿下推心置腹，这是我立功相报的机会，岂敢推辞。”

拖雷挥一挥手，说道：“好，那你们去吧！”

木华黎担心在镇国王子的军中受困，岂知危险并非是在镇国王子的军中，而是在劈天崖上。

劈天崖上，孟少刚、李思南等人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

孟、李等人是昨天晚上就到了劈天崖的，可是他们却并没有见着孟明霞和屠凤、严浣。

他们上山之时，正是拖雷在山上扎营的时候，马嘶之声，山上隐隐可闻。

荒山野岭，瞑色四合，黑夜来临，要想找人，谈何容易？孟少刚本来可以用上乘的内功发出长啸让她们知道的，但若然发出长啸，孟明霞她们听得见，山下的龙象法王他们也一定会听得见的，如此一来，岂不是泄了行藏，误了大事！是以他们只好在山头埋伏，小心留意，等待孟明霞她们来到，希望能够发现她们。

一个晚上过去，半个白天也过去了，没有等着孟明霞她们，却先见着龙

象法王、阳天雷和木华黎三人联骑上山。

李思南喜出望外，说道：“奇怪，不知何故拖雷的大队人马还没出发，只见他们三人先行？但只是他们三人，这却是咱们报仇的好机会了。”

杨婉道：“孟姐姐和屠姐姐不知何故也还没有来到？”

褚云峰挂念着孟明霞，但更急于清理师门，低声说道：“时机紧迫，不能等她们了。思南兄，你的箭法好，待他们来到百步之内，先射他们的坐骑。嗯，来了，来了！噤声，噤声！”

李思南拿起铁胎弓，搭上三支长箭，躲在危岩后面，只等他们来到射程之内，便即张弓发箭。这副弓箭，是成吉思汗赐给他的，弓力之强，胜于用机括发射的铁胎弓。百步之内，中人立毙。龙象法王和阳天雷是当世数一数二的高手，要射杀他们虽是不能，但在偷袭的情形之下，要射毙他们的坐骑，却是甚有把握。

正在“万木无声待雨来”之际，眼看木华黎三人就要来到百步的射程之内了，忽听得“轰隆，轰隆！”的巨响，震撼山谷，两块圆桌般大的巨石从山上滚下来！山头上出现了三个少女的影子！

褚云峰失声叫道：“明霞，明霞，你们来了！”

这三个少女正是孟明霞、屠凤和严浣！原来她们也是像李思南等人一样，早已在山头埋伏，只是因为在没有发现敌人之前，她们也不敢轻露行藏而已。

孟少刚是深知她们三人的本领，都是长于剑法而欠缺内力的，看见这么大的两块巨石从山上滚下来，却是不禁有点诧异，心里想道：“这两块巨石，都是重逾千斤，她们三人合力，也未必能够推动，莫非是还有人在暗中帮忙？”

那两块巨石在山腰与冰岩一碰，抛起数丈来高，流星殒石般，直飞下来，龙象法王与阳天雷并辔同行，走在木华黎的前面，首当其冲。他们二人虽然武功卓绝，也是不敢给巨石碰个正着。但山道狭窄，要避也避不开！

龙象法王疾忙从马背上一跃而起，避开正面，双掌一掘，将那块巨石的方向拨斜，只听得“轰隆”巨响，声若雷鸣，这块巨石坠下了百丈幽谷！另一声巨石也给阳天雷以天雷功震落，恰好从他身边滚过，骨碌碌地滚下坡，轰轰隆隆之声，久久不绝！

龙象法王大怒喝道：“好大胆的几个小丫头，居然敢对我们偷施暗算！”正要跑上去拿人，木华黎道：“待我取她们性命！”

木华黎与哲别是并驾齐名的神箭手，有心在法王面前炫耀本领，立即张弓搭箭，一发就是三支，这三支箭离弦之后，在半空中成品字形的散开，闪电般地向山头上的三个少女射去。

李思南喝道：“好，我就与你比比箭法！”弓如霹雳，箭似流星，一发也是三支，只听得铮铮铮三声响过，六支箭在空中碰个正着，都掉下来了！

李思南一不做二不休，嗖嗖两支连珠箭又向阳天雷与龙象法王的坐骑射去。他们此时都已是下了马背的，这两匹坐骑给巨石滚下的声势吓得正似没头乌蝇地乱跑，一匹向东，一匹向西，但李思南的连珠箭左右开弓，却是射个正着！箭法的精妙，木华黎见了也不禁大吃一惊，自愧不如！

说时迟，那时快，江南大侠孟少刚、丐帮帮主陆昆仑、褚云峰、谷涵虚、杨婉等人都已现出身形，孟少刚、陆昆仑两人疾风般地先扑上去，孟少刚喝道：“龙象法王，那日国师府中未分胜负，今日我与你再决雌雄！”陆昆仑喝道：“阳天雷，今日老叫化与你再拼一掌！”

龙象法王见对方共有六人之多，除了杨婉武功较弱之外，个个都是高手，不禁心头一凛，喝道：“孟少刚，有胆的你就与我单打独斗！”孟少刚纵声笑道：“孟某人岂是恃多为胜之人！”声到人到，喝声“看剑！”剑光如练，一招“银汉浮槎”，已是指到了龙象法王的胸前。

龙象法王提起禅杖，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一声，将孟少刚的长剑拨过一边！

阳大雷冷笑道：“你这老叫化也敢与我单打独斗？”呼的一掌击出，将陆昆仑震退三步。褚云峰、谷涵虚同时赶到！齐声说道：“陆帮主，这厮是本门叛徒，不敢有劳外人动手，请让我们清理师门！”

陆昆仑功力较逊一筹，给天雷功一震，胸口隐隐作痛，只好退过一边，心里想道：“清理师门，外人本来是不便插手的。但这阳老贼的武功实在太过厉害，倘若褚云峰和谷涵虚打不过他，我还是非上不可！”当下退过一边，凝神注视，并在暗中运气，化解所受的一震余波，以求尽快恢复精神。

木华黎乃是大将之材，虽然娴熟弓马，武功则甚平常。他见敌方都是高手，心里想道：“我留在这里，亦是无济于事，不如回去搬取救兵。”三支连珠箭刚给李思南的神箭碰落，立即拨转马头！

李思南瞿然一省：“不能让他回去！”拉得弓如满月，嗖、嗖、嗖又是三支连珠箭射出。可是木华黎的弓马功夫与他乃是在伯仲之间，李思南那边三箭飞来，他这边也是三箭连发，李思南的铁胎弓劲道较强，两支箭给他打落，还有一支箭射了到来，但木华黎一个镫里藏身，也避开了。

木华黎的坐骑乃是日行千里的骏马，李思南发出的第四支箭，已是追它不上。

龙象法王这次改用禅杖来对付孟少刚的宝剑，在兵器上先不吃亏。比起上次之用袈裟与孟少刚相斗，更见功力！

禅杖是精钢打造的重兵器，而且龙象法王的功力还略胜一筹，孟少刚的宝剑自是削之不动。

孟少刚使出上乘剑法中似虚似实的招数，腾挪闪展，声东击西，接连攻了十数招，扰乱龙象法王的眼神，觑个真切，剑光疾闪，陡然由虚化实，一招“白虹贯日”，径向龙象法王当胸猛袭。这一招本是孟少刚的杀手绝招，但可惜用来对付龙象法王，却是稍嫌功力不足了！

龙象法王身躯陡然一缩，就在剑尖眼看便要沾衣之际，碗口大的禅杖已是旋风般地转了一圈，“ ”的一声，又把孟少刚的宝剑拨开。孟少刚虎口隐隐作痛，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可惜我这一剑还是慢了点儿，要再找这样一个破绽，又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龙象法王也是颇为忌惮孟少刚神妙无方的剑法，不敢让他抢攻，说时迟，那时快，猛的一声大吼，杖影如山，已是当头压下。

孟少刚一个“黄鹄冲霄”，身形平地拔起，剑尖在杖头轻轻一点，借他这一杖的猛力，整个身子反弹起来，倒翻出数丈开外，龙象法王喝道：“哪里走？”孟少刚哈哈笑道：“你以为你已经赢了我么？”一个飞身，斜绕掠过，迎上了龙象法王发招，杖影如山，剑光似练，登时又是杀得个难解难分。

李思南看得手心捏了一把汗，岂知回头一看，褚云峰与谷涵虚联手和阳天雷的这一场恶斗，更是令他触目惊心！

只见三条人影，倏合倏分，进如猿猴窜枝，退若龙蛇疾走，起如鹰隼飞天，落若猛虎扑地。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掌风激荡，呼呼轰轰，声如

郁雷！饶是李思南武功超卓，定力坚强、也是不禁看得胆战心惊，眼花缭乱！

原来阳天雷与褚、谷二人在“国师府”一战之后，褚、谷二人固然是朝夕用功，多方讨教，苦心磨练，阳天雷也是用尽心思，钻研如何可以克敌制胜之道。

本来以他们三人的武功，若是照原来的打法，阳天雷也还是稍胜一筹的，但虽是稍胜一筹，本身真力耗损太甚，结果仍将是不免落个两败俱伤。

阳天雷不愧是个武学大师，潜心琢磨，居然给他琢磨出了一个可以速胜之法。这个办法就是各个击破，不让他们联手同时发出那一招“雷电交轰”的杀手绝招。

三人用的是同一派的功夫，阳天雷是师伯，比他们自是精熟得多，褚、谷二人发招，他已料到他们要发的是哪一招了。就在褚云峰肩头微耸，单掌将要划出弧形之际，阳天雷猛的就是一声喝道：“雷电交轰”，全力向他击去，拼着受谷涵虚的一掌，也要取他性命。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谷涵虚当然不能攻敌，只能救友，他们“雷电交轰”这一招就不能同时发出了，两人的掌力合在一起，只能勉强抵挡阳天雷已用到八九分力道的天雷功。

阳天雷占了上风，大为得意，心里想道：“看来我只须消耗三成真力，大概也可以击毙他们了。龙象法王即使胜不了孟少刚，亦是决计不会落败。只要他和孟少刚打成平手，剩下的李思南和杨婉二人，我足可以对付有余。”正自满肚密圈，图谋速胜之际，忽觉褚云峰的掌力似实却虚，他刚猛之极的掌力击去，突然给褚云峰卸去了几分力道。说时迟，那时快，褚、谷二人乘他一怔之际，已是双剑出鞘，剑中夹掌，重取攻势。

原来褚云峰在这大半个月来，得孟少刚的悉心指点，已是领悟了不少上乘内功心法的诀窍，开始懂得以柔克刚的门道了。虽然他的内功还是比不上阳天雷，但突然间使出新的打法，却令得阳天雷不禁吃了一惊，多少有点顾忌了。

褚、谷二人的剑法得自华天虹所传，华天虹本门的剑法远远在阳天雷之上，而且剑法之中不少是他自创的新招，阳天雷见也没有见过的。这样一来，得到华天虹剑法真传的褚、谷二人，以剑中夹掌的打法，渐渐又可以和阳天雷扳成平手了。

李思南一直手心捏着把汗，看到此时，方始稍稍定下心神。正是：

清理师门龙虎斗，劈天崖上剑光寒。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欲得仙槎通瀚海 且看豪杰振雄风

双方在这一个月来，武功都有进境，结果变成了褚、谷二人固然是不能同时发出“雷电交轰”的杀手绝招，但阳天雷希图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战略，亦是不能达到目的。

不过，究竟还是阳天雷稍微占了一点功力深厚、经验丰富的便宜。双方的形势，竟是和上次在“国师府”中的交手完全一样。阳天雷在百招之后，可以击毙他们，但自己也必将因为真力耗损，过后定要大病一场。

褚、谷二人自知“清理师门”之愿，已是难以达到，唯有拼死力战。阳天雷亦是心中暗暗叫苦，担忧两败俱伤。

李思南看到褚、谷二人再度落在下风，心情自是不禁又再紧张起来，心里想道：“若是他们二人支持不住，说不得我也只好不顾江湖规矩了。”

就在此际，忽听得杨婉叫道：“孟姐姐，屠姐姐，严姐姐，你们来得正好！南哥，你过来呀！”

原来孟明霞、屠凤、严浣三人，此时己从山顶上跑下来了。李思南全神贯注的观战，对她们的来到，却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直到杨婉在他身边大声叫他，李思南方始如梦初觉，回过头来，说道：“啊，你们都来了！可是褚大哥和谷大哥他们要亲手清理师门——”

孟明霞道：“和这老贼讲什么江湖规矩？”屠凤更是气恼，叫道：“阳天雷与我有杀父之仇，岂能不报！”嗖嗖两声，两人同时拔剑出鞘。

阳大雷嘿嘿冷笑，说道：“好，那你们就都来吧，阳某本来就不打算活着下山，正好找几个陪丧！”

褚云峰心头一凛，朗声说道：“屠姑娘，请稍待些时，待我们分出胜负，你再和这老贼算帐不迟。明霞，这是我本门的事情，请你不要插手！”

褚云峰不许她们插手，一来固然是因为要遵守师门戒律，不愿借助外人剪除叛徒；二来也是怕她们伤在阳天雷的天雷功之下，那时纵然杀了他，自己亦要遗憾终生了。是以他宁愿与阳天雷拼个两败俱伤，那时屠凤出手，才是时机。

李思南暗自寻思：“褚、谷二人有言在先，我若插手，损了他们好汉子的声名！可是若不插手，只怕他们二人终是难逃一败。何况木华黎又已逃了回去，阳天雷的救兵随时会到，若不出手，恐怕就要坐失时机了。”

正自踌躇之际，忽听得两个人的声音同时说道：“阳天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是谁？我们总有资格清理师门了吧！”

话声传出，这两人立即同时现出身形。褚、谷二人又惊又喜，原来这两个人正是他们的师父华天虹和耿天风。

阳天雷这一惊非同小可，华天虹出现尚不足为奇，最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耿天风还活在世上。

华、耿二人同时叫道：“云峰退下！”“涵虚退下！”

阳天雷暗自想道：“华天虹的本领远不及我，耿天风那年给我打得重伤，如今虽然过了二十年，他得以侥幸不死，也未必就能恢复得了原来的功力。他们二人联手，只怕还未必比得上他们的徒弟呢。我只须再支持半个时辰，救兵大概也可以来到了。”如此一想，心中怯意减了几分，狞笑说道：“好呀，你们要清理师门，我也正要惩处你这两个胆敢不遵掌门之命的师弟！有胆的不要外人插手，咱们就来分个强弱存亡！”

耿天风见了平生最痛恨的大仇人，眼中就像要喷出火来，迈步向前，喝道：“二十年前，你害死我的妻子，逼死我的母亲，打得我几乎变成残废，你还记得么！”

阳天雷冷笑道：“你得以不死，已属侥幸，废话少说，你要如何？”

耿天风喝道：“我要啖你的肉，寝你的皮，为母亲、妻子报仇！华师兄，请你让我先上！”说到一个“上”字，鹰翔隼刺一般就跳扑过去！

阳天雷见他只是一个人冲扑过来，更不放在心上，喝声：“来得好！”双掌齐出，划了一道圆弧，登时就使出了天雷功的杀手！

阳天雷满以为这一招“雷电交轰”一击之下，就可以要了耿天风的性命，哪知四掌相交，只见耿天风晃了一晃，立即斜身掠出，居然面不红，气不喘，神色如常！

原来耿天风苦练二十年，最近方始大功告成；练成了卸力化劲的上乘内功，恰好可以补本身内力的不足。

阳天雷猛的一掌劈去，只觉对方柔若无力，但却伤不着对方，心中亦自一凛，当下双掌交错，左掌斜拍，右掌一带，把耿天风那股粘劲化开，冷冷说道：“恭喜你练成了一门新的绝技，可惜要胜我只怕还得再练十年吧！”

阳天雷的话虽是有点夸大，倒也不算太过狂妄。武学之中虽有以柔克刚之说，但那是必须双方都练到了极高境界之时方始如此。如今阳天雷毕竟还是功力稍胜一筹，耿天风化解得了他的天雷功，要想反击，仍是未能。

双方这一交手，只见一个衣袂飘飘，东挪西闪，一个双臂箕张，强攻猛扑。耿天风就像怒海中的小舟一样，随着波浪起伏！可是依然能够操纵自如，闪过了一浪又是一浪！

褚、谷二人看得一颗心都好像要从口腔里跳出来，看了一会，这才稍稍定得下心神。褚云峰心里想道：“原来上乘内功的原理，都是相通的，耿师叔所用的以柔克刚之法和孟大侠教我的竟有许多可以暗合之处。”

华天虹喝道：“阳天雷，你逼得我二十年来藏匿深山，还要陷我于不义，这笔帐今日我也是非算不可！”一声“看剑！”唰的便向阳天雷刺去。

华天虹在同门之中最精于剑法，经过了二十年的潜心苦练，精益求精，不但尽窥本门剑法的秘奥，而且自创了许多新招。一剑刺出，轻灵翔动，似虚似实，宜守宜攻。阳天雷使出浑身本领，奋力解了数十招，不觉已是汗如雨下。

李思南见华、耿二人已是智珠在握，胜券稳操，这才放下了心，走过去和屠凤等人招呼。

屠凤说道：“幸亏华老前辈识得明霞姐姐，我们中途碰上，这才不至于误投罗网。”

李思南笑道：“原来你们是碰上了这两位老前辈，怪不得我们猜来猜去，都没有猜着。”

原来耿天风练成了上乘内功之后，到北芒山找着了师兄，两人便即偷入大都，准备行刺阳天雷。不巧他们来到之时，正是在孟少刚、韩大维，陆昆仑等人大闹“国师府”之后的第二天，京城戒备森严，“国师府”那是更不用说了。

好在华天虹在大都有几个可托腹心的老朋友，给他们掩护，并且打听到了阳天雷将要“报聘”和林的消息。华、耿二人见在金京难有作为，这才定下了在劈天崖伏击的计划。他们是出了大都之后，碰上了屠凤、孟明霞她们

的。

孟明霞笑道：“不出百招，你们的师父一定杀得了阳天雷这个老贼，你们还害怕什么？”褚云峰和谷涵虚回过头来，笑道：“我们不是担忧，但这样精采的恶斗，不看岂非失了眼福？”

杨婉笑道：“谷大哥，严姐姐是特地来看你的，你不看她，却只顾着看华老前辈的剑法，说得过去吗？”

严浣脸泛桃花，说道：“你别听她瞎嚼舌头。”杨婉笑道：“你知道他们大闹国师府的消息之后，那副担忧的神态，要不要我对他们仔细刻划？”

谷涵虚笑道：“浣妹，我真想不到你也会来的。我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呢，慢慢说给你听吧。”他们是经过了无数折磨的爱侣，此时在这险地重逢，眼前的剑影刀光，也化成了柔情蜜意了。

阳天雷隐隐听得山下有军马驰骤的声音，心头一喜，想道：“只须我支持得到救兵来到，就可反败为胜！”猛的一咬舌尖，喷出一口鲜血，将残余的精力凝聚起来，接连劈出了连环七掌！天雷功的威力竟然更胜从前！

龙象法王与孟少刚斗得更是骇人心魄。只见龙象法王抡起碗口般粗大的禅杖，横挑直格，左挡右架，上下翻飞，宛如一条毒龙，张牙舞爪，呼呼轰轰，四面八方，都是杖影，真有排山倒海之势，风雷夹击之威！

孟少刚的一柄长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飒飒连声，竟似闪起千百道精芒冷电，看得人眼花缭乱！双方都是采取攻势，剑光杖影，倏合倏分，谁人稍有不慎，便有血溅尘埃之险！

此时那一营蒙古骑兵的先头部队，已有数十骑冲上山来，孟明霞道：“盟主，形势紧迫，不赶快歼灭强敌，咱们就有被陷重围之险！云峰，你先上去助师父一臂之力吧！”

褚云峰见阳天雷口喷鲜血之后，天雷功的威力突然又再加强，也是吃惊不小，说道：“谷师弟，咱们上去给他三招雷电交轰！”

褚、谷二人刚要上前，忽听得华天虹喝声“着！”耿天风叫道：“用不着你们！”就在两人叫喝声中，只见白光一闪，华天虹唰的一剑，已是刺着了阳天雷膝盖的“环跳穴”，阳天雷跳起一丈多高，双掌猛地击下，耿天风一掌“雁落平沙”，喝声“去！”掌势宛如雁翅斜掠，与阳天雷的左掌碰个正着，一■一推，阳天雷庞大的身躯飞出了数丈开外！

原来阳天雷早已斗到了油盏灯枯的境地，他咬破舌头喷出鲜血，只是把残余的精力凝聚起来，作最后的搏斗而已。等于是病人的“回光返照”，只可以苟延残喘，决不能持久的了。

阳天雷“环跳穴”中剑，真气涣散，给耿天风用以柔克刚的上乘内功，一掌将他推出数丈开外，落下地时，恰好在屠凤的身旁。

屠凤喝道：“老贼往哪里跑！”阳天雷大吼一声，狞笑喝道：“臭丫头也敢来欺负我！”当真就似一只受伤的野兽一般，双臂箕张，向屠凤当头扑下！

杨婉叫道：“不好！”与李思南双剑齐上，声犹未了，人未赶到，只听得撕心裂肺的惨呼。只见阳天雷一个倒头筋斗，在空中翻了两翻，恰好落在悬崖之上，脚尖刚刚沾地，突然一个踉跄，就跌下去了！过了片刻，谷底传来一声尖叫，跟着便听得众兵士的哗然惊呼：“阳国师！阳国师！”“呀，阳国师死了！”惊呼之声，波浪般地传出去，碰着四边山壁，回声久久不绝！

华、耿二人杀了背叛师门的师兄，见了如此惨厉的景象，也是不禁为之

怃然，心里都在想道：“本来以他的聪明造诣，本可以光大门户，可惜他走上歧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屠凤大仇得报，亦已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屠凤早就在掌心里扣着一支毒龙镖，阳天雷大败之下，想要抓她作为人质，一时忘了她是屠百城的女儿。屠家的毒龙镖乃是见血封喉的暗器，扑将过去，冷不及防就着了道儿。也幸而屠凤镖发得快，否则只怕还有一场困兽之斗。

那几十名冲上山来的骑兵，都是拖雷手下的精悍武士，但陡然看见阳天雷从百丈悬崖上跌下来，饶是如何胆大，也都不禁人人大吃一惊，心寒气馁！

就在此时，忽听得轰轰隆隆之声，震撼山谷，无数磨盘大的石头，从山上滚下来。这队骑兵首当其冲，登时有七八骑给急滚而下的大石打翻，连人带马，滚下山坡，惨号之声，此起彼落。余下之人。只恨马儿没长八条腿，慌忙拨转马头，如飞逃跑！

山顶上现出一个和尚，一个道士，和一个年约五旬的黑衣汉子。

李思南呆了一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蓦地失声叫道：“师父，师父！你老人家来了！”原来那个和尚就是他的师父谷平阳。谷平阳本来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不知为什么做了和尚。

严浣更是如同身在梦中，呆了一呆，这才猛地叫道：“爹爹，爹爹！我不是做梦吧？啊，爹爹，真的是你来了！”原来那个黑衣汉子正是她的父亲——川西大侠严声涛。

谷涵虚睁大了眼睛，心中却是惊疑不定，想道：“张元吉的师父为什么和严浣的父亲同来，难道他们还是要来阻挠我们的婚事？”原来那个道士正是武当派的掌门玉虚道人。

龙象法王和孟少刚恶斗，一个功力深厚，一个剑法精奇，本来是各擅胜场，难分轩轾的。但此时阳天雷毙命，山顶上又同时出现了三个高手，飞石下山，阻击蒙古骑兵，显然是孟少刚这边的人。龙象法王饶是如何本领高超，亦是不禁心神乱了。

杖风剑影，只听得“嗤”的一声响，孟少刚剑光闪处，划破了他的袈裟。龙象法王大吼一声，横杖格开孟少刚的长剑，跳出圈子，冷笑说道：“今日不是你我决战的时机！孟少刚，你号称江南第一剑客，剑术确是不凡，但你自问胜不胜得了我。嘿嘿，你若是个好汉，就请到和林，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再决胜负！你若怕输给我，那你就仗着今日人多助阵，再斗下去！我纵然拼了一死，也决不佩服你中原的武功！”高手环伺，龙象法王虽是大言炎炎，却已露出了怯意了。

孟少刚倒有点惺惺相惜之意，笑道：“不错，我是胜不了你，但你也胜不了我，咱们再打十场，只怕也还是如此，何须再战？我知道你不过怕我不肯放你回去罢了，好，你放心走吧，姓孟的决不阻拦。但和林之约，请恕我不奉陪了。”

龙象法王喜出望外，倒拖禅仗，迈步便走，忽听得一声喝道：“且慢！”说时迟，那时快，谷平阳已是截住他的去路！

龙象法王心想：“不信中原还有一个强似孟少刚的人，只要这姓孟的不插手，谁能拦得了我？”当下凝身止步，盯着谷平阳冷冷他说道：“阁下也想与我斗一斗么？”

谷平阳道：“我只要你接我一招，你胜得了我，我固然放你过去，你败

给了我，我也放你过去！这样，你总不能说我是乘人之危了吧？”原来谷平阳的用意，只是要给他一点教训，叫他以后不敢目中无人。

龙象法王怒道：“好，莫说一招，十招又有何妨？”他见谷平阳双手空空，不想自贬身份，当下杖交左手，大吼一声，单掌劈出！虽是单掌劈出，但已用到了第九重的“龙象功”！

谷平阳喝道：“来得好！”轻轻地一掌拍出，若不经意，使的却是少林派的绝顶神功——达摩祖师真传的金刚掌！这金刚掌乃是天下最刚猛的掌力，轻轻一掌拍出，蕴藏了三重内力。

双方用的都是最刚猛的掌力，只听得声如郁雷，龙象法王接连退了三步，方始站稳脚步。但刚刚站稳脚步，却忽地感到又有一股内力推来，但谷平阳却是站在原地，并未动手。这股内力竟是无声无息地来到的！

龙象法王不禁又是连退三步，未曾站稳，突然又感到一股内力推来，如是者连退三次，一共退出了九步，这才稳得住身形，不再感到对方内力的袭击。原来这是谷平阳金刚掌所蕴藏的三重内力的妙用。

龙象法王面红过耳，心里想道：“我即使未曾与孟少刚斗了一场，龙象功也未必比得过他的金刚掌力。”

谷平阳心道：“这厮接了我的大力金刚掌，居然没有摔倒，也总算难为他了。”当下冷笑说道：“中原武学如何？你现在还敢说要接我十招吗？不过，我有言在先，你虽是败在我的掌下，也尽管走吧！”

龙象法王垂头丧气，说道：“不错，你的掌力是稍胜于我，但日后若有机缘，我还想领教你的兵刃功夫！”

武当掌门玉虚道人走了上来，笑道：“谷大侠平生不用兵器，不过你想领教中原武学的兵刃功夫，那也不难！”

玉虚道人面黄肌瘦，身上并没佩戴兵刃，只有颈后插着一支拂尘。龙象法王不知他是武当掌门，见他貌不惊人，哪里放在心上，心里想道：“我平生从未遇过敌手，不信在一日之间，竟有三个人能够胜得过我？”当下提起禅杖，说道：“道长既然定要伸量小僧，那就请亮出兵刃来吧！”他接连给孟少刚与谷平阳挫折，虽然看不起玉虚道人，气焰已是不敢像刚才那样嚣张了。

玉虚道人微微一笑，取下拂尘，说道：“这就是贫道的兵器，大和尚请进招吧！”

龙象法王乃是内外兼修的高手，见对方竟敢用一支拂尘抵挡他的重兵器，倒也不敢轻敌，当下暗运龙象功，力贯杖尖，喝道：“好，那就请道长接招吧！”一招苍龙出海，横扫玉虚道人双足，杖尖一翘，又点向他胸膛的“玉府穴”。“玉府穴”乃是人身二十四个死穴之一。

玉虚道人喝声：“来得好！”不慌不忙，挥动拂尘，轻轻一拂，就把他的禅杖拨过一边！

武学中有“四两拔千斤”的妙诀，但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造诣，当世也没有几人。龙象法王这才大吃一惊，心道：“想不到这个道士的内功，竟然运用得如此神妙！”

龙象法王也真不愧是一等一的高手，禅杖方自荡开，陡然一个翻身，立即又是一招“五丁开山”，禅杖自左而右的划了一道圆弧，又向玉虚道人击下！这一招的力道更胜于前。

玉虚道人见他在连番恶斗之后，居然还有如此功力，也是有点佩服，当

下再展拂尘，拨开他的禅杖，这次不再等他变招，立即采取攻势，欺身进逼，拂向他的面门。龙象法王吞胸吸腹，身形陡地挪后半寸，禅杖反圈回来，阻击玉虚道人。

玉虚道人焉能给他击中，喝一声：“ 着！ ” 说时迟，那时快，拂尘反绕，已是把他的掸杖缠住。饶是龙象法王有擒龙伏虎之能，霸王扛鼎之力，竟是不能移动半分。

玉虚道人微微一笑，说道：“ 大和尚还要再比么？ ” 拂尘一收，龙象法王跄跄踉踉地向前冲出数步。

龙象法王满面通红，暗自思忖：“ 我即使未经恶斗，最多也不过能敌他三五十招。 ” 当下就像只斗败公鸡一样，长叹一声，说道：“ 如今我方始知道，中原的武学，果然是深不可测。从前的我，只是只井底之蛙！ ” 倒拖禅杖，垂头丧气地走了。

李思南、谷涵虚、严浣等人跑过来与师父、父亲相会。川西大侠左手拉他女儿，右手拉着谷涵虚，又是欢喜，又是有点尴尬，说道：“ 都是为父做事不当，累你们受了许多苦！ ”

严浣喜极而位，泪珠滚滚而下，但却是笑开了嘴说道：“ 爹爹，你肯原谅我们了？ ” 严声涛轻抚女儿秀发，说道：“ 是我应当求你们原谅才对。我不该固执己见，硬要分开你们的。 ”

玉虚道人也和谷涵虚说道：“ 小徒不识大体，公报私仇，这都是我管教不严之故。我已经责骂过他们了。请谷少侠看在我的老面，别记他们的恨。 ”

原来严声涛失了女儿，心中亦是后悔。耿天风是谷涵虚的师父，知道此事经过，于是约了一个和玉虚道人和严声涛都相熟的朋友出面，为徒儿说情。

玉虚道人是个“ 有道之士 ”，明理之人，知道婚姻不可勉强，一说便通。玉虚道人既然肯以张元吉师父的身份答应退婚，严声涛当然更是盼望父女团圆了。

谷涵虚谢过了玉虚道人，认了岳父，孟少侠哈哈笑道：“ 有情人都成眷属，这正是再好也不过的了。过去的事，休要再提！ ”

陆昆仑道：“ 又有一支鞑子的骑兵来了，咱们还是赶快翻山走吧！ ”

只见山下尘头大起，峡谷间杀出一彪军马，看来竟似有数千人之多！若然给他们冲上山来，孟少刚、谷平阳等人纵然武功卓绝，也决难抵御得了他们的乱箭攒射！

李思南忽道：“ 咦，他们竟然互相残杀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 众人定眼看去，只见后来的这支骑兵，果然像潮水般的向拖雷那一营卫士猛扑，响箭划过长空，厮杀之声如雷震耳。

原来这支骑兵是镇国王子预先埋伏在劈天崖下幽深的峡谷之中的。要知道镇国王子虽然是个莽夫，但也并非毫无心计，而且他的手下也还是有谋士的。成吉思汗死后，拖雷忌他分了兵权，这个他也知道的。故此他在赴会之前，连夜安排了一支伏兵，吩咐统兵的心腹将领，若是第二天还不见他回来，就杀出去向拖雷讨人。高山峻岭，大军行进，不易瞒人耳目，故此这支伏兵，只有三千，是在夜间用厚布包着马蹄，悄悄地开进幽深的山谷。虽然只有三千，但已比拖雷的那一营卫士多了三倍了。

不过镇国王子和他的谋士却料错了一件最关紧要的事情，拖雷手段的狠辣竟是超乎他们的估计。他以为拖雷即使是用妹妹骗他，最多也不过将他扣留，迫他交出兵权，不料拖雷竟然把他杀了。

这支骑兵是镇国王子的族人组成，到了期限，不见主帅回来，果然就杀出去把拖雷包围起来了。

两军混战、对方发现了明慧公主，立即有一小队人马跑来要捉拿她。

统率这队人马的百夫长叫道：“公主是咱们的王妃，王子不回来，王妃也要接回去。”副队长接着叫道：“对，不管王子是死是活，王妃都是咱们这一族的人。”明慧公主虽然身有武功，但听得喊声如雷，数十骑向她冲来，亦是吓得慌了。拖雷身陷重围，已是无暇顾她。

李思南和杨婉在山上看见这个情形，亦是吓得慌了。杨婉说道：“怎么办，南哥，她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岂能坐视不救？”

李思南急出了满头大汗，说道：“待咱们跑到山下，早已迟了。”屠凤说道：“咱们只有这几个人，跑下去只怕也是自投罗网，只好，只好——”

话犹未了，忽见前面的几个骑兵突然从马背上跌下来，一匹毛色火红的健马飞奔而至，马背上一个铁塔般的大汉挥舞长绳，就像捉小鸡一样把绳子抛出，套在对方的颈上，转眼间弄得七八个人人仰马翻，那百夫长也在其内。

李思南大喜说道：“有救了，这是阿盖！”

阿盖是蒙古有名的勇士，百夫长给他用绳圈套得气绝而亡，后面的人不由得心惊胆战，十之七八拨转了马头。

阿盖说道：“公主，请跟我来。我知道有条小路，卡洛丝在前面等着我们。不过，从今之后，公主，你恐怕是不能回和林了，你愿意么？”

明慧公主道：“和你们夫妻在草原上牧羊，无拘无束，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镇国王子的手下志在拖雷，明慧公主逃跑，他们更是全力向拖雷进逼。统兵的将领喝道：“拖雷，你不把我们的王子放回来，可休怪我们对你不利！”

他正张开喉咙，“不利”二字刚刚出口，突然一支利箭射来，穿喉而过。

拖雷射死对方的首领，立即叫木华黎将镇国王子的头颅挂在长矛上，高高举起，喝道：“你们听着，镇国王子图谋作乱，已经给我杀了。你们顺从我，我恕你们无罪。否则你们的妻子儿女都要遭受斩尽杀绝之祸！”

士兵们都有家人留在国内，心中一想，纵然杀了拖雷，家人也难逃脱，何况镇国王子又已死了。当下就有一大半人放下兵器，愿意顺从。其他一小半人也都散了。

李思南等人翻过山头，只见明慧公主和阿盖夫妻三骑马正在沙漠上前进，渐行渐远，变成三个小小的黑点，最后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杨婉叹道：“这样也好，但愿她平安过这一生。只可惜她没有看见咱们。”她却不知，明慧公主是已经看见她和李思南了，此际她的心中正在默念几句经文：“一切世间法，如梦如幻，如雾如电，如镜中花，如水中月。既无执著，夫复何求？”正是：

中原北望情何限，万里西风瀚海沙。